

红灯盗

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

束子凯翻了一个身，觉得身子无比的困倦！

他睁开了眼睛，眼前是一盏昏暗的灯光，耳边可以清晰的听见外面淙淙的流水之声，似乎也感觉到自己是睡在一张冰硬的床板之上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想着，他猛然一个翻身坐了起来，鼻端立刻接触到一股清冷冷的夜风，敢情天已经黑了。

经过冷风一吹，他似乎已经醒了很多，慢慢的，他也记起了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“可是，我怎么又会到了这里，莫非那女人已经……”

这么一想，他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慌不迭的跃身下地，目光所触，四周是青色的石壁，一只三脚的小香炉之内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

石壁上，悬着一具极为古雅的箏。

束子凯蓦然想到了他的那匹马，正要夺门而出，一个略嫌嘶哑的声音，似乎憋着气道：“小伙子，沉着气！”

束子凯吃了一惊，他还不知道，这间室内，另外还有一个人！

当下急忙转过身来，果然他看见了一个人！

就在墙角，有一个大蒲团，蒲团之上，骑马单裆的站着一个小矮头的老人。

这老人乱发如云，正中头顶，似乎挽有一个道髻，上身穿着一件麻制的上衣，下身却穿着一种细草编成的短裤，裤边都毛破了，露出了一双其瘦如柴，其上满生黑毛的瘦腿！

这老人似乎正在练一种功夫，他两只手盘在胸前，正在滚动着一枚西瓜般大小的铁球。

那枚铁球或许因为他长年抚弄的缘故，已经变得黑光闪闪，光可鉴人！

老人头上身上，都已见了汗，可是他仍然不停手的在盘弄着。

束子凯不由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老人家，你……我怎会来到这里？”

这老人转过脸来，看了他一眼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贫道为了救你，险些毁了我几十年的道基，已然吃了大亏了！”

束子凯更是不解，惊道：“你可以说清楚一点么？”

老道人鼻中哼了一声，他手上本是在玩弄着大铁球的，这时突然嘿了一声！

就见他两只手向上一推，那枚大铁球霍地飞了出去。束子凯心中方自惊愕，却见那大铁球起势虽猛，落势却是极其缓慢，飘飘然，就像是一枚纸球似的，落在了一个石格之内。

看起来，那大铁球就好像是为人轻轻托住了放下来一般！

这一手功夫，束子凯不由深为折服！

他本人也是内家高手，这种以气拱托的功夫，名叫“千手拱壁”，是一种极难练的功夫。

想不到这荒山野地，竟然有如此奇人。

当下，他抱拳道：“道长这一手‘千手拱壁’的功夫，实在是令人折服，在下失敬了！”

道人不由吃了一惊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我

一见到你，就知道你来历不凡，果然是不错的了！”

说着步下了蒲团，一面坐了下来，一面冷笑道：“莫怪那妮子会看上了你！”

束子凯忽然想起前情，“啊”了一声，面色微微发红道：“道长说的那女子，可是舒修文……姑娘？”

道人望着他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小寒山二女之一的玉鹰舒修文。”

叹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只是，此时的玉鹰和当年的玉鹰，却是有雪泥之别，我真为这孩子可惜！”

束子凯怔了一怔，回忆着道：“我只记得她用一块红色的帕子……”

道人摇了一下手，道：“那是‘冷香雾’，是春心公子戚文君的玩意，若不是贫道适时救你，你此刻只怕已不可收拾！”

束子凯不由脸色大红，痴痴的道：“真想不到，她竟会是这样的一个人！”

道人冷冷的道：“可是，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不是她救你，那桃花毒瘴的解药，倒是难寻得很，只怕你这一命，早已不在了！”

束子凯愧然的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一点，我永生不会忘记！”

这矮老道喟然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笔帐，你们怎么个了法啊！”

束子凯向道人深深一拜道：“道长保全在下性命名誉，恩同再造，请受后辈一礼”

果然深深的拜了下去，这老道倒也不避不让，实实在在地受了他一个礼，束子凯拜罢恭敬的问道：“尚未请教前辈的大名？在那一处道观修仙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道人一笑道：“你的问题太多了！”

说着站起来，向前踱了一步，道：“贫道赤云子，原是在天台山的白云观修真，只为躲避一个厉害的仇家，才来到此地，在此青城结蓬已有十数年了！”

束子凯闻言点了点头，赤云子一笑道：“少年，你姓甚名谁？来到这青城山，只怕并非是偶然的吧？”

束子凯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后辈姓束名子凯，来青城是为查访一个人的下落，只是苦寻了一日，竟是不见踪影！”

赤云子一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不要急，你要找的人，我知道在哪里，等过两天我带你去！”

束子凯吃了一惊，微微苦笑道：“我要我的人，道长你怎会知道？”

道人嘿嘿一笑，在脸上摸了一把，道：“大家的心意都是一样的，你想要的，也就是我想要的，小伙子，我且问你，你要找的那个人，可是一个妇人？一个厉害的妇人？”

束子凯不由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这个……你……”

道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其实这已经不能算是秘密了，江湖上已经有不少的人知道了这件事，也有不少人到青城山来过，可是……”

束子凯不由急迫的问：“可是怎么样？”

道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功过！小伙子，你也是白来一趟，最后也定是铩羽而归！”

束子凯呆了一呆，道，“道长，你说的是谁？”

赤云子眼睛微微眯了一下，冷冷笑道：“风火道人的第八小妾，阴素裳。”

束子凯不由面色一红，赤云子哈哈一笑道：“是也不是？”

束子凯知道瞒他不过，只得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道长，你也在找她么？”

赤云子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早已找到了她，我只是在等机会……”

说到此，向着束子凯瞟了一眼，一笑道：“可能我们是找同一样东西！”

束子凯心中惊震，但表面上却不显露出来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道长所指又是何物？”

赤云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还是心照不宣的好！不过，小伙子，你倒是错过了一个机会！”

束子凯翻了一下眼皮，不明其故，赤云子冷笑道：“你可知那阴素裳的情形么？”

束子凯又摇了摇头，道人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不瞒你说，那阴素裳正是玉鹰舒修文的结拜姐妹，二人同住在一起，当初你如果结交了舒修文，倒不愁见不着那阴素裳了！”

束子凯更是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是真的，她又怎会同阴素裳搅在了一块？”

道人嘻嘻笑道：“这就不清楚了，小伙子，现在你先在我这里住下，过几天，我就带你去，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如何？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双瞳子，却在对方身上转着，可以想像出这个矮道人，是一个相当工于心计的人。

听了他这几句话，束子凯心内不由动了一下，冷然道：“什么君子协定？”

赤云子嘿嘿一笑道：“我在此鹤守那阴素裳已有数年，对她的行动、根底，了若指掌，即使她的住室内外，也是清楚得很，你却是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束子凯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为何还不下手，取你所要的东西？”

道人闻言面色一红，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正因为有困难，所以我才要跟你谈这个协定，你可愿意听下去？”

束子凯点了点头，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本来是可以早把东西取到手中的，只是……”

说着低头紧紧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们修道人，最忌讳的是什么！那阴素裳所练的功夫，也正是我们道家最大的克星……”

束子凯一怔道：“这么说，那玉鹰莫非也是……”

道人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她现在与阴素裳及春心公子为伍，中毒已深，我方才说过，今天的玉鹰已非昔日可比了！”

说到此，抬头看了束子凯一眼又道：“我还没有说完呢，小伙子，我可以供给你有关那阴素裳的一切消息，以及她的起居作息时间，然后由你待机下手，也许你能够除去她，取得你所要的东西！”

束子凯一怔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道长，你岂不是要落空了？”

赤云子一笑道：“不然，东西到手之后，你先要借我一个时期，以半年为限，至时我必定双手奉上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束子凯摇头微笑道：“这事情行不通的！”

道人面色一沉，冷然道：“我为你受了伤，救了你一条性命，莫非你连这一点牺牲也不愿意么？”

束子凯略一思忖，站起身来，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，只是，我们何时下手呢？”

赤云子见他竟然答应下来，不由甚为高兴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此事不

忙，我还要看一看你的武功如何，要知道那阴素裳非比等闲，玉鹰舒修文也不是她的对手呢！”

束子凯冷冷一笑道：“方才我是无心，才会被那舒修文迷倒，否则，她是不会得手的！”

道人一拍手道：“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不过这事情你却是急不得，尤其是她二人背后，还有一个厉害的戚文君！”

戚文君这个人束子凯是久仰了，当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此人在江湖上声名狼藉，却不曾想到，竟然也来了青城山，我倒要见识他一下！”

赤云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三人此刻朋比为奸，正在从事创立‘彩虹会’，预备广招弟子，一旦此会创成，江湖势将大乱了，不过小伙子，我们志在取物，不在树敌，你却要小心了！”

说到此，他忽然沉静了一下，道：“小伙子，当今江湖上盛传有一个叫‘红灯盗’的年轻人，你可曾听说过？”

束子凯道：“此人我是久仰大名了，听说此人武技独树一帜，高不可测，道长忽然问起这个人又为了什么？”

赤云道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个人你有他的下落没有？”

束子凯摇了摇头道：“自从他大闹天下，劫狱杀差，已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……后来又听人说，在浣花溪他结识了一竿老人，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！”

赤云道人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就不错了，这个人，我们必须找到才行！”

束子凯想问个明白，道人却又把话岔了开去，他内心不由微微一怔，暗忖道：“那阴素裳拥有风火道人一十四张图谱，倒无足贵，最重要的是‘白牛堡’的一张地图，有了那张地图之后，最后一步，就该是那枚‘两相环’了！”

想着，他不禁眸子一亮，微笑道：“其实，两相环在红灯盗手中，已是天下尽知的事了，你又何必不说！”

赤云道人一怔，微觉失望的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！”

束子凯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道长，你莫非还想从红灯盗手中，把那两相环取过来不成？”

赤云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以后的事了，谁知道呢！”

说罢站起身来，走过去把灯拨亮了一些，灯光照映着这间石室，照映着这个丑陋的道人，只见他大头刺发，凸目如珠，由外貌上看来，此人是可怕极了。

束子凯危难之中，幸得此人援手，保全了自己一世英名，就此而论，他对这赤云道人是不胜感激的，可是赤云道人并不能因此就算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因为世上一切的事，事先都是无法估计的！

在灯火之下，束子凯想到这些，他不时的翻着眸子，向赤云道人打量着。

赤云道人看了一下窗外，用手向一边指了一下道：“天不早了，老弟，你也该睡了！”

说着他就走向那个大蒲团坐了下来，双目垂帘，不再言语。

束子凯一日疲劳，也有些倦了，当时就倒身床上，他脑子里很乱，东想，西想，不一刻也就入睡了。

第二天，他的精力显然是恢复了。

这个大头道人赤云子，却是一意的在练一种功力——滚弄那只大铁球。

束子凯自是不知道他因走漏了元，正以本身内家真火，重新生炉，推

动那只铁球，乃是为了促进他体内的热力之故！

这种情形束子凯看了很不耐烦，他本来可以作别而去的，只是已和赤云子有了那个约定，不便反悔。

山居无聊，吃山芋、首乌，饮冰冷的泉水，束子凯困闷了一天。

他有好几次，都想去找赤云子谈谈，可是这个道人，竟是整天不发一语，只是苦苦的运动那个铁球。

晚饭后，束子凯步出室外。

青城山上红雾弥漫，白云来去，立在峰头上，山风猎猎的吹动着他那袭薄衫，有些“高处不胜寒”之感！

忽然，他看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也看见他了。

那是一个长发披肩的老人，乍然看去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女人，只是哪里会有如此丑陋的女人！

他那披肩的长发，其白似雪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，那张脸，看过去就好像是一个未曾剥了皮的荔枝一样，红得可怕，皮肉都好似翻过来一样。

这个人周身上下，看起来几乎没有四两肉，他虽然穿着一件雪白的绸子衣服，却好像那件衣服是挂在一个衣架上那么的空虚单薄。

束子凯暗暗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由崖上飘身而下。

他轻功超人，落地无声。

那老人一只手上原本拿着一个草帽，这时见状拿起来遮住眼前直射的阳光，向束子凯点了点头道：“年轻人，功夫不错！”

束子凯近看这老人，一双细小的眸子，几乎全都陷在了目眶之内，闪闪放射着精芒。他不由又吃了一惊，当下立定了脚步，抱拳道：“这位老丈请了！”

那老人嘻嘻一笑，由石头上站了起来道：“老丈我是来自关中，是专为游赏青城来的，不想走到这里，竟然会迷了路！”

束子凯点了点头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要下山是么？”

老人含笑点头，面上的肉都叠在了一起，他咳了一声道：“小友，我还要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束子凯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要问的是哪一个？”

白衣老人桀桀一笑道：“小友，有一个姓舒的姑娘，住在此山，你可知道她的住处么？”

束子凯闻言又是一惊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那位玉鹰姑娘么？”

老人立时面色大喜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她，小友，你可知她住在何处么？”

束子凯打量了他一眼道：“我不太清楚，你是她的什么人？”

老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冷然笑道：“我是她的一个堂伯，你知道该由哪条路去找她么？”

束子凯正要答话，忽闻得身后赤云道长笑道：“束老弟，有客来访了么？”

子凯闻言忙自转身，却见赤云道长正由崖上走下来，忙道：“道长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位老丈……”

说着又转回身子，不由怔了一下道：“咦……人呢？”

赤云道人已来到了近前，鼻中应了一声道：“朋友来访，何故躲躲藏藏，岂不令人失望了！”

可是他的话说完了，并没有一点反应，束子凯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人好

快的身法！”

赤云道人暗中使了一个眼色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就回去吧！”

说着，他猛然身形一伏，双手向地上一按，倏地一个转身，抡掌发出极大的两股内力，直向附近一株大树扑去。

掌风过处，枝飞叶扬，只听得“喀喳”一声巨响，那棵大树的上半截，竟为他的掌力震得完全断落了下来。

只是树身倒下，却不曾看见一个人影。

赤云道人脸色不由一红，束子凯怔道：“他已经走了，道长何必如此！”

赤云道长尚未说话，忽听得身旁不远的一座大石之后，传出了一声哑笑道：“道人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二人不由大吃一惊，赤云道人足一点，蓦地腾身而起，一掌向石后打去。

一声长笑，紧跟着，一条疾劲的白影，由石后窜了起来。

赤云道人那么快的身手，依然是连这人的衣角也没有挨着。

眼看着那条白影，如同星丸跳掷似的，一路倏起倏落的直向岭下驰去！

以束子凯和赤云道人的目力，竟看不出他使的是何种身法！

赤云道人赶上了一步，大吼道：“相好的，打！”

这“打”字一出口，就见他手腕子猛地一抖，自掌心内“嗖”地一声，飞出了一支“蛇头白羽箭”，只一闪，已到了那白衣老人身后。

那白衣老人狂笑了一声道：“谢了！”

他那飞驰着的身子，并未停下来，只是整个的身子，如同风车似的一个疾转，雪白的衫袖只微微的一拂，已把那支蛇头白羽箭，震向了一边。

紧跟着，这个怪异陌生老人，发出了儿啼似的一声怪笑，身形再转，有如云端白鸥，只几闪几纵，已没了踪影。

束子凯不由喃喃的道：“这人好快的身法！”

赤云道人这时面色通红，双手紧紧扭在一起，半天才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太快了，想不到此人竟有如此身手，太令人惊异了！”

束子凯奇怪的道：“道长莫非认识这个人么？”

赤云道人喟然一叹道：“我虽不识此人，但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只怕他不会就此罢手！”说着双眉紧皱，一脸忧虑之色。

束子凯不由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看并不尽然，这人并不是来找道长你的，他是在问那个玉鹰的下落。”

赤云子惊道：“真的？他说些什么？”

束子凯就把方才白衣老人所说的话说了一遍，赤云子听了之后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就不错了，束老弟，看来，他们要提前动手了，我们必须抢先出手，迟了只怕东西就到不了手了！”

束子凯不由心中也吃了一惊，赤云子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今夜我们就动手，方才来的那个老人，必非善与之辈。”

说着眉头深皱，转向束子凯道：“这人长相如何，你可曾看清楚了？”

束子凯就把那白衣老人的形相，详细说了一遍，赤云子低头沉思了片刻。

当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，脸上却带出一种恐惧之色，呐呐的道：“照你这么说不，我倒想起了一个人，如果是此人来到的话，你我万难与其一争短长！”

这几句话，使得束子凯也不由怔了一下，道：“道长以为他是何人？”

赤云道人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也许年岁尚轻，这件事你不知道，你可知道在数十年前，为天残老人管青衣所制服的一名巨盗，姓莫名环，人称

‘鬼见愁’的人么？”

束子凯不由“哦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道：“道长所说的这个人，听先师说过，似乎已经死了，怎会在此出现，太不可能了！”

赤云子摇头苦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这鬼见愁莫环并没有死，近闻传言，此人已二度出世了！”

束子凯剑眉微轩，道：“此人如果仍在人世，只怕年在百龄以上了，道长何以见得方才那老人就是他呢！”

赤云子自从方才失手于白衣老人之后，似乎已减了豪气，显得很是沮丧。

闻言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方才所说，正与传说中的莫环相似，再者别的人，也不会有此功力，这人为管青衣关闭在绝谷石壁间，有数十年之久，二次出世，其功力只怕当今再无一人能抵挡的了！”

束子凯闻言冷笑道：“道长也太多虑了，你我既和他无冤无仇，他怎会一再找我们麻烦？我们不去招惹他也就是了！”

赤云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莫非你还不明白，他也是为阴素裳而来么？”

束子凯剑眉一扬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今晚就下手如何？”

道人慨叹道：“我本意是想恢复了体力之后再出手的，如此看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在今夜下手吧。来，你随我回去！”

说着身形一跃，已攀上悬崖，几个起落，便到了所住的岩洞门前。

束子凯跟踪而至，赤云子进得洞室后，面色沉重地道：“阴素裳其人，你也许尚未见过，不可轻敌，今夜你对敌时，可要特别注意！”

束子凯点了点头，赤云子遂自一个长圆的葫芦之内，取出了两粒红色扁长的丹药，递给束子凯道：“你小心收着！”

束子凯皱眉道：“这药丸有何用处？”

道人冷然道：“那妇人一身媚骨，淫荡无比，其人虽丑，但所习销魂媚术，却非一般人所可抵挡，这也正是多少年来，许多人丧身在她手下的道理，这两粒丸药，乃是我采集本山的乌风草所炼成的护魂丹！”

接着又嘱咐束子凯道：“这两粒药丸，虽不能抵抗那妇人及玉鹰等人的媚术，可是却能抵挡她们的销魄帕，有一粒含在口内，也能给你增加一分镇定，只可惜乌风草有限，多年来我只不过采了百株，勉强炼成了十粒丹药，以前又用去了数粒，如今只剩下了四粒，你我每人两粒，到时含于口中，就不致为她们的香帕迷倒了！”

说着，他又取过了一个用竹根做的大笔筒，道：“至于那阴素裳石室内有些机关布置，这多年以来，我暗中观查的结果，这张图样……”

他说罢，遂伸出一只手，向笔筒之内摸去，面色倏地一变道：“哦……糟了！”

连连摇动那竹根笔筒，哪里还有任何东西在内！赤云道长骇然退后了一步，喃喃的道：“我们太疏忽了，此事必系方才那人所为！”

说到此，重重地跺了一脚，道：“我多年来的心血，竟为他垂手得去，岂能令我甘心？哼！我倒要见识见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竟敢如此欺人！”

又退后一步，一交坐倒。

束子凯不由连忙上前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赤云道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阴素裳房内各处设有机关，系当年风火道人为她设计的，其中有几种很厉害，不知道的人极易着其道儿，不死即伤！”

束子凯心中一惊道：“那张图上莫非都已注明了？”

赤云道人恨恨的道：“虽不能说全部，也有十之七八。唉！”

束子凯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人太卑鄙了，莫非道长自己所绘的也记不得了？”

赤云道人仔细想了半天，道：“大概还有个印象，今夜我们非得冒险一试了，否则可就难免为他捷足先登了！”

于是赤云道人，又大概地把阴素裳以及春心公子等的武功门路说了一遍。

整整的一天，二人都在养精蓄锐之中，好不容易，黑夜终于到了。

束子凯把自己装束一番，又去门外看了看他那匹沙漠豹，赤云子由室内走出来，见情却道：“不必骑马了，你随我来！”

说罢身形腾起，直向岭下扑去，束子凯紧随其后，二人一路纵跃如飞，一时之间，已奔行了约有数里之遥！

未几来到了一片石峰面前，脚下却有一道断崖相隔，赤云子指了一下峰上道：“我们所走的乃是一条捷径，如是正面走近，必为他们发现，这样走是危险了一点，你自信轻功可以过得去么？”

束子凯一笑道：“道长也未免太小看我了。”

话落足下一点，整个身子平着纵了出去，捷比飞猿似的，已把身子贴在了壁石之上。

只见他双掌如同豹爪似的，一阵急爬，转眼升上了数丈，赤云子见状不由呆了一呆！

老实说，他自救下束子凯之后，始终并不知道对方功力如何。

这时，他才恍然有所悟，原来对方这个少年人，竟身负如此奇异功夫，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心中也不禁微微有点喜欢。

当下身形微晃，也向着陡壁之上纵去。

这个道人所施展的功夫，是轻功中的“壁虎游墙”，和束子凯的“豹掌功”，显然有些差别。

百十丈高的陡岩峭壁，不过半盏茶的时间，二人已先后爬到了顶端。

赤云子微微喘息着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这身功夫不坏，我确是小看你了！”

束子凯十根手指，已为这百十丈的石壁磨得火辣辣的，几乎都发麻了，赤云子小声道：“你往下看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已经到了！”

束子凯顺其手指处一望果见峭壁之下，生有一片花树，十分整齐美雅，像是人工栽种的一般。

月光正映照着一片静水，水面平明如镜，天上的星月都现于水底，湖水四周，堆叠着一些奇怪的山石。

束子凯自高处下望，直似面临着一个奇美的琼瑶世界，美极了！

赤云子在他耳边小声道：“我们现在下去，要注意，不可带出一点声音来！”

说罢他身子反转过，向石壁上一贴，慢慢地直向壁下游去，束子凯也依法炮制。

他强自提起一口真气，一直游到了壁底才敢喘出这口气，内心不由暗自吃惊，设非自己内功轻功不弱，只这座峭壁就无法降落，更遑论其它了。

赤云道人见他下来了，轻声道：“好功夫，现在，你注意着！”接着，他用手指着正前面一座山峰道：“那地方就是她们的洞府，内里装置表面无

奇，其实却处处藏着凶险，不可大意！”说完，向束子凯比了个手势，陡然拔身而起，直向那平滑的石峰前扑去。

束子凯也展出“八步凌波”的功夫，几个起落已来到了近前。

这时赤云道人，却把脸轻轻贴在石壁之上，一路听下去，束子凯悄悄跟着他，忽见道人立住了脚步，点了点头，轻声道：“是这里了！”

语毕双掌平伸而出，向石壁两边用力一按，口中却急促的道了一声：“退！”

就见他身子如同狂风似的反窜了起来，直向一片怪石之上落去，束子凯闻声忙也紧跟着腾身而起。

就在他身形方自腾起的刹那之间，只听“叮叮”两声脆响，自石壁两侧，同时飞出了两口飞刀。

这两口飞刀像是为机簧弹射而出，劲道极大，设非二人即时退身，只怕难以避开，此刻飞刀没有刺中人身，双双都击在石壁之上，反弹而出，像是两颗流星似的，全都落于池水之中！

束子凯不解，为何山壁上竟然会射出暗器？

可是意念未完，就见石壁之上，缓缓的张开了一扇大门，门内透出彩色的灯光，照着门内纯白色的玉阶！

束子凯暗自吃惊，赤云道长拉了他一下道：“快进去，门就要关上了！”

果然话声未落，那扇大石门，又缓缓的往回关，二人慌不迭的各自腾身扑上前去，闪身而入，身方入内，那扇大石门已关了个严密不透！

赤云道人悄声道：“这是那阴素裳平日坐息的石室，我二人入内，定会惊动她们，不过，不要紧，由我来抵挡她们，你可以下去取东西，要快！”

束子凯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只是如何下去呢？”

赤云子用手在第一级石阶处一推，只听一阵“丝丝”之声，地上竟开了一个方形的梯口，现出了一个黝黑的大窟窿。

时间已相当急迫，束子凯也顾不了许多，顿时飘身而下，梯口即又合上了。

赤云子正要转身推开大石门，忽听一声尖笑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道人，只怕你是来得去不得了！”

赤云子猛然转身，就见廊道尽头，出现了一个苍白枯瘦的妇人，正是阴素裳。

她穿着一袭黑色的肥大长衣，袖口卷起，露出一双瘦白的腕子。

赤云道人冷笑道：“阴素裳，你已恶贯满盈，贫道今日取你性命来了！”

说着右手一翻，“崩”一声，一支蛇头白羽箭，直向阴素裳面门打去。

阴素裳怪笑了一声，双手交叉着，向空中一抓，已把这支白羽箭接到了手中，双手一折，折为两断。

赤云道人之所以匆匆出手，实在是怕她又施出媚功淫术，自己一个修道之人，最害怕的就是这个！

当下足尖一点，扑到了阴素裳面前，右手一翻，一口冷森森的长剑，已掣到了手中。

阴素裳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是找死！”

说着后退了一步，右手倏地打出一个红团，像是一团薄绢，射向赤云子面门，忽然“啪”一声，炸了开来，散出了一股异香。

可是赤云道人，口中早已预先含有乌风草炼成的护魂丹，是以香帕飘过，

他仍然无恙。

阴素裳见状大怒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无知的道人，你妄自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却是不知轻重！”

秀眉一剔，伸出一只瘦手，指着赤云子又道：“以你这一点道力，竟敢与我相争，太不知自量了，真是令人可笑！”

赤云子一抖手中剑，足尖飞点，再次扑出，掌中剑扫出了一片寒光，直向阴素裳腰上斩去。

阴素裳右手一晃，瘦同鸟爪的手掌，抓向赤云子胸口，媚声唤道：“妹子你来，你报仇的时候到了！”

随即便见另一扇石门推开，玉鹰舒修文娇笑而出，向赤云子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又是你这个道人！道人，你抢了我的人，今日又来作甚？”

赤云子不知怎么，一见玉鹰出面，他就禁不住有些心惊肉跳。

实因舒修文人本聪慧，这些时日以来，与戚文君、阴素裳苦心习练左道媚术，以其天生丽质，冰肌玉骨，时间虽不太长，已然学成了令人想像不到的功力！

全真道人赤云子，乍然见她出现，自然要禁不住心头大动了。

当下他怒叱了一声，道：“无耻的姑娘，还不退下，莫非竟敢助纣为虐不成？”

玉鹰媚笑着，晃了一下身子道：“道人，姑娘功力初成，今天正好拿你来试试身手，你且看来！”

说着香肩一晃，上身那一袭粉纱汗衫已自脱落，露出了一抹酥胸，赤云子大吼了一声道：“好个贱人！”

只见他长剑一挥，真力贯入剑锋上，划出一道银虹，直向舒修文身上卷来。

可是一边的阴素裳却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不要假正经了！”

说着右手忽地一挥，长袖蓦地抖开，如同一条怪蛇般的，向着赤云子剑上卷去。

同时她口中曼吟了一声道：“妹子，你得拿出点劲儿来，放心，有老姐姐我在旁边，他伤不了你一根汗毛！”

赤云子这时才知自己已陷在了两个女人的魔阵之中，一个不好，只怕自己数十年苦练的道基，都要坏在这两个女人手下。

想到此，不由打了一个寒噤。

当下他再也不敢与二女纠缠，倏地一个转身，左掌平推而出，掌力充沛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直向石壁上击去！

他原以为，以自己这么沉实的功力，定必能把石门打开，可是掌风过处，只不过发出了极大的一声闷响，石门并未震开。

赤云子这时真是乱发怒张，大吼了一声，猛地又转过了身子，掌中剑“长虹贯日”，猛地挥出，直向阴素裳颈上挥去。

阴素裳格格一笑，瘦躯忽然荡起，贴上了室顶，赤云子剑势走空。

他目光扫处，却见舒修文这时竟狂舞了起来，同时由她口中发出一片乱人心神的歌声。

赤云子不由又打了一个寒战，退后了一步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阴素裳见状，娇声笑道：“道人，你的道力也不过如此！”

狂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妹子，来吧！”

说罢就见她瘦躯一摇，身上那袭黑纱衣服，竟滑落而下，露出了她一条赤裸的胴体！

赤云子厉吼一声道：“无耻的妇人，你以为我就怕了你这不要脸的女人不成！”

叱声中，但见玉鹰纤腰微扭，亦已把一条长裙脱了下来，露出了一双玉腿。

在丰腴的玉股之上，不过是横遮着一条黑色的薄纱，赤云子一见之下，忽的面色大变。

发自二人口中的冶荡歌声，这时更是诱人，但见玉鹰轻灵的舞姿、纤腰、玉股及粉颈酥胸，交炽成一片肉色的影子。

赤云子忽然“啊呀”一声，伸出一只手，在顶门重重拍了一掌，并盘膝坐了下来。

阴素裳见状，发出了一阵浪笑，猛地身形倒立起来，两只手在地上交互挪动旋舞着，其快如风。

玉鹰更是臀波如浪，纤腰似蛇，玉腿翻飞，动人心魄。

赤云子忽地双目大睁，大吼了一声。

他身子一阵疾抖，但觉一阵恍惚，一点元阳，已突破精关，走失无踪。

这时的赤云子，就像是一尊蜡像似的，坐在当地一动也不动了，他那张焦黄面皮，现出无限枯萎之色，阴素裳一声怪笑道：“行了，妹子！我们给他留一口气吧！”

玉鹰站住了身子，道：“大姐，他是怎么了？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已然破了他的道基，此刻他元精走失，人已陷于昏迷之中，在半个时辰之内，当可醒转，那时我们再来问他好了！”

说着打了个哈欠道：“我们还是睡觉去吧！”

玉鹰舒修文微微呆了一下，似乎有点于心不忍，道：“大姐，依我看，还是开了门，放这道人去吧！”

阴素裳冷笑道：“现在放他也已经晚了……”她的话方自出口，目光忽然一冷。

这时玉鹰已穿好了衣裤，正要转身进屋，一听阴素裳话音有异，猛地转过身来，吓得她面色一白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暗影里，一个白发蓬乱，长可披肩的白衣老人，正以一双慑人心魂的眸子，向她逼视着。

由这白衣老人的眉目之间，可以看出来，他是在如何的怒忿之中。

阴素裳呆了一下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”

说着匆匆穿上她那袭黑衣服，灯光之下，她看见了白衣老人那一张脸，简直是奇丑无比。

只见他面色白红相间，有如半熟的荔枝皮一样的颜色，肉似乎是翻出来的，两颧高耸，双眉呈八字形，向两边垂下，之下是那双老得几乎睁都睁不开来的眼睛！

玉鹰这时猛地靠近阴素裳，道：“大姐，他就是莫……”

白衣老人一声怪笑道：“丫头！你骗得我好苦！”

玉鹰这时脸都吓白了，她极为害怕的道：“莫老师……我没有……我……”

白衣老人狂笑了一声，目光一凌道：“不要给我来这一套，快拿来！”

阴素裳乍闻此人就是传说中的古墓老人，不由一惊，遂笑道：“失敬了，请进去说话吧！”

莫环哈哈一笑道：“阴素裳，你先站在一边，等一会老夫还有事情与你商量，现在不要多口！”

阴素裳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莫环，不要欺人太甚，别人怕你，我阴素裳可不怕你，你还是快快出去的好！”

莫环这时一双瞳子，直直地盯视着玉鹰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玉鹰，你竟敢不听我的话么？”

说着慢慢的向前逼近，玉鹰对这个人，可是怕到了极点，见状呐呐的道：“那戒指，我已给了……给了……”

说至此，眼睛向着阴素裳望去，莫环忽然站住脚步，目光向着阴素裳移去，冷然道：“原来已落在你的手中，阴素裳，你乖乖的还我，还有那风火道人的二十四张坐功图，以及白牛堡的地图，少一样也不行！”

阴素裳尖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东西本是属于我的，你凭什么索取？真正是恬不知耻！”

莫环桀桀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想活了？”

阴素裳猛地右手一振，打出了一张彩帕，在莫环眼前“波”地一声轻炸，散出了一些彩色的烟丝。

莫环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区区小术，也敢在老夫面前玩弄，老夫不给你一些厉害，谅你是不会甘心的！”

话落右手一抬一晃，自他五指指尖上，发出了一股极大的劲力，有如一柄无形的钢钩，直向阴素裳身上抓来。

阴素裳就地一滚，已到了莫环足前。

只听她怪啸了一声，全身一个疾挺，猛地由地上翻了起来，一双鬼爪交叉着，直向莫环两处肋骨上插去，其快如风！

“噗”一声，竟为她抓了个正着。

可是阴素裳却只觉得对方枯瘦的身体上，竟是较之棉花还要软上许多。

她那一双手，直似整个都要陷了进去，这才猛然觉出不好！

顿时向后一仰，双足用力的一踹，身子倒窜了回来，可是当她倒窜的身子尚未站稳的当儿，长发披肩的莫环已来到了她的面前。

只见他脸色极为狰狞，一双箕盘大手，自两边猛抓了过来，掌风劲疾，势不可当。

阴素裳右腕一分，只觉得对方力重万钧，这才知道不好了，性命交关之下，她猛然一口咬碎舌尖。

随即血口猛的一张，“噗”地喷出了一口血雨，直向着莫环整个头面上罩了过去。

莫环满操胜算正在得意，怎么也不曾想到，对方竟有如此一手！

他虽然很明白内家高手这种所谓“碧血箭”的厉害，可是由于相隔的距离太近的缘故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逃得开了。

当下只好双目一闭，运气于面，实实在受了对方这一口血雨！

这千百点血雨，每一粒都贯注了阴素裳的内力，不亚于铁豆金沙！

只听得“噗”一声，全数都击在了莫环那张奇大的丑脸之上！

莫环虽说是功力奇高，可是这种硬接硬受的情形，焉有不痛之理，只痛得他怪啸了一声。

顿时就见他仰面倒了下去，除了双目之外，那张丑陋的脸上，就像是开了一朵血花，鲜血就像是喷出的雨似的，急涌而出。

阴素裳侥幸得手，却有自知之明。

她很明白，自己的功力，远非是莫环的对手，如不乘机而逃，势必要丧生在莫环掌下无疑！

当时，也顾不得再招呼玉鹰逃命，双足一顿，猛地向石门扑去！

她双手在石壁之上一击，触动机钮，现出了石门，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姓莫的，老娘不奉陪了！”

足尖飞点，如同箭矢似的，向洞外投射而出！

负痛狂啸的莫环见状，白齿错得直响，一声大吼道：“阴素裳，你纳命来！”

吼声中，右臂一摇，使出了多年苦练的“玄阴鬼掌”，五只手指尖上，射出了五道锐风。

只一捞，就抓住了阴素裳的一只右腕！

遂听他一声狂笑道：“你还要跑么？”

右手一拧，“喳”一声，一只手臂，竟为他生生地扭了下来。

阴素裳惨叫了一声，顿时向前一栽，昏死了过去。

也许是她命不该绝，就在这时，一条奇快的人影，自前方一窜而至，双手向前一伸，接住了她的身子。

来人正是春心公子戚文君，可是他眼见莫环如此厉害，哪里还敢出手！

阴素裳昏厥倒地，他拼死现身抱住，他心里实在惦记的是玉鹰舒修文，但却已没有勇气去救她。

当下他一咬银牙，抱着阴素裳流满鲜血的身子，回身打出了一掌“枣核镖”。

这一掌喂有奇毒的“枣核镖”，夹着一片疾啸之声，直向身后的莫环全身上下打去，同时口中大声叫道：“还不藏于暗室之内，更待何时！”

这一句话，他是说给玉鹰听的，立时生了效果。

舒修文正感走投无路，闻言不由生出一线希望！

她猛然扑到了玉阶前，用力的一推，一阵丝丝声中，现出了一个黝黑的洞口。

舒修文这时也顾不了许多，一闭双眼，猛地跃身而下，身子方自落下，莫环已追扑而至。

他骤然发现这处暗室，不由长啸了一声，掌力过处，玉阶被震碎了大半，发出了“哗啦”的一声巨响，莫环的身子，也直落了下去！

玉鹰舒修文自是轻车熟路，身子落入暗室之内，立刻向前扑去。

可是莫环也随后赶到，他发出忿怒的啸声，道：“舒修文，你还想跑么？”一掌劈出，暗室里就像是响起了一声雷似的大震。

在这无匹的掌风之下，玉鹰身子被震得整个栽了出去，莫环狞笑了一声，他是习惯于暗中视物的，当时向前一纵，就到了玉鹰身后，正要下毒手把她毙于掌下。

玉鹰发出了一声娇呼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忽然由壁角处，探出一只手。

这只手先是微微一扬，打出了一把金钱镖，向莫环全身上下射去，继而一把抓住了玉鹰一只手腕，向内一带，玉鹰就被拉了进去。

惊魂未定的舒修文，不禁更是大吃了一惊。

她猛然扬起左掌，向这个人脸上打去，可是却为这人把她这只手也拉住了。

她听得耳边一个男人的声音道：“想活命就不要出声，我是束子凯。”

玉鹰为之一呆，只觉得身子被束子凯一路拖进了一间暗室，她不由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束子凯轻轻一嘘，道：“不要作声，这个老怪物太可怕了！”

莫环昔日山涧囚禁期间，练成了一双夜眼，故此暗室内一桌一椅，他都看得很清楚。

当他正要找寻玉鹰的时候，忽然他看见了另一个人，这个人吸引了他的兴趣！

他看见一个人的背影，缓缓的靠近墙边，这个人正是方才的那个道人赤云子。”

赤云道人原本是静坐在外面的，想必是后来醒了过来，在混乱中偷偷的潜下了地下室！

莫环已杀红了眼，当时正要猛下杀手，可是当他看见道人那种鬼鬼祟祟的样子时，不由心中微微动了一下，把已伸出的手，缓缓的又收了回去。

他看见这个道人，正两只手交换着，在壁上摸索着，不由暗忖道：“莫非这道人知道阴素裳那些东西的放处不成？”

一念及此，赤云子似乎已摸到了窍门。

就见他右手在那块方形的壁石角上，用力的推按了几下，石壁上现出了一个高有六尺宽有三尺的长方形洞门，赤云子面上立时现出喜色来。

莫环不由也随着一喜，他悄悄的行进，见赤云子潜入门洞之内，过了甚久，才见他又悄悄的走出来。

在他的手上，已多了一个黑色的木盒子，莫环忽然横过身来，拦在了他的面前，冷森森的笑了一声道：“还是你聪明，老夫倒要向你致谢了！”

说着一把就向赤云子手上的漆盒之上抓去，赤云子为阴素裳与玉鹰二人之“诸天淫魔大法”破了数十年坐练的道基，前功尽弃，只是他身上的武功，仍然还未全消。

他本可以乘乱逃得活命，只因一时动了贪心，竟又潜入地室，想把阴素裳所藏的地图等物盗走。

他这一目的，果然达到了，而且更令他出乎意料的是那只梦寐以求的“两相环”，居然也在阴素裳的手上，这是他事先所未曾想到的！

赤云子这时欣悦的程度，真连自己身上所受的伤都忘了。

可是，他却没有想到莫环这个老魔头，竟是早已看清了他的一切！

这时闻言，赤云子不由呆了一下，他猛然向后退了一步，右手用“金豹露掌”的招式，照准莫环当胸一掌打了过去。

可是他的掌力过处，空自发出了一声大震，却连对方的衣边也没有沾着，非但如此，就是对方的人影也没有看见！

这一惊，赤云子不由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立刻觉出了不妙，足尖用力的一点，想把身子纵出去！

可就在这时候，他领受到了一股他生平从未领受过的奇异风力，向自己背心逼了过来。

顿时他感到一阵心慌，嘴里一阵发甜，“哇”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身子也随着向前一栽，死于非命。

莫环狂笑一声，拾起了那黑木盒子，打开看了看，其中是一叠图画和那枚两相环，另有一个用蜡封着的桑皮纸信封。

莫环高兴得狂笑了一声，匆匆盖上盒盖！

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安排与设置，阴素裳总算为她自己报了仇了。

就在那漆木的盒盖一合上的刹那，只听“刷”的一声，竟由木匣的四角，蓦地射出了一大片细若牛毛的钢针。

莫环要想闪躲，是怎么也来不及了。

匆忙间，他猛提丹田真气，“噗”地一口喷了出去。

可是那飞来的钢针，是如此的多，如此的细，要想全部闪过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莫环只觉得双目一阵发麻，顿时眼前一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足下一踉，差一点坐倒地上！

可是他的双手，却仍用力的抱着那个匣子，凭着他数十年暗中生活的经验，向前走了几步。

然后他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冷笑道：“舒修文，老夫去了，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，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说罢他凭着直觉与敏感，走出了地下室，潜行到树林中！

从此，他将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，可是这件事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这位武技惊人，心地阴险的老魔头，显然也知道双目失明的后果，因此在今后的十年之间他将不再出现武林，他要凭着所得到的两相环和那张前往“白牛堡”的地图，去从事一次大的冒险尝试。

一切都安静之后，束子凯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，我们可以出去了！”

玉鹰长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要不是你来，我这条命，只怕已经死在莫环手中了……真太可怕了！”

接着，他二人由暗室中走出来，玉鹰亮起了火折子，把附近的灯点着了一盏，照了照眼前的情景。

她走过去，用脚翻了一下赤云子的尸体道：“这道人死得好惨！”

束子凯内心一阵难受，紧紧的咬着牙，道：“这个姓莫的，手段也太毒了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报此仇！”

“真的，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束子凯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笑道：“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这道人对我有恩，我要把他埋了！”

说着抱起了赤云子的尸体，向上面行去！

玉鹰跟了出来，见好好一座洞府，被打了个乱七八糟，地上还留着阴素裳的一只断臂，惨不忍睹。

舒修文到底是一个本性不恶的女孩子，想到了这些日子来的相处之情，也不禁有些黯然！

这时束子凯在附近地上挖了一个坑，把赤云子的尸身掩埋了起来。

玉鹰一直看着他把这些作好，才笑着道：“你同我一起找我姐姐去吧！”

束子凯怔然道：“谁是你姐姐？”

玉鹰笑道：“阴素裳呀，她和戚文君在一起，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我们就去如何？”

束子凯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不去！”

看了玉鹰一眼，冷然又道：“你若非当初救我，今日我也不会救你，其实以你的行为，真是死有余辜！”

舒修文不由玉面一红，正要发作，却又开颜一笑道：“你也不能怪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呀！”

束子凯这时与她近谈，愈觉其美艳无比，不由心神微荡，不忍再去责备她。

当下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戚文君、阴素裳都是人间败类，姑娘与他们交往，只怕‘近墨者黑’，还能学得什么好来？不如现在就离开他们的好！”舒修文中恶已深，自非束子凯片语所能改正。

她闻言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的！我又怎么坏来了？你倒是说说看！”

束子凯痴痴的望着她，道：“姑娘如不听我好言相劝，只怕日后后悔莫及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玉鹰已媚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我听你的就是了！”

说着把上身微微向束子凯怀内倚了倚，束子凯不由心神又为之一荡。

当下用力一掌把她身子推了开去，冷笑道：“你还想用媚术诱我不成？姑娘，你可是看错人了！”

玉鹰曼吟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真是我的小冤家！”一只玉腕，忽然搭在了束子凯肩上，那双妩媚的眸子，向束子凯微微一瞟，束子凯顿时只觉得心神震撼，不由地直着双眼，向玉鹰望去！

舒修文勾魂媚术，如今已不在那阴素裳之下！

束子凯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，如何能承受得住？

这时敌人既去，冷月似霜，夜凉如水，眼前一池清水，就像镜子一般的平滑明亮，被月光反映成一池银光，情影如此富有诗意，身边的人儿，更是眉如柳，眼波如水，哪消几番施展，那束子凯已入其壳中。

玉鹰把整个的身子，都投在了束子凯的怀内，只见她樱唇半启，秀发蓬松，一颦一笑，无不美到了极点！

束子凯此刻是玉人在怀，吹气如兰，真有“乐不思蜀”的感觉。

他那原本如钢铁一般的意志，在玉鹰的眼波之下，渐渐地瓦解崩溃了，只觉得眼前一片茫然！

玉鹰这时，也使出了混身的解数。

明月镜波，相映成趣，池边的一双人儿，更是相偎相依，鸳鸯交颈，一个翩翩少年，一个绮年艳女，眼看将要……

蓦然，岭头上出现了一个长身少年。

这少年二十三四的年岁，身着一袭黑绸长衫，猿臂蜂腰，剑眉星目，一副神威不可侵犯之态。

他蓦然来到，无异是对情人石上这双男女的一记棒喝！

两个人蓦地分了开来，长身少年呆了一下，旋即冷冷一笑道：“打搅了！”

束子凯大窘之下，猛然跃至一边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黑衣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姓冷，是来找她的。”

说着，向玉鹰指了一下，舒修文这时仔细的向这人看了一眼，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呼道：“冷红溪……”

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冷红溪不是被烧死了么？而且是她亲眼看见

的！

这一发现，真把她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当时大叫一声道：“鬼！打鬼！”

束子凯本就有点心虚，闻言后更是不辨虚实，当下一声怒吼，双掌一沉，用“排山运掌”的重家手法，“呼”一声，击了过去。

掌力过处，黑衣少年不过是身上的衣服飘动了一下，可是他立着的双足，却是寸分也没有移动。

束子凯吓得退后了一步，今夜的怪事之多，真令他疑在梦中，他真不敢相信目前这个黑衣少年，是一个活着的人，因为活人岂能有这么大的功夫？

想到此，他不由感到头皮一阵发炸！

当下探手豹皮囊内，摸出了一双“瓦面透风镖”，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手腕子一扬，已把这一双钢镖打了出去，二镖一上一下，直向黑衣少年冷红溪胸腹两处射去。

眼看着双镖一闪而至，黑衣少年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只以手指向空指了两下。

那飞来的一双钢镖，竟“当”一声落了下来。

束子凯不由又后退了一步，吓得有点发傻，他身边的玉鹰这时也打出了一把金钱镖。

少年冷红溪又哼了一声，右手连袖向空中一挥，一片叮咚之声，那把金钱镖全数都落在了地上，竟没有一枚伤着他。

舒修文一见不妙，转身就逃。

她足步方动，却见那冷红溪又挡在了面前，冷笑道：“姑娘，还我戒指来！”

舒修文打了一个哆嗦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的戒指已为莫环拿去了。”

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只见他右掌平空一挥，玉鹰就只觉得耳边如同是响了一声焦雷似的，顿时一交栽倒在地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不骗你，是真的！”

说着又猛地由地上跳起来，两只手就像是两把钩子似的，直向冷红溪面上抓去。

冷红溪身形一闪，右手虚空一指，用“隔空点穴”的手法，一指点在了玉鹰的肩井穴上。

舒修文身子一软，又倒下地来。

冷红溪望着她冷笑了一声，正要猛下毒手，忽见束子凯猛地扑上来道：“且慢！”

冷红溪回头冷冷的道：“你还不服气么？”

束子凯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的武功太高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与她有什么仇，我也不便多问，只是有一点我却要为她证明一下！”

冷红溪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证明什么？”

束子凯慨然道：“那两相环以及白牛堡的地图，全为莫环拿走了，这是真的！”

冷红溪不由面色一沉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亲眼所见么？”

束子凯点头道：“当然。”

冷红溪不由叹了一口气，紧紧咬牙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是晚来了一步……”

束子凯道：“他走了不久，也许追上去还来得及。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莫环是何等角色，怎还能追上？”

说罢目光一扫地上的玉鹰，剑眉一挑，道：“此女见利忘义，留她何用？”

话落一掌打去，束子凯忽然以身相挡，冷红溪大吃了一惊，骤然收掌，奇怪的望着他道：“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束子凯脸色一红，呐呐的道：“此女对我有恩，足下要杀她，不如先杀了我，请快快下手吧！”

冷红溪喟然长叹了一声，向束子凯望了一眼道：“你这人少年性刚，一脸正直，如此多情，只怕日后会受此女之害……”说到此，又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去吧……”

第十二章 身不由己

束子凯闻言，不由面色一红，他低头叹息了一声，走到了舒修文身边。

玉鹰此刻秀发蓬松，泪流满面，抽搐着道：“你别管我，走你的吧，我还是死了的好！”

旋又粉颈一扬，转向一边的冷红溪道：“姓冷的，你又何必假惺惺，要杀就杀，姑娘我才不在乎，你杀吧，杀呀！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挣扎着要站起来，可是却怎么也站不起来，只累得她气息喘喘，香汗淋漓。

冷红溪看着她这一番做作情形，不由得冷冷一笑，想不到数日不见，此女竟变成了如此泼贱，不由甚有感触，足见“近墨者黑”这句话是不错的了。

那束子凯这时见状，不由大惊，他只以为玉鹰真要寻死，当下慌不迭的去抱住她。

玉鹰哭哭啼啼，衣衫半解，酥胸玉腿，半隐半现，那模样儿，当真是“楚楚可怜”。

可是这些情形，在冷红溪眼中，只有陡增厌恶，毫不动心。

舒修文哭闹了一阵，见冷红溪伫立如松，不为所动，也觉出无味，当下抹了抹脸上的泪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不该把那枚两相环由你手上拿下来，可是，谁知你是装死的！”

束子凯轻轻推了她一下道：“你少说一句，我们走吧！”

他此刻，已对此女种下了情因，生恐她多言激怒了对方，自取杀身之祸！

可是他又怎么知道，舒修文那种水性杨花的个性，这时她因见冷红溪已无愤怒，竟又动了勾引之心！

实在的，冷红溪是她梦寐所不能忘的意中人，自从昔日在巴山一晤之后，冷红溪的影子早已根深蒂固的隐藏在了她的心中，这种意念是没有法子改变的。

因此，舒修文在误认他已死之后，感情上是受了相当波动的。

这时，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冷红溪非但没有死，看起来，却似乎出落得更为英俊，舒修文怎不动心，相形之下，束子凯虽是英俊潇洒，却显得黯淡无光。

她用她那双醉人的眸子，向冷红溪一瞟，然后又作出一个媚态，对束子凯道：“你不要劝我，我呀！我才不怕他呢，叫他打死我好了，叫他杀了我好啦！”

一边说，一面勉强站了起来，可是接着又娇哼了一声道：“哎哟！我的腿……我的腿！”

说着又坐了下来，两只手在腿上揉抚，只见她玉腿半裸，凤目微睨，带出万种风情！

冷红溪不禁更为感慨，他为此女的堕落感到悲哀！

他仍然记得昔日在巴山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此女风范威仪，确曾令自己钦慕，曾几何时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竟然会堕落至此！

当下禁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忽听得束子凯一声唤道：“红灯侠请转！”

停步回过头来，他这时才注意到这个叫束子凯的人，只见他眉目间虽是一团正气，但印堂暗含着一些乌黑的晦色。

当下，冷红溪黯然一笑道：“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束子凯抱拳道：“在下束子凯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束朋友，我看你还不失是一个正直的汉子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提得起放得下，不为女色所误！”

才说到此，那舒修文又道：“哎哟！我的腿……我的腿……”

束子凯立时面色大变，道：“冷大侠，你要救她一救……为她把穴道解开吧！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束兄！此女中恶已深，莫非你还看不出来么？也许这样，她还少为一些恶，其实她照样可以行动，只是无法再用武功罢了！”

舒修文听到此，不禁吓得面色一白，她忽然一挣束子凯的双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是叫我死了吧！”

说着竟一头向身边的大石之上撞去，束子凯哪知她是做作，见状大叫道：“不可！”

他猛地一探右手，压在她的肩上，把她硬生生的拉了回来，她却是哭闹着不依。

束子凯被闹得频频叹息，狼狈不堪，他以一双求助的眼光，望向冷红溪，道：“冷大侠……求你破格为她解开了穴道吧！”

冷红溪见状，知道束子凯此刻对玉鹰已种下了孽情，非人力所可以挽回了，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知你爱她太深，只是束子凯，你如不听我好言相劝，日后必会后悔！”

束子凯摇头苦笑道：“我不后悔！”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你如答应我离开此女，我就马上为她解开穴道。可好？”

舒修文闻言，依在束子凯怀中，嘟了一下嘴，道：“凯哥哥，不要答应他，我才舍不得离开你呢！”

说着并伸出了一条粉臂，轻轻攀在了束子凯颈项之上，带出一副绝美娇柔的姿态！

束子凯本已硬下心来，想答冷红溪一个“好”字，却是再也无法启口了。

他脸色涨得通红，轻轻把玉鹰的腕子分开来，望着冷红溪呐呐不能出声。

冷红溪不由双目一睁，怒声道：“怎么样？你莫非甘心为此女所误么？”

束子凯身子微微抖了一下，他咬着牙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玉鹰却伏在他胸上嚶嚶的哭了，她泣道：“你就离开我吧！别叫我把你害了，我是坏女人，狐狸精……”

她愈这么说，束子凯越是放她不下。

只见他面色发青，望着冷红溪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能离开她。我爱她！”

冷红溪不禁怔了一下，遂道：“那么，你们去吧！”

束子凯忽然抽出了长剑，只见他甚为激动的道：“冷大侠，你的心也太狠了，你如不解开她的穴道，我也活着无味……”说着剑光一绕，直向自己颈子上抹去！

可是他怀内的舒修文，早已防他有此一手，这时见状，狠命的拉住了他一只手，泣道：“你好……你先杀了我吧！”

束子凯赶忙把宝剑扔在了一边，只望着冷红溪频频苦笑不已！

冷红溪见状，冷然道：“束子凯，这是你心甘情愿，今后如有所悔，恨

你自己吧！”

说到此，面色一沉，厉声向玉鹰道：“我现在为你解开穴道，论罪你死有余辜，只是为了这个人……”

他用手点了束子凯一下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为了他，我饶你一次，你应该从今洗心革面，好好对待此人……”

玉鹰用一双凄怨的眸子，望着他冷冷笑道：“你又何必救我？”

冷红溪恨声道：“我已说过了，为了他，还有你妹妹雪雁，她比你好多了！”

舒修文一愣，道：“你见着我妹子了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，玉鹰却嘻嘻一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八成你是看上了雪雁了吧？是不是？嗯？”

束子凯不由大惊道：“修文，你不要乱说！”

舒修文格格一笑道：“我还当他是多大的英雄呢！原来也是个……”

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待要发作，可是当他看见束子凯那种痴情的样子，顿时又心软了。

他向前走了一步，伸出手来，虚空一指，舒修文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束子凯大惊道：“你……”

冷红溪一声冷笑道：“不要怕，她的穴道已经解开了，你们走吧！”

这时舒修文闻言，偷偷活动了一下，果然身上舒畅多了，知道所言非虚，顿时胆子就大了许多。

她发出了一声媚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可见还有一点良心……我还以为你是铁石心肠呢！”

冷红溪冷笑道：“舒修文，你如洗心革面，这位束兄正是你的良伴，今后如果负他，我决不会饶你！”

舒修文巧笑道：“什么时候，你怎么也学会了碎嘴了？”

她一边说着，脚步巧巧的向前移动着，束子凯不由心中起疑，正要阻止，忽见玉鹰一声娇叱道：“你也躺下来吧！”

她手中蓦然打出了一张彩帕，就像一片彩云似的，飞到了冷红溪面前，然后“波”的发出了一声轻炸，散开了一片五彩色的烟雾！

束子凯见状大惊道：“你这是作什么？”

“呼”一掌，直向当空击去，可是无需他多此一举，那张彩帕却早为更大的一阵风力吹上了半空，“叭”一声炸了一个粉碎！

束子凯只怕冷红溪会加害玉鹰，心中大惊，猛地扑上前去，拦在了玉鹰身前。

可是冷红溪并没有出手，他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方才我已说过了，这一次我原谅了你，如果下一次再犯在了我的手中，可就怪不得我手黑心辣了！”

玉鹰呆了一呆，冷冷的道：“红灯盗，你只敢欺侮我，放着莫环却不敢对付，你又算是哪门子好汉？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以为那老贼跑得了么？你们快去吧！”

说着两道剑眉蓦的一挑，现出了无限杀机，束子凯不由拉了玉鹰一下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玉鹰对于冷红溪，虽说是还没有死心，可是对方就像是一尊石刻的伸像似的，似有一种神圣的尊严，令人不敢侵犯！

她无可奈何的随着束子凯步上了山道，冷红溪伫立在大石上望着他二人

的背影，叹息了一声。

对于玉鹰舒修文这个人，他感到很惋惜，他曾经目睹过她光辉的一面，可是现在却又看见了她堕落，甚至于步入毁灭的一面。

冷红溪对她惋惜，想对她施以援手，可是她却硬把自己推向千里之外！冷红溪突然忍不住唤道：“束兄请回！”

束子凯怔了一下，玉鹰赌气道：“不要理他，别过去！”

可是束子凯仍然转身走过来，他走到了冷红溪身边道：“冷大侠何事召唤？”

冷红溪看着他，诚挚的道：“束兄，你是一个有为的人，千万不要为女色所迷惑……”

束子凯面色一红，呐呐道：“我知……道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此女随那阴素裳，日子已久，焉能学得什么好来？她中恶太深，只怕本性难再复见，你要设法使她重见天日，这才是我辈应有的本色！”

他语重意诚，束子凯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冷兄所言，在下永记心中！”

红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间事了，我仍会返回浣花溪上定居，今后你如有事，可至彼处找我，我定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再见吧！”

在冷红溪那双光芒四射的瞳子里，束子凯可以看出来一份真情，不由得甚为感动！

这时舒修文却已显得不耐烦了，她独自转过身子，朝山下行去。

束子凯忙追上去，玉鹰冷笑道：“你们说些什么？还瞒着我不成？”

束子凯面色一红道：“没有什么！他只是告诉我定居浣花溪，让我们以后有事可以找他去！”

舒修文闻言，心中一动，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中。

他二人渐去渐远，只剩下了两个飘飘的影子。

冷红溪望着二人的影子，不知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！

他似乎也有一点点羡慕的感觉，脑子里不知怎么，竟然浮起了那个叫雪雁舒又青姑娘的影子。

他漠漠地想：“不知她如今又怎么样了？”这时山风呼呼，把他身上的那袭绸质单衣吹得猎猎的飘了起来，附近的松树梢儿，更发出了一片哨子似的声音来！这位不可一世的当今奇侠，这一刹那间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之感。

他仿佛是又回到了昔日困处岩穴的生活领域之内了。那些无限无尽的寂寞日子里，只有日月星辰，山风山雨为伴，在那阴沉隔绝的寒涧里，自己是如何的在打发着日子，一天……两天……

后来，一只白鹤的出现，才为自己带来了希望，才使得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初次有了“生”的希望！

因此，那个署名“雁”字的姑娘，该是唤起自己生机和信心的第一个人了。

她也是得到自己真情的唯一的一个姑娘了。

可是她竟然会在山崩罹难惨死，且尸骨无着。

想到此，他禁不住双手用力的互捏着，发出了一阵格格格的暴响之声。

这是他生平所感到最愧恨的一件事，试想一下，那个女孩子是为了救他，才会遇上了这件事，怎能不令他愧恨！

想到这里，他只觉得眸子里一阵酸酸的感觉，竟然滚下了两行泪来！

他是铁石心肠，从不曾因为一个女孩子而落过泪，这还是第一次！

就在山峰上，他不知道站了多久，好像一切都麻木了，突然，他身后有人发出一声冷笑！

冷红溪心中一动，慢慢转过身来。

他看见身后数丈处，一棵老松之下，立着一个苍白消瘦的妇人！

这妇人瘦得怕人，身着一袭黑衣，被山风吹得左右不停的飘动着。

尤其是她那张尖削苍白的脸，看起来竟是一点血色都没有，这时候出现这么一个人，的确够奇怪的。

冷红溪双眉一挑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说着右掌微微的抬了起来，那妇人见状，面色一紧，退后一步道：“不要动手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冷红溪这时才发现她一只右手，竟齐腕折断，其上裹着白布，隐隐现出血迹，分明是新近为人所伤！

这时那妇人，向着他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请不要误会，红灯盗，你的大名我是久仰的，请坐下一谈如何？”

冷红溪不由微微一惊，因为自己一向极为隐秘身份，眼前这妇人，怎会一见之下，就认出了自己？

当时他略一迟疑，遂向妇人走了过去。

他站在这妇人身前，沉声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会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那妇人凄惨的笑了笑，道：“红灯盗冷红溪天下知名，我怎能不知？”

冷红溪沉声道：“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！”

妇人发出了一声惨笑，道：“你当真不知道我是谁？”

冷红溪微微怒道：“我怎会知道你是谁？你快说！”

妇人桀桀笑道：“冷先生，你请坐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同你商量一点事情，也可以说请你帮个忙……”

说到此，微微顿了顿，又接着：“当然，这是有代价的！”

冷红溪心中一动，当时不动声色，由这妇人的外貌上看起来，他想到了一个人，当下冷笑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妇人伸出那只枯瘦苍白的左手，在长发上理了一下，面上现出了一种沉郁的表情。

她望着冷红溪苦笑道：“冷先生，方才你对舒修文的一切我都看见了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你的武功高不可测，我一直不相信外间对你的传说，可是今天见了你之后，我才真正的相信，你的武功的确太高了！”

说着她紧紧咬了一下牙齿，道：“以你的武功来说，那莫环绝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冷红溪不由一震道：“你认识莫环？”

妇人桀桀冷笑道：“何止是认识，我与他之间，已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！”

说到这里，她那双深陷的眸子里，射出了一种狠毒的目光，接着黯然一笑道：“所以，你看，我们应该是同仇敌忾吧？”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莫非就是阴素裳？”

妇人望着他点了点头，又有些忌讳的道：“不错，你大概对我有些误会，其实玉鹰舒修文是自己投入我们中的，并不是我硬要收留她……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一点我也不去管它，这是她自甘堕落，我只问你素无来往，你找我商量些什么？”

阴素裳森森的一笑道：“冷先生，你不知道……”

说着，她扬了一下那一只断手，道：“你莫非没有看见？”

冷红溪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啊！那只断手原来是你的？”

他忽然想起了石洞内那一只断手，不禁甚是惊讶，阴素裳却咬紧了牙道：“不错，此仇我势在必报……”

一双锐利的眸子，在冷红溪身上转了转，遂又道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那枚两相环是你的，可是也被莫环拿去了，另外他还偷走了我二十四张功图谱和去白牛堡的一张地图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声音发抖的续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落在了他的手中，你应该知道后果，如果你不及时加以防止，假以时日，就不堪设想了！”

冷红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和他并无二致，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你，亏你还有脸提起！”

阴素裳叹了一口气，脸红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你却不可不防！”

轻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如果你能把这些东西找回来，我情愿把两相环奉还，另外附上功谱十二张……”

阴阴的一笑，又道：“这些东西，可是旁人梦想不到的！”

冷红溪不由好笑，道：“我如果找到了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自然会属于我，又何必要你来分给我？”

阴素裳不由一怔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接着她桀桀一笑道：“红灯盗，你果然聪明，不过你忘了，这些图谱，世上看得懂的人，不过只有三个人而已……”

她说着冷笑了笑道：“我和风火道人昔日的关系，你大概知道，这些图谱除我之外，天下再也无人能解！”

冷红溪心中微异，道：“你方才不是说，有三个人知道，怎么又说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？”

阴素裳森森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这句话说得不错，是有三个人知道，不过那是当初的事情，如今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因为那两个人，已经都不在了！”

红溪故作吃惊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阴素裳那张瘦削的脸上，带出了一丝冷笑，她看着冷红溪道：“知道这些功图的人，一个是先夫本人，另外就是他所收的一个记名弟子和我，先夫既死，那弟子如今下落不明，因此我可以说，如今知道这件事的，只有我一个人！莫环虽得到了那些东西，依我看来，无异是废纸几张而已，不过……”

冷红溪甚为好奇的听着，忽道：“风火道人原来还有一个记名弟子在世，这件事我倒没有听人说过！”

阴素裳微微呆了呆，似乎发觉自己说错了话，她停了一会儿，才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件事除我以外，天下并无别人知道，此人即便是还在人世，也不会有人找得到！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也许莫环就知道这件事，如果他知道这件事，而找到了那个人，你的价值也就失去了！”

阴素裳不由面色一变，她猛地站了起来！

冷红溪就见她那一张瘦脸上，像抽筋似的抽动了一下，益发显得瘦得可

怕！

这时候，她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红灯盗，你不要吓唬我，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！”

冷红溪对这件事，不禁深深感到了蹊跷与好奇，当下沉下心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阴素裳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其实告诉你也无所谓，因为那个人是个瞎子，一个瞎子是没有能力去看东西的！”

冷红溪骤闻此语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他忍不住面色大变了一下，道：“噢……这个人，你可知姓什么？”

阴素裳望着他嘻嘻一笑道：“冷红溪，你莫非还要打这个人的主意不成么？我不妨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说到此，她用手拍了自己胸口一下道：“现在放着眼前我这个人，你何不请教？我们两人合作是最恰当不过了，以你的武功，我的……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这件事对我有利，我愿意与你合作！”

阴素裳闻言不由大喜，却又拧着双眉，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只是我要知道风火道人那名弟子的名字，你可愿说出来？”

阴素裳怔了一下道：“你何必要问？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人我必须要注意找寻，以免日后为莫环所得！”

阴素裳摇头道：“我方才已说过了，这人即使为莫环寻到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他是一个瞎子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如此一说，我倒明白了，这个人可是姓简？”

阴素裳不由全身动了一下道：“你……噢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笑声之中，有一些凄凉，现在一切都明白了！

原来那个简秋竟是风火道人的记名弟子，难怪他武功那样高奥，原来简秋的双目，竟是为这个女人——阴素裳所害！

他顿时明白了这一切，禁不住全身一阵热血沸腾。

顿时，他发出了一声狂笑！

阴素裳陡然后退了一步，冷红溪笑声一敛道：“这个人名叫简秋可是？”

阴素裳呆道：“你见着他了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阴素裳，这件事你可以放心了，那简秋确实已双目失明，无异是一个废人，他与我还有一些渊源呢！”

阴素裳打了一个冷战，她极力的注意着冷红溪的脸，想从对方的面色上，察出一些端倪来。

然后，她试探着道：“你们原来认识……他现在住在何处？莫非仍在秦岭？”

冷红溪心中一动，才想到，那简氏兄妹移居浣花溪，定然是一件隐秘事情，不欲为这妇人所知，自己如一时口无遮拦说了出来，岂非不妙？

想到此就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是在秦岭遇见他的，不过此刻是否还在，就不得而知了！”

阴素裳紧张地道：“他当时可曾与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冷红溪摇头道：“此人禀性固执，难与人处，我与他虽有一面之缘，却无深交！”

阴素裳这才算放下了一颗心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人一身本事，已

得先夫真传，武功在我之上，只怕和你差不了多少吧！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这个，我可知道了，你口口声声说先夫先夫，莫非那风火道人已经死了不成？”

阴素裳面色又不禁红了一下，现在她才真正的发觉到了，眼前这个年轻人，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，他几乎什么事都知道，当下不由存下了戒心！

她转了一下眸子，露出了森森白牙道：“这还用说，十年前大春岭之劫，人人都知道，先夫风火道人，遭了六九天劫！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的见闻太浅陋了，这件事我还不知道！”

忽然，他对阴素裳冷笑道：“有一位朋友在侧偷听，何不请出来一谈？”

阴素裳不由一怔，正要出言，冷红溪倏地转过身子，朗声笑道：“朋友，你这又何苦？”

说到此，右手蓦地向外一抖，侧掌如刃，一掌劈出去，只听附近那棵大树上，发出了“喀喳”一声暴震！

整个的一大截树干，连着大片的枝叶，蓦然间飞坠了下来，发出了一声大响！

就在这声大响之中，一条人影，如同飞隼似的，自那截树干的枝叶内，腾身而起！

他身形极快，直向一边的树丛中逸去！

可是冷红溪显然已是愤怒极了，他知道，这人必是阴素裳一伙，自己如果就这么任他逃走，面子上也太不好看了。

当下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相好的，请暂留尊步！”

话声一落，就见他上身向前微微一躬，有如一支脱弦利矢，“嗖”一声，已射了出去！

他这种起势，看来又比先前那条人影快得多了！

就在树梢的摇动上下之间，两个人已成了首尾相接之势！

冷红溪已到了这人身后，他看见了，前面之人，是一个衣着华丽，腰肢容细的男人！

冷红溪十指指尖向上一挑，掌心向外一吐，双掌掌心所发出的内力，犹如是一道铁墙一般，直向前面这人背上撞去！

这人身子向前霍地一倒，足下一拧，又向一边的草丛中遁去！

冷红溪这时更看清了，这人是一个油头粉面，有些女相的人物，心中顿时生出无限恶感！

他没有想到，这个妖里妖气的人物，居然还有些功夫，心中微微一动！

就见这人，身子在草丛中一个滚翻，在他身子转动之间，竟然打出了一团粉绢。

冷红溪鼻中闻到了一阵香风，当下忙屏息，同时右手平空一挥，已把那飞来的粉绢，击上了半天！

这不男不女的人，忽然细声叱道：“好小子！”

只见他双手一拍，冷红溪仿佛觉得身前一震，他知道这些淫功媚术，绝不能对自己构成威胁，可是却也讨厌得很！

他生平最恨人练习如此功夫，此时见状，倏地双眉一竖，厉叱了声道：“朋友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口中说着，再次的向外击出了双掌，双掌一前一后，有如是两只钢锤似的先后击了出去！

他这种掌力甫一击出去，就见那人发出了一声闷哼，猛然推出了右掌，来迎接冷红溪击来的左掌，身子很厉害的摇了一下，退后了一大步！

这时冷红溪右掌掌力又到，这人竭尽全力的又推出了一掌，可是两股掌力对击之下，胜负立分！

红溪所发出的掌力，足足把这人击出了八九步以外，就见他面色一黄，通一声坐到地上！

冷红溪一声朗笑，衣襟飘扬中，已到了这人身边！

他一声冷笑道：“足下请速速报名，冷红溪掌下不死无名之辈！”

这人一张口，喷出了一口鲜血，只道了一声：“你……”霍地仰身就倒！

一旁的阴素裳见状大惊，猛地窜了过来，她悲切的道：“文君……”

说着弯下身子，一只手把这人扶起来，却见心上人这时面如金纸，嘴唇发乌，禁不住一阵心酸，淌下了两行泪水，猛地银牙一咬，转过身来！

冷红溪就在她身边，阴素裳道：“你好狠的心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这是他咎由自取，又怪得谁来！”

阴素裳似乎极力在忍受着内心的痛楚，她紧紧咬着牙齿道：“这人并非是无名之辈，他乃是百峦山的春心公子戚文君，他师兄桃三郎，谅你也有个耳闻，这件事如果桃三郎知道了，是绝不会与你甘休的！”

说话间，那戚文君又吐了一口鲜血，全身一阵抽动，阴素裳不由双眉一皱道：“你莫非见死不救么？”

冷红溪对于这位“春心公子”，倒知道得不多，可是他师兄桃三郎，却是久仰得很，深知此人乃是魔教中一个厉害的主儿！

可是对于这件事，他并未放在心上！

这时见那戚文君伤势如此，心中也有些后悔，虽说此人平素为恶多端，死有余辜，究竟和自己并无深仇大恨，当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既然如此说，我倒要留他的活口了！”

说着右手缓缓探出，搭在戚文君前胸之上，戚文君在他手掌方一触胸的霎时之间，蓦地睁开了眸子，抖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还要下……毒手？”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论你平日所作所为，本该让你即刻就死，只是听说你有个师兄桃三郎，此人我倒想要见一见，如你死了，连一个传口讯的人都没有，岂不要落空了？”

戚文君闭上眸子，喘息道：“我师兄必定会找你算帐！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这样我就安心了！”

说罢，两只手虚空的在戚文君身上揉按了一下，退后一步道：“你现在已可行动了！”

阴素裳不由甚为惊异的望着他，道：“这么快？”

却见那戚文君，由地上一翻而起，举手照着冷红溪面上就打，可是手掌方举起一半，忽然抽手退身，脸上现出一种痛苦之色。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方才忘了说了，你的气海已开，精气炁力，已为我的乾元真力震散，短时间再想为恶，甚至于练功夫，只怕是不能够了！”

戚文君闻言，暗提了一下真气，只觉得丹田一阵发酸，差一点站立不住，这才知道对方所言并非虚假，不禁面色大变。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去找你师兄去吧！”

戚文君自知比起对方来，自己武功差得太远了，如不见好而退，这条命也怕保不住了，当下含恨一言不发，转身自去！

阴素裳追过去，二人低语了几句，春心公子就独自走了，阴素裳虽是一肚子的气恨，可是她好不容易骗得冷红溪入彀，自不会就此放过。

她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也是他自己找的，算了，你大可放心，他是不会去告诉桃三郎的！”

冷红溪淡然一笑，不再多言。

阴素裳顿了顿，接下去道：“我方才跟你商量的那件事，你意如何？”

冷红溪既知道阴素裳就是伤害简秋双目之人，更知道她素性为人淫恶，如此恶人，早就该一掌打死，其所以虚与委蛇，无非是想由她口中，探知一些有关“两相环”的情形，以及仇人莫环的下落。

有了这种想法，他才耐下心来，这时他点了点头道：“看来也只好如此了，简秋双目失明，是无能为力的！只是此子不除，今后对你终是不利。”

阴素裳一惊，道：“怎会对我不利？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因为简秋双目是你所害！”

阴素裳不由面色一变，蓦地后退了一步，接着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冷红溪，你真会开玩笑……”

红溪目光逼视着她，道：“一点也不是开玩笑，因为他也知道那两相环以及功图上的许多秘密，所以你才会起了凶心……”

阴素裳面色大变道：“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只独手，缓缓探入衣内，冷红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还要人家来告诉我么？这一点我是不会猜错的。阴素裳，你的心太毒了，所以现在，你才会断了这只手，这是天意……”

阴素裳全身抖动了一下，独手又缓缓的抽了出来。

她虽是已摸到了独门暗器“红云散花毒针”，可是却没有勇气发出，因为像冷红溪这种大敌，如果一击不中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

所以她考虑再三，终于又放了回去，面上不自然的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果然聪明，不错，那简秋双目是为我散花毒针所伤，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，仗着先夫风火道人对他的宠爱，他眼睛里哪有我这个师娘？”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只怕简秋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阴素裳不由呆了一呆，桀桀笑道：“我如今虽然只有一条膀臂，却也不会怕他这个瞎子，你可以想到！”

说到此，冷红溪忽然面色微变，只见他凝声屏息的听了听，树林内传出了一片哗哗被风所吹动的声音。

阴素裳自断臂后，早已成了惊弓之鸟！

她之所以冒险来与冷红溪交谈，实在是想借他的武力，来防范本身的安全。

她并且断定，那莫环必定就在附近，这时见状自是吃惊，不由害怕的问道：“听到了什么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也许是我听错了！”话方说完，又听得一片乌鸦噪鸣之声，就在左面的树林上空，飞起了大群的乌鸦。

冷红溪侧首看了一下，遂腾身而起。

在他的判断里，这些乌鸦绝非偶然升空，必定是有人行走林间，那么在这荒岭绝壁之间，又会是谁呢？

冷红溪展开了身法，直向那丛树林飞扑而去。

就在他离开现场的霎时之间，一条人影，陡然自相反的方向飘身而出。

这人身着一袭宽大的黑衣，动作极快。

他所落的地方，不偏不倚，正是阴素裳身前不远处，就像是一只突从天降的大苍鹰似的。

阴素裳似乎尚无所觉，这人一声冷笑道：“阴素裳，你还没有死！”

阴素裳猛抬头，不由霍然变色，道：“莫……环！”

不假思索，右掌一晃，直向莫环面上用力劈去。

莫环嘿嘿一笑，蓦地身子一转，阴素裳的这一掌，竟擦面而过，打了一个空！

她不由吃了一惊，对这个老魔头，她是深具戒心的，当下连忙抽手退身。

可是莫环的用心，显然是不想再让她逃开掌下了，阴素裳抽手未及一半，就见眼前这个怪老人掌势一翻，已搭在了她的左腕之上。

阴素裳吓得怪叫了一声，大声嚷道：“冷红溪！快……”

“来”字尚未出口，只觉得两腮一阵发麻，已说不出话来了。

可是她内心仍然是明白的，就觉得整个的身子，此刻为莫环高高的举了起来，同时莫环身形纵起，直向一处峭壁下飞驰而去！

阴素裳本有一身能耐，可是此刻在莫环的挟持之下，竟是一筹也施展不出。

眼看着莫环扑上了一片峭壁，在有似刀削的峰壁之上，莫环就像是一条蛇似的，揉升了上去！

阴素裳眼见他这种举动，吓了个魂飞魄散！

莫环的这种做法，简直是太大了，他两只手高托着阴素裳，仅仅用腹部及膝盖用力，在刀削似的峭壁上游行着，真像是一条蛇！

阴素裳反倒是不敢再挣扎了，她吓得呆了。

这时，她耳边听到了莫环冷笑的声音，道：“你要是想死就乱动！”

阴素裳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这一片峭壁足有百丈高下，在上升一半时，莫环忽然停止不动了。

他微微喘息了一阵，阴素裳就觉得他身子也在微微的颤抖着，心中正奇怪，莫环已轻声道：“不许动！那厮来了。”

说着他分出一只手，向壁上摸索着，他摸着一堆乱草，就把身子慢慢的移了过去。

阴素裳不禁全身麻木了。

这种情形之下，只要二人之中有一人不小心，就有坠落山涧之险！

阴素裳想开口阻止他，可是两腮酸麻，张口无声，惊魂间，果然耳中听到了一阵衣袂激风之声。

就在这绝岭峭壁间，出现了一条起落如飞的人影。

这条身影，就像是一只飞跃在岭壁间的猿猴似的，一刹那已来到了眼前。

阴素裳细看了一眼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已这一双眼睛了，来人竟是冷红溪。

皓月下，冷红溪那起落的身子，活像是一只大猴子，即使是一只猴子，也不能同他一较身手！

在先前，阴素裳一直认为莫环的功力，已到了顶了，可是此刻一看冷红溪这种施展的方式，她才知道，冷红溪的这一身轻功，却又比莫环高得多了。

他不像莫环那样全身伏在石壁之上，而是仅仅运用两手两足！

那种飞越的情形，看来真令人“触目惊心”，那种动作，可以说是阴素

裳生平从未见过的。

他如此星丸跳掷似的，在峭壁间游行了一阵，顷刻如风而去，星月之下，成了一个黑点，转瞬无踪。

阴素裳想出声招呼他，苦在有口难言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莫环鼻中才冷冷的哼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他大概走远了，我们也该走了！”

说着他身形扭动着，慢慢向峭壁尖峰之上游行而去，不一会，已到了峰顶，这时夜风呼呼，吹得阴素裳遍体生寒，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月，好似伸手可摘一般！

阴素裳素性心狠手辣，可以说任何事情都不曾令她害怕过，可是此刻身处莫环身边，却令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瑟缩恐惧。

她实在是猜不透，莫环如此对待她的原因。

山风极大，就好像要把人吹下峰去似的！

莫环把阴素裳慢慢放在了地上，口中发出森森的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！”

说罢，那双凸出的眸子翻动了一下，同时他又伸手在阴素裳的下颞骨上摸了一下，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说话了！”

阴素裳将信又疑的开口道：“莫环……”

果然话出有声，她不由猛地站起来，却觉出肩头上有一股极大的内力逼下，使得她情不自禁的又坐了下来，她吃惊的道：“莫环，你莫非还想对我下毒手么？”

她的语音发抖，自己也不知道，怎会对这个人如此的害怕，莫环闻言鼻中怪哼了一声，用狰狞的口吻沉声道：“如果你要想逃，可就怪不得我下毒手，那时只怕你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阴素裳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不逃……莫环，你把我带到此处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莫环嘿嘿冷笑了几声，道：“这个你会不知道？何必假装糊涂！”

阴素裳壮起胆子，冷笑道：“我装什么糊涂？我二人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也欺人太甚了！”

莫环手摸长发，慢吞吞的道：“阴素裳，你这个坏女人，我早该打死你了！”

阴素裳见他说话之时，牙关紧咬，不由心中益发战抖，忍不住道：“你……要怎样？”

莫环冷森森的道：“冷红溪那小鬼，如今竟然还活在人世上，这一点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阴素裳，你方才对他所言，我全都听见了！”

阴素裳抖声道：“我说了些什么……你听见了？”

莫环一笑道：“难得这些话，竟由你口中说出，真是再好没有，你现在应该知道，我所以不杀你的理由了吧？”

阴素裳冷哼道：“我一只手，已为你所断……你怎么还放不过我？我对你……并没有恶意，你想，我怎会同冷红溪混到一起？我不过是骗一骗他罢了！”

莫环狞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些我倒不管，我只问你，那两相环以及功图上的秘密你知道不？”

说话之时，他那双凸出的眸子，连连翻动着，像是要把阴素裳生吞了

去。

阴素裳闻言之下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现在她才明白了，莫环所以不杀自己的原因，竟是为了这个，当下不由心中动了动。

她本想说不知道，可是只怕莫环一怒之下，自己可能就此丧生，因此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为了此事，自然我是知道的！”

莫环点了点头道：“很好，我需要你领路去白牛堡！”

阴素裳恨在心里，却装作不在乎的道：“现在就去么？”

莫环摇了摇头道：“此事不慌，我还有点别的事……”

说话时，他又眨了一下双目，阴素裳不知为何，总觉他那双眸子有欠灵活。

她心中微微一动，忖道：“莫非他双目失明了？”

可是这个念头，立刻就被她自己否定了，她实在不敢相信一个瞎子能如此自如地行走于峭壁绝峰之间。

莫环这时冷冷一笑道：“如果你真能带我去白牛堡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，否则，我也决不会轻易的放过了你！”

阴素裳此刻真是恨他入骨，可是也惧之入骨。

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莫前辈，那白牛堡远得很，岂是容易去的么？”

莫环眨动了一下眸子，错齿道：“白牛堡，我要过一些时候才去，现在我们必须先要找一个藏身的地方……”

阴森森的一笑，自语道：“那个小杂种，必定还在附近！”

阴素裳知道他所谓的“小杂种”，必定是指的冷红溪，当下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以你的武功和身份，怎会怕了一个小辈？如果传扬出去，岂不令人失笑？”

莫环低声冷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！”

说着双手用力的揉拧着地面的石头，他似有满腔的愤怒无从发泄似的，石块在他的怒火之下，变得粉碎。

阴素裳冷冷一笑，正要再开口去激他，忽为莫环一只大手搭在了脉门之上，不由一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怎么样？”

莫环狞笑道：“我与那小杂种的事情，你不要多管，也不许多问，知道么？”

阴素裳茫然的点了点头，她也不知道怎么会如此怕他，只要一看他的脸，她就禁不住直打冷战。

莫环又接道：“若论起你对我的用心，真该一掌把你打死！可是……”

说到此，那张橘皮似的脸上，炸开了大片笑纹。

在阴素裳的感觉里，他的笑真比人家哭还难看。而他这神秘的一笑，也更令阴素裳吃了一惊，当下她勉强定下心来，若无其事的道：“你还不如打死我的好……”莫环缓缓探出一只手，向阴素裳面上摸去，阴素裳不由又打了一个冷战，她畏缩的向后退了些，可是仍然未能躲开这只手！

莫环这只手，在她瘦削的脸上摸了摸，又转到了她的头发上，遂发出了一声狂笑。

阴素裳做梦也没想到，对方竟然有此动作。

她脸色变得苍白的道：“你……”

莫环咧开了大嘴，喃喃的道：“你不要怕，老女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像我

这种人，是不会对女人感兴趣的，可是我老了，而且孤独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桀桀的怪笑了几声。

阴素裳为之毛发耸然地愣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莫环桀桀一笑道：“现在我找到你了！”

阴素裳狞笑道：“我不过是一个残废的丑女人，你怎么会看上了我？再说，我这只手，是你打断的，你想我会顺从你么？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们都是是一样的，我也是个残废！”

阴素裳奇怪的眨了一下眸子，道：“你是一个残废？”莫环面上立时现出了一片凄凉，可是这种凄凉却立时为愤怒取而代之，他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你莫非看不出来，我双目已瞎？”

阴素裳口中“噢”了一声，禁不住一阵狂喜，莫环似乎洞悉她的一切，他冷笑道：“你先不要高兴。”

阴素裳仔细的观察着他的双瞳，心中闪过了逃走的念头，可是莫环这时却接下去道：“你不要以为我双目已瞎，就可以逃走，或是暗中害我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就太不聪明了！”

这几句话，立时生了效果，又使阴素裳僵住了。

她喃喃的道：“可是我看不出你是一个瞎子呀，而且你的动作不是同好人一样么？”

莫环桀桀的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双目虽瞎，可是你的一举一动，我仍了若指掌！”

说到此，他陡然探出手来。

只见他二指一捻，“哧”地打出了一粒碎石，这粒小石子，就像一枚箭似的破空而起。

只听当空“咣”一声，落下了一团黑影。

阴素裳注目看时，原来是一只大蝙蝠，显然已为莫环石块所击中，死于当地。她不由“噢”了一声，为之呆住了。

莫环桀桀一笑，道：“所以，你应该死心了！”

阴素裳又惊又恨，大失所望，她冷冷一笑道：“尽管如此，你总是一个瞎子，一个失去双目的人，总不能同好人相比的！”

莫环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话说得不错，所以你必须留在我的身边！”

阴素裳怒声道：“我又不是大夫，你……”

莫环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你莫非不知道，我这双瞳子，是为你隐放在箱内的五云散花毒针所伤么？”

阴素裳这才想起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她喃喃道：“这毒针，乃是风火道人生前所设计的，也是他放在箱内的，不关我什么事！”

莫环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曾经是他的小妾，总应该知道一些解救之法！”

阴素裳摇了摇头道：“除了他本人以外，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治此针之毒！”

莫环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要你为我治愈双目，是有交换条件的！”

阴素裳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！”

莫环赫赫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愿交换了？即使是用你的手……”

阴素裳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我的手怎么样？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，忽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个长形的油包，空气中立即散发出一片血腥味道。

阴素裳蓦地神色一变，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莫环慢慢打开了那个纸包儿，包在其中的，赫然竟是一只断手。

阴素裳再也忍不住，猛的扬手，直向着这只断腕之上抓去！

可是莫环显然早已留心到她这一着了，阴素裳左手抓出，竟是抓了一个空，待要抽手时，已为莫环一只大手压在了她手背之上。

由莫环手上传下的巨大力量，几乎都要把她手面压碎了，莫环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正如你所说，一只手是不能与两只手相比的！”

阴素裳不由悲愤的道：“你还我的手……你这个杀人魔王！”

莫环得意的一笑，道：“你弄瞎我的眼，我砍下你的手，两个人谁也不要恨谁，阴素裳，只要你肯与我合作，我是有办法把你这只断手接好的，如何？”

阴素裳不由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莫环桀桀一笑道：“我有一友，素有神医之称，所炼‘化血神丹’，专治各种骨折血伤，像你这种情形，在他手中，是算不了一回事的！”

阴素裳不由心中大喜，她顿时忘了所处的立场，道：“老前辈……求求你，为我接上这一只手吧！”

莫环一笑道：“天下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！”

说着他慢慢地用油纸又把那只断手包起来放入怀内，然后冷冷的道：“我方才已说过了，只要你肯与我合作，为我先把这双眼睛医好，我定不失信，为你接上断手，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交换，对不对？”

阴素裳呆了一呆，事实上也是真的，像他双目所中的毒伤，也只有风火道人本人能够医治！

莫环双目中所中的毒针，和昔年简秋所中，完全是一样的！

这种毒针的解药，只有自己丈夫风火道人本人才有，而且有一个更大的隐秘，风火道人吴天化并没有死，可是自己却不能说出来。

一旦这个秘密揭穿了，江湖上必将惹起巨大的风波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因为风火道人吴天化生前仇人极多，而那更具有传奇性的“白牛堡”，显然只有云天禅师和风火道人二人知道！

如果人们得悉吴天化没有死，“白牛堡”又将成为江湖上角逐的热门，那么自己势将一切都要落空了。

最重要的是，吴天化本人曾对阴素裳告诫过，不可泄露出他尚在人世上的秘密，否则将对她不利！

阴素裳偷窃了吴天化的坐图，以及功谱地图等，隐居在青城山，这件事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一旦要是传扬出去，风火道人吴天化首先就放她不过。

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她虽然得到两相环、地图等东西，而却迟迟不敢到白牛堡去！

这件事情，真是说来话长，想起来头痛，阴素裳乍一想来，更不禁连出冷汗不已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垂首道：“莫环，如果你能把这只手为我接好，我愿意终生侍奉……可是你要我医治你的双眼，恕我没有这个力量，对不起！”

莫环桀桀一笑道：“这事情不要紧，慢慢的商量！”

他说着站起身来，伸了一下懒腰道：“反正我是不怕你能逃走的！”

阴素裳猛然腾身纵到了一边，莫环一怔，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想跑么？哈哈！”

阴素裳这时内心很是激动，她认为，只要逃下这座峰去，自己也就自由了。

可是当她面向峰下一打量，禁不住后退了几步，一颗心算是凉到了家！

冷月如霜，月光照射下，她所看见的是陡峻如同刀削似的峰壁，别说是一个人，即使是狮虎只怕也难以攀越，除非是具有像莫环这种功夫的人，才敢上下，一般人是看一下也会寒心的！

阴素裳吓得又退了回来，这一霎时，她真想哭，又想跳下去死了算了。

可是，这只是刹那间的念头，事实上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才不会贸然的就舍去一条命。

莫环这时发出了一阵怪笑，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想跑么？”

阴素裳恨透了他了，可是她这个人，是能把极度的忿恨隐忍在内心，而始终不让对方知道的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她暗暗的发下了咒，自己要忍下这一时之恨，为了要报复这个人。

这时候，她似乎看见了莫环那种口流鲜血，伏地待死的样子……

想到此，她心中似乎平和了一些。

当时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看一下有人没有，在我的手没有接好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”

莫环点头冷笑道：“在你断手接好之后，你一样的离不开我。”

阴素裳打了一个冷战，莫环舞动了一下那只瘦手，冷森森地道：“阴素裳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们是一条线上拴两个蚱蜢，跑不了我，也跑不了你，你呀，就别再胡乱打主意了吧！”

阴素裳见他说话之时，似乎背向着自己，不禁一时杀心大动！

猛然，她升起了一腔怒火，身子向前一欺，举掌向莫环背上推去。

双掌堪堪已快接触到了莫环背上的刹那之间，这位不可捉摸的怪老人，却忽然转过身来。

阴素裳陡然收手，脸上装出笑容道：“我们走……走吧！”

莫环冷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你还是一切顺从我的好，不要打歪主意，因为你所想的，我早已想过，你所做的，我也早都做过，你在我面前是耍不开的！”

说着他右手一分，阴素裳竟是没有躲开，已为他抱了起来，她害怕道：“我们上哪里去？”

莫环一笑道：“青城天下秀，确是个好地方，这地方我真舍不得离开，我现在带你去个好地方玩玩！”

说着他身子笔也似的直，直向着对面扑去！

阴素裳惊疑之间，莫环已带着她，扑上了另一座石峰，接着他身形又起落如飞，一路疾驰。

差不多有一盏茶的时间，他们来到了另一座奇峰前，眼前是一片崩坍乱石，荒草高与人齐，月影稀薄的照过来，冷森森的煞是怕人。

阴素裳不知莫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心中十分紧张。

就见莫环立住脚，不时的左顾右盼着。他这种情形，引起了阴素裳的好奇，她奇怪他是一个瞎子，如何能分辨眼前形势。

当她细心的留意时，才发现莫环是在运用他的嗅觉和听觉，他鼻翹耳轮，都在微微的掀动着！

良久之后，他才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现在我们上去！”

说着又要来抱阴素裳，可是阴素裳却闪开道：“我自己会走！”

莫环右手一翻，掌心发出了一股劲力，阴素裳只觉得头上黑影一闪，身子已被对方提在了手中。

她不由叹息了一声，伤心泪下。

她知道自己落在了这个怪物的手中，再想脱身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一切也只好暂时认了吧！

莫环挟持着阴素裳一路跃纵，向另一个极高极陡的石峰上攀登而去！

如此上行了很久，莫环才喘息着停了下来，她问阴素裳道：“你看见一块大石头没有？”

阴素裳没好气的道：“这附近全是石头！”

莫环冷笑道：“我说的是一块黑色的石头！”

他说着，右手已摸到一块石头之上，阴素裳心中好奇的看去，果然他手摸处，是一块黑色的大石。

这时莫环已狞笑了一声道：“是了！”

言罢，右手微微着力，用力的向那块巨石之上推去，一推之下，传出了一片喀喀之声。

巨石背后，现出了一个尺许大小的石洞。

莫环一笑道：“来，你先进去！”

事已至此，阴素裳也只有认命了，她眼前只有顺服之一途，报仇只有期待于来日了。

当时，只好伏身钻入洞内，那是一个仅可容一个人爬行的长形地洞，阴素裳入内之后不久，莫环也揉身而入。

他而且反过手来，把那大块石头，又恢复原状。

凭着过去长久的穴居经验，莫环已可以说是一个地道专家！

这地方是经过他一番深思熟虑选择的！

阴素裳加快了动作，向里爬去，她以为这地道必是通往一处山谷，能够早一会儿出去，或许有机会逃生。

这一点，她显然又错了。

当她爬到地道的另一头时，只觉得前面风力极大，吹得人承受不住。

这时莫环在她身后催促道：“放心出去，不要紧！”

阴素裳试着探头出去，却见眼前浑黑一片，等到视觉恢复正常之后，才看清了原来自己已来到另一座更高更陡的峰壁之下！

眼前是一片广大的草原，奇石巨树，遍地皆是。

阴素裳不由大讶，她来到青城已有很多年了，青城山一草一木，可说了如指掌，然而眼前这个地方，她竟然还是第一次看到！

她爬出洞外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莫环也由地道内蛇也似的窜了出来。

然后，他发出了一声怪笑道：“这里是一个新世界，是我们的新天地！”

说到此，他又发出更大的狂笑之声，似乎是得意极了，接着他运用双臂，推动了一块小山似的巨石，堵住了身后洞口！阴素裳一旁看得触目惊心不已，这一块巨石，已把她和外面的世界隔离了。

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莫环又带她来这里做什么？

第十三章 风火道人

阴素裳这一刹那，真是欲哭无泪，想不到那老魔头，竟然会把自己带领到如此一个地方。

她四面打量了一下，只见岭陌起伏，巨树参天，四下峰高如云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风，除非是有很特别的秘道出入，任何人别想能自由来去！

她冷冷的笑了一声，望着莫环道：“你把我带来此处，是何居心？”

莫环森森的一笑道：“阴素裳，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何必还要我多说，总之，你随我在此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！”

阴素裳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中，自是逃走无望，不过，你应该知道，那冷红溪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他是一定不会放过我，可是我也不会饶他，我们还有一笔帐要算！”

阴素裳真恨不能当时一刀杀了他，可是这个老怪物的一身本事，方才她已经领教过了，确实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，如果丁手一个不慎，可就难免杀身之祸了。

想到了这里，她就禁不住又心虚了。

可是这一口气，如果要是忍下去，真能把肺都气炸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莫环，你现在是一个瞎子，那冷红溪一身功夫，你应该知道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曾是我掌底游魂，我不过有意让他多活一些时候罢了！”

阴素裳忍不住“哧”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这时莫环忽然身形一侧，如一阵风似的，已到了她的身边，阴素裳大吃了一惊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她实在忍无可忍，当时一掌直劈了过去。

莫环一声怪笑道：“丑女人，你还差得远呢！”

只见他的双肩蓦地往下一沉，右手向上一掠，已搭在了阴素裳的手腕之上。

阴素裳向后用力一拉，可是莫环那只巨手，五指就像是五把钢钩，只向内一紧，阴素裳疼得“阿哟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轻一点……你快放手！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凭你这两手三脚猫，还差得远！阴素裳……我要把你另一只手也弄断，那样你就老实了！”

说着五指一紧，阴素裳几乎都要痛得昏了过去！

她生恐莫环真会下毒手，吓得惨叫了一声，道：“莫环……请你住手……有话好商量！”

莫环又阴阴的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女人，真是死有余辜！”

阴素裳战抖着道：“只要你手下留情，我愿意终身服侍你，我已经断了一只手，不能再失去另一只了！”她说时，已是热泪滂沱而下。

她一生为恶，只因早年仗着风火道人的宠爱，任性已惯，后来自立门户，更是荒淫无度，人皆可夫，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！

说罢，更忍不住跪了下来，现出一副可怜的形相，连连向莫环叩头不已！

莫环虽是看不见，可是却能体会出她的动作，突然桀桀的怪笑了起来。

其实，他又哪里真想这么做，不过是想吓唬吓唬她罢了。

当时五指微松，得意的笑道：“阴素裳，我饶了你就是！”

阴素裳停住了叩头，呐呐的道：“那么……你到底要我做些什么呢？”

莫环哈哈笑道：“你不要看我莫环是个瞎子，老实说，像你这份尊容，我还真看不上眼，不过眼前也只得凑合凑合！”

他那一双眸子，虽是瞎子，可是看起来，依然是锐利有神，这时连续的眨动着，阴森森的道：“你要是以为我是个瞎子，好欺侮，那你可就大大的错了！”

阴素裳冷笑道：“我怎会欺侮你？我这条命还操在你手里呢！”

莫环哈哈一笑道：“对了，你这回大概想明白了，阴素裳，我这个人恩怨分得很清的人，你只要好好的对我，我一定不会错待了你，等我杀了那个小狗以后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狠狠地咬了一下牙，只听得一阵牙齿声响，仿佛满嘴的牙都要被他咬碎了！

阴素裳不免于惊怕之中，生出了些好奇之心。

当时她冷冷地问道：“那冷红溪究竟与你有何仇恨，你要如此恨他？”

莫环怪目一翻道：“你不要多问！”

说罢他把两只手，插入满头的乱发之间，像是沉缅于痛苦的思考之中。

他喃喃的自语道：“真奇怪，他会没有死……他会没有死！”

阴素裳试探着道：“听说，这个红灯盗是无师自通，学成了一身绝技，他学成一身本事，主要就是要找一个人报仇，这个人莫非就是你？”

莫环森森冷笑道：“我方才已经说过了，这件事你不要多问，我带你来这里，是要你陪着我、服侍我，你要像当年对风火道人一样的对我！”

阴素裳一句话不说，低头频频冷笑。

莫环站起了身子道：“来，我带你看看这个地方！”

说着伸手就要去抱她的腰，阴素裳退后了一步道：“我自己会走，不要你抱！”

莫环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也好，到了这里，我是不怕你再逃走的，现在你向前走，前面有一处山洞，你看见没有？”

到了这时，阴素裳也只有认命了。

她叹息了一声，向前就走，莫环在她身后紧紧跟着，不远处有一湾溪水。

那溪水不知发源何处，但见水清如镜，明月倒影如绘！

阴素裳想试一试莫环的警觉性，当下纵身过溪，可是当她越过溪水，转过身子的时候，出乎意料之外的，莫环竟是紧紧贴身而立！

她不由面色一白，尚未发言，莫环已吓笑道：“你还要再试一次么？死了这条心吧，阴素裳！”

阴素裳几乎呆住了，她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莫环竟能有如此灵异的警觉性，他双目失明，更何况又是在黑夜里，竟能清楚的认清一切？是谁赋与他这种超人的力量？这真太令人想不通了！

她现在对于逃走之心，暂时是打消了，当下又向前行了一程，莫环在身后道：“大概是到了！”

阴素裳站住了脚步，道：“眼前只是一座山，并没有山洞！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先闪开！”

只见他双手平空一抓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大响，眼前山坡上，立时现出了一个长圆形的石门。

莫环哈哈一笑道：“这地方虽不如你那住处那么设计周到，却也十分难

得！”

说着他右掌向下一沉，又听“轰”一声，石面一翻，现出了一个黑洞来。

阴素裳眼前对这个老怪物，已只有百依百顺，当下慢慢向洞内行去，只觉得扑鼻涌过来一阵阴冷潮湿之气，她皱了一下鼻子道：“这里怎能住人？”

莫环狰狞的道：“此乃前辈真人‘明山子’的一座别府，我年轻时曾经来过，已经荒废了一个甲子，自然有些潮湿，不过，我日前已经打扫过了，你我都是内功有根底之人，还愁患上风湿不成？”

人已率先进入洞内，阴素裳在洞外犹豫了一阵子，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

这时莫环已摸着黑，点亮了一盏灯。

闪烁的灯光里，阴素裳才看清了室内的一切，这是一明一暗两间石室，比起自己原有的洞府差得太远了。

看到此，不禁又激发了她满腔的愤慨。

室内设有一张石床，几个石凳，一个打坐用的蒲团，别无余物。

莫环这时一言不发，走到了蒲团之上，盘膝坐好，双目垂帘，竟自用起功来。

阴素裳见他灯光之下那张瘦脸黄焦焦的，整个的颜面现出一片凹凸不平，看起来简直是丑到了极点，如果和春心公子戚文君比较起来，真是天壤之别！

看到这里，她不禁又萌起了杀机。

她暗自忖思着，这一笔血恨自己一定是要报复的，只是眼前却不行，还有自己这只断手，还要靠他才能接好，这也是自己必须屈就的原因之一。

当时她走出洞外，在月光之下，各处走了一转，她的一颗心更凉透了。

难怪莫环对她是那么放心，在走遍了各处地方之后，阴素裳才发现到，除了来时一途之外，竟是再没有一个地方与外界相连。

四面那些陡峻的山峰，不要说一个人，只怕是一只飞鸟也不易飞渡。

阴素裳一生傲性，倔强的脾气，使得她不曾服过一件事，对任何事从来没有失望伤心过！

可是今夜，在她走遍了这地方之后，她的一颗心算是全凉了，禁不住伏在一块大山石之上呜咽的哭了起来。

忽然，她感觉到一股极特殊的风力，吹到了自己身上。

那是一股令人毛发耸然的气流，仿佛是一个人，用口吹出来的一样，只是人口中吹出的气，怎会如此寒冷？

阴素裳猛然停住了哭声，吃了一惊。

当她注意去领会的时候，好像又失去了这种感觉。

她仍然伏在山石之上，没有抬头。

这时候，第二次她又感到了一阵冷风袭了过来，事非偶然，她这才猛然跳了起来。

月光下，她发现一个修长的影子，正站在自己眼前，仿佛像画上的白无常也似。

阴素裳泪眼望过去，只当是莫环，不由怔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莫作我一个人清静一下也不行么？”

她说完这句话，那个人阴森森地笑了一下，露出了两排白森森闪闪发光的牙齿！

阴素裳忽然发现，这个人不是莫环，莫环绝没有此人这种风度，也没有这人这么高的身材！

她吓得全身战抖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是……谁？”

这人向前徐徐走了两步，他身上穿着一袭全白的绸质衣衫，被风吹得高高扬起，露出了他一双细长的瘦腿和同色的一双白鞋！

他再次的苦苦一笑，面颊上炸开了两道很深很深的纹！

月光之下，无法看出他是一个什么长相。

他很高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一双眸子深陷，显得无比的忧郁、愁苦。

还有他向前步行的时候，几乎看不出他是在用脚走，而是整个一条直线的向前移动。

阴素裳只觉得头皮一阵子发炸，这个人面相虽是不丑，但清瘦得令人害怕！他就像是一个幽灵似的出现在人面前！

阴素裳惊骇中，那只仅存的右掌，猛地举起，劈出了一股掌风。

风力过处，显然击中了。

可是这个人，那瘦长的身子，竟像是一根面条似的，被拉弯了。

他深深的拱着背，轻轻的飘了起来。

阴素裳刚劲的掌力，就如此地被消解了一个无影无形，然后这个人又落了下來。

他那瘦削的脸上，又一次带出了一个惨然冷笑。

阴素裳吓得转身就跑。

可是，她身子刚刚纵起，就接触到如棉似的一双手掌！

这一双手掌，轻轻地把她一推，她飘飘然地又回到了原处！

就在她甫一接触到此人一双肉掌的时候，一个难忘的意念，电也似的在她脑子里闪了一下。

她忽然记起了这个人，禁不住吓得怪叫了一声，身子一软，一交坐了下來。

这个人至此，才冷冷的道：“七妇，你还认得我？”

阴素裳揉揉朦胧的眸子，她整个的精神几乎全都崩溃了。

她瘫软得像一条蛇，全身战抖着，道：“你是……风火道……人？你……”

白衣人点了点头，一笑道：“你居然还认得我，真正的难得！”

阴素裳忍不住眼泪簌簌的淌了下来，眼前这个白衣白冠瘦长的人，正是自己昔年的丈夫——风火道人。

只是此时的他，和以前已是大大的不同了。

这个人在容颜上来说，与以前变得太多了，他那张瘦削的脸，就像是贴在木头上的一张白纸。

如果不是他说话的声音和他那柔软的一双手，阴素裳是再也无法回忆得出。

阴素裳对这人的恐惧，是无法形容的！

她全身抖成了一团，脸上已完全失去了血色。

她说话的声音，已因为牙齿的打战，而走了腔调，她知道自己如果不尽全力在这个人面前有所表现的话，这条命是保不住了。

果然风火道人这时带出了一个深沉的苦笑，徐徐的说道：“七妇，你违背了我们分别时的诺言，你可知道？”

阴素裳嗓子里，像是塞了一团东西似的，她嚅嚅的道：“我……知道，

求你开恩！”

接着她再次的跪了下来，磕头如捣蒜的道：“你放过了我吧……我错了，我该死……神君……”

“神君……请你念在昔日我们的感情……你饶了我吧！”她说时呜咽不绝，泪如雨下。

风火道人面颊冷得像一片寒泉，丝毫不为她的哭声所动，他接着说下去道：“你不该关我在白牛堡……七妇，你的心太狠了！”

阴素裳已成了一个泪人儿，她一边叩头一边道：“我不是人……我错了，神君……神君……谁想到你居然真的还活着……你……”

道人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白牛堡的焚身烈火和彻骨寒风，就能把我毁了？你想错了！”

阴素裳又叩了一个头泣道：“我真正是错了！”

道人接下去道：“这几十年，你害我吃了这么大的苦，可是却不能把我害死，现在我还是找到了你！”

阴素裳面色如土，她不再叩头了，她抬起头来，痴痴地道：“我已断了一只手，我已遭到了报应！神君，你的气也可以消了！”

道人冷冷一笑，笑声回荡于山谷之间，空谷回音，令人害怕已极！

他笑声一敛，伸出一只手，指着阴素裳道：“七妇，我是来讨回我的东西的，这几十年来，我对于生死富贵荣辱，已看得淡多了，我不会去斤斤计较你的生死，你明白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似乎令阴素裳心神一震。

她流涕呆望着他道：“神君……你饶了我么？”

道人频频苦笑，道：“你只是一条可怜虫，谁会同你去计较！”

阴素裳不由泪下如雨，她是喜极而泣，可是她，旋即又作出一副可怜相，流着泪道：“你还是打死我吧，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神君……我们是恩爱夫妻，我错了！”

说着竟然哭得更伤心了。

风火道人面上这时带出了一丝冷笑，这一冷笑，说明他对这个女人实在是太了解、太清楚了。

阴素裳就势膝行过去，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抱住了他的一双腿，痛哭道：“神君，这些年来，我真想死你了……我只当你死了，是我这双手把你害死的，我好几次去白牛堡，想救你，可是……”

“你知道，我那一点功夫，是多么有限，我哪里能够救你，我想一头撞死了算了，可是我又相信也许有一天你会出来的，还是让你杀了我算了！”

她滔滔不绝的接下去道：“现在你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，神君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死了，你也就消了气了，是不是？”

说完，更自放声的大哭了起来。

风火道人慢慢地伸出一只手，把她推开，脸色冷寒如冰，说道：“不要来这一套，没有用的！我不会亲手杀死你，你只是一条虫，一条蛆！”

阴素裳扬起脸，惶恐的道：“不会亲手杀死我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要别人来杀死我？”

道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别人会杀死你的！”

阴素裳不由得面色一变，坐了下来。

她冷冷一笑，抖着声音道：“那又何必呢？你自己下手不更好？”

风火道人阴阴一笑道：“你误解了，我不杀你，自然也不会去叫别人来杀你，我是说，你已经命不长了，不信你等着瞧好了！”

他又冷笑了一声，一双锐利的眸子，在她身上上下的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你的寿数最多还有一年，只不知是死在何人手上就是了！”

阴素裳这一惊，差一点要躺下了。

她昔日曾和道人相处甚久，知道这道人，一生说话，从不打诳语，既如此说，定必有故。

当时吓得面无人色，呆了半晌，才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多谢你关照我，其实你这么说，真比杀了我还厉害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喜欢作践一个人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也没有变，你还说你变了！”

道人得意的一笑，道：“你明白就好了！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，不知哪里来的胆子，当时顶撞他道：“你太残忍，你原是该死的！”

道人长眉一挑，可是却又回复平静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如果我该死，你就更该死了！”

阴素裳禁不住又流下泪来，她抽搐着道：“神君，你既如此说，必定知道那个杀我的人是谁了，你务必要救我一救才好！”

道人鼻中冷冷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的死由你自找，与我无关！”

接着冷森森地一笑又道：“我当初与云天和尚较功之时，曾有言在先，那和尚说过，两相环乃其知天命的一件信物，只可藏之名山，如有人道出其上根底，最先一人必罹杀身之祸，你怎么忘了？”

阴素裳打了一个寒战，道：“可是两相环却一直不在我的手上！”

道人一笑道：“这与和尚所言无关，你不该道出其机秘，并私窥白牛堡地图，算起来，你就是第一个知道的人！”

说话一顿，他冷冷一笑又道：“我已和你说了太多话，耽误了我很多时间，现在该办正经事了！”

说着伸出一手道：“把那些东西还给我！”

阴素裳咬着唇道：“你知道，那些东西都不在我手里，都在莫环手中，他就在那边！”

言罢回头指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何不自己去向他要？”

道人点头一笑道：“也好，那么我就亲自向他讨回也是一样！”

人已缓缓转过身子，阴素裳突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人是个无恶不为的魔头，武功高不可测，你只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吧！”

道人一笑道：“我要杀他，太也简单，只是他活着还要去对付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才是我命中的魔星！”

耸耸肩，一笑又道：“所以现在我非但不杀他，且还要助他一臂之力，只是，他拿我的东西，却要还给我！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带你去找他！”

道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才对，快快带路！”

阴素裳心中暗自忖想，那莫环岂是易欺之人？这些东西，他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归还与他的，免不了二人会大斗一场，那么吃亏的必是莫环。

如果就此除去了莫环，倒也为自己消下一口气。

当时她就自告奋勇，率先领路，风火道人慢慢的跟在她的身后。

二人很快来到了石室前面，阴素裳轻轻推开了石门，莫环仍在用功。

他警觉极敏，先时二人对话，因距离太远，又隔着厚厚的石室，所以并未听到。此刻阴素裳一推动门，他立时发觉，当下张开了那双瞎瞳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地方如何？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道：“莫环，有人来向你讨还东西了！”

说话之时，风火道人早已飘身而进，他足尖行路，仿佛一阵风、一个影子似的轻灵！

可是，莫环立时就有所惊觉了。

只见他双耳一耸，蓦地站了起来，那双睁着的白果眼翻动了一下，道：“朋友，你是谁？”

风火道人森森一笑道：“莫环，你不必惊怕，我只向你讨回我的东西，寸草不沾就走！”

莫环这时面上立时带出一些惊异的表情，只见他身子一晃，就飘身到了壁边，背部紧紧贴墙而立。

他发出了一声狞笑，道：“既敢来此向我莫环索要东西，必非无名之辈，你报上一个万儿来！”

道人冷冷的道：“何必如此，我自己拿取就是！”

身子一闪，已到了壁角，疾伸手，向着墙角石壁上按去！莫环虽不能视，可是听觉敏锐。

这时他发出一声狂笑道：“朋友，你好眼力！”

说着手掌霍地向下一沉，自他掌心里，涌出了极大的一股劲力，直向着道人背心逼了过去！

风火道人猛一旋身，只见他长眉一挑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大袖向外一挥，同时也发出了一股真力。

双方掌力甫一交接，莫环身形大摇了一下，只觉当胸像是压上了万斤巨闸一般，由不住厉咳了一声，后背重重的撞在石壁上。

他面色一阵苍白，气喘吁吁道：“朋友你是谁？你竟敢对我莫环下这种毒手？”

话落猛然把身子腾了起来，一双怪手，交叉着就空一捞，直向风火道人身上抓了过去！

道人旋身现掌，大笑道：“莫环，你要跟我动手？”掌势向外一递，直迎了过去！

莫环双手分左右直取道人两侧，道人单手，却是由上而下，简单的一个劈式。

他的掌势一出，莫环禁不住又踉跄的后退了一步，他脸上这一刹那，现出了一片迷惘之色，呐呐道：“你……究竟是谁？”

道人哈哈一笑，只见他左手向上一推，石壁上现出了一个暗格。

他右手向里面一探，已拿出了一个小箱子来，左手微按，箱门猛地跳开。

只听“哧”一声，万千毒针，有如牛毛一般，疾射而出，直向着道人面门之上罩到！

可是风火道人，早知有此一着，随着他开箱的同时，一口真气，自他嘴中喷出去！

那一蓬毒针，迎着他这一口真气，霍地全数转头，一阵细雨般，全部都穿入石壁之内！

莫环忽地眸子一转，狂笑道：“朋友，你也和我一样，满脸开花了吧？”

道人以袍角拂了拂箱上的尘埃，箱内各物不少，他合上了箱盖，冷冷的道：“物归原主，贫道要告辞了！”

莫环忽然身子一颤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是……”

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已一双耳朵，面前这个人竟会是风火道人！这太难以令人置信了！

道人呵呵一笑，身形一晃，已到了莫环身边，他伸出手来，轻轻的在莫环肩上一拍道：“莫老头！不容你不相信，贫道正是风火道人，你想不到吧！”

莫环在他伸手的刹那之间，猛地肩头一晃，可是依然为他的手掌，拍在了肩头之上。

这时他才相信了这话的实在性，当下嘴角抽搐道：“你果然是风火道人，我命休矣！”

说罢那双瞎了的眸子，慢慢地合了起来，在他以为，自己这条性命万万保不住了。

可是，风火道人并没有下手。

良久，他睁开了眼皮，呐呐问道：“道人，你怎么还不下手？”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杀你作甚，非但不杀你，我还要谢谢你为我管束小妾的情意呢！”

莫环只以为他这句话是有意讽刺，当时向一边一闪，道：“道人，你要如何？”

风火道人森森一笑道：“你越发的误会了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莫环，如果你发誓今后不与我为敌，并为我看管小妾阴素裳，我还可以立时为你治好目伤！”

莫环不由大喜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又森森的冷笑道：“天下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！”

道人微微一笑，探手入袖，摸出了一个小白瓷瓶，向莫环面前一抛道：“接着！”

莫环伸手一捞，已抓在了掌心之内，他呐呐的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道人冷冷道：“此乃你目伤的解药，只需在两只眼睛里，点上一滴，你的双目就可恢复视力！”

莫环身子抖动了一下，道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
道人冷笑道：“我一生不作戏言，你不妨一试。”

莫环犹豫了一刻，竟真的打开瓷瓶，以瓶中药水，分别在两只眸子里点了两滴。

立时，他感到了一阵极度的刺痛。

当下不由咬着牙道：“道人，你竟……骗我，我上当了！”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没有骗你，现在是解药已发生作用了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那双深邃的眸子，在莫环面上转了一下，点头笑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莫环一声不哼，紧紧跟着他步出石室。

风火道人用手指了一下四峰，冷冷的笑道：“你以为这些峰涧，就能困住红灯盗这个人么？那你可是大大的想错了！”莫环不由怔了一下，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道长也知道这件事了？”

风火道人微微一笑，回过身来，双目眯成了一道缝，道：“对付冷红溪

这个人，你这些手段未免太幼稚了，你必须要出奇才能制胜！”

莫环怔道：“道长此语，莫非暗示有什么奇妙的方法么？”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妙法自然是有，只是却要靠你本身来运用才行，我本身是不愿和那冷红溪有什么牵连的！”

莫环嘿嘿一笑道：“道长你太多虑了，我所以隐身于此，是因为双目失明，此刻恢复了视力，冷红溪是不会放在我眼中的，早晚我要让他溅血在我手掌之下！”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但愿你能如愿以偿！”

莫环心中一怔，正要发问，风火道人已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莫环，我今天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先不要惊恐，你可知道那天残老人管青衣这厮如今已二次出山了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顿使莫环大吃了一惊。

他忽地立住脚，咬牙错齿道：“这老儿，竟然还在人间！很好，我与他之间那一笔血恨，也要好好的算一算！”

道人微微一笑，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们那笔帐，真不知如何算法，不过管老儿五老坐山，已于去年开关下山，此人我月前曾遇见过一次，你要小心了！”

莫环木然的立在当地，他满头乱发，为风吹得像马尾似的飘散而起。

风火道人这几句话，平添了他无限愤慨。

他此刻的感觉，正和冷红溪是一样的，只是所不同的是，冷红溪无惧于他，而他却深深的害怕管青衣！

风火道人见他如此情形，不由冷森森一笑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那管老儿，此刻尚无暇顾你，你此刻对付冷红溪一人已不容分身，何能两面受敌？”

莫环黯然一笑道：“道长所言极是……”

风火道人遂由身侧取出一支细长的白香，道：“此乃我自炼的藏香，这多年以来，已与我心灵相通，现在赠你一支！”

莫环接过来，呐呐道：“道长意思是……”

道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今后你在生命危急之时，只须用口咬断香顶圆头，自会有异香传出，倘若相距并不太远，在一盏茶时间之内，我必能及时赶到，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莫环不由大喜，双手接过，道：“道长对我真是恩重如山，只是我却受之有愧！”

风火道人哈哈一笑道：“莫环，我也不是白白加惠于你的，以后你就会知道了！”

说着面上现出一丝苦笑，遥遥向着洞内一指道：“那贱人我暂时交与你了，对于她，你却千万大意不得！按她对我昔日一切，本该一掌打死，只是我念在昔日夫妻一场，听其自灭，此女诡计多端，你要小心才是！”

莫环桀桀笑道：“道长请放宽心，她是莫可奈何我的！”

风火道人一笑，道：“这样就好！”

说到此，但见他身形一晃，莫环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，再看那道人，却已到了十丈之外了！

不知何时，阴素裳偎了上来。莫环忽然厉声道：“阴素裳，你竟敢来迷惑我么？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！”

可是，阴素裳却发出了一声媚笑道：“莫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天可是不

早了！”

她说着步履轻摇，眉目口鼻间，带出了一种极淫荡的谑笑，慢慢向莫环走过去！

她口中哧哧的笑着，道：“抱一抱我吧，冤家！”

“我可是冷死啦！你这人也真是的……”

莫环这一刹那，目光如炬，他只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令自己难以克制。他身子不住战瑟，口涎一滴滴的淌了下来。

阴素裳见如此情形，知道时机已至，当时猛的扑了过去，她用一只手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。

莫环见她双目微闭，樱唇半启，一时再也忍不住，一口吻了上去。

阴素裳口中一阵嚶嚶媚哼，她那瘦得可怜的躯体，在他怀里，像扭股糖似的扭着，同时更紧紧的贴着！

莫环忽然觉得一股极大的吸力，自她口中猛然发出，仿佛五脏六腑，都要被吸了出来。

这一霎时，他不由大吃一惊！

这老魔头总算数十年潜练成就惊人，当下狂吼了一声，右掌猛地向外一推。

阴素裳身子就势向外一飘，如一云片似的飘了出去，她发出了一声尖笑道：“莫环，你上当了！”

莫环感到一阵心血澎湃，但这口血总算没有喷出来，同时在小腹丹田处，仿佛小鹿似的一阵乱撞，其热如焚！

莫环强吸了一口气，努力的压住了丹田的激动，总算没有把苦练多年的金丹泄了出来。

可是尽管如此，他身子却禁不住大大的晃动了一下，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，差一点坐了下来。

阴素裳不由呆了一呆，她方才所施展的，乃是一种极厉害的“吸元”功夫。

这种功夫，在魔经中，和“血箭”同样具有特殊的威力，即使最厉害的敌人，在无防之下，也难免丧生！

莫环总算数十年静坐之功了得，金丹稳固，可是尽管如此，他内神已动，受伤不浅！

阴素裳见这么厉害的一种撒手功夫，依然没有成功，当时真是又惊又恼。

她猛地转身飞纵出去，莫环哑声道：“好贱人，你还想走么？”

阴素裳往洞口爬去，生恐莫环会自后面猛下毒手。

可是当她气喘吁吁的，一直爬出了洞口之外，仍然没有听见身后有一丝异声。

这时真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她惊魂乍定，向四周望了一眼，隐隐可听见喀喀之声，那方大石显然又合上了！

阴素裳绝处逢生，禁不住一阵狂喜，可是莫环对她的种种仇恨，却令她刻骨铭心，永世也不能忘怀。

她一口气走出了十数里以外，在一棵树下定了定心，这才体会到，自己真正的是自由了。

忽然，她想到冷红溪，忖道：“冷红溪必定还在青城，他与莫环乃是誓不两立的对头，我何不把莫环匿居之处告诉他，以泄我心中之恨？”

想到此，她冷冷一笑，这个意念，她决定付诸实行了。

冷红溪踏遍了青城全山，没有找到莫环的影子，非但如此，竟连那阴素裳也失踪不见了。

这事情实在太奇，有些令人想不通，他为此很是懊丧！莫环不除，他是永远不甘心的！

当他想到了在那深山岩壁之内，那九年漫长的岁月，所受的痛苦煎熬时，他整个的心胸都几乎要炸开了。

他以为自己所以能坚强的活着，主要是为了复仇后刹那之间的快感！

可是，事实上却是三番两次的为对方愚弄，自己的深仇大恨，非但没有报成，还差一点中了对方的诡计，而冤沉海底！

这是久蕴陈积的仇恨，除了二者之一消失之外，任何人也是化解不开的！

当他在遍找青城，而没有发现莫环之后，他整个的心都变得凉了。

天亮之后，他决心离开青城山，到别处去找一找，哪怕是天涯海角，莫环这个人，也一定要找到！

现在。

当红红的太阳自东方跳出之时，这个年轻人，已整整在青城山折腾一整夜了！

他目光显得更忧郁不振，整个人几乎都要瘫软了下来，背靠着一块大山石，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！

然后他紧紧地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莫环，你是逃不了的，总有一天我找到了你，我要挖出你的心，生生地吃掉！方消我心中之恨！”

这一个“恨”字方出口，他耳边却听到了一丝声息！

那声音，像是有东西在草丛之中爬动一样，冷红溪陡地站起来，却见草丛之中，站了起来一个黑衣散发的妇人。

冷红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鬼鬼祟祟作什么？”

这女人，伸出一只独臂，把乱发理了一下，现出了她那张苍白得可怕的瘦脸！

冷红溪细一注视，不由冷笑道：“阴素裳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来人正是侥幸逃生的阴素裳，昨夜一夜之间，所经历的事情，使她毕生难忘！

她望着冷红溪森森的一笑道：“红灯盗，你也没有走？”

冷红溪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我这就要去了！”

阴素裳冷冷笑道：“你不报仇了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这不过是早晚的事情！”

他很奇怪的望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你自何处来？怎么我苦找一夜，没有看到你？”

阴素裳苦笑了笑，走到冷红溪对面，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，她目光中闪烁着怒火，徐徐的道：“冷红溪，如果你还要找莫环报仇，我可以指示你一条路，一定可以找到他！”

这句话，顿使冷红溪精神一振，他遂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有什么条件？不过，只要能找到莫环这个人，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的！”

阴素裳惨笑了笑，她又伸出那只白皙的手，把散乱的头发展理了一下，说出了莫环藏身之处。

记得在当年十万大山的一座深山大涧里，自己只为一时好心救人，却不

意为这个丧心病狂的怪物，恩将仇报的把自己诱骗囚禁在山腹之内，长达九年之久！

如今，自己又来到了这个类似的地方，怎不令他感慨气愤？

忽然，他心中动了一下，暗付道：“莫非这是莫环与阴素裳合谋的一条诡计，欲图重施故技，把自己诱入洞内不成？”

想到此，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！

他赶忙后退了几步，把身子隐于暗处，忖思道：“我真是太糊涂了，险些又上了他的当！好阴毒的莫环！”

他静静地伏在暗影里，足足候了一个更次，开始感觉到有些不耐了！

正当他要站起来，作一次大胆的冒险尝试之时，忽然，他看见了一个影子，悄悄的出现在眼前！

即使是在黑夜里，他也能立刻的辨清这个人是谁！

当时不由一阵紧张，他告诉自己说：“耐下心来，看看他是来作什么的！”

想着，他又轻轻的把身子伏了下去！

那个影子，是贴着石壁过来的，一点都不错，正是莫环！

这时，他穿着一袭麻制的短衣，十分烦恼的样子！

他悄悄走到石洞前，弯身向那条地道内看了看，又回过身来，用手摸了摸石壁！

冷红溪正不知他是在做什么，心中不免奇怪！

这时就见他忽然运用两只手，向那山壁上推去，只听咕咕辘辘一阵大响，那看来像小山似的一块大石，竟滑到了洞口，正好把那个地洞遮了个紧！

接着他又把它推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如此来回的推着，大石之下，似乎安装了一道轨道，设计之巧，用心之苦，真令冷红溪暗自咋舌！

如此试推了几次之后，莫环才感到满意！

然后他又用一些山藤野草把附近伪装了一下，一切就绪之后，他才又悄悄的退回！

冷红溪勉强的压制着心中一腔怒火，他洞悉对方诡计之后，忍不住暗自冷笑不已，思忖道：“莫环，这一次看你怎么骗我！”

想着，忽见莫环身形微微向上一纵，已纵上了一棵大树！

那是生长在半崖间的一棵参天古树，枝叶密莽，莫环身子就隐于其内。

由那棵大树上，向下望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那洞口出入的情形。

冷红溪一切都明白了，禁不住暗暗道了一声：“好险！”

幸是自己一时聪明，没有现出身形，否则一个冲动，贸然进入地道，只怕又将落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了。

忖想到此，他真有些余悸犹存，更不禁把莫环恨入肺腑，伏在地上，苦思甚久，他终于慢慢站了起来。

他有意弄出了一些声音，然后用双手把身前的枝叶分开，大步走了出去！

他并不向树上望一眼，一只手拿着阴素裳给的地图，有意作出一副寻找的模样！

最后，他来到了那个地道的入口处，把洞前的一些枯藤拉开，闪身而入！

可是，他身子并没有立刻进入地道之内，却是把身子紧紧藏于那方大石的角根处！

果然，就在他身子方自藏妥，莫环由树上像一只燕子似的，蓦地窜了下来！

只见他双手霍地向那方巨石之上一推，发出了“轰隆”一声巨响。

一时灰雾弥漫，那座小山般的巨石，已把洞口封了个严丝合缝！

可是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就在碎石飞溅，枝叶散扬的同时，冷红溪整个人身，却如同一只冲天的巨鸟，蓦地拔身而起，落在山壁上的一块凸出的山石之上！

他立时伏下了身子，静观以后的发展！

果然，莫环发出了一声狂笑，手拍着巨石，大声道：“姓冷的，你又上当了！”

他那种手舞足蹈的得意样子，看起来几乎像是要疯狂了，他狂笑着继续说道：“冷红溪，小辈，这一次你是永世也出不来了！哈……你这笨东西！”

他连连晃着那颗大头，简直是乐不可支，他得意的是以自己的聪明，又愚弄了这个人，竟然是如此的不费吹灰之力，这是如何值得兴奋的一件事？

冷红溪在山崖上注视着他那种得意的样子，却忍不住有些好笑！

这时但见莫环像猴子似的连翻着身子，一声声的怪笑着，他用手在石头上用力的推着！

突觉背后有异，猛一回身，发现冷红溪正对着他冷笑。

莫环阴森森笑道：“小子，你以为我杀你不得？”

说着，他猛地扑身而前，交叠一双长手，向外猛地抖出，十指如钩，直向着冷红溪前胸抓到。

冷红溪一声朗笑道：“莫环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子霍地腾起，却落到了数丈以外的一块大石上！

莫环一怔道：“你想跑？”

冷红溪又是一声朗笑，半夜寒谷中，这种笑声，听来令人格外惊恐！

他向着莫环愤愤的道：“今夜是你我分判生死的时候，单单拳脚，只怕难泄愤恨，老怪物，你不妨亮出兵刃来！”

说着，他右手向背后一探，已自后面把那口长剑掣了出来。

黑夜里，这口剑，闪出了耀眼的白光！

莫环桀桀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很好！小子，你也见识见识我老人家这件玩艺儿！”

说罢身形一矮，右手向外一抡，右手上已多了一杆黑色短棒似的东西！

冷红溪初不知这是一件什么东西，只见莫环右手一晃，“呼拉”一声，竟展开了一面三角形的黑色怪旗。

莫环把旗子向当空一举道：“冷小子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老夫这面‘铁角旗’，自随我以来，尚未遇到过一个敌手，今夜也叫你长长见识！”

话落猛一杀腰，再次扑向冷红溪面前！

只见他“铁角旗”霍地向外一扬，旗面上带出了一股极大的风力，朝着冷红溪当头卷来！

冷红溪宝剑向后一抽，整个身子滴溜溜一个疾转，已快如电闪星驰似的，到了莫环身侧！

接着又见他掌中剑向外一抖，怪蛇似的，直向着莫环肋上猛扎了过去！

莫环铁旗一甩，旗角迎着剑锋，发出了“锵”的一声。

两个人同时向后一撤，拔身而起！

高手对敌毕竟不凡，二人这一动上了手，只见人影时分时合，黑忽忽的一团旗影，夹杂着一道银蛇似的亮光，在这荒山野岭间，杀了个难分难解！

似如此交手约有半盏茶之久，突见冷红溪发出了一声尖啸。
他身子陡然又拔起来，有如是冲天的鹞子！
他身子腾起空中，掌中剑蓦地向外一挑，剑光一闪，由莫环头皮之上划了过去！
莫环再次的旋身扬旗，向他双足上卷去！
可是冷红溪这一式“倦鸟归巢”的式子，却是大异于一般。
这一招式里，暗含着雪猴的奇妙动作！
只见他双足霍地一曲，真像是一片落叶一样的轻，已转到了莫环的身后。
他绽舌一声大喝，长剑向外一送！
莫环蓦地一个翻身，这一剑，却由他右肩之上，直穿了过去，鲜血喷出了尺许以外！
莫环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栽出了七尺多远！
可是冷红溪决心不让他逃出剑下，只见他足尖一点，长剑又紧贴着地面，正正的抄了过去！
莫环发出了一声怪叫，眼看着就要命丧当地！
就在这时，侧边忽地飞来了一个东西，那是一片枯黄的树叶！
由于来人功力深厚，这片枯黄的树叶，就像是一枚钢镖似的！
只听“当”一声，冷红溪掌中剑，微微向外一偏，竟擦着莫环的颈项滑了过去！
惊异中，冷红溪看见石壁上，直直的滑下了一个又瘦又高的白衣人。
身子向前一偎，已到了二人跟前！
冷红溪一惊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这人大袖一扬，由袖沿发出了一股巨大的内力，逼得冷红溪后退了几步！
就在冷红溪惊魂未定中，这白衣怪人，已俯身把负伤的莫环提起夹在了肋下！
他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！
冷红溪眼看就已得手，想不到平空又出现这么一个人，当下怒吼了一声：“朋友，你哪里走！”
足尖一点，揉身扑进，他怒到了极点，掌中剑一挺，以“顺风扯白绫”的招势，直向白衣人背上划了过去。

第十四章 活命郎中

冷红溪这一口剑，蓦地掣出来，当空闪出了一道奇光，整个的剑身，直向着前行的白衣人背上逼过去。

眼看着剑锋已挨在了那白衣人的衣边，忽见他身子一个疾转。

这时冷红溪似乎才看出来，这是一个长脸，颇为清秀的瘦老人。

他身上穿着一袭肥大的袍子，只见他张口大笑道：“好小辈！”

袖沿向外一翻，“呼噜噜”发出了一大股风力，冷红溪的剑身，为他卷了个正着！

白衣瘦老的内力极大，震得冷红溪这一口剑一阵急颤，可是冷红溪究非泛泛之辈。

他冷叱了一声道：“大胆的老儿！”

剑身向前微微一送，就势又蓦地向后一抽，“嗖”一声，已把长剑收了回来。

白衣老人不由微微吃了一惊，因为凭他袖口上的真力，竟然未能把对方这口剑锁住，可想冷红溪的真力也确实可观了！

他呵呵发出了一阵笑声，道：“红溪小儿，你真要跟我动手么？”

说着一双手仍然夹着莫环，整个身子直线似的，沿着山壁上升起来。

只见他倒点着一双鞋尖，起势有如是“潜龙升天”，急速上升了七八丈高下！

冷红溪眼看大仇得报，却没有想到，临时会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。

这人武功之高，可以说是自己生平仅见，而他偏偏对莫环有所垂青，于紧要之际把莫环救了。

冷红溪这一口气如何能忍受得下？

他大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是什么人，快快报上名来！”

口中喝着，足下早已一顿，身子有如是长虹腾空似的纵了起来，掌中剑再次的抖出去，直点白衣人前心。

他剑上光华灿烂，剑身由于疾速的抖动，发出了一片轻啸之声。

这一招，明是“长蛇吐信”，暗中却含着“三环套月”的惊险手法，“点咽喉”、“挂两肩”，一剑三招，确是具有无比威力！

白衣人见状寿眉微皱，白鞋在石壁上猛地一拧，如同一缕轻烟似的再次升起。

可是冷红溪的长剑，却由他颌下紧擦而过，冷冰冰的剑身，以及森森的剑气，使得对方这位武林怪杰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！

他虽是逃过了这一招，却也险到了极点。

只见他双目一睁，一声狂笑道：“小辈，你再来！”

说着双足不停的连续踮蹬着，一路揉升而上，冷红溪这时也展开了雪猴身法，在峭壁之上，一路轻蹬巧纵，紧紧跟着！

那白衣瘦老人见状之下，连连冷笑道：“难怪你如此狂傲，原来是有些能耐！只是……”

他又发出了一声狂笑道：“今夜你是碰见对手了！”

这个“了”字一出口，只见大袖一展，足足又升空八九丈之高，没入黑暗之中！

冷红溪厉叱道：“老儿，放了莫环，饶你活命，否则你我势不两立！”

他说完话，黑暗中却没有一点回音！

这时候，他一腔怒火，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口中厉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两个纳命来！”

叱声中，他双足一点，用足了内力，直向黑暗中投去。

一个人在愤怒之中，常常会作错了事情，尤其是观察力常常有误。

冷红溪身子蓦地拔起来，像是一只大兀鹰。

可是他显然是中了计了。

冷红溪内力充沛，自练成“雪猴”身法之后，轻功更已独步宇内。

这时他全力纵起，足足拔高了十丈左右。

可是当他势尽向下一堕的当儿，暗影之中，忽然有人叱道：“下去！”

一股奇大的风力，向外一吐，冷红溪身在空中，又没有发现掌风来处，一时为这股风力荡出丈许以外。

他身子一个侧滚，勉强挣回了数尺的距离，可是已失去了落足的准头！

脚下一踏空，直向着百丈悬崖之下坠去！

这一惊，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，黑暗中，他看到一些藤草之类的东西，连忙伸手一抓。

可是他下坠的势子太猛了，他想攀附的东西，不过是一株野草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连人带草，一齐向深涧之中跌了下去。

当悠悠的风，轻轻的吹过来的时候。

冷红溪深深地喘了一口气，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眼前是一片金黄的颜色。

阳光似乎已过了最盛的时刻，显得有些微弱。

他心中动了动，暗忖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

想着他翻身坐起来，可是身子一动，一阵刺骨的痛楚，令他打了一个哆嗦，不由自主身子又倒了下去。

这时，他才隐约的想起来，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他试着用手摸了摸身下，真算是万幸，下面竟是厚厚的一层枯草，否则恐怕早就没命了！

他禁不住叹息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我是完了！”

他又试着举了一下腿，只不过举起尺许高下，就酸得受不了，又放了下来！

这时候，却有一只雪白的玉手，轻轻地按在了他的额上，一个少女娇脆的声音道：“你现在还不能动。唉……真没有想到！”

冷红溪不由大吃了一惊，猛地转过头来，顿时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就在他身后，一块平整的石头上，促膝坐着一个紫衣长发少女，不是别人，她竟是雪雁舒又青！

只见她秀眉微蹙，碧海似的双目，淡淡的掩着一层轻愁，在她黑而长的睫毛上，沾着一些水晶一般的泪珠儿，似乎方才伤心地哭过。

冷红溪大是尴尬的道：“雪雁……是你！”

雪雁秀眉微微一扬，道：“冷兄，你还不便多说话，你的伤很重，我又不敢动你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

冷红溪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与姑娘在此相遇，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！”

雪雁向他注视了一会儿，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的命真大，水里也淹不死你，山上掉下来也摔不死你，不过我真奇怪……”

说到此，望着他怜惜的皱了一下眉头，道：“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，能

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”

冷红溪虽然对这位姑娘的印象不恶，可是到底她姐妹昔日是与敌人一边的，此刻突然出现，更不知她心中打着什么主意！

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姑娘不必多问，只怪我运气不佳，现在落在了你的手中，更是无话可说，只是我此刻负伤，却是走动不得，姑娘你去通知那莫环一声，叫他来抬我，或是就此给我一个痛快也就算了！”

说罢，闭上双目，不再多说。

雪雁闻言粉面一红，似怒似嗔的道：“冷兄，你看错人了。”

冷红溪不由一怔，急速睁开了眸子，有些怀疑的道：“怎么，你……”

雪雁把脸偏向一边，忿忿的道：“你莫非以为我是莫环一边的不成？”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昔日在浣花溪，我险些吃了你的大亏，令姐玉鹰更是心毒手辣，你怎说不是莫环一边的？”

雪雁闻言呆了一呆，遂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从前我和我姐姐是太糊涂了。”

说着慢慢又转过脸来，有些歉疚的望着冷红溪道：“自从那夜莫环和你在浣花溪上比武之后，我才发现到他为人的阴险，所以决心摆脱他，以前我们实在是太不对了！”

冷红溪怔了一怔道：“姑娘能辨是非、分善恶，令人钦佩，只是令姐沉迷不悟，日后只怕没有好的下场！”

雪雁立时一惊，道：“你见过我姐姐了？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岂但是见过了她……不过，眼前她已离开了青城，不知到何处去了！”

雪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只听说她在青城山，结识阴素裳，十分投机，想来劝劝她，想不到竟又扑了一个空！”

说到此，显得很伤感的道：“冷兄，你此刻不便多说话，如果你信得过，我背你去一个地方，暂时先休养几天，等你身子好了再说，好不好？”

冷红溪试着动了一下身子，只觉得百骸酸痛，那酸痛，系发自全身骨节，使他连站起来的力量也没有。

他痴痴的望着雪雁，只好点了点头道：“谢谢你，不过……”

雪雁闻言含笑站起来，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，来！我先扶着你站起来！”

说着她伸出两只手，把冷红溪慢慢扶起来，自己蹲了下去，微微有些脸红，道：“你趴在我背上！”

冷红溪这时也确实失去了主意，他只道了声：“多谢！”

当时就把身子倒在了雪雁背上，雪雁舒又青站起了身子，遂展开了轻功，一路纵跃，直向着山岭之上扑去！

她身子每一展动，冷红溪都好似骨头要散了一般，可是他却咬紧了牙根，连哼也没哼一声。

雪雁身形展开，不久来到一片悬崖之前，她收住了步子，皱了皱眉道：“冷兄，你再忍耐一会，就要到了。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请便！”

说话之时，舒又青已长吸了一口气，猛地自峰头上投身而下，她背后虽背着一个人，落地仍是十分轻灵，像是一只穿房越脊的大狸猫似的！

冷红溪不由大为赞赏，道：“姑娘好功夫！”

雪雁回眸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笑话我了，我这一身功夫比起冷兄你真是差得太远了！”

冷红溪伏在她背后，只觉得这姑娘身形起落之间，轻盈已极，她那漆黑的头发，结成了一条长长的发辫，垂在背后，不时挨到自己脸上。

这时见她回头一笑，吹气如兰，她那微微润着汗水的脸，看来更是娇嫩欲滴。

冷红溪不由心神微震，忙自镇定，不再言语！

眼前有一棵极大的黄果树，遮住了夕阳，有如撑着极大的太阳伞。

舒又青行到了树下，娇喘道：“先歇一会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冷红溪咬着牙道：“姑娘只需扶住我，我勉强还可以走！”

舒又青慢慢把他放在树下，理了一下散在前额的秀发，用手向前面指着道：“过了那一片树林子，有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你可以暂时住下，我设法为你找一个大夫来……”

方言到此，忽听得一声铜钹声响。

二人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黑衣老者，头戴草帽，足踏芒鞋，手上拿着一个竹竿，竿上挑着一块白布，其上写着：“跌打损伤，本人专治。”

老者正提着过长的黑袍下摆，跨过一块山石，右手五指分扣着一面小锣及一杆锣锤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。

雪雁不由心中一动，上前一步，招呼道：“喂，看病的是吗？”

老者停住了脚步，向这边望时，舒又青不由蓦地吃了一惊！

原来这老者，生就一副怪相，左边脸上，贴着一块膏药，连左耳也全都看不见了，只现出右面一只独眼，闪闪射出精光。

这还不说，他那一头乱发，由草帽之下露出来，粗细不一的好像结着十来条辫子。

这老人皮肤作古铜颜色，尤其是脸上现出的皱纹，既多且深，一眼就可看出是久历风霜的老江湖！

他向树下二人望了一眼，慢慢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姑娘，是你要看病么？”

他语声苍老，含着很深的湖北口音，舒又青回身向冷红溪一指道：“是他，你来看看吧！”

这老郎中行到了近前，他那只独眼，先在雪雁脸上转了一转，点了点头，才把目光移向树下的冷红溪，点头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八成是摔伤的吧？”

冷红溪这时圆睁着一双眸子，打量着这个怪异的老郎中，闻言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能治么？”

老郎中呵呵一笑道：“那可要看你的造化如何了！”

说罢放下了手上的布幡，坐了下来，一只独眼逼视着冷红溪道：“我这个野郎中虽然难得有人请教，但却有三不看的规矩！”

雪雁在一边，不由有些生气的道：“哪三不看呀？一个郎中还有这么多规矩！”

老郎中竖起了三个手指，道：“第一，不为富家人看病，有钱的人命贵，我老头子犯不着侍候，就是给我一万两银子，我也是不看！”

冷红溪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倒是一个硬骨头的臭汉！”

老郎中一怔，道：“怎说是臭汉？”

不知为何？冷红溪似乎很和这老郎中投缘，当下答道：“有钱的人并非全是坏人，你却一视同仁，怎说不臭？”

黑衣老者哈哈一笑，狂摇双手道：“骂得好！老夫我生性如此，说我香

也好，臭也好，小哥儿，我全不在乎！”

雪雁正为冷红溪的伤势担心，偏偏这个老郎中又说个没完。

当时她皱眉向那老郎中道：“你还是先为他看伤要紧，尽说这些作什么？”

老郎中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！”

于是又道：“第二，不与奸巧阴险，以及绿林道上的朋友看病，对这些人物，我是敬鬼神而远之，我惹不起他们！”

冷红溪点头笑道：“如此你又可说是一个迂汉了！”

老郎中一怔，哈哈笑道：“怎又说我是一个迂汉呢？”

冷红溪一笑，道：“医者有割股之心，岂有因对方身份不正而见死不救之理？”

言罢双眉一扬，禁不住朗笑起来，不料气充五内，骨节一阵疾痛，当时“啊哟”一声，收敛住笑声。

那老郎中闻言挑起拇指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说得好，老头子看来确是要改变一下作风了！”

舒又青忍不住道：“唉呀！快点说出你的第三点吧！”

老郎中眨着那一只独眼，怪声笑道：“快了！快了！”

说着伸出第三个指头道：“小哥儿，这第三点，说来也没有什么，那就是我老头子，专看一切疑难大症，凡是别人能治好的病，我是绝对不看！”

二人闻言不由顿时怔住，舒又青更加有些生气的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老郎中呵呵笑道：“没有什么道理，不是我老头子自抬身价，因为别人能够看好的病，我又何必多事呢？”

冷红溪正要说话，舒又青已嘟着嘴走过来，道：“冷兄，我们走吧，这人简直莫名其妙！”

冷红溪也觉得这老郎中是有意气人，当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扶我起来，我自己会走！”

舒又青答应一声，方要扶他起来，那老郎中忽猛摇双手道：“大姑娘，你可不能乱来，这样一来，只怕连我老头子也无法可想了。”

舒又青回过身来，皱眉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老郎中咳了一声，嘿嘿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，这位哥儿所得的这种病，名叫‘力疲三跳’，伤人骨髓，不是我老头子夸一句口，这种病，除了我以外，只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治好！”

冷红溪不由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叫力疲三跳？”

这时老郎中已在他身边坐下来，张口一笑，露出了黑色的牙床。

冷红溪这才注意到，原来他一嘴牙全都掉光了，只是那上下两片牙床，被磨得像两把利刃似的又薄又利，看起来真像是两把刀！

老郎中挥挥手，冷冷道：“快躺下来，快躺下！”

说着五指一伸，竟抓在了冷红溪肩上，五指就像是五把钢钩，深深的陷入肉内。

冷红溪双目一睁，那老郎中摆手笑道：“我是在为你把脉！”

舒又青眸子一转，道：“天下还有这样把脉的么？怪事！”

却见这老郎中，那只独眼，这时竟自闭了起来，他脸上每一条皱纹，深得有些怕人！

雪雁真拿不定主意，这个人倒底存心如何！

她双掌暗提真力，只要对方敢对冷红溪不利，她就要立即出手。

约莫过了有小半盏茶的时间，这老郎中，才缓缓的睁开了眸子。

只见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哥儿，你还能提得住气么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能！”

老郎中站起了身子，伸了个懒腰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今天你幸亏是遇见了我，否则只怕你就完了。小哥儿，你可知道这种病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只是不慎由高峰跌下来，除了骨节酸痛以外，别无感觉！”

黑衣老者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已经跟你说过，这种病，有个名儿，叫做力疲三跳，乃是你内力逆岔入骨，非三跳不足以使之排出，说来虽是简单，可是如果不懂得方法，你却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此言一出，二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。

雪雁关心的道：“你看这种病要紧么？”

老者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是已经说过了，懂得方法，可以在一盏茶之内使他恢复如常，否则，他终究是死路一条！”

雪雁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会治？大夫！”

老郎中冷冷一笑，四面看了一眼道：“姑娘，你去找一节青色的竹子来，不要太粗，要直，四尺长短就够了！”

舒又青答应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容易！”

说罢转身，就在附近找了一截青竹送过来，老者按到手中，看了看含笑说道：“青城天下秀，就是野生的竹子也异于一般。”

他说着，转过脸来，向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哥儿，你这条命老夫是决心为你保住了，你是一个身负奇技的少年，老夫我却要奉劝你一句话，以刀杀人者，必死于刀下，你要谨记！”

说完遂坐了下来，笑向雪雁道：“姑娘，请借你的剑一用！”

雪雁不由暗暗一惊，因为自己的剑，是藏在肋下衣内，不过是二尺左右一口小剑，既未露柄又未出鞘，这老郎中竟然一眼看出，委实令人吃惊。

当下转身把剑取出，老者接过剑，剑柄之上，霍然雕着一只巨鸟。

这老郎中在柄上看了一眼，微微惊异的望着雪雁，叹道：“好剑！如果老夫眼力不差，这是一口古剑，大概是吴楚七修之一吧？”

舒又青又是一惊，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，老先生你的大名怎么称呼？”

黑衣老人闻言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先不必问老夫是谁，小寒山二女天下知名，老夫斗胆试猜，姑娘必是那位雪雁舒又青姑娘了！”

雪雁不由面色一变，蛾眉一挑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说时杏目圆睁，颇有几分雌威。

黑衣老者呵呵一笑，摇着手中的剑道：“舒姑娘不必误会，小老儿有几个脑袋，胆敢与姑娘为敌，只怪姑娘你在江湖上太出名了！”

说到此，抽出了剑来，削着竹子上的横枝，冷红溪早已看出这老郎中必是一个异人，深恐雪雁冒失出手，得罪了他，忙道：“姑娘不必多心，这位老人家不是一位恶人。”

老者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岂止不是一个恶人，而且是个大大的好人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！”

谈话间，他已把那截竹竿上的横枝全都削光。

冷红溪见状，道：“老丈，这竹竿要来何用？”

老郎中嘿嘿一笑道：“自有妙用！”

说着拿起竹竿凑在眼边看了看，就口一吹，只听笃！笃！笃！三声脆响，竹管内的隔节，竟由管内全数飞出！

这一手功夫，立时使得舒又青吃了一惊！

冷红溪见状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老丈好精纯的‘芦笛功’，令人佩服！”

老郎中闻言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他偏过脸来，向冷红溪看了半天，微微一笑，徐徐的道：“能识得这芦笛功的，自然也非泛泛之辈了！”

冷红溪没有答腔，他这时倚树而坐，除了感觉到周身骨节酸楚之外，别的并无什么不适之感。

黑衣老郎中又向他望了一眼道：“小哥儿，我就是要用这手芦笛功，为你把岔入骨节内的内力吹出来，你可忍受得了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只管施为就是！”

老郎中点头道了声：“好！”

只见他探出竹管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先伏下身子来！”

冷红溪依言伏下身子，这老者轻轻以手中竹管，在他背后各处骨节上点了几下，每点一下，冷红溪都禁不住打一个冷战！

这老郎中，试着以手中竹管，把他周身各处骨节都敲遍了，之后，他呵呵一笑道：“你要注意了！”

说着双手一送，竹管另一头，正正的顶在了冷红溪的尾椎骨节处，冷红溪一阵酸麻，忍不住“噢”了一声。

老郎中蓦地身形一起，摆了一个下坐的架式，接着他把手中竹管含在口中，运气猛地一吹。

冷红溪大吼了一声，只见他伏着的身子，猛地跳了起来，足足摔出去五尺以外。

老郎中哈哈大笑，身形一转，又到了他的面前，第二次把竹管探出，却点在他前胸的骨叉之处。

旋见他第二次运气一吹，“呼”的一声。

冷红溪又大吼了一声，身子竟如同风车似的，在地上打起转来。

这种情形，使得一边看着的雪雁舒又青大为吃惊，她满面惊疑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郎中哈哈笑道：“一闭关节，二走沙盘，三飞九天……”

他说着身子向前一跃，掠过了冷红溪，竹管向外一压，叱了声：“停！”

冷红溪身子果然停住，老郎中竹管第三次探出，却对准了冷红溪头顶“百汇”穴上。

只见他大喝了一声：“开！”

他那只拿着竹管的手，用力的抖动了一下，冷红溪身子又第三次的飞了出去，却如同是一只大青蛙似的，连续的向前跳动了起来。

老郎中这时丢开了手上的竹管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小伙子，真有你的。行了！”

果然，就见冷红溪身子霍地反腾而回，向下一落，有如平沙落雁一般，落在了那老郎中身前。

他双手抱拳，向老郎中一拜道：“前辈妙手回春，此恩匪浅，请受我一拜。”

老郎中向旁闪开了身子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千万别来这一套，我受不了，

你现在伤势已然复元，我倒要问一问你了！”

冷红溪早已看出这老郎中不是常人，这时闻言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什么事前辈只管问在下。”

老郎中呵呵一笑，双手搓了搓，道：“由你周身骨脉看来，你这一身功夫，已可以说是天下少有，难道以你这一身武功，尚遇见了什么对手不成？”

冷红溪呆了呆，淡笑道：“前辈此言差矣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这身本事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老郎中看着他发出了一声低笑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的病好了，不过，你也不要谢我，说起来这还是你功夫底子好，我们两个今天碰面，而且谈来投机，这就是有缘！”

说至此，突然探手由怀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打开看了看，递与冷红溪道：“这是我老头子精心炼制的万灵丹，你带在身上，到时候也许会有用，尤其对毒瘴火伤最有效，你留着用吧！我还有事，走了！”

说罢背起了他的小药箱，把先前那口短剑，还给雪雁舒又青，弯腰道了声：“后会有期，再见了！”

转身就走，舒又青忙道：“大夫你回来，我们还没有给你银子呢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道：“写在帐上，以后一起算吧！”舒又青不由愣了一下，那老郎中已摆着手中小铜锣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，顺着一条小道走了下去。

舒又青正要追上去，冷红溪忙道：“姑娘不必追赶，已追不上他了！”

雪雁回过身子，张大了眸子道：“这郎中真怪，怎么他不要报酬？”

冷红溪这时仰望着天，似有所思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此老分明是一个风尘异人，不过是借着行医，游戏人间，这类人物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你莫非方才没有听到他所说三不治的话么？”

舒又青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真是太傻了……不过，这位前辈的大名，你可知道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同是江湖飘泊人，相逢何必定相识，我们只须记着今日之事，以图来日再报也就是了！”

舒又青望着他一笑道：“我几乎都忘记了，你也是异人一流，看来今天我的福缘不坏呀！”

冷红溪经过这短时的相处，对这位雪雁姑娘，已有了极深的印象。

他用那双寒星似的眸子，直直的逼视着舒又青，舒又青不由双颊上蓦然飞起了两片红云。

她低下了头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“我可以问一问，上次救你于水中的那位姐姐的芳名么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自然可以，她姓简叫春浓，她哥哥简秋，他们是一对重气节的兄妹，都是我救命的恩人！”

舒又青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看那简春浓对你不错呀！”

冷红溪尴尬的的笑了笑道：“她只是见义勇为！”

说着他站起身来，向着青城山下望了一眼，他不能忘记山上的莫环，可是在莫环身边的那个白衣怪人，却令他感到威胁。

这个人的本事太大了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他会和莫环在一起，真是令人不解。

当他再偏过脸来的时候，雪雁正以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视着！

在她那迷人的目光里，似乎流露着一种很深切的关爱之情，冷红溪不由心中微微震动了一下。

舒又青忽然问道：“冷兄，你与莫环结仇的经过可以告诉我么？”

冷红溪目光之中，顿时充满了怒火，道：“这已是过去的事了，姑娘何必再问！”

舒又青浅浅一笑道：“这事情并没有过去！”

冷红溪猛地双眉一扬，看着她，有些不明白的道：“姑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舒又青那双明媚的眸子里，这一霎时，似乎要流下泪来，她痴痴的看着他，呐呐的道：“冷兄，在这一段日子里，你难道没有一件事情使你感到遗憾么？”

冷红溪心中不禁又动了一下，他奇怪的道：“莫非姑娘已经知道我与莫环昔日结仇的经过了？”

舒又青点了点头，她用几乎淌下泪的一双眼睛望着他，道：“在云南十万大山里，你的那一笔血仇，我已经由莫环口中知道了，我是问你，你内心有没有怀念着一个人，一个好心去救你的人？”

冷红溪不由脸色一阵发白。

他也就愈发的奇怪，当下剑眉一轩道：“姑娘说得不错，我内心的确始终还怀念着一个好心的人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！”

说着，他来回的走了几步，双手用力的互捏着。

雪雁这几句话，真正的刺痛了他，他怎能忘了那个千里迢迢，登山涉水，为了救助他而遭横祸惨死的姑娘呢？

可是，这件事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别无第二个人知道，她怎会知道？

想到此，不由心中大是惊异！

他直直的望着雪雁，却见舒又青似乎十分激动的站了起来，她含着泪道：“告诉我，那人是谁？”

冷红溪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一个姑娘，一个好心的姑娘……”

雪雁淌下了两行泪，呐呐的道：“是一个以雁为标记的姑娘？”

她这句话才一出口，冷红溪禁不住身子大大的战抖了一下，他猛然扑到了雪雁身边道：“姑娘……这件事你怎会知道？你说！”

雪雁抽搐了一下，道：“红溪，你……真的不知道？”

说着她娇躯晃动了一下，似乎由于过分的激动，已有些支持不住。

冷红溪伸出一只手，扶住了她要倒的身子。

他星目圆睁，道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舒又青这时泪流满面，她忽也伸出一只手，搭在了冷红溪肩头上，道：“红溪……红溪……你……”

冷红溪不知怎么，心中也跟着起了伤感。

他轻轻在她背上拍了拍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要哭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就是！”

舒又青忽然一头扑入他的怀中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

她边哭边诉，道：“红溪……你莫非还不知道，我就是……我就是……你……”

冷红溪只觉得全身一阵发热，雪雁的话，已说得明白，他猛地战抖了一下，当下猛地把她推开，大声道：“你是……你就是雁姑娘……”

雪雁淌着泪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……我是……”

又忽然冷冷一笑，娇躯晃了晃，道：“你不会想到吧？”

冷红溪身子踉跄了一下，道：“天呀！”

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更没有想到面前这个泪人似的姑娘，竟然是自己时念心中而认为已不在人世的那个人！

这蓦然的变化，使得他一时为之呆住了。

他只是痴痴的望着这个姑娘，呐呐的道：“你真的是……那个姑娘？不……不，这太不可能了！”

雪雁闻言紧紧咬了一下唇，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脸上的泪，道：“你莫非不相信我？”

冷红溪伟岸的身子，就像是一棵松树似的，一动也不动，但微微的抖着。

舒又青眼泪再次的淌了下来，她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好！我走了！”

说着就要转身而去，冷红溪突然像是一阵风似的扑了过来。

只见他飞快地双手一伸，紧紧的抱住了雪雁的双膝，屈膝跪倒地上，口中急促的道：“雁姑娘……雁姑娘……真的是你么？你就是那唯一救我的雁姑娘？”

雪雁由不住垂下头来，她缓缓伸出一只玉手，似悲又喜的摸着这个大孩子的头发。

她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次山崩太可怕了，如不是我所养的鹤儿救了我，我早已埋骨荒山了。”

冷红溪这一刹那，几乎要疯了。

他蓦地转过身子，向天一拜道：“感谢上天，我终于还能找到她……”

他又回过身来，俊脸上带出无比的欣悦，向着雪雁深深一拜道：“姑娘请受我一拜，你是我救命的大恩人！”

当真实实拜了一下，雪雁想扶已是来不及，她这时也破涕为笑，却微微皱眉道：“我怎会是你救命的恩人？是老天爷救了你！”

说着已把他扶了起来。

冷红溪竟禁不住滴下了两行泪，他感愧良深的道：“姑娘虽未能救我性命，但是却救了我的灵魂，如没有姑娘，我是不会活着等到山崩的！”

舒又青羞涩的一笑，道：“说起来，还应该感谢那一只鹤儿才对，如果不是它，我也不会知道荒山中有你这个人！”

冷红溪仔细的看着她，他想不到，昔日梦魂萦系的，竟是这样一位美貌的雁姑娘。

这时，他真有说不出的激动。

他忽然走过来，紧紧地抓住了她一只手，雪雁禁不住身子一抖，她挣了一下道：“不要嘛……”

可是，她却没有十分认真，反倒把身子倚过去了一些。

她那张娇嫩的小脸，看起来更加娇艳欲滴了。

冷红溪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面红如火道：“雁妹妹……”

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句话，一时尴尬万分，雪雁闻言却慢慢抬起头来。

她那俏丽如花的面盘上，带出一种微微俏皮、羞涩的笑容，鼻子里低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一回，你还要打我不？”

冷红溪情不自禁地把她揽入怀中，在这棵大树下，四外是荒凉的田地，

没有一个人。

太阳已经下山下，和煦的风，一阵阵的吹过来，雪雁头上的青丝轻轻的飘舞着。

冷红溪钢铁一般的意志，在这可爱的姑娘面前，完全崩溃了。

他曾经不止一次，在那阴沉沉的地道之中发誓，要用自己整个的生命之力，来报答这个好心的姑娘，现在，这个美丽好心的姑娘，就在他身边，怎叫他不欣喜欲狂呢！

他轻轻附在她耳边，小声道：“又青，我再也不打你了。”

舒又青鼻子微微一耸，哼了一声。

冷红溪轻轻搂着她的纤腰，坐了下来，舒又青翻起一只皓腕，搂在他颈项上，娇声笑道：“你这个人好坏！”

冷红溪痴痴的望着她，他是一个老实人，男女间的事并不清楚，闻言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怎么坏……”

雪雁轻轻摇了一下身子，道：“坏就是坏，以前装得好神气，理都不理人家！”

冷红溪一怔道：“什么人家？谁是人家？”

雪雁羞得面色绯红的踢了一下脚，似笑又嗔，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……人家就是人家嘛！”

冷红溪见她那种娇羞的样子，忍不住望着她笑起来。

舒又青以为他是在笑她什么，只是用手遮着脸，娇嗔着不依，逗得冷红溪更加朗声大笑不已。

二人相偎相依，软语温馨，不知不觉，天上已罩下了一层暮色。

雪雁忽然“呀”了一声，推开他，站起身道：“你看，天都黑了，真是的……”

她带着羞涩的笑，一面理着头发、衣服，眼波儿却向他瞟着道：“我还没有跟你正经的呢，我姐姐她怎么啦？”

冷红溪叹了一口气，遂把邂逅玉鹰的一段经过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

雪雁不禁淌下两行泪来，她娓娓道：“我姐姐竟会变成如此，真令人想不到！”

冷红溪也叹了一口气，他安慰她道：“雁妹不必难受，有关令姐之事，我一定尽力暗中设法帮助她，我总觉得她本性不坏，只是受不住外界引诱，堕落至此，实在令人可惜！”

舒又青擦了一下眼泪，道：“只要你记住这句话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冷红溪正要说什么，忽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冷笑，仿佛是女子口音，二人不由都吃了一惊！

雪雁首先娇躯一转，猛地腾身而起，直向发声处扑去。

可是她身形方自扑去，迎面有人突发一声娇叱道：“回去！”

随着这声娇叱之后，“刷”一声，飞过来一大片碎石子儿，直向着雪雁全身上下罩了过来。

雪雁双掌向外一撇，发出了大股的内劲之力，迎面的这一把碎石子儿，吃她掌力一逼，纷纷倒洒了回去，散落了一地都是。

就在这蓬石子飞出的同时，一条纤细的身影，蓦地拔腾而起，直向着青城山麓驰去。

这时尚未十分黑暗的天光，照见这人竟是一个紫衣的女子。

她头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，腰扎红绦，身材十分苗条！

这时她已展开身形，倏起倏落，已将没入林内！

冷红溪一见，不由喝道：“姑娘退后，容我擒她！”

话声中，足尖一点，如同飞鹰捕兔似的，猛扑了过去，眼看着前行少女，已窜入林中。

冷红溪叱了声：“我看你往哪里跑！”

只见他双掌霍地向外一吐，“呼”地发出两股掌力，树林内“喀喳”一声巨响，竟为他这种掌力震断了四五棵巨树。

前行紫衣少女，似乎吃了一惊。

她身子微微一顿，冷红溪已快同电闪星驰似的，窜到了她身后，口中叱了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姑娘纤腰一拧，“嗖”一声，向前纵出了丈许以外，冷红溪自她背影，似乎觉出此人甚是熟悉。

他身形再次一晃，由她头上掠了过去，向下一落，正好拦在了这少女面前。

接着他右掌向外一吐道：“回去！”

那少女向后一连退了好几步，她似乎有些发急的道：“姓冷的，你滚开！”

双掌一错，一上一下，向冷红溪身上打来。

冷红溪闻声一惊，因为这声音太熟了。

同时由于正面的关系，他看见了这少女的脸，更是吃了一惊，当下口中“噢”了一声，忙腾身纵到了一边，道：“简姑娘是你？”

紫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谁认识你？快让我走！”

“呼”一声，又劈出了一掌。

就在这时，雪雁已扑到她身后，轻叱了声，道：“打！”只见她玉臂一晃，竟发出了极充沛的内家掌力，翻滚着向紫衣女背上撞到！

紫衣少女心神放在冷红溪身上，未曾料到背后的舒又青会有此一手！

这时发觉掌力撞到，已来不及闪躲。

眼看着她足下一踉，就要伤在雪雁掌力之下，冷红溪一声叱道：“雁妹，是自己人，使不得！”

他急切间，右手如同刀切似的，向外一切一格，雪雁后退了一步，掌力中途一顿。

如此那紫衣少女，才保得了一命。

她发出了一声近乎哭声的冷笑道：“姓舒的，我记着你就是了！”

言落娇躯连纵，竟逃进了林中。

舒又青冷笑了一声，正要追上去，却为冷红溪横手拦住，她不由蛾眉一挑，道：“你拦我做什么？”

冷红溪苦笑了笑，道：“她是简春浓，妹妹何必认真？”

舒又青呆了呆，却冷笑道：“我与她并无仇恨，她何故暗器伤人？”

冷红溪尴尬的道：“算了，请看在我面上不必计较！这简姑娘是个好人，只不知她怎会也来到了这里？”

舒又青气得面色发白，她冷冷一笑道：“自然我知道她是个好人，不过，她这么做却未免欺人太甚！”

说着更气得嘟起小嘴，把身子转向了一边。

冷红溪赔笑道：“不必多心，她纯粹是个小女孩子，其实她人倒挺好的，

走，我们上山找她去！”

雪雁忽然心中一动，也就明白了这筒春浓生气的原因，不由脸色微微一红。

她是一个居心仁厚的姑娘，虽然心中未尝没有一点酸溜溜的，却并不表现出来，当下微微一笑道：“也许她有事要对你说也不一定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你快点去吧！”

冷红溪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！”

当时身形展处，快如电闪星驰似的，向青城山上扑去！

这时山风呼呼，吹得附近的树林呼呼作响，淡淡的月色罩着这座岭头，四外显得异常宁静。

冷红溪正不知如何找法，忽听一阵清晰的女子哭泣的声音传来。

那声音是随着山风，传送过来的。

冷红溪不由心中一动，他随着这哭泣的声音一路找过去，这时那哭泣的声音，仿佛小些了。

就在一片山石之后，他看见了筒春浓，她是伏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好像已哭得声嘶力竭，正在不停的抽搐着。

冷红溪悄悄的走到了她的背后，筒春浓丝毫也没有发觉。

她抽搐了一阵，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泪，不时的抬起头来望着天上的月亮，只听她断断续续的道：“我怎么办呢……”

“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姑娘……我……”

说着忍不住又哭了起来，她悲戚的哭声划破了寂静，随着山风，断续的传了出去。

忽然，她止住了哭声。

只见她抹着脸上的泪，一面理着散乱的头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还有什么好哭的……我走了算了！”

接着站起来，向前就走，冷红溪忍不住唤道：“筒姑娘！”

筒春浓猛地转过头来，又后退了几步，面色一寒，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冷红溪上前几步，道：“姑娘莫非有什么伤心事儿不成？请说与愚兄听听可好？”

筒春浓冷冷一笑，她向着冷红溪身后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她呢？”

冷红溪道：“谁？”

筒春浓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何必还装？什么我都看见了。哼！好亲热！”

眼圈一红，忍不住又掉下了几滴泪。

冷红溪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不要太孩子气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筒春浓冷笑道：“我当然是孩子气了，人家才是大人是不是？想不到你……你……”

竟又趴在石头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冷红溪剑眉微微皱了一下，道：

“姑娘你来此有什么事么？你哥哥呢？”

筒春浓回头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要你多管！你还会管我们死活？”

冷红溪想不到她会这么厉害，不由脸色微微一红，道：“姑娘你这是何苦？”

筒春浓又站起来，向山顶走去，冷红溪身形一纵，挡在了她的身前，道：

“姑娘请随我下去，我们共谋对策好不好？”

筒春浓蛾眉一挑，道：“谁跟你下去，滚开！”

玉手一挥，一掌直向着冷红溪面上劈来。

冷红溪忙向一边一闪，这一掌差一点把他劈个正着，他不由怔了一怔，简春浓已腾身而起，直向丛林深处纵去。

冷红溪不由微怒道：“简姑娘，不要胡闹！”

说着腾身追了过去，他身子方向下一落，简春浓猛然转过身子，只见她杏目圆睁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冷红溪苦笑道：“那莫环，以及另一个极厉害的人，都在山上，连我也不是对手，你一个人岂能冒险上去？还是随我下山从长计议的好！”

简春浓看着他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说得好听，只要有她在，我就不会跟你在一块，想叫我去同人家争，才没有那一回事呢！”

说罢双臂一抱，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直直逼视着冷红溪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决定了没有？”

冷红溪不由有些不悦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知道，那位雪雁姑娘，乃是我的救命恩人……”

简春浓杏目一翻，冷冷的道：“她是救命恩人，我们就不是了？”

长发一甩，目含眼泪，又道：“算了，你下去吧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来这里是找哥哥的，也不是专门来找你的！”

冷红溪知道一时也跟她说不清，因为这姑娘似乎是别有用心，当下只有装个糊涂，假作不明白她的意思，说道：“令兄不在青城山，山上我已踏遍，没见他的影子！”

简春浓望着他落下几滴泪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在这里碍你们的事，你也不要赶我，我到别处就是了，我们就算谁也不认识谁好了！”

说着转过身子，向山下倏起倏落而去！

冷红溪呼道：“姑娘！姑娘！”

可是简春浓身形如同箭矢似的，已去远了，他知道自己已追不上她，就是追上也没什么用，只好看着她走远，消失在视线之外！

他站在当地，长长叹息了一声，内心却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受。

简氏兄妹，对于自己也可谓恩重如山，虽说是无心伤害了简春浓，自己却扪心有愧。

他正要启步下山，却忽听身边响起雪雁的声音道：“她走了么？”

月光下，舒又青由林中姗姗而出，她注视着冷红溪的脸，神秘的一笑，道：“你怎么打算呢？”

冷红溪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这姑娘未免太任性了！”

说着他目射精光，道：“我冷红溪顶天立地，此心可鉴日月，自信不负于人也就是了！”

舒又青秀眉微微蹙了一下，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她一个孤身女子，行路总是不便，我们还是应该找到她才是！”

冷红溪想了想，摇头笑道：“她身怀绝技，倒是无虑，不过我那位恩兄既来了，我确是放心不下！”

舒又青怔道：“你说的是简秋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他是一个瞎子，尽管武技高，终不如常人方便，万一要是着了恶人的道儿，叫我如何心安？”雪雁不由皱了一下眉，关心的道：“只是，到哪里找他去呢？”这阵雨，已经一连下了好几天了。

这是“灌县”城外，一个叫“龙溪”的小镇，雨水浸蚀了地面，到处一

片泥泞，无论谁来到了此地，都不禁叹一声，“行不得也！”

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，名叫“龙门老栈”，由于一连下了好几天雨，店里原有的客人既无法上道，新的客人却一批批的来，所以生意空前的兴盛，掌柜的乐得嘴都合不拢。

傍晚的时候，客栈前来了一个打伞的女人。

这女人四十左右的年岁，身披一件蓝布袄，瘦削的面孔，看起来就是一个鬼。

她蓦然来到了栈前，把站在门前的茶房王二棍吓了一跳，他呆了呆，道：“太太……住……店么？”

瘦女人把手上的雨伞交给他后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向你打听一个人，有一个年轻人，是一个瞎子，可住在贵店？”

王二棍接过伞时，才发现这个女人，原来只有一只手，另一只手，只剩下一个软软的空袖子。

不知怎么，他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害怕。

当下竟照实的点了点头道：“有……有这么一个人，太太，你找他吗？”

瘦女人桀桀一笑道：“我不找他，我只是打听一下！”

王二棍弯腰笑道：“那么太太你还要住栈不要？”

瘦女人点了点头，那只独手，探怀取出了一锭银子，向王二棍手上一塞，道：“呶！这个拿去！”

王二棍一怔，道：“太太，这是……”

瘦女人呲牙一笑道：“塞住你小子的嘴，不许把方才的话告诉别人，听见没有？”

王二棍又怕又喜，连连弯言道：“太太你放心！”

说着就带着瘦女人进了内院，送进一间上房，瘦女人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那个瞎子，住在哪间房？”

王二棍用手一指道：“呶！就是那一间！”

瘦女人见他门前放着一个花盆，就记下了，遂点了点头道：“打水洗脸，来点吃的！”

王二棍答应了一声，赶忙走开，心里却禁不住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女人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嘀咕着，就把瘦女人交代的事吆喝了一遍，他靠着柜台，偷偷取出了那锭银子，掂了掂，少说也有二两重，平白的得了一笔外快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忽然，一个沙哑的喉咙喝道：“小子，住栈！”

王二棍赶忙揣起了银子，一抬头，客人已站在了他的面前，就像一个门神似的，吓得他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！

定眼一看，来人这副尊容更不怎么样。

原来是一个身高体壮的老郎中，这郎中头戴一顶大斗笠，身披一袭棕衣，面如锅底，唇红如火，这还不说，他左眼上还贴着一块大膏药，连着左耳，也全都掩没，在他脸上深深的布满了皱纹，每一道都像刀刻的一般！

王二棍差一点又要叫了出来，心说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，缺胳膊没耳朵的都来了！

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嘴里却也不敢怠慢，当下忙道：“客人，里面请！”

这老郎中放下了手上的看病药箱，道：“要上房，房里要窗户多，没窗

户我可是要骂人的！”

王二棍有些烦，道：“怎么会没有窗户呀？每一间都有窗户，你是一个人，还是带着家眷？”

老郎中眼睛一翻道：“混蛋，你他妈看见哪个看病的还带着老婆的？”

他声音宏亮，王二棍碰了一鼻子灰，却不敢再多话，当时领他来到后院，找了一间上房。

进房之后，老郎中嘿嘿一笑道：“喂！小子，我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王二棍斜瞅了他一眼，没有答话。

老郎中冷冷一笑道：“妈的，这年头什么都得要钱，没钱啥也办不了！”

说着掏出了一块银子，约有三四两重，向王二棍手上一塞，道：“你收下这个！”

王二棍心中一沉，真没想到，一个穷郎中，手头竟是如此阔绰。

他惊得眸子一睁，道：“你大爷有什么事？打听谁呀？”

老郎中冷冷一笑，露出了黑漆似的牙床，道：“我打听一个瞎子，年纪很轻，是不是住在这里？”

王二棍点了点头，干脆拉着他走到门口，遥遥指了一下，道：“就是那一间！”

老郎中笑道：“很好，还有一个断胳膊的瘦女人住在哪一间？”

王二棍微微一怔，伸手在怀里掂了掂老郎中那块银子，觉得比那瘦女子送的那一块重多了，就小声道：“大爷，你小声一点，你问的那个女人，就住在你左首第三间！”

老郎中呵呵一笑，重重的在他背上一拍，学了一句行话骂道：“龟儿子，有你一手！”

并就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道：“走你的，没事不许进来。”

王二棍差一点摔了个大马趴，赶忙转身就跑。

老郎中关上门，脱下了身上的棕衣，把斗笠也摘了下来，用布把身上的水擦了擦。

然后，他悄悄的走到门外！

他走到了对面那一间房前，这间房门口放着一个花盆，门关得死死的！

他在门上轻轻叩了一下，道：“有人在么？”

房门一开，迎面站着个白衣少年。

这少年高高的个子，周身上下一尘不染，漆黑的头发，挽成了一个仕子髻。

只见他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，长相很是不凡！

他那双闪闪有光的瞳子，如非事先知道他是一个瞎子，只凭对面观察，是难以分辨出来的！

老郎中看着，不由暗暗赞了声，好个漂亮的小伙子。

少年冷冷的问道：“请问阁下找哪一个？在下姓简名秋！”

老郎中一伸脖子，心说，好小子，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更生出几分好感。

他微微一笑道：“简老弟，我可以进去说话么？”

简秋眸子一转，鼻中微微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与足下素昧平生，足下有什么话，在此说也是一样！”

老郎中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，我只奉劝你夜晚注意一点，打扰了！”

说完转身就走，可是简秋却右手一抬，手上的一截竹杖，横在了郎中身前，道：“足下贵姓大名？平白示警，究系何因？”

老郎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早已忘了姓名，简老弟，你只要知道我是一个看病的走方郎中就行了！”

简秋微微冷笑道：“那么郎中，多谢你了。”

他接着又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简某生平从未亏心待人，行得正走得直，何惧之有？足下关爱盛情感谢不尽，请便吧！”

收回竹杖，退身把房门关上。

老郎中呆了呆，禁不住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子，好硬的骨头！”

说着他就转身向自己房内行去，正巧隔邻房门开处，那个瘦削的女人举步走出。

她目光一触这个郎中，不由两道细眉皱了一下，道：“站住！”

老郎中点头一笑，打量着这个女人，道：“怎么，这位太太要看病么？”

瘦女人上下打量着他，目光连转，好似在捕捉着一个久远的记忆，而一时却又拿捏不定。

二人对望了甚久，瘦女人才挥了一下手，道：“没有事，去吧！”

老郎中弯腰嘻嘻笑道：“是！”

遂转身向店外行去，这个瘦削的女人一直目送他走出店外，忽然自言自语道：“奇怪……莫非是他？太不可能了！”

她脑子里，这时闪出了一个可怕人物的影子——天残老人管青衣。

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江湖上就盛传着这个怪人的一切，这位前辈怪人，似乎就是以一個走方郎中作为护身的，大江南北，他真不知道作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，就连风火道人，对这位怪人，也敬畏三分！

“难道这个郎中就是他？”

“不！那太不可能了……”

第十五章 残师瞎徒

目送着那个老郎中消失后，这个瘦削的女人慢慢转回客房，她内心终于否定了方才那个设想。

她想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天残老人管青衣，怎会来到这里，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人都是问题，他该早已死了！

瘦妇人想到这里，越觉得当前之事，有些“事不宜迟”，下手越快越好！

她独自在客房内，痛一阵恨一阵，想到不久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事情，哪一件都足以令人切齿痛恨，她暗中发下誓言，这些仇恨，自己一笔笔的都要算清楚的，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！

入夜，这个瘦削的女人，把自己打点得很是利落，由于月余没有练功夫，她身上的肉都开始发松了，因此，她不得不用一条黑布，把两腿以及那只独臂紧紧的缠上，这样可以化松弛为坚劲，试了试，很是满意。

虽然少了一只胳膊，可是她却自信，只要凭一只手就能把瞎了双目的简秋料理了！

一切就绪后，她才吹灭了桌上的灯。

当远处的更楼上，更鼓一连敲了四声，这个瘦女人更显得精神抖擞了！

只见她推开了窗户，独手在窗座上微微着力一按，整个身子如同狸猫似的窜了出去！

瘦女人身轻如燕，她拱着身子向瓦面上一落，向下一塌，看起来像一头猫儿那么大小！

在一轮皓月照射之下，她向四周流目微盼，倏地身形向空中一弹。

等到身子高高的升起数丈，又复往下轻轻一落。

这时，她已经到了简秋所住的那间客房门前！

瘦女人面上罩上了一层阴影，她那双陷入眶内的眸子，更闪闪放出凶光。

她左右看了一眼，遂轻轻把身子向门上靠去。

这扇门是锁着的，瘦女人冷冷一笑，身形再起，这一次却落在了窗前！

她试着用那只独手，向窗上轻轻一推，禁不住内心一阵狂喜！

原来这扇窗户，竟然没有关上！

瘦女人在测知房中人已熟睡之后，她毫不犹豫的向窗内一滚，便如狸猫似的，翻入到房内！

借着月光，她向室内各处看了一转，不由暗暗狞笑了一声！

房中仅有一床一桌，在木床的一边，是一个用帘子遮着的柜子，房内静如无物！

瘦女人远远的面对床前立着，定了定神！

她看见那瞎子简秋，正静静的在床上躺着，被子紧紧的裹着，也许是他怕风寒，整个头部，几乎全都缩在了被子里，只露出一缕黑发！

瘦女人看到此，禁不住杀机顿起。

只见她身子徐徐向下一矮，已把背后一口长剑掣了出来，暗室里亮起了一道银虹！

遂见她足下一点，如同燕子一般的，已扑到了床边，口中狞笑道：“简秋！你认了命吧！”

长剑向下一落，“喀喳”一声，整个的床铺，被她这口剑一臂为二。

瘦女人剑身向后一抽，正要飘身而出。

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暗影里一声冷笑道：“阴素裳，你这女人好狠的心！”

一口冷剑，已实实在在了她的后心上，阴素裳不由打了个寒颤，猛地翻过身来！

可是，这口剑的剑尖，又指在她的前心，只要向前再推进分毫，可就免不了血溅剑锋！

她禁不住面色一变道：“啊！”

目光望处，只见一个青衣少年，直挺挺的站在眼前，正是那瞎子简秋！

阴素裳打了一个冷战道：“你……”

她口中这么说着，足下却轻轻向后退了一步，可是简秋的剑尖却也向前逼进了一尺。

阴素裳冷冷一笑，声音颤抖的道：“简秋，你莫非还敢对我……下手么？”

说罢，她缓缓举起了手中剑，正要有所动作，简秋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放下你的剑，不要欺我看不见！”

简秋说着，手中剑又向前推出了寸许，阴素裳吓得面色如土，鲜血已顺体而下，她尖叫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你……”

简秋笑了一声，他那张脸上，这时变为一片铁青色，只听他冷冷的道：“阴素裳，这是你自己投上门来，可怨不得谁，当真是皇天有眼，我简秋能手刃你这无耻的贱人，可谓快慰已极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仰天狂笑了起来！

阴素裳面色苍白的道：“简秋，你双眼我有办法可以让它复明的……你不可胡来……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双眼睛如今已对我无关紧要，阴素裳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多年来，你无日不在啃嚼着我整个的心灵……我做梦也会梦见你，现在你终于送上门来！”

顿了顿，咬牙切齿又道：“你还想再逃开我的剑下，那是妄想！”

阴素裳右手猛地向上一翻，掌中剑直向简秋颈项之上绕去！

可是简秋早已防到她会有此一着，他所以迟迟不下手的原因，是想知道一下，阴素裳到底心有多狠？

阴素裳因欺他是个瞎子，所以才会如此，她哪里知道简秋是个十分精细之人！

简秋这口长剑，点在她前心之上，她的一举一动，无不被他由剑身的颤动而探知得一清二楚！

是以阴素裳身形微晃，简秋立时惊觉！

就见他那双瞪着的瞳猛地一翻，道：“你是想死！”

长剑一转，血光崩现，阴素裳惨叫了一声，踉跄出了六七步以外，一交摔倒地上。

她那只拿剑的右手，已被简秋整个的给削了下来，全身上下变成了一个血人，只疼得她在地上满地的打着滚，嘶号鬼叫不已。

简秋一声狂笑，道：“阴素裳，这是你自己作的孽，可就怨我不得了！”

说着又持剑猛扑过来，阴素裳此刻简直形同一个冬瓜也似，她虽是疼得全身乱颤，冷汗直流，可是心中却是很明白的！

她知道，这个瞎子和自己仇深似海，他是绝不会饶自己活命的，当下见状，忙强撑而起，双足死命一顿，箭也似的向着窗外投去！

简秋闻声一声狂笑道：“你死期到了！”

右手向外一抖，掌中剑化为一道银虹，穿窗而出，阴素裳身子猛地一翻，她想用脚把这口剑踢开，可是已慢了一步。

只听见“噗”一声，这口剑深深的贯入到她前心正中，鲜血如箭似的喷了出来。

阴素裳连半声都没有叫出来，顿时倒地不起，一命呜呼。

简秋身子如同风车似的扑了出去，右足抬处，踩在了阴素裳身上。

他右手一探，已把插在阴素裳胸口的长剑拔了出来，他身子抖成了一片，低声颤抖道：“贱人……你终于死在我简秋手下了，我要挖出你的心来，活生生的吞下去……”

说到此，举剑直劈而下！

可是，这时忽地吹来了一阵风，一只手抓住了简秋持剑的手腕。

简秋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用力一挣，对方竟是手劲大得出奇，一挣竟未能挣脱，当下不由左手一抡，用分筋错骨手，直向这人身上抓去！

这个蓦然来临的怪客，一声笑道：“算了吧，老弟，别得理不让人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他左手一翻，不知怎么，却又扣在了简秋的左腕之上。

简秋双手被对方扣住，就像是插在了山石之中，休想挣动分毫。

他不由呆了一呆，怒声道：“什么人如此戏耍于我？”

这人呵呵笑道：“得啦！要不是我老头子事先关照你，只怕你简秋早已死在了这女人手上了！”

哑声一笑又道：“你先回房去，等我把这女人的尸首料理一下，给人家看见了可是不大好！”

简秋翻了一下眸子，呐呐道：“你是今天白天来的那个老郎中是不是？”

这人一笑道：“对了，这一次你猜对了，你先进去吧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说着双手松开了简秋的手腕，简秋微微一笑道：“尊驾好意，在下心领，只是萍水相逢，怎敢相劳，我自己会处理。”

说罢还剑入鞘，由身侧取出一根丝绦，抖开来，把阴素裳尸身捆了起来，向着这老郎中道：“我等下就来，请稍候！”

向下一杀腰，蓦地腾射而起，只见他右手提着阴素裳的尸身，在屋脊上起落着，竟有如星丸跳掷一般，瞬息间，已驰出了老远！

他来到了一片旷野，才停下脚来。

凭着这多年来，失明的磨练，简秋已能善用他的嗅觉去观察一切！

这时，他已知道来到了一处无人的旷野，就把尸体放了下来！

只见他忽地伏身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，口中喃喃的泣诉道：“简秋！简秋！你终于报了这笔仇了……十年，这十年的罪你是怎么挨过去的？”

说到此，霍的抽出了剑，向着阴素裳的尸身之上一阵乱砍，直到把阴素裳整个的砍成了一片肉泥，才停住了手！

冷月之下，他那张苍白的脸，一阵阵的抽动着，这时候他冷酷得像是一头野兽！

他——简秋，永远也忘不了这十年来，一个盲人内心的痛苦与愤怒！

曾经不止一千次，简秋暗中发誓、赌咒、一旦自己要是捉到了阴素裳之后，必定要吃她的肉、喝她的血！

现在他虽没有这么做，但是当一剑一剑砍在阴素裳尸身上时，却也能把他内心的一种无名愤怒发泄出来！

这是一片树林子，他愤怒的举动，惊飞了栖息在林中的一群乌鸦，他缓缓的擦干了剑上的血迹，把长剑插回鞘内。

然后，他由身上取出一个扁盒子，由内中挑出了一点点白色的粉末，向尸身上弹了少许！

这是风火道人吴天化自制的“化尸丹”，除了人身上的头发牙齿以外，全身骨肉一经沾染，可在一个时辰之内，化为一摊黄水，当真是厉害无比！

简秋方把“化血丹”收起，就听得身边一声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的心也太狠了！”

这声音正是那个老郎中，简秋闻声一惊，猛地转过身来，长眉一挑，道：“要你多管，去！”

“去”字一出口，身子已如风车似的窜上前来，双掌一推，直向着老郎中两肋下击到！

老郎中口叱了声：“好！”

身子蓦地向后一倒，简秋双手同时落了空，老郎中口中又发出了一声长笑，如同一片云似的，自简秋头上翻了过去！

简秋不由勃然大怒，他疑心对方这个郎中是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敌人，当时不再手下留情！

老郎中身子方翻出去，简秋立即跟踪而至！

只见他双目怒瞪，右手蓦地向外一翻，掌中已又掣出了光华闪烁的长剑。老郎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敢对我老人家动家伙么？”简秋一声怒吼，长剑由下而上，划出了一道银虹，直向着老郎中上身卷去！

可是，这个老郎中，是何等身手之人，怎会为他伤着？

剑光一闪之下，就见这郎中整个身子，随着剑势，蓦地腾空而起，紧跟着足尖在剑身上轻轻一点，又翩然的飘落在地！

简秋虽是双目不见，可是凭感觉，却能测出对方的动作，甫一交手之下，他就感觉到对方武功极高，高得惊人！

可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既经交手，总要见个胜负才行，但他奇怪的是，这个自己生平仅见的厉害人物，怎会与自己为敌？

想到这里，简秋更加不禁有些气恼，手下也就越发的无情，他长剑一转，身随剑行，又转了过来。

他面色极为冰冷的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阁下何人？我们素昧平生，何故如此欺人？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道：“小瞎子，你自己看不见又怪得谁来？你有本事，只管尽情的施展出来，看看能把我如何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右手一抖掌中长剑，发出了一声龙吟，他面色严肃的道：“简秋生平行为检束，不伤无仇无罪之人，阁下与简某又有什么过节，尚请明说了才好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道：“小瞎子，你难道不明白？”

说罢哈哈一笑，向前走了一步，简秋已感觉出，对方是走到了自己左侧方，但他丝毫不动声色！

老郎中笑声一敛，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！小瞎子，我老头子这么一大把岁数了，还没收得一个好徒弟，小伙子，我是看上你啦！”

简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，你未免太会开玩笑啦！”

老郎中啐了一口痰，道：“开玩笑？我老人家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从

不跟谁开玩笑，小子，你说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简秋只以为他是有意讨自己便宜，内心更是冒火，当时冷冷的道：“你这人太也无聊！”

说着忽地向左前方一跨步，掌中剑“独劈华山”，“刷”的一剑猛劈而下！

剑锋一落，却听得那郎中一声嗤笑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简秋一听，说话声音分明是在右侧方，不由又羞又怒，剑花一绕，“怒剑狂花”，“刷”一剑又向右前方劈了过去！

可是他剑锋方往右前方劈去之时，却又听得在身后那郎中呵呵大笑道：“小子，我在这里！”

简秋大吼了一声，长剑一翻，施展出最厉害的一招“倒点金灯”，这一次，他怒极之下，剑上光华，有如是过天的流星，一闪而下，快速已极！

可是剑势一落，却觉出前胸上，被人轻轻拍了一下，那老郎中的声音又道：“不必耍宝了，小子！”

简秋惊怒之下，循声又劈出一剑！

这一连几手剑招，在简秋施展出来，是那么的如意快捷，可是他所遭遇到的这位对手人物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！

就在简秋长剑倏地落下的同时，这位老郎中口叱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身子轻轻的飘浮起来，随着剑身转动，简秋长剑连连走空，惊吓之下，遂把自己最得意的“一字乾坤”剑施展了开来，剑上带出了一片寒光，有如是惊涛骇浪一般！

可是不管简秋这口剑施展得是多么纯熟，却依然连对方的衣边也沾不上！

那个老郎中的身子，就像是狂风里的一片枯叶，随着简秋的剑身，腾起来，又落下去，一任简秋剑下如雨，却休想伤着他一毫一发！

这一路“一字乾坤剑”法，瞬息使完，简秋已累成了个汗人似的，可是那个郎中兀自笑语如珠，进退如风，若无其事！

简秋这时心内才明白，对方定是一个天下少见的异人，自己这身功夫若是和他比起来，简直是一天一地，套句俗话，那简直是鸡蛋碰石头，不能比，要是再不及时住手，势必出丑更大。

当下，他怒叱了声：“老头儿，看剑！”

长剑由上而下，一剑劈下！

紧跟着，身子一个侧转，猛翻了出去！

他长剑向前一比，气吁吁的道：“先住手……老头儿，我们把话说清楚，你如此戏耍我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老郎中呵呵笑道：“你现在可是服气了？”

简秋冷冷笑道：“我简秋一身傲骨，岂能服人……老头儿，你若是与我简秋有仇，杀我可以，却休想随便戏辱我。你到底是谁？”

老郎中吓吓一笑道：“好个狂小子，等到你心服口服以后，我再道出字号来，现在少罗嗦！”

说罢哑着嗓子道了声：“打！”

霍地腾身而起，俯扑而下，一掌直劈简秋面门！

简秋到了此时，实在是除了抵抗一途，已别无良法，他掌中剑向下一沉，蓦地向外一展！

这一剑，在剑招中，名唤“醉里挑灯”，最适于盲者施展！

剑光一现，老郎中身子霍又荡起，这一剑险些削在他的面颊之上，他呵呵笑道：“好个倔强的小子，我老头子要是连你也制不服，也就不必再二次出来现这个眼了！”

说完，右手贴着简秋剑刃，向外一拂，简秋就觉得对方掌心内，似乎发出一道极大的吸力，以至于一口剑竟都无法抽动。

他惊吓之下，正待二次用力，那老郎中已一声狂笑道：“你拿过来吧！”

简秋猛觉一股大力一拧，他如不及时松手，一只右手就别想要了！

当下只得单手护着面门，足下向后一点，手中一口剑，就自然地到了人家的手里了！

老郎中取剑在手，嘻嘻一笑，用一根手指，在剑刃上当！当！弹了两下，道：“这柄剑还真不错，只是小子，凭你这身功夫，怎配使用它呢！这么吧，我暂时为你保管着吧！”

简秋正自气愤，那老郎中身形一晃，已到了他的背后，右手一抖，已把他背在背上的剑鞘抢了过去。

接着“呛”一声，插剑于鞘，向背后一插，呵呵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小老弟，你还不服气么？”

简秋此刻气得身子一阵阵发抖，他生平好胜，却想不到，如今为一个陌生的老郎中，如此戏耍，真正是气炸了肺！

可是他自己也知道，对方武功太高、太玄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打他不过，可是这口气却是忍不下！

他那双暴瞪着的眸子略一转动，已然知道郎中立足之处，当下咬牙切齿道：“老头儿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口中这么怒叱着，身子猛地扑了过去，双手一上一下，直取老郎中前胸下腹两处要害。

老郎中冷冷一笑道：“算了吧，老弟！”

身子霍地向下一矮，两手疾出，不偏不倚，正好都刁在了简秋手腕之上，接着使劲向前霍地一带，道：“狗吃屎！”

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简秋就像是一个元宝似的被摔了出去！

老郎中嘻嘻一笑，飞快扑到简秋身边！

简秋霍地翻过身子，飞起一脚，向郎中胸腹之下猛踢了过去！

“碰”一声，踢了个正着！

那郎中口中大吼了一声，霍地翻身倒了下去，顿时口吐白沫不已！

简秋先是一怔，待想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后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忙自翻身而起，摸了摸那郎中心口，见还有动静，看来自己这一脚，分明是用劲太猛，把他给踢昏了。

简秋本是一个生性善良的青年，方才不过是一时之愤，此刻气一消，想来不由有点后悔！

当下，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何苦来，这都是你逼我如此！”

说罢，俯身把这老郎中慢慢扶起来，欲待为他活血过脉一番！

却不料，方自把老郎中身子扶起，正要下手的当儿，那郎中却忽地呵呵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你上当了！”

老郎中口中叫着，右手一推，已自简秋右肋下脱了出去，向上一捞，已攀在简秋的颈项之上，略一用劲，简秋直疼得“哇呼”一声叫了出来：

这时候老郎中又呵呵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小老弟，你可服气了？”

简秋这时为他弄得全身上下麻软不堪，当真是哭笑不得！

他盛怒既消，再想到此老诸多怪异，已顿悟对方确无恶意，忍不住叫道：“老前辈有话好说，不必如此！”

老郎中呵呵笑道：“你可心服了？”

简秋频频苦笑道：“我当真是心服了，我活了这么大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怪人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道：“我老人家活了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难制的瞎子呢！”

说罢，这老郎中又复仰首哈哈大笑了起来！

简秋为他弄得实在是不好受，当下连连告饶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先放开手好不好，反正我是打不过你！我不打也就是了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放了手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”

简秋怔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我已是大年岁，再说，我已有了师父！”

老郎中道：“你那师父不提也罢，提起来还不够丢人么？”

简秋心中一动道：“咦……你怎么知道？我师父是谁，你说说看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师父不是那个老道士吴天化吗？对不对？”

简秋吓得一呆，顿时连身上的难受也忘了，他呐呐的道：“前辈你到底是……谁？怎知我的一切！”

老郎中哈哈大笑道：“小瞎子，实在告诉你吧，我是真心的爱你这块料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”

简秋实在想不出对方是谁，不过平心而论，以他这一身功夫，确是有资格作自己的师父，当下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老人家先放开我，有话好说！”

老郎中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这块好材料，自是不会随便放你跑了，你要是再跑或是乱动手，可就休怪我老人家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简秋点头道：“我一定不跑就是！”

老郎中这才松了手，简秋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想起来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！

当下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要作我师父，也没有什么不可，不过你的名字我总得知道一下，天下哪有徒弟不知道师父的道理，那岂不成了笑话吗？”

老郎中呵呵笑道：“算你有理，小瞎子，你可知道，在数十年前，江湖上有一位名叫管青衣的老人么？”

简秋立时一怔，道：“你是说天……天残老人？”

老郎中呵呵笑道：“小伙子还有点见识，不错，我老人家就是天残老人管青衣，怎么样，小伙子，你看够不够资格做你师父？”

简秋对于天残老人管青衣，可说是久仰了，他自幼就听师父说过此人，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，却没有想到眼前这位老人，竟然会是他！

当下他自是不再犹豫，扑地拜道：“老前辈在上，请受弟子大礼，方才都怪我没有见识，请你老人家万万不要见怪才好！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还不愿叫我师父么？”

简秋面色腼腆的道：“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！”

说着又拜了一下，天残老人管青衣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孩子心地倒很纯厚，只是忠厚得可怜可笑！”

简秋呐呐道：“怎么可笑？”

管青衣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当我真是非收你这个徒弟不可么？你可知道你那个师父正在找你么？”

简秋一惊，道：“找……找我？他老人家找我作什么？”

管青衣冷冷一笑道：“简秋，你双目虽失，他要你这颗项上人头！”

简秋不由吓得面色一变，道：“师……师父，这怎么会？”

管青衣冷笑道：“那吴天化最近自白牛堡出来，功力已较昔日更加精纯……”

简秋打了一个寒战，道：“只是，他老人家又何必要杀我呢？我对他老人家并没有不对呀？”

管青衣嘻嘻一笑道：“好个单纯的孩子，简秋，我且问你，那白牛堡的去处你可知道？”

简秋摇摇头，管青衣又冷笑道：“在我面前，你还要撒谎么？”

简秋惶恐的叩了一个头道：“师父有所不知，这件事当年我那师父曾严嘱我不可告诉任何人的，既是你老知道，我自不便再瞒！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现在你应该知道你那师父为何要杀你的原因了吧？”

简秋战抖了一下，道：“莫非他老人家是因为我知道白牛堡的……”

管青衣点头笑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就是因为这个！简秋，你是当今世上，除去吴天化自己以外，第二个，也是仅有的一个知道他隐秘的人，他所以要除掉你！”

简秋忍不住双手互捏了一下，面色苍白道：“想不到他会是这种人！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嘿嘿一笑道：“你现在一切都明白了，就该与我合作才对，有你合作，就不难除去这个魔头！”

简秋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师父，你老的意思是……”

天残老人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事我如不说清楚，你自是不了解，现在我提起一个人，你或许知道。”

简秋翻着他那双白眼道：“是谁？”

管青衣冷冷一笑道：“冷红溪。”

简秋立时紧张地道：“啊……我知道，我此刻正是在找他，师父你老人家可是见着他？”

管青衣点头道：“自然见到了他，这冷红溪为了对付强敌莫环，真是用尽了苦心，不想眼看就要歼敌如愿的当儿，那妖道吴天化竟突然出现，救走了莫环，非但如此，那冷红溪着了他的道儿，险些丧命……”

简秋大惊道：“冷红溪现在何处？”

管青衣嘿嘿一笑道：“好听的还在后头呢，你听我慢慢说下去，不愁你不恨那老魔入骨！”

简秋道：“冷红溪与弟子是道义之交，他为人正直，武功奇高，弟子甚为敬重他的为人，如果有难，我是绝不会坐视不救的！”

管青衣冷笑道：“冷红溪为妖道打下山涧，因而患了人间绝病，名谓‘力疲三跳’，如非遇见了我，只怕此刻已死多时了！”

简秋大惊失色道：“师父，他现在何处？”

管青衣摇了摇道：“你不必惊怕，现在他已无妨了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！简秋，你可知道令妹现在何处？”

简秋一怔，道：“你老人家是说春浓？她……她不是找寻冷红溪去了么？”

天残老人冷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可是现在她已为那吴天化擒去，你可知道？”

简秋吓得身子一晃道：“啊……这是真的？”

管青衣冷冷一笑道：“这都怪我一时大意，本来我是可以自那妖道手中把令妹抢救出来的，结果却因事耽误，晚了一步……”

说着叹息了一声，简秋此时战抖着道：“他带去舍妹又是何意？”

管青衣冷冷一笑道：“这魔头新近在白牛堡炼制一种丹药，名唤‘不死仙丹’，据说要用一百零八种动物的血为材，另用四十九味药草为引，才能炼成……”

天残老人说到此，冷冷一哼道：“这不死仙丹一旦炼成，常人服用后可延寿百年，有道基者服之，可成不死之身！”

简秋呆呆的道：“可是这又与我妹妹有何关系呢？”

管青衣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妹妹生辰占有三五，可是？”

简秋道：“不错，春妹乃是十五年，五月五日午时生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天残老人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就不错了……”

接着，又冷冷一笑道：“不死仙丹初胚既成，必需以一年占三五的黄花闺女的血膏渗入丹药之内，否则前功尽弃，毫无用途！”

管青衣说到这里，神色凝重地道：“你妹妹生辰八字正好占有三五，如此生辰人物，只怕普天下难觅一人，那妖道找到了她，自是如获至宝，再也不会放过她了！”

简秋那双瞽目内，淌下了两行泪来，伤心的道：“师父如此说来，我妹妹只怕性命不保了！”

天残老人冷森森一笑道：“据我猜测，那妖道药坛既设在白牛堡内，因只有彼处才有天然地火，你妹妹在未被押到那地方之前不会有危险！”

简秋全身战抖了一下道：“那么，弟子即时就赶去白牛堡……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一人去，正是羊入虎口，正中妖道下怀，他刻下找你找不着，你自己送去岂不正好！”

简秋这时已是乱了方寸，他身子颤抖不已，道：“你老人家可有什么良策没有？”

天残老人伸手在他肩上拍了拍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用不着如此担心，此事想来固是可忧，可是我想吴天化那妖道生来自大，他初履中土，必有几天勾留。”

说罢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夫我既知此事，万无不管之理，现在你我更有师徒之情，自然更不能坐视，你既然知道去白牛堡的路径，那是再好不过，我们就找到白牛堡，斗一斗这个魔头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另外，我还要邀请两位小客人同行，也可以说是两位小帮手！”

简秋惊异的问道：“这两个人是谁？”

管青衣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不必问，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说罢，他仰首看了一下天，道：“天可是快亮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”

简秋想到妹妹为妖道擒去，实在放心不下，闻言呐呐道：“此事不宜耽误，万一要是我妹妹……”

天残老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必担心，此事是急不得的，尤其不可轻举妄动，万一是要那妖道得知我老头子介入其间，只怕你妹子性命马上就有危险了！”

简秋面色惨白道：“莫非他竟丝毫也不念与弟子昔日师徒一场之情么？”

天残老人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他如念这份情谊，你这双眸子也不会瞎了。痴儿！痴儿！”

简秋这一刹那，彻然大悟，双腿一软，“通”一声坐倒地上。

只见他双手互捏着，全身一阵疾战，喃喃道：“吴天化……你好狠的心！既然你无师徒之情，我也就不讲师徒之义了……”

说着，一双瞽目之中，滚下两行泪来。

天残老人管青衣在他肩上拍了拍道：“你也不必难受了，这一次我们前去白牛堡，见着了那妖道，我必定设法向他要得解药，把你双目治好！”

简秋苦笑笑道：“弟子只是伤心，为那妖道骗得太惨了，至于这双眼睛，是否能够治好都是无所谓的事。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摇摇头，突然冷冷一笑道：“昔年我在十万大山囚禁了那个孽障莫环，不想这厮竟能脱逃出来，如今且投奔到了吴天化身边，此番我倒要看看这厮怎么再逃过我的手下！”

简秋担心妹妹安危，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没有答腔。

二人展开身法，管青衣在前，简秋在后，不多时又回到了“龙门老栈”。

进房之后，管青衣点亮了桌上的灯，持灯一照，但见简秋所睡的那张床，已为阴素裳方才一剑砍成了两段，室内弄得乱七八糟。

所幸他们打斗，并没有把店内客人惊醒，当下天残老人就把房子收拾了一下，那张床既不能睡，简秋只好到管青衣房内凑合一夜，好在老人只需静坐就行，并不一定要睡！

第二天的中午时分，龙门老栈门前，来了两个访客，一男一女，男的英俊不凡，女的艳丽如花。

这两个人物的突然来临，为这客栈带来了一阵骚动，是时那老郎中管青衣正在院子里散步。

他远远的看见了这男女二人，一笑道：“二位甚是守时，快请进吧！”

这对少年男女，正是冷红溪和雪雁舒又青，看上去倒像是一对亲密的小夫妻。

见面之下，冷红溪上前一步，道：“老前辈原来就是……”

管青衣张口一笑，一只手在红溪背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进去再说！”

冷红溪这才发现院中十数双眼睛都在注意着这边，不由俊面一红，遂和舒又青跟随老人向后院走去。

才一进房，二人就向管青衣深深一拜，冷红溪有些惭愧的道：“你老人家原来是管老前辈，弟子真是久仰了！”

舒又青也腼腆的道：“老前辈原谅晚辈那天冒昧，晚辈实在是不知道你老人家就是天残老人……”

管青衣呵呵笑道：“不知者不怪，再说你二人并没有作错什么，快请坐下来，我们好说话！”

冷红溪落座后，立即问道：“不知老前辈飞书宠召，有何见教？”

管青衣望着二人点头一笑，道：“自是有事，在未讨论正事之前，请先见过我新收的一个弟子，冷大侠，你们可能还是旧识呢！”

红溪讶然道：“不知是哪位仁兄，老前辈请即请出一见。”

才说到此，就听得门外一人道：“冷大侠，久违了！”

门开处，简秋持杖而入，冷红溪见了，不由得大为惊喜，当时一跳而起道：“简恩兄，原来是你……”

说罢，忙跑过去，紧紧地握住简秋一只手，激动的道：“你怎会在此？我正要找你呢！”

简秋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也是为找寻冷大侠而来，中途遇见了管老前辈，蒙他不弃，破格收为门下。冷兄，你怎会来此？”

冷红溪说明缘故后，遂为雪雁舒又青介绍，简秋一听是小寒山二女之一，不由面色一冷，道：“请恕在下冒昧，舒修文是姑娘什么人？”

雪雁一呆道：“乃是家姐！”

简秋后退了一步，双目一翻道：“你二人不是与莫环一道么，怎会……”

冷红溪知道他是误会了，当下忙代雪雁解说了一番，简秋这才释然。

雪雁却为此很不得劲儿，管青衣呵呵一笑道：“徒儿，你可不能混为一谈，姐姐是姐姐，妹妹是妹妹，是两个人，可要分清楚！”

雪雁闻言不由叹息了一声，想起玉鹰与自己同胞姐妹，终是不忍，当下禁不住落泪道：“我姐姐虽是多行不义，但其本性实在不恶，此番又上了妖妇阴素裳的当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，老前辈与简兄，今后如果遇到了她，尚请念其并无大恶，网开一面放过她才好！”

天残老人一笑道：“这个你不用担心，简秋与她也并无什么仇怨，我自方法教训她就是！”

说罢，微微一笑，好像早已成竹在胸似的！

雪雁舒又青忙称谢不已，接着各人分别落座，冷红溪忍不住又问道：“老前辈召见，究有何事，尚请赐告才好。”

天残老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苦苦寻找莫环，其实不必，这应是老夫我的事情，冷大侠，你与莫环之间，莫非有什么仇恨么？”

冷红溪闻言微惊，当下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问起此事，晚辈汗颜，此事说起来晚辈实在有些愧对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如不怪罪，我才敢明说！”

管青衣甚是惊异，一双闪闪发光的眸子，注视着地道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，你但说无妨！”

冷红溪又长叹了一口气，遂把昔日一段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，说到伤心处，这位盖世奇侠亦不由泫然泪下。

听的三人，也无不为之动容，简秋更咬牙切齿痛恨不已，他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原来冷兄为此才愤世疾俗，小弟以前倒是多有误会了，如此看来，这莫环当真是万死有余！”

管青衣闻言之后，默然甚久才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也是天意如此，我不会怪你，想不到我昔日一番心血，最后倒成了你的樊笼囚牢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嘿嘿冷笑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好个莫环，原来你是这么出来的……”

接着，向冷红溪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笔仇，还是应该留下让你来报了，人世上再没有什么仇恨能超过这一宗了！可恨……可恨之极！”

冷红溪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所以说，上天入地，这笔仇弟子也非报不可！”

说着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频频苦笑道：“只是想不到这老儿如今找到了一个厉害的帮手，看来要除去他却是不易！”他目视着管青衣，剑眉微皱，道：

“你老人家可知莫环身边那个白衣老人是何来历？”

天残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人就是风火道人吴天化，我怎会不知？”

冷红溪不由大吃一惊，顿时呆住了，半天他才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说呢！原来竟是他……”

管青衣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台戏要是只有莫环，还不够热闹，加上了风火道人这个老儿才够精彩，冷大侠，你不要气馁，我给你撑腰！”

说到这里，尖声一笑，又道：“我们给他们一个直捣黄龙，一直打到白牛堡去，看看谁强谁弱！”

冷红溪摇头道：“只是白牛堡的地址谁知道呢？”

管青衣手指简秋道：“我这徒弟知道！”

简秋点了一下头道：“我还是幼年时去过一次，记忆已经模糊，不过……各位请看！”

说着，忽地把左手衣袖拉起，一直拉到臂根，众人立时发现，原来在他臂膀上，有一片紫红的线条。

简秋苦笑了笑，道：“去白牛堡的路图，我已刺绣在臂上，那妖道虽唆使阴素裳毁我双目，却想不到我会有此一着！”

管青衣连连点头道：“这一着实在太妙了。”

说罢，他同冷红溪一齐走近细看，只看出一片斑紫，线条纵横。

冷红溪不由皱眉道：“这个谁又看得清楚？”

简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冷兄大可放心，我双目虽瞎，但五指触觉未失，我们即日起程去白牛堡，由我领路就是！”

天残老人呵呵笑道：“如此甚佳，只是冷大侠与舒姑娘匆匆赶来，理应休息一日，明天一早动身，并不为晚！”

冷红溪摇头笑道：“老前辈顾虑得太周全了，我们马上就起程如何？”

管青衣呵呵笑道：“此事不可操之过急，老夫预料那妖道等人，此刻也在路上，万一我们要是走在了他们前面，为他们发现反倒不妙，不如晚走一天的好！”

雪雁闻言连连点头道：“老前辈所言极是，凡事欲速则不达！”

简秋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只不知我妹子此刻怎样了？如果遭了妖道毒手……”

红溪一怔，问道：“简兄何作此说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冷兄你莫非还不知道，舍妹不久前已落入妖道手中，生死莫明，怎不令我这兄长心焦？”

此言一出，冷红溪以及舒又青都由不住大吃一惊，顿时都呆住了。

天残老人管青衣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大可放心，简姑娘那条命包在为师我的身上，我保证她安然无损也就是了！”

红溪与雪雁纷纷问故，简秋才把管青衣所告说了一遍，二人听了都愤恨激动不已。

管青衣又冷笑道：“吴天化本是一个玄门高士，武功惊人，武林中俱甚敬仰，想不到他自与云天禅师对禅较功之后，走火入魔，竟如此倒行逆施起来……”

天残老人说到这里，那只独眼闪闪发光，满头乱发根根怒立，显示出内心的愤怒之情。

他继续说下去道：“此人自创两极魔图，大行无耻，已遭天忌，最近更

妄图炼制不死仙丹，异想以女人膏血调制丹药，实在是令人齿冷！我老头子如不及时给这恶魔一点厉害，他可更要猖狂无忌了！”

这位风尘怪老越说越激动，说着说着怪笑了一声，闪烁的目光望了冷红溪一眼，又道：“这吴天化，一身功力更非昔比，老夫我如今也未见得就是他的对手，不过老夫虽无胜他绝招，却有与他同归于尽之杀手，大不了与他……哈！那时候，武林上少了我们两个怪人，也就天下太平了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老前辈何必多虑？那风火道人如此逆天行事，还会有什么好下场么！”

管青衣叹息了一声，笑了笑道：“此去白牛堡，我们胜负确实难料，因那吴天化妖道在白牛堡设有厉害的地火埋伏，我们一个不小心，就会着了他的道儿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看了简秋一眼，白眉一皱，又道：“简秋，你只送我们到白牛堡外即可，不必进去，你武功虽高，但到底双目失明，行动不便，不宜冒太大之险！”

简秋怔了一下，摇头一笑道：“师父，别的事我都可以听从你老人家，唯独这件事，要是你老人家不许我入白牛堡，干脆我路也不带了！”

天残老人呵呵笑道：“好个倔强小子，好！好！由你就是！”

四人商谈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才同进晚餐。

当夜，冷红溪和雪雁舒又青，就在这“龙门老栈”住了下来。

他二人是分室而居，入夜，四个人心中都反复的想着心事，因为“白牛堡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，如今对他们来说，还是一个“谜”！

这其中，简秋昔日虽曾随同吴天化去过一次，可是如今记忆也甚为模糊，在他仅存的一点记忆里，仿佛那是一个深沉的地洞，其内处处皆是熊熊的烈火……

第二天，一行人开始上路了。

根据简秋的指引，一行人马由川入甘，在甘肃兰州，他们采办了大批应用物品，添了四匹驮东西的牲口，继续浩浩荡荡的直入青海。

因为根据简秋臂上的纹刺，那白牛堡是处在青海西宁“大金瓦寺”附近。

这是一条漫长难行走的路途！

时值初夏，青海境内，天气极为炎热，所幸这段路上，倒没有什么难行的山路，只是语言却杂得很，汉回藏蒙各族人都有。

天残老人无处不去，能说数种方言，倒也没有碰到什么困难。

为了行动方便起见，他们几个人都打扮成当地装束，管青衣化装成一个老喇嘛，简秋和冷红溪化装成两个回人，至于雪雁，则打扮成一个回族姑娘，梳着一双大辫子，模样儿真同本地人一个样子！在骄阳当空下，他们来到了“平戎驿”这个镇市，人马都十分困倦了。

这地方距离西宁已不算远，人烟相当的稠密，镇上有一家汉人开的客栈，名叫“海福客栈”，是这地方唯一的一家客栈！

四人来到栈外，已是掌灯时分，只是此处可不像中原内地那么繁华，所谓的灯，不过是油浸的松枝火把，每间房内都插有一枝，燃点起来，黑色的油烟高达数尺，土墙上为烟熏得一片黝黑！

掌柜的是一个汉化的回人，穿着一身短衣褂，矮小的个子，这么热的天，头上还缠着白布，干瘦的四肢上，生满了长长的黑毛。

本地人都有吸烟的习惯，这位掌柜的也不例外，走到哪里，他手里总离

不开三尺长的一杆烟枪，全身上下一股子汗骚臭，与人谈话，总爱露出他那熏黄了的板牙，令人不敢领教！

海福客栈前门是一条石板大街，后门却是青葱原野。这位老板还养了甚多的羊、马、牛等牲口，牲口的粪便堆积如山，据说此地的居民，都以牲口多寡论贫富，而牲口多寡，又以牲口粪堆的高低为标志！

这家客栈的老板，对他所存集的粪便甚感自豪，见人总爱自夸一番。

“入乡随俗”，四个人也只是一切都将就了。

长途跋涉，来到了这里，四人都想好好休息一下，睡处不好，尚可将就，因为四人都是身怀武功绝学的人，只需静坐，并不一定要睡。

最令他们不习惯的是，这里的人都不习惯洗澡，一个人月余不沾清水，是常见的事。

这一点，尤其使得爱洁成癖的舒又青感到难受。

因此，在夜静更深之后，雪雁悄悄的起来，她记得后面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清溪，无论如何自己非得去泡一泡不可！

她悄悄起来，带了换洗的衣裤，出得门来，只见四合院里一片安静，当空一轮明月，静静的挂着，越发显得夜静更深。

雪雁悄悄出了四合院，来到了后院，后院里，有两个伙计，正在用刷子刷着牲口身上的泥沙，那个矮小的老板，坐在石磨子上，一口口的在抽烟。

雪雁轻轻一弯身子，“嗖”一声，已掠上了土墙，正当她要飘身而出的当儿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她看见一匹健马驰了过来，马上坐着一个满脸胡子的黑矮汉子。

这种人，在中原固是无足为奇，可是此时此刻，发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汉人，实在是令人有些吃惊。

舒又青本要飘下去的身子，忙一收势，把身子向檐角下倚了倚！

这时那骑马人已来到了后门外，忽地停住了。

骑在马上那个满脸黑胡子、一身夏布短衣裤的矮汉子，自马鞍上飘身而下。

由他下马的动作上看来，这个人似乎有一身相当不弱的武功，舒又青更不禁心中微微一动。

这汉子下马后，轻咳了一声，店掌柜的抬头一看，忙起身招呼道：“原来是胡三爷，这半夜里到来有事吗？”

那矮汉东张西望了一阵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毛老大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！”

听这人口音，是山西人，很难懂，可是却远比掌柜的那种半生不熟的汉语容易懂得多。

雪雁这时才知道，原来这位掌柜的还会说汉语。

毛老大闻言就笑着走上去，把长烟袋伸过去，道：“三爷，来锅烟！”

矮汉摆手皱眉道：“谁抽你的烟，我是来向你打听事情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声音忽然压低了些，把头伸过来，小声道：“听说你这店里住了几个汉人是不是？”

毛老大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汉人？没有呀，到是有几个卖货的商人！”

听到此，雪雁不由心中一动，更加注意的往下听。

矮汉子眨着一双猪眼道：“是几个什么样的商人？”

毛老大咬着烟嘴子，半喷着烟，眯着眼睛，道：“一个老喇嘛，三个回

子，大概是跑马头贩药材的！”

矮汉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么说是四个人了？我问你，他们当中可有一个是瞎子？”

毛老大怔了一下道：“不错，是有一个瞎子，怎么三爷，你认识他们？”

矮汉子立时面色一变，左右看了一限，更小声道：“他们都睡了没有？住在哪儿？”

毛老大回头指了指，道：“在里院，早都睡熟了，三爷你有话直说吧！”

这位胡三爷才松了一口气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知道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吗？嘿嘿……”

毛老大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是干什么的？”

胡三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是才听人说，据说这四个家伙是由中原来的，是我们老教主的仇人，毛老大，你可得好好看着他们，可别叫他们跑了！”

毛老大听到这里，吓得烟也不抽了。

他睁着他那一双发黄的眼睛，往牙缝里直吸着气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不会吧！三爷，你又没看见……”

胡三爷一咧嘴道：“错不了，你一说有那个瞎子我就知道了，还有个姑娘是不是？”

毛老大立时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有个姑娘，那姑娘长得真标致……”

胡三爷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标致，妈的你别鬼迷了心吧，那娘儿们可厉害呢，不是我说，咱们两个都干不过她一个，她的手比你的刀还快！”

毛老大一惊，道：“哟！可真一点也看不出来！”

胡三爷眨着一双眸子，道：“你知道他们预备什么时候走么？”

毛老大想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个……大概还有两三天吧，我听说那个老的还要办货，弄些粮食带着！”

胡三爷面色一喜，道：“好！好！只要他们不走，我就有办法！”

毛老大似乎被他说得也有些害怕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忙又转过身来，道：“三爷，这四个人是干什么的？你怎么知道是老教主的仇人？”

胡三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教主前天经过这儿时就关照下了，叫我们留意几个汉人，当中有一个瞎子，一个女人，这件事，我们要是弄成了，在老教主面前可是大功一件！”

说着得意的笑道：“老毛子，你可得拿出几分劲来，看住他们！”

毛老大皱眉道：“这件事我……怕不行，你不是说了，那个女的手比刀还快吗，我这样子能行吗？”

雪雁在暗中听得真是气恼不已，暗暗庆幸自己幸亏是听见了，要不然真还被蒙在鼓里呢！

她心中想着，就贴墙而立，继续听他们说些什么。

那个姓胡的，这时由身上掏出一块银子，递予毛老大道：“叻！先拿着这个，你只要记好了，无论如何设法别叫他们走，能拖几天是几天！”

毛老大缩手道：“我可不要钱，老教主的事，我还敢要钱吗？反正我试着办就是了！”

姓胡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先走了！”

说着往马背上一跳，掉过马头，一路疾驰而去。

雪雁不由冷冷一笑，她既然眼见此事，再不能就这样的放那姓胡的走了。

当下，暗中展开轻功提纵术，紧紧蹑着姓胡的那匹快马，一路紧跟了下

去！

所幸这条路还不太远，不久就见那姓胡的在一座规模十分宏大的大庙前停下马来，然后翻身下马，直向庙内行去！

大庙内，一片漆黑，除了正殿透出一些灯光以外，其余地方一片黝黑！

那位胡三爷这时走上石阶，用手在门上用力叩着，口中大声道：“快开门，我回来了！”

雪雁早已施展超人轻功，翻上了大殿屋脊，她以“珍珠倒卷帘”之法倒挂下身子，把眼睛凑于殿窗之上。

殿内灯光很亮，照得其内各物毕现，除了几尊佛像以外，殿内竟设着十来张床。

这时正有七八个汉子，围着一张大八仙桌子斗着牌九，乱哄哄的嚷成一团。

那姓胡的敲门甚久，他们方始发觉。

就见其中一个瘦老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八成是胡老三回来了，开门去！”

立时就有人出殿把门开了，那姓胡的匆匆跑进去，第一句话就高叫道：

“瓢把子，这一趟我可是跑对了！”

他这么一嚷嚷，几个人立时一怔，牌九也不玩了，只见那个瘦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别瞎叫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胡老三吓吓一笑道：“老教主说的几个人我可是找着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全体都怔了一下，那瘦老人面现惊喜道：“噢！太好了！”

说罢，又对胡老三点头道：“坐下慢慢说！别慌！”

胡老三嘿嘿一笑道：“妈的，三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一点没错！这几个人现在都住在毛老大的客栈里，我已经关照毛老大好歹绊住他们别放他们走了！”

瘦老人一手捻着他那几根狗蝇胡子，道：“对！办得好！”

胡老三得意的一笑，道：“瓢把子，这件事你得费一下心，把弟兄们分配一下，我们一上手，就得把他们给拾下来！”

四周的人都连声附和着道：“对！对！”

其中一个胖子，“叭”的在柱子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走，咱们这就走！”

瘦老人扫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住你的嘴，你以为这几个人是好对付的吗？真是瞎了你的眼了！”

胡老三点着头道：“瓢把子说得不错，连老教主都对他们忌惮三分，可见这几个人不是好相与的！”

瘦老人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，五个手指在椅子把上轮流敲着，突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也不能白杀人，老教主有的是钱，我们得好好敲上一笔！”

群声附和道：“对！对！”

摇曳的灯光，照着这一群乌合之众，为数约有七八个之多，四下墙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兵刃。

由他们话声之中，雪雁已可判定，这些人，必是当地刀客马贼之流的人物。

这时那瘦老人忽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几个人可得注意了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把烧熟的鸭子给弄飞了，我们不动就是不动，一动就得给他们来个利落的！知道么？”

大家都点着头，连连称是！

瘦老人又问胡老三道：“你没有惊动他们吧？”

姓胡的点着头，道：“当然！我连面也没跟他们照……这件事在我看，还不能太慢，万一要是他们走了，那可就麻烦了！”

瘦老人由椅子上猛地站起来，作了一个决定道：“好！胡老三，我们两个先走一趟！”

姓胡的一怔道：“我们俩？”

瘦老人一笑道：“别怕，我们先去看看老教主去，咱们先跟他老人家谈价码儿，划算咱们就干，不划算就拉倒，反正我们不能白干！”

胡老三怔了一下道：“老教主不是走了吗？”

瘦老人诡谲一笑，道：“走了？这里有他的心爱小妾，他能走得了吗？”

胡老三一拍后脑勺道：“对！我竟忘了这个人了！”

瘦老人喝了声：“备马！”又对身边的人道：“把我的链子锤拿来，给我穿衣服！”

立时就有有人把他的一对西瓜般大小的链子锤拿了过来，瘦老人接过围在腰上，又有人拿过一件青绸子长衫，给他罩在外面。

这时胡老三也已由院里把马牵了出来，道：“我们就走吗？”

瘦老头道：“好，就走！”

大步走出了殿门，步下台阶，最后又回头关照其他人道：“你们都别出去，这件事还没作准，一个打草惊蛇，咱们可是白忙了！”

说罢，就同胡老三一起上了马，直向庙左的一条黄土道上飞驰而去！

雪雁舒又青早已在路旁等着他们二人，她施展出全身功力，一路紧跟了下去！

第十六章 金银双瓶

雪雁舒又青一路施展出轻功绝技，紧紧跟随在这两骑快马之后，约有一盏茶时间，就见二马在一片枣树林前面停了下来，马上人遂即翻身下马！

胡老三问身边老人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怕不太方便吧？”

青衣老人哼了一声道：“错开这个时间，你还能找得到他老人家？”

二人边说，连把马拴在枣树上，自鞍子上解下了马灯，就向林内行去。

雪雁在暗影里，跟随着二人，甚是容易，只见前行二人说着走着，已来到了一处金碧辉煌的大殿宇之前。

舒又青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怪了，这不是一个庙么？莫非那个什么小妾，会住在庙里不成？”

胡老三这时用手上的马灯，四处照着，嘴里嘀咕道：“一来这里我就害怕，真怕被狗咬着！”

话声未完，就听暗影里“唔”一声，一只高大藏犬，直向着胡老三身上猛扑了过来。

胡老三吓得“啊呀”一声，身子向一旁猛然一闪，抬腿就踢，那藏犬身子一翦，又改由侧面扑了上来。

可是这时，一旁那瘦老人赶上两步，一把抓在了那条狗的颈圈之上，跟着一翻手，把它给摔了出去。

胡老三咬牙道：“用劲摔，摔死它！”

瘦老人冷笑道：“摔死它？打狗还得看主人面呢！”

说话之时，又见两条藏犬往这边扑来，胡老三一反手由背上掣出了鬼头刀，正要挥刀上去，忽听一个女人的声音道：“老三、老四，还不回来？不许乱咬人！”

胡老三怔了一下，一翻眼珠，心说这可好，狗也叫老三，真他妈的气人。

那两条藏犬被这女人一叫，立时低鸣着转身跑了。

这时就见一个中年道姑模样的女人，打着一盏灯笼走过来，见了二人，用灯笼照了一下，冷冰冰的道：“二位这么晚来此，是干什么？”

瘦老人咳了一声，抱拳笑道：“女修士请了，我们是‘巴克土庙’里来的，请问老教主可在你们观里么？”

中年道姑皱了一下眉头道：“你们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瘦老人嘿嘿一笑道：“我姓齐叫大鹏，这是我一个兄弟，叫胡老三，我们有急事要见老教主，麻烦你给通禀一声。”

道姑冷冷的道：“老教主很久没来了，今天来没来，我也不清楚，我进去看看，你们可别往里头乱闯，这里狗多得很，要是咬了你们，我可不管！”

胡老三咧嘴冷笑道：“你还是招呼它们别上来的好，要不然我的刀可是不客气！”

瘦老人赶忙拉了他一下，道：“少废话！”

中年道姑闻言怔了一怔，用灯笼在胡老三身上照了一下，阴沉的道：“你有本事只管用刀吧，只要你不怕仙姑娘降罪就行！我看你是没有这个胆子！”

胡老三脸色通红，望着她直翻白眼。

瘦老人在一旁忙赔笑打躬道：“得啦，我这个兄弟不会说话，你不要见怪，我们实在是急事，烦你进去通禀一下吧！”

中年道姑冷笑了一声，才转身而去。

她走后，瘦老人看着姓胡的冷冷道：“老三，你他妈的差事可是越当越回去了，这小姑子要是在仙姑与老教主跟前多两句嘴，我看你他妈的可就吃不完兜着走！”

胡老三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算了，我以后不吭气也就是了！”

隐身暗中的雪雁这时才略微有点明白，原来这地方竟是一处道观，并非是寺院，由方才那中年道姑出言情形，更可知道这观里的修士，全是女人，是由一个叫仙姑娘娘的人主持！

同时也就可以猜知，这个仙姑娘娘，必是所谓“老教主”其人的小妾了。

她在暗中又鹄候了一刻，就见方才那个中年道姑再次步出，远远向二人招呼道：“你二人请进来吧！”

瘦老人忙赔笑道：“有劳女修士，老教主可在里面吗？”

道姑斥道：“自然是在，你说话的声音小一点，要是被别人听见了，成何体统！”

瘦老人忙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，我真是糊涂透了！”

说罢，就率同胡老三，走进观内，他们进去了一会儿，雪雁才纵身上上了院墙，向着观内一打量，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。

她真想不到，在这种地方，竟然会有如此一座道观，放眼望去，但见院墙之内奇花异草，金漆碧瓦，简直美得像一座皇宫。

那个撑着灯笼的道姑，这时正领着二人走进了一道铺着红石方砖的长廊，廊下垂吊着一列为数约在百盏以上的琉璃宫灯，远远望去，有如一溜天星，煞是奇观！

廊道尽头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观楼，上了几级石阶，就可踏上一层看来松软无比，而绣有五彩图案的西藏地毯。

这时在观楼入门的两侧，分别站立着一双道姑。

四个道姑，各人全穿着一身黑纱似的道装，可是在背后地方，却都垂吊着两根血也似的红绦，乍看起来，真像是画上的仙女一般。

雪雁这时已飘身下了院墙，可是她身子方落下的刹那间，却忽见由花丛里，蓦地扑出了一只全身黑毛的藏犬。

这只狗看起来，较诸先前在观外攻击瘦老人与胡老三的那两只显然是厉害得多！

雪雁舒又青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因为如果这只狗发声一叫，事情可就麻烦了。

当时她惊凛下，猛然向下一伏身子，那只黑色藏犬，带着一股劲风，直由她背上窜了出去。

所幸的是，这只狗尽管如此凶恶，却是一声也不叫，藏犬厉害的地方，也就在此了。

雪雁娇躯再次转回时，手中已多了一口短剑。

眼看着那只黑色藏犬，后足一蹬，又转头向自己这边猛扑过来。

不料就在它身子在空中将下未下之际，忽然颤抖了一下，落回地上。

接着四足一阵乱蹬，就一命归西。

舒又青不由心中一怔，当下细看了看那只狗，只见它口鼻内具都泌出鲜血，可是全身上下，却不见什么伤处。

这种情形，分明是被人用极厉害的劈空掌力，震裂了五内，才会如此惨

死。

舒又青忙回身四下望了望，冷月稀星，花影间枝叶婆娑，哪里有任何人迹！

雪雁心中暗暗称奇，却也不便出声相问，当时纵身上了一处假山石。

假山石前面不远，就是那座观楼。

楼前，悬着一方大匾，其上刻着“巴文图女子道院”七个大字。

两旁分悬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“鼓琴仙度曲，种杏客传书。”

倒十足像是一个修道的所在，这时胡老三二人已随着先前那道姑，直走了进去。

舒又青心中暗忖着，自己也只能跟到这里了，因为门前四个道姑把着门，自己也实在不知怎么才能进去。

哪知才想到这里，忽听得“叭”一声脆响，楼檐上落下了一块碧瓦，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。

那四个把门道姑同时一惊，立刻就有二人腾身而起，向着屋顶上掠去。

就在这时，靠左的偏檐上，又发出“叭”一声，又落下了一块瓦来。

那剩下的两个道姑，对看了一眼，面色很是惊异，轻叱了一声，也一齐向侧面檐角上扑身而上。

舒又青见状心中忽然一动道：“我真傻，看此情形，这暗中人，分明是有意助我入内，才会如此设计，把守在门前的四个道姑诱开，我怎么还在此发怔呢？”

想着，忙施出轻功提纵术，一连三四个起落，扑进了观楼之内。

她身子方进入，就见已有两个守门的道姑自檐头上翻了下来，重新站在门前，其中一人道：“怪事，哪来这么大的风呀！”

另一人也道：“今天晚上有点怪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！”舒又青心中暗笑，只见楼内甚是宽敞，整个地面上，全都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大厅两侧，每边立着一双高脚金漆的烛台，燃着四支粗如儿臂的金色蜡烛。

整个的大厅内，没有一点声音，静极了。

大厅底端，供着八仙的塑像，正中最大的一尊塑像，是何仙姑，手持寿桃，看来栩栩如生，可能因为这是一所女子修道院的缘故，所以特别崇奉女仙人。

舒又青凝神细听，楼上传出轻微的话声。

这姑娘也真艺高胆大，只身犯险，丝毫不惧怕，略一犹豫之下，竟直向楼上行去！

她方踏上了四五级楼梯，就听得迎面有足步声传来，一惊之下，再想躲避，已是不及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道姑已由墙角转出身来，正是方才送那瘦老人胡老三上楼的中年道姑。

这中年道姑乍然看见舒又青，骤然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咦？你是……”

舒又青足下一上步，右手中食二指，直向道姑前胸点去。

这道姑面色一变，惊慌中，右手霍地翻起，向舒又青手腕上就切！她一时惊吓过甚，竟忘了呼叫了。

雪雁舒又青动手之下，是绝对不能容她逃开，更不能容许出声呼喊！

道姑一招出手，尚没有挨着对方衣边，舒又青已展出“咫尺乾坤”的快

捷身法，霍地由她头上掠了过去。

中年道姑猛地一个转身，却是再也逃不过这一步劫运！

就见舒又青一双玉手同时向外一抖，尖尖十指，已分由左右，插在了这道姑双肋之上。

舒又青足下向前一跨步，双手一伸，托住了道姑倒下的身子。

原来舒又青，这一式绝技，名唤“闭气闪电手”，一出手，已把道姑两处“气海”穴封闭，因而道姑连一声也没哼出，就昏死了过去。

雪雁舒又青匆匆抱起了道姑，纵身飞步上楼，把道姑藏入一处暗影中，又匆匆脱下了她那袭黑纱道装，改穿在自己身上。二人身材高矮仿佛，舒又青穿上了这道姑的道装，自己看了看，也觉很像是一个道姑了。

如此装扮之后，她的胆子就更大了。

耳闻通道前方，一处垂有软帘的房间内，正有人在说着话，同时门口立着一个妙龄的小道姑。

舒又青把心一横，暗存着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”的决心，一路直向那房间行去。

她一步步，很是从容自然的来到了这间密室前，只见门首那个道姑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向她望着，似乎奇怪她这么一个人！

舒又青一直走到了小道姑面前，定下步来，微笑道：“姐姐你累了，换我来吧！”

那小道姑拧着眉毛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呀！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”

舒又青含笑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倒认识你，你不是叫黄小娟吗？娘娘还一直夸你好呢！”

小道姑更是一怔，摇头道：“你记错了，我才不叫黄小娟呢，你大概是新来的吧！”

舒又青轻轻笑道：“我恐怕真的记错了人了，我是奉娘娘差遣到中原办事去了，刚回来，想参见娘娘有急事报告！”

小道姑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我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！”说罢偏头向室内听了听，就小声道：“现在怕不行，方才有两个男客到来，正在和娘娘谈话呢！”

雪雁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他们不是来见老教主的吗，怎么会跟娘娘谈话呢？”

小道姑面上一红，道：“老教主是跟娘娘住在一块的，你难道还不知道？”

雪雁忙点了点头道：“看我都忘了，那么就麻烦姐姐为我通禀一声吧！”

小道姑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雪雁道：“我叫娜玉！”

小道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我先看看！”

说着，就把帘子微微揭开一角，向内张望了一下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她陡觉脑户穴上一阵发麻，顿时就人事不省倒下了。

舒又青毫不费事的料理了这个小道姑，把她轻轻送去一边藏好，随后就又悄悄来到了密室门口，定了定心，就学着方才小道姑的样子，把帘子角拉开了一些，向室内望去。

目光至处，只见整个内室，呈现出一片鲜红颜色，连四壁带天花板全用红色的毛毡敷罩着。

这是一间布置得极为富丽堂皇的暖室，两侧的高脚烛架上，燃着红烛，室内光华甚亮。

就在里侧靠壁的地方，设有两个红缎的大团垫，其上分别坐着男女两个道人。

这两个道人，从外表年岁上看起来，相差得太多了。

那个男的，约有六七十岁的年岁，一身雪白的道袍，貌相甚是清癯斯文，头上并没有束着道髻，只是戴着一顶极为别致的紫色小便帽。

白衣道人身边那个女道姑，看起来至多不过二十七八岁，生得樱口瑶鼻，柳眉桃腮，端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美人儿。

这道姑身上穿着极为鲜艳的红金二色的大彩裙，一头秀发，散披在肩头。

在秀发之上，轻轻匝着一个金箍，更显得风流冶艳，举世无匹，如此美艳的道姑，雪雁真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舒又青细细看了这男女二人一阵，开始有些发觉到，那个白衣道人，正和冷红溪所说的风火道人吴天化极其相似，而另外那个女的，准是那个所谓的仙姑娘没有错了。

在他们二人身前，端正的站着两个人，正是那个身着青衣的瘦老人，以及姓胡的汉子。

这时他们二人，正向那白衣道人说着什么，声音不很高。

舒又青仔细的听，才听出那个瘦老人在说：“这件事，老教主放心，包在弟子等身上，绝没有错！”

白衣道人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凭你们几个？哼，做梦！”

瘦老人红着脸，窘笑道：“老教主，你老也别太小看了我们，常言说得好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四个人，而我们却能调动四十个、五十个……”

胡老三也在一旁帮腔道：“对啦！再说他们是在明里，我们是在暗处，给他们一个金风未至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死不知，老教主，这件事你放一百个心！”

白衣道人冷冷的道：“听你二人这么说，倒像是很有把握的样子，不过你们要知道，这四个人之中，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，我看你们还是把他们的藏处说出来，由我来对付他们的好！”

瘦老人嘿嘿笑道：“老教主，弟兄们的意思是想为您老尽点力，我们跟随老教主这么些年，还没有为您老人家出过一点力，所以我们想这一次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白衣道人已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会白为我尽力量吗？”

瘦老人双手搓了一下，极不自然的笑道：“这个……全看老教主您的心意了，这一阵子，兄弟们身上都很穷……”

白衣道人冷笑道：“好啦，你不要说了！”

瘦老人连连点头道：“教主恩宠，教主恩宠……”

突然，那美艳道姑格格媚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教主爷，你就干脆交给他们办就是了，总共不过四个人，难道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吗？”

瘦老人一笑道：“仙姑说得极是，这件事原是不该劳动他老人家的！”

白衣道人叹了一口气，侧脸望着那美艳道姑，道：“心如，你哪里知道，这四人之中，有一位名唤天残老人管青衣的，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人物……”

道姑娇笑道：“难道比你还厉害？”

白衣道人长眉皱了一下，道：“我虽然没有与他动过手，却知此人是我一个劲敌，他目的是来查探白牛堡，有意与我为难，对于这个人真不能小视！”

美艳道姑柳眉一挑，娇声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助他们一臂之力，除

去这四个人便了！”

白衣道人不由一喜道：“果真你肯帮忙，谅他们是逃不掉了！”

道姑娇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也不是亲自出于，只是把‘金银双瓶’借给你们调度，她二人已尽得我的真传，为人更是伶俐，有她二人相助，齐头儿他们可稳操胜算！”

瘦老人闻言大喜躬身道：“如能得金银二仙姑相助，再好不过了。”

白衣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齐大鹏，既然你亲自要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去做，如果真如你所言，事情成功了，我自有重赏，否则，我风火道人的处罚手段，谅你们也有个耳闻，你们最好就不必再见我了。”

瘦老人弯腰道：“老教主请放心，这件事，我们定能成功！”

风火道人点点头道：“何时动手？”

齐大鹏想了想，道：“最迟明夜！”

风火道人又转过脸来，向那美貌道姑笑道：“那么，何时差遣金银二姑娘前去呢？”

心如道姑鼻中哼了一声，对齐大鹏道：“明午，我差她二人到‘巴克士庙’与你们会合就是！”

风火道人微笑颌首道：“这样甚好，你二人也可回去了！”

齐大鹏和胡老三一齐弯腰行了个礼，正要告退，心如娘娘道：“我命‘小玉’送你二人出去，要不然你们两个男的进进出出地乱闯，很不好看！”

齐大鹏弯身道：“有劳娘娘。”

这位心如娘娘遂转向房门，娇声道：“小玉，你把他二人送至门口再回来！”

雪雁忽然心中一动，立即想到她所叫的小玉的道姑，必是方才立在门口的那位小道姑，眼前自己既要装，也就要装一个像的！

当时，她答应了一声，退后几步，随见齐大鹏同那胡老三走了出来。

他二人向雪雁望了一眼，想是惊于雪雁的美艳，都不禁怔了一下。

瘦老人一笑道：“有劳姑娘了！”

雪雁一伸手，摘下了一盏灯笼，道：“二位跟我走吧！”

胡老三嘿嘿一笑道：“这位姑娘是新来的吧，巴戈图院我来了好几趟了，还是第一次看见你！”

雪雁一面行，一面笑道：“我来了五年了！”

胡老三听对方这一笑，简直连骨头都酥了，他探过脑袋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这头发可真香呀，擦的是桂花油吧！”

雪雁回过身子，沉下脸道：“你别乱说话！”

胡老三忙道：“是！是！我只是随便说说，姑娘可别生气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三人已下得楼来，远远看见观前那四个道姑，仍然还严整地对立着。

雪雁把心一横，仍然装着无事，手持着灯笼，一直向前行去。

四个人八只眼睛，一齐盯在了舒又青身上，她们都由不住暗暗奇怪这个人是谁。

因为舒又青虽然换过了衣服，可她所穿的鞋袜，以及那张陌生的脸，都令四人看了不解。

可是雪雁那种镇定的神色，以及她的任务，却又令四个道姑不敢有所怀疑！

就在她四人惊奇狐疑情形下，雪雁已领着两个人走出观外，来到了院中。

胡老三呵呵笑道：“妹子，你可招呼着狗呀，别咬着了我们！”

雪雁知道这胡老三是因为离开了殿楼，胆子放大了，才敢这么乱说话，当时心中着实气恼，可是她成竹在胸，却也不去理他。

三个人，很快行过了这一道长廊，眼前已来到了这道观的大门口。

胡老三鬼迷心窍，因惊于雪雁美色，以为对方年幼可欺，这时又嘻嘻笑道：“妹子，你再多送我们一程吧，这里路太生，我们怕走迷了！”

雪雁冷冷笑道：“很好，我就多送你们一程就是！”

齐大鹏笑道：“谢谢姑娘了！”

胡老三更是乐不可支的道：“妹子真好，你十几了？”

雪雁忍住内心的愤怒，也不说话，又向前走了一程，突回过身来道：“送你们到这里总可以了吧？”

胡老三嘻嘻笑道：“妹子，好人做到底，你就再送我们一程吧！”

雪雁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就送你二人上西天如何？”

齐大鹏呆了一下道“你说什么？”

舒又青这时思忖着，已然离开了那“巴戈图院”甚远，此时夜静无人，正是下手的时机！

当下峨眉一挑，冷冷笑道：“你二人真是瞎了狗眼，这才是上天有路偏不去，入地无门自来投！”

说到这里，右手向外霍地一展，直向胡老三面门之上劈了过去。

胡老三大吃了一惊，蓦地闪到了一边，大声道：“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雪雁早已又飞身扑了过来，并中食二指，对准胡老三咽喉之上就点，同时口中冷叱道：“怎么回事，要你们的命！”

胡老三吓得面色一变，大叫道：“不好，瓢把子，这小妮子有鬼！”

话声未完，已为舒又青二指点中咽喉，“扑通”一声翻身栽倒在地，顿时一命呜呼！

一旁的瘦老人齐大鹏还在莫名其妙的当儿，胡老三已经一命归天，他见状之下，惊得怪叫道：“好丫头，你也杀人……”

口中叫着，双手在腰间一探，跟着向外一抖，已把一对西瓜般大小的链子锤抖了出来，双锤在空中一荡，一左一右，直向着舒又青两太阳穴上打来。

舒又青身子霍地向上一拔，双锤在空中“当”一声，碰在了一块，声音响亮，震人耳鼓！

齐大鹏一击不中，右腕向回一抽，链子锤改由左面绕过来，猛又向舒又青颈项之上打到。

雪雁见这老头儿，双锤之上，功夫倒也不弱，一时也就不敢太过大意。

她身子向外一翻，已由齐大鹏头上掠了过去，就势反手一抽，长剑掣到了手中，上身向外一塌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带出了一道银虹，向齐大鹏前心刺去。

瘦老人腰身一折，“嗖”一声翻了出去，他口中大声叫道：“且慢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杀起自己人来了？”

雪雁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谁和你是自己人？纳命来吧！”

说罢足尖一点，已到了齐大鹏身前，举剑就劈，齐大鹏链子锤向外一崩，只听得“呛”一声，竟把舒又青宝剑弹了起来。

可是舒又青这口剑上，变化无穷，长剑弹起，她就势向外一送，用“桃

花一片”的招式，向瘦老人左面上撩去！

瘦老人齐大鹏此刻才体会到，对方这个少女，武功竟是如此高妙，不由暗暗惊心！

到了此时，他哪里还有心情与雪雁缠战，链子锤向外猛然一抖，高叫道：“好丫头，明天再算帐，我要找你那个女师父算帐去！”

他口中说着，猛然腾身而起。

可是这时候，空中突起一声轻叱道：“下去！”

劲风压顶，齐大鹏一声大叫，手上那一对链子锤，已飞了出去，“扑”一声，落在了三丈之外。

齐大鹏自己，也像西瓜一般的翻倒在地，却见由当空盖子似的落下一个人来！

这人是一个身着喇嘛装束的老人，雪雁一眼望去，立时认出了来人是天残老人管青衣。

她倒是没有想到，管青衣竟然也来了，不由惊喜道：“老前辈你也来了！”

口中说着，足下一点，人已纵到了齐大鹏身前，掌中剑一举，就要猛劈下去，管青衣忽然道：“不要杀他！”

他手上持着一枝竹竿，蓦地举起一架，已把雪雁手中的长剑格到了一边。

舒又青一怔道：“这种人，还留他性命作什么？”

说时，那齐大鹏，蓦地由地上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跳了起来，反身就窜。

可是他的身子方窜起一半，已为天残老人管青衣一双大手按在了双肩之上，同时一声厉叱道：“坐下！”

齐大鹏倒是真听话，扑通一声就坐下了。

管青衣竹竿一横，指在了齐大鹏面门之上，吓得这瘦老人怪叫了一声，面上变色道：“手下留情！朋友……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为何如此欺人？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道：“你既然识相，我也就不再难为你，现在起来，随我们走！”

齐大鹏翻身站起，目光一转，冷笑道：“听你口音，分明是一个汉人，莫非你不知道我铁毛齐大鹏的名字么？”

管青衣一笑道：“钢毛我也不知道，别说你铁毛了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二人正是你要我的人，就凭你这点本事，就敢出头与我们为敌，真正是太不知自量了！”

齐大鹏一惊道：“你们就是住在‘海福客栈’里的人？”

管青衣冷笑道：“谁说不是！朋友，说不得你只好跟我们回去了！”

齐大鹏转过头来望着雪雁，呐呐的道：“可是，你……你不是心如娘娘手下的小玉吗？”

舒又青把加在外面的道装脱了下来，现出了本来面目，冷笑道：“不要多口，走！”

齐大鹏见状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原来你也是假装的，只怪我齐大鹏瞎了眼，哼……你们带我回去干什么？”

管青衣笑道：“用处大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走吧！”

齐大鹏猛地腾身向树林内窜去，可是管青衣手中竹竿比他的身子快得多，见状向外一伸，正正的点在了齐大鹏后背“志堂穴”上。

齐大鹏口中“啊呀”一声，顿时就昏了过去。

管青衣一伸手，把他提了起来，道：“姑娘，这一趟你来得真好，外面有他们的马，我们骑马回去再说！”

雪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方才故意诱开那四个道姑的，必定是老前辈了！”

管青衣含笑道：“姑娘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跟上来了，想不到吴天化如此高龄，兀自如此荒淫无度，看来他也是恶贯满盈，死期到了！”

舒又青不由奇怪道：“老前辈既来了，何不一鼓作气，把那妖道除了，岂不是省了后日麻烦？”

管青衣摇头笑道：“此事不可操之过急，这吴天化尚执有简秋之妹，此刻尚不知他把她藏在何处，也许已送到白牛堡，如果此时动手，一个不好，反倒不易处置了！”

舒又青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老前辈所言极是，只是这齐大鹏又留他作甚？”

管青衣笑道：“姑娘莫非还不明白，此人既是那吴天化手下得力之人，焉有不知白牛堡路径之理，我是想留下他作一个领路之人罢了！”

舒又青不由内心甚是佩服，二人匆匆出了枣林，翻身上马，一路疾驰，已来到了海福客栈。

他二人回抵客栈时天已四更，当时就由管青衣带着齐大鹏回房，舒又青也回到自己房内休息。

一宿无话，第二日各人早上起来，见面之后，冷红溪含笑道：“昨夜老前辈与青妹上何处去了？我与简兄遍找无着！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，指了指舒又青道：“请舒姑娘告诉你们吧！”

雪雁面色微红，含笑把昨夜经过细说了一遍，直听得冷红溪与简秋兴奋不已。

简秋惶然的问道：“姑娘可曾看到我妹妹么？”

舒又青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！这巴戈图女子修道院，只不过是老魔吴天化一个临时落脚之处，令妹与冷大哥的仇人莫环，此刻只怕都已进入了白牛堡也未可知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这事不难知晓，我们可去问那齐大鹏，看他知不知道。”

说罢，他就转身走到管青衣室内，却见那齐大鹏果然为管青衣点穴睡在椅子上，还没有醒转，接着简秋等三人也陆续进来。

冷红溪顺手在齐大鹏背上一拍，齐大鹏打了一个喷嚏就醒了过来，当他看清了眼前四人之后，禁不住面色惨变，冷笑道：“齐某不幸落在了你们四人手中，也是命该如此，杀放听便，只是你们要是作弄我，可就太不够朋友了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那就要看你是否合作了，我且问你，那妖道吴天化带着同来的一个女子及一个老人，现在在哪里？你可知道？”

铁毛齐大鹏怔了一下道：“这个……我可不大清楚！”

管青衣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么，吴天化把他二人藏在了白牛堡！”

齐大鹏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既知道，又何必多问！”

冷红溪冷然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就带我们去白牛堡，到了那里我们自会放你，可好？”

齐大鹏苦笑道：“你们未免想得太天真了，那白牛堡十里火海，别说你

们是几个人，就是几块石头，也能给烤化了！”

冷红溪冷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要管了，只要你带我们去就是了！”

齐大鹏摇了摇头道：“我怎会知道？”

冷红溪缓缓伸出一只手，搭在了他的肩头上，齐大鹏身子一颤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红溪慢条斯理的道：“你可曾听说过一种叫分筋错骨手的功夫？老头儿，我劝你还是识趣些好，否则你挺受不住！”

齐大鹏脸色一变，一双眸子瞪得又圆又大，禁不住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，我带你们去就是，可是，就算我带你们到了那地方，只怕你们也不能随便进去，只怕……”

管青衣嘿嘿一笑道：“好了，这个你就别管了！”

说罢，转对冷红溪笑道：“冷兄弟，你去招呼套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上路，给这位齐老弟也备一匹马，我们也不能亏待他！”

齐大鹏一怔道：“现在就走么，何不等到明天再走？”

管青衣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夫可不愿多造杀孽，你以为那庙里一群小子，再加上两个小道姑，就能困得住我们？简直是做梦！”

齐大鹏这才知自己与风火道人商量的话，对方竟然全都听见了，当时好不失望，叹息了一声，低头不再言语。

冷红溪走到院外，迎面就碰到那掌柜的毛老大向这边走过来，见了冷红溪，弯腰道：“早呀，客官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快备马算帐，我们要走了！”

毛老大呆了一下，道：“现在就要……要走？”

冷红溪怒声道：“马上就走，不许耽误！”

说完又转身走回室内，过了一会儿，毛老大在外叩门道：“对不起客官，听说……前面下雨，你们可以再延一两天走么？”

冷红溪想起舒又青所言，顿时知道这毛老大是有意拖延时间，不由开了房门，冷笑道：“你这狗头活得不耐烦了吧！”

口中说着，单手向外一伸，已按在了毛老大肩骨之上，略微用了两成力向下一按，毛老大哎哟一声，顿时身子就矮下半截。

冷红溪厉声叱道：“你这厮与胡老三他们定下的诡计，还当我不知道么？我打死你这个狗奴才！”

说罢举起手掌，作势就要打下，毛老大吓得哇呀呀大叫了起来，一时叩头如捣蒜一般，道：“爷爷饶命呀……我马上去带马……”

冷红溪收回手，冷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，还不快去！”

毛老大吓得全身连连战抖不已，爬起来转身就跑了，冷红溪冷冷一笑，同各人把行囊准备完妥，毛老大也正好派了一个伙计来通知说马已经备好，四人就带着齐大鹏出了客栈。

毛老大立在马前，乍然看见了齐大鹏，不由吓得面上一黄，顿时眼都直了，他也不敢出声招呼，就像送煞星似的，把几个人送上马，钱也不敢要，就转身进店了。

铁毛齐大鹏此时也知道这四个人，无论哪一个自己都不是对手，到了这时候他也只好认命，不敢再玩什么花样了！

于是，他老老实实的带着四人，一路直向白牛堡行去。

管青衣为了要赶在吴天化之前到达白牛堡，所以一路上丝毫也不敢停

留，频频催促着齐大鹏快走，正午时分，一行人已来到了“朱颜山”。

朱颜山这地方，已经很有点沙漠的味道了。

只见眼前到处是一片片的黄色沙丘，草色也都变得黄焦焦的，风很是燥热，吹在脸上，火辣辣的，很不舒服！

五人又前行了一程，沙地也就更多，并且可以看见道路两旁，有很多欣欣向荣的仙人掌，至此当空的一轮骄阳，似乎显得更炙热，几乎要把每一个人都晒化了。

他们只好找一个地方，下马休息一阵，人马都吃一些东西。

展望着眼前的黄色大陆，但见烈日下，飞着几只大兀鹰，时起时落的翱翔着，口中发出甚是刺耳的“唻唻”叫声。

在场诸人，除了齐大鹏与管青衣是老江湖，什么地方都去过外，余下三人，均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。

尤其是当他们前瞻着滚滚黄沙，内心都情不自禁的生出一些不适的感觉。

齐大鹏手指前路，向四人道：“白牛堡少说还有一天一夜的路程，要穿过一片沙漠，你们又没有带帐篷，夜晚如何息宿？”

说罢频频冷笑不已，管青衣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，一日一夜不睡觉，也算不了什么！”

齐大鹏也就不再吭声。

稍事休息之后，一行人马又继续上道，前行不远，果然面前呈现出片一望无际的黄色大地，五匹马俱都直立前蹄，发出长啸。

面对如此一片大漠，是需要相当勇气，才敢进入的！

在齐大鹏的带领下，五匹马踏入沙漠，继续前行，渐渐深入！

这地方虽不似戈壁沙漠那般势派，可是人马行走其中，也够壮阔的了。

渐渐连马蹄子举动之时，也由于黄沙的深厚，而感到很是吃力。

一行人马，到了暮晚时分，已可看见前面陆地的影子，一入黄昏，天也似乎黑得特别快，星月的影子可以清晰的看见。

齐大鹏在马上现出一副疲惫的样子道：“各位休息一会吧，我是挺不住了！”

每个人都觉得那种干热的风，吹在脸上甚是难受，雪雁忽然发现有一道清绿的小溪，在前面不远处，缓慢的流着，溪水所流经处，形成了一片绿洲！

舒又青喜得高声叫道：“快看！”

五匹马飞快的驰到了近前，冷红溪与舒又青都迫不及待的用手捞起水来想喝。

齐大鹏见状冷冷的道：“这是一条毒水溪，你们要是不怕死，就尽管喝吧！”

四人大吃了一惊，冷红溪俊目一瞟，正好看见一只翠绿色的小鸟，自溪边鼓翅而起，当下不由冷笑道：“谁相信你的鬼话！”

说罢低头大饮了一番，齐大鹏见自己骗术不成，甚是尴尬的道：“我记错了，那毒水溪不是这一条！”

管青衣哈哈一笑道：“齐大鹏，你也未免太不漂亮了！”

说话之时，忽听身后一阵串铃声响，五人都不由一惊，一齐回头望去。

只见落日余晖中，两匹纯白色的快马，踏着滚滚黄沙，一路风驰电掣般的疾驰了过来！

齐大鹏面色一喜，很注意的望过去！

滚滚黄沙之中，两匹白马之上，各坐着一个黄衣少女，每人都罩着一顶马连坡的大草帽，而且自双目之下，都罩着一方红帕。

马行如风，转瞬之间已来到了近前。

二女之中，一个忽然发出了一声轻笑，道：“停下来歇一会吧，跑死人了！”

话声中，二马一齐被勒住了，正好就在五人身边不远，两匹马都不住地打着喷嚏，两个黄衣少女这时各自把蒙在面上的红帕解了下来，现出了两张极为酷似的一对玉面花容来。

二女装束十分诡异，所着黄衣连衣带裙，很是别致，另外在腰间扎着一条同色的带子，柔软异常，非绸非缎，不知是什么质料。

她二人非但是面貌相似，就是身材胖瘦高矮，也是一样的。

在她二人背上，各背着一口薄窄的雁翅刀，黑鲨鱼皮鞘子，黑色的把手，再配着黑色的穗子，看起来很是不凡。

这时二女相继下得马来，各人打开身侧所携带的皮水壶喝了几口水，左面那个有意无意的向着五人这边看了一眼，一面拍打着身上的沙粒道：“好热呀！”

右边那个少女，似乎皮肤略白，另外在唇角下，生有一粒黑痣，这也是二女唯一的区别。

两匹白马，自动走到溪水边弯下脖子喝着溪水，二女遂指点前路，细声说着些什么，这边也听不清楚。

这地方，本是汉蒙回藏杂处的地方，各样的人色都有，二少女说话口音以及长相，都极似汉人，只是衣着奇怪，很可能是天竺那边来的！

四人之中，谁也不认识二女，看了一眼也就算了，唯独雪雁舒又青，却十分留意的打量着二女。

她脑子里忽然想到了，在“巴戈图女子道院”，那个叫心如娘娘的道姑所提到的“金银双瓶”，莫非就是指的这两个人？

她心里有了这种想法，不由更是留意的看着二人，果然就发现到，二人说话之时，常常凤目流波，有意无意的向这边望来。

雪雁心里就有一点数了，当下站起来道：“前面路还远呢，我们走吧！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也站起来道：“对，我们走吧！”

齐大鹏却大声道：“此去白牛堡还有一大段路呢，明天早晨能到就是好的了！”

舒又青见他有意说得这么大声，心里顿时就更明白了几分，她一声不响的翻身上马！

五人陆续上马之后，正待前行，那一双黄衣少女忽然也都上了马，竟抢先纵马而前，一路疾驰下去！

冷红溪见状呆了呆，道：“奇怪，这两个人何事突然惊慌？”

舒又青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大哥你用不着奇怪，前面我们还会碰上的……”

管青衣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就不相信，咱们会折在这两个小丫头手下，咱们走咱们的！”

才言到此，忽见冷红溪翻身下马道：“不好！是谁在我们马腹带子上做了手脚？”

三人全是一惊，各自下马，仔细看时，原来五匹马的腹带，全都被人用

刀割了一大半，只连着小小一条，如此情形，只消略一走动，必会崩断无疑。

这种束马腹的带子，在行远路的时候，对马匹来说至为重要，如果带子断了，马虽照样的能行，可是在速度上却要慢多了，而且马匹也容易疲倦！

管青衣冷笑了一声，望着齐大鹏道：“这是你作的么？”

齐大鹏涨红着脸，摇头道：“我可不知道！”

舒又青冷冷的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带有针线，缝一缝就是了！”

说罢由行囊之内，匆匆取出针线来，把五匹马的腹带匆匆缝好，可是如此一来，到底耽误了一些时候，等到他们再上马时，早已失去了前行一双少女的踪影。

齐大鹏这时表情，似乎较先前镇定多了，不时的说笑几句，就好像自己已不是一个俘虏了。

五人行了一程，已是天色大黑，西北天气变化甚大，天黑得快，天上的星月也似乎看起来较内陆多些。

入夜之后，风也更冷、更刺骨，所幸四人都有一身好武功，一任寒风刺骨，俱都不当一回事。

那甚久不曾发过一语的简秋，忽然勒住了缰绳道：“白牛堡已不远了！”

各人全是一怔，冷红溪道：“简兄从何知道？”

简秋又吸了几口气，闻了闻，点头道：“你们莫非没有闻出有一种怪味道么？”

冷红溪闻了闻，果然空气中，夹有一种甚为浓重的矿石味道，就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硫磺味道，这又与白牛堡有什么关系？”

简秋道：“白牛堡内整个就是一片硫磺矿场，还有一种黑色的浓汁，着火即燃，这味道我是记得的，我想至多不过再有一个时辰，也就可以到了！”

齐大鹏呵呵笑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位兄弟你以前是来过这地方了？”

简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岂止是来过，就是没有你领路，我们也一样可以找到，现在我们应该向右面走了！”

各人全都把马带向右边，齐大鹏很是奇怪的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会对这地方如此清楚？”

管青衣伸出一只手，在他背上重重一拍道：“不要多说，头前带路！”

他这一掌，差一点把齐大鹏从马上拍下来，吓得齐大鹏出了一身冷汗，暗中却把他恨之入骨！

齐大鹏本想故意绕远路的企图，因为简秋的话，也只得临时打消了。

他算计着，那前行二女，这时定必早已到了“白牛堡”了，也许早已在堡外作下了埋伏，自己也就不必再怕了。

当时一声不吭，策马前行。

眼前是一片黄土斜坡，其势甚陡，马行其上，颇为不易。

他们登上土坡之后，那种硫磺味道就更重了，空气里，并且还夹杂着另外一种腥臭的怪味。

简秋那张苍白的脸上，突然显出了激动之情，他拍马上前，大声道：“各位要小心了，这附近有很多红色土壤，却是踩踏不得！”

说罢，翻着那一双盲目，厉声对齐大鹏道：“你为何事先没说？”

齐大鹏呆了一呆，已知一切情形，这个瞎少年全知道，他冷冷笑道：“既然你都知道，又何必要我多口！”

说至此，忽听得冷红溪座下马匹，一声惊嘶，霍地双蹄扬起，转到另一

边，就在它方才踏蹄的地方，一块红色土质，蓦地向下一沉，喷出了一股烈火。

所幸那匹马还未曾踏实了，否则后果真就不堪设想了！

经此一来，大家都提高了戒心。

冷红溪用手中马灯向地上细照了照，果然附近地方，有一摊摊红色的泥土。

方才被他坐马所踏陷的那摊红土，虽然不大，不过有尺许方圆，这时喷出的火力，却足足有六七尺高下，火色纯青，端的惊人已极。

各人见此情形，也就格外的提高警觉，策马向前行着，让简秋的马随在众人之后，以防不测！

似如此，又向前继续行走了一段山路，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，呈现在他们面前。

首先使各人感觉到的，乃是炙肤的奇热，五匹马俱都裹足不前，相继发出悲嘶之声，眼前地面上，就像蒸雾似的冒出了一股股的红色彩烟，整个的大地，都是一片赤红颜色。

这地方，真可说是寸草不生，红色的彩烟，轻轻的浮漾着，为吹过来的野风搅乱，作螺旋状升空而起，看起来真是美丽极了。

齐大鹏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各位只好下马步行了，马不能再向前走了！”

冷红溪转向简秋道：“简兄之意如何？”

简秋点了点头道：“他说得不错，我们只有下马自己走了！”

各人翻身下马，五匹马都像是遇到了极为惊恐的事情，不待招呼，全数转身飞驰而去。

铁毛齐大鹏冷笑着说道：“各位走吧，快到了！”

说罢，他率先踏上了红土热原地带，整个的土地，像是飘在水面上的一面大木筏，在齐大鹏双足下，微微颤抖晃动。

可以想像得出，一旦裂陷开来，人坠其下，那种热火焚身、红流没顶的情形，当是多么的可怕！

所幸在场各人，都有一身惊人的轻功，比较起来，还要比齐大鹏强得多。

五人行走在红土热原上，真个是“如履深渊，如临薄冰”，谁也不敢喘一口气，妄动一下。

前行了约有里许光景，那齐大鹏已是急喘如牛，汗下如雨，可是其他四人，除了简秋与雪雁，稍微有一些汗透之外，冷红溪及管青衣，简直就像无事人儿一般。

走完这片红土热原，又见前方不远地方，现出一大片熊熊烈火，似乎整个大地都在燃烧着，那强大的火力，使得每一个人皮肉疼痛不已。

齐大鹏站住脚道：“再往前走，如果没有防火绸衣，神仙也难以通过，只有到此为止了！”

管青衣呵呵笑道：“哪里有半途而废的道理，防火绸衣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各位拿去穿起来！”

说着，打开了身侧革囊，由其中拿出五件黑色绸衣，递给每人一件！

冷红溪喜道：“老前辈想得真是周到，我们当真是疏忽了！”

管青衣笑道：“自从简秋说起这边情形，我就想到了这一点，是以先就备好了，各位快快穿上，才好行走！”

齐大鹏忽然心生一计，当时就大大方方的穿好了绸衣，拉下了脸罩。

所谓“脸罩”，乃是同样质料所制成的一片罩在脸外的东西，因系透明，所以并不影响视线！

大家穿戴好防火绸衣之后，果觉热力大减，于是相率着又向前行去。

汪洋火海近了，同时鼻中闻到更强烈的奇怪味道。

留意看时，才发现地面上除了红土以外，大部分是一种黑色稠胶似的液体物，所以起火原因，也就是因为有这种东西的缘故。

这时齐大鹏当先来到了一条窄细的铁桥前，附近烈火熊熊，没有插足之地。

每个人虽然都穿着防火衣服，到了此时，也觉得无限炙热，汗下如雨。

要想通过这片大火海，惟一路途，也就是眼前一根长有十数丈的铁索吊桥。

齐大鹏率先踏上了铁索，直向对岸行去。

冷红溪唯恐他玩什么花样，立时跟上，齐大鹏前行甚快，不一会已到了彼岸。

这时包括冷红溪在内，五个人都才走到索桥一半。

那齐大鹏猛然回过身来，只见他神色极为惶惶，猛然双手直向索链之上抓去。

冷红溪见状大惊，厉叱了一声道：“好东西，你敢！”

叱声中，双足一点，施展出罕绝的轻身功夫“海燕穿云”，嗖一声，足足窜出了十丈以外，向下一落已扑到了火海边缘。

齐大鹏见状，吓得也顾不得再毁索桥，他口中大声叱道：“小子，你给我下去！”

口中叱着，双手向外一抖，用“排山运掌”的打法，双掌齐出，直向冷红溪前胸打到。

冷红溪身子霍地向左一闪，半个身子几乎坠在了火海之中，看情形真是险到了极点！

齐大鹏一扑未中，吓得霍然止步，可是盛怒之下的冷红溪已再也放不过他。

只听冷红溪一声朗笑道：“看看谁下去！”

他右手用“大鹏单展翅”的式子向外一探，已抓在齐大鹏的手腕之上。

齐大鹏惊心之下，右手直向冷红溪面门上抖掌抓来，可还是慢了一步，随着冷红溪一声怒叱，右腕翻处，他便像一只大鹏鸟似的腾空而起。

随听“扑通”一声巨响，火花翻腾中，齐大鹏整个身子，全都陷入火海之内，顿时无声无息。

这时下余三人也都陆续的越过了火海，见此情形都不由呆了一呆。

天残老人管青衣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厮自寻死路，怪不得谁来！”

简秋向四下顾盼了一阵，他眼睛虽不能视物，但是其他的感觉均甚为灵敏，很快判断出，白牛堡就在眼前，当时向身边的雪雁舒又青道：“姑娘可曾看见有一座白色的石山么？”

舒又青左右看了一眼，果然看见不远处，有一座占地不十分大的白色石山，当即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有一座白色石山！”

简秋面色一喜道：“那就是白牛堡的入口之处，只是妖道吴天化，必定在其中布有极为厉害的火阵，要小心了！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招呼各人脱下了防火的绸衣，但见这“白牛堡”附近虽

非火海，可是白气蒸腾，气温仍然颇高。

一行人来到了那座白色石山下，看出整个石山不过占地里许左右，百十丈高，石色黄白不定，整个的石山，都在腾腾冒着白烟。

管青衣皱了一下眉头，对简秋道：“徒儿，你暂时留在外面不要涉险的好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师父不要阻止我，我是一定要进去的！”

话尚未完，忽听“波”的一声巨响，就在四人立身附近的山坡上，爆开了一个四五尺方圆的大洞，碗口大小的石块，像乱箭似的，向四人身上打了过来。

青衣高叫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猛地一拉简秋，腾身闪避，冷红溪和舒又青也各自腾身而起。

四个人方向山石上一落，怪的是附近山石接连着一阵乱响，爆出了无数大石，简秋因视力不见，衣摆上中了一块，立时就烧了起来。

管青衣连忙把他外衣脱下掷出，那件外衣立时被烧成了一堆灰。

冷红溪低头看了看，这才明白所谓的白色石块，原来全是硫磺，怪不得能着火飞出。

经过了这两次惊险，四人都格外小心谨慎了。

四个人正在无计可施的当儿，舒又青偶一偏头，无意间，发现山岭上有个女人影子一闪，不由叫道：“小心！”话声方了，就见对方少女玉手一扬，打出一掌暗器，各人纷纷闪避。

怪的是，那一掌暗器，并非是针对四人身上打来，而是打向附近地面。

只听“波！波！波！”一连串爆炸响声中，那些磺石硝土，一着暗器，皆爆炸开来，喷出了赤色的火焰，火石就像飞蝗似的，向四人身上射到。

管青衣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好毒的丫头！”

口中说着，双袖霍地向外一翻，由双袖之上，发出极大的一股内劲之力，把射来的无数火石全数反震了开去。

只听得劈劈啪啪一阵爆响之声不绝于耳，凡是为火石打中之处，皆都冒出了大股黄烟，燃起了一片火焰。

冷红溪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怒吼，道：“我看你往哪里逃！”

吼声中身形倏地腾空而起，两个起落，便扑到了那少女藏身处，仿佛觉得那发暗器的少女，就是来时途中所见两个黄衣少女之一。

冷红溪身子向下一落，那少女立即娇叱了声：“打！”

只见她一扬手，冷红溪以为定有暗器打来，可是当他身形一闪，却发现并没有什么，一怔之下，才见少女手中持有一根鸭蛋般粗细的竹管，正指向他。

她那一双妙目，似笑又嗔的望着冷红溪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这里送死不成？”

冷红溪尚未答话，雪雁已由另一边猛扑而来，黄衣少女见情立时柳眉一竖！

只见她手中竹管一移，指向雪雁叱道：“滚你的！打！”

“噗！噗！噗！”一连三声脆响，竟然由那竹管内，弹出了三团火焰，分向雪雁上中下三路打到。

冷红溪睹状大惊，他知道少女这种暗器，全系硝石磺粉合制而成，一触即燃，中人简直是无法收拾，只恐雪雁不识厉害，以兵刃迎击，那就糟了。

当时，他大喝了声：“青妹小心！”

猛地扑了过去，舒又青其实早就知道这种“五雷喷火筒”的厉害！

她未待冷红溪发招，已先自发出一股掌力，迎着那三枚火团击了出去。

只听得一片“哧哧”之声，三枚火团落地造成了丈许方圆的一片火池！

众人对这种五雷喷火筒，固不乏见识，可是像这么厉害、具有威力的，倒还是第一次见到！

舒又青见此情形，立时激起了一腔怒火。

她反手一探，已把背后一口长剑抽了出来。

黄衣少女本待退身，睹状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家仙姑，莫非还会怕了你这个丫头不成？”

说罢右手向后一捞，也把背后一口窄细的雁翎刀抽了出来，足尖一点，已和舒又青冲到了一块儿。

舒又青冷剑一吐，分心就刺，黄衣女手中刀向外一磕，由下而上，长虹吸水般的，直向舒又青面门上削来！

在场三位男士，反倒不便再出手了。

三人之中，简秋目不能视，自不必说，以冷红溪与天残老人之身份，俱都不屑去合打一个女人，虽说是恨极对方，也只好看着！

一时之间，二女已打作了一团。

黄衣女刀法诡异，一路展开来，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，委实相当惊人！

可是雪雁舒又青更是难得的女中翘楚，一口剑，斩上削下，冷森森的剑芒时吞时吐，更见威风。

一眨眼，二人已对拆了二三十个回合。

黄衣女一开始自视甚高，想不到对方竟是如此棘手的一个人物，此刻不禁大大的着了慌。

忽见她长刀向外一逼，抽身就退。

她飞身纵到一块凸出的巨石之上，冷笑道：“仙姑不奉陪了，有本事你们进来！”

说罢，身形向后一翻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竟失去了踪影。

舒又青跟着扑上去，举剑一撩，只震得手腕酸疼，那块大石却是纹风不动。

管青衣等三人相继赶到，见此情形，这位风尘怪老冷笑道：“姑娘你让开，待老夫来破他石门便了！”

舒又青因被那黄衣女逃出手下，在三人面前，甚觉面上无光，只气得鼓着腮帮子走到一边。

天残老人管青衣打量这块巨石，少说也在万斤以上，如想凭人力硬生生推开，殊不可能，只看方才黄衣女翻下之时，身形一闪即入，丝毫不费事，可见定有巧妙的窍门，想到此，仔细观察这方巨石良久，仍看不出一点眉目，忽听身侧简秋道：“师父不必为此费心，弟子知道开启石门的方法！”

管青衣呵呵笑道：“我竟然把你忘了，徒儿你小心了！”

简秋笑道：“不要紧！”

说着蹲下身子，两只手开始在大石四周慢慢摸索着，忽然叫道：“找到了！”

言罢，霍地站起，右足用力向外一踢，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，那方大巨石，竟然倏地翻了开来。

简秋急叫道：“快进去！”

说着他率先跃身而入，等到管青衣等三人闻声欲进时，那大石竟又合拢了。

如此一来，顿把三人隔在巨石之外，三人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坏就坏在简秋方才开石时过于急促，以致三人之中，竟然没有一个看清他是如何开启的！

当下，只急得在大石四周乱踢一气，却是越急越是开不开！

且说简秋进入洞内，站定身子之后，才发觉其他三人并没有进来，情急下，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！快！”

奈何那方石厚有丈许，人在其中，就是喊破了喉咙，也无法转告开启方法。

简秋无奈，正设法从内打开石门，不料就在这时，他面前忽然扑过来一个矮小大头的枯瘦老人。

简秋眼睛虽是看不见，可是凭着他特有的感触能力，顿时就知道身侧有了惊变。

当时怒吼了一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双手向外一封，用“小天星”的掌力，向那老人前胸猛击过去。

第十七章 古镜奇光

简秋忽然感觉到身侧有了敌人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连忙一错双掌，用小天星的掌力，直向着对方那个大头老人胸前打去！

掌风过处，那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可是自己找死来啦！”

就见他身子一闪，已然快如旋风似的，转到了简秋身后，霍地伸出一双怪手，直向着简秋双肩上猛然抓了过来。

简秋双手向后一个反抡，十指尖尖，直向老人双眸上戳去！

至此那大头老人，发出了兀鹰似的一声怪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我老头子要是连你也斗不过，也就不来这个地方现眼了！”

说罢，双掌一错，身子陡然向下一矮，不退反进，一双棋盘大手向当中一合，已夹击在简秋的两肋之上。

简秋就觉得身上猛的一热，这大头老人已发出了一声怒叱道：“去！”

双手霍地一翻，已把简秋直贯了出去！

这老人手劲极大，简秋被贯得一条线似的飞了出去，向石壁上撞去！

这一下撞上了，怕不立时粉身碎骨！

就在这危机一瞬之间，一旁忽地闪出一黄衣少女，正是心如道姑手下最得意“金银双瓶”之一的银瓶！银瓶姑娘身子蓦地闪出，双手向外一托，已托在了简秋背上，那大头老人手劲过大，直把她震得一连后退了好几步才算站定！

这姑娘杏眼一翻，道：“莫老师，你何必下此毒手？”大头老人闻言怔了一下，一打量来人乃是金银双瓶之一，他近日与风火道人等一干人相处，已知二女乃心如仙姑手下最得宠的弟子，就连风火道人，也是特别青眼相待！

莫环此刻寄人篱下，虽是自负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顾忌，不使得罪她们！

他当时嘻嘻一笑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银妞儿，莫非你还要与这厮说情不成？”

银瓶低头一看，简秋双目紧闭，面色青紫，分明已是被点闭了穴道，只见他长眉过目，面如冠玉，原是一个极为俊秀的美少年！

金银双姝各人都自负姿色武技，是以成名多年来，兀自小姑独处，未曾物色到一个如意郎君！

银瓶此时一打量简秋这份仪表，禁不住芳心怦然一动，粉脸上红了红，当时向莫环冷冷一笑道：“白牛堡的事情，已蒙风火祖师交付我姐妹处理，此人在未获祖师爷及师父发落之前不容加害。怎么，莫老师难道不知道么？”

莫环面色一沉，桀桀怪笑了两声道：“姑娘，你可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银瓶本就觉得莫环有些惹厌，因他自来白牛堡后，仗着风火道人的看重，处处显得骄横，越俎代庖，并不像一般人对自己姐妹那么恭维，这时闻言不由秀眉一挑，冷冷道：“不管他是谁，犯有多大罪，也该由我姐妹处理，莫老师何必多管？”

莫环冷森森笑道：“姑娘既如此说，此人就交与你就是，只是这人要是脱逃了，一切后果责任，可得由姑娘你承担！”说罢一双碧目闪闪放光，要依着他昔日作风，岂能受这种闲气，只是此刻处境不同，再者他存有深心，暂时不得不讨风火道人欢心而已。

银瓶虽不明白莫环到底是什么来路，可是对方竟能得风火道人吴天化如此看重，待若上宾，显然不是无能之辈，对方既然让了步，也就见好就收。

她抱起简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莫老师放心，一切后果，自有我姐妹负责就是！”

语毕转身一纵，向身侧一条甬道内扑去。

这是一个颇为怪异的所在，绝非像是洞外火海烈焰燎人如炙，相反却温煦如春，放眼看去，四壁皆为白红不等的平滑玉石，光可鉴人。

在一条长廊似的甬道两壁之上，点缀着百十盏玉座幻灯，或红或绿，或青或紫，多彩的灯光，把这座奇异的地堡，幻化成一个五彩琼瑶的世界！

就在这一条主要的甬道两侧，有十数条小道，向各处散开，甚是规律。

每一条小道的入口处，皆置有一个白玉花盆，盆中分养奇花异卉，另外还有一个白衣弟子，立在盆边。

乍然看去，这些白衣弟子，就像是一座一座的石膏像，他们那么直立着，竟是纹丝不动。

银瓶夹着简秋，一直扑到了第三排交叉道口，只见那立在花盆前的白衣弟子，右足在盆前微微一踢，忽地涌出了大股的彩烟。

彩烟渐次的消逝之后，已失去了二人踪影。

银瓶这时已抱着简秋，转入一条极为细窄的岔道，推开了一座白色的活石门，来到了一间极为精致的石室之内。

她匆匆地把简秋放在了香草编就的一张长椅之上，只觉得一颗心忐忑的跳着，细细的看了看这个人，果然是一个俊逸的美男子。

银瓶呆呆望了他一刻，心中忖思着，不知怎么处理他才好。

简秋这时面如白纸，牙关紧咬，身子忽地战抖了一下，长长的吸了一口气，银瓶这才忽然想起，对方身上的穴道，自己竟然还没有为他解开。

当时忙走上去，试着在简秋各处穴道摸了一周，费了半天劲，才算把简秋身上的穴道解开了。

简秋虽为莫环闭住了两处大穴，但是内心却甚是明白，这时穴路一开，他猛地坐起来，双掌向外一翻，正要击出去。

可是银瓶早已料到他会有此一着，一口冷森森的长剑，已抵在了他前心之上。

简秋翻了一下眸子，缓缓的收回了双手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银瓶冷冷的道：“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这样谢我？”

简秋怔了一下，奇怪的道：“姑娘你是谁？”

银瓶嘻嘻一笑，用手中的剑，在简秋面前晃了晃，道：“你的名字还不曾告诉我，却尽问我作甚？”

简秋冷冷的道：“我名简秋！”

银瓶不由神色一变，道：“哦……你就是简秋！”

说罢那口剑又在简秋面前微微晃动了一下，简秋冷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姑娘何必戏我，我双目虽瞎，可是对你的一举一动，却是了如指掌！”

银瓶面色一红，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简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可知道，你师父正在找你，要取你的性命么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生死前定，何惧之有？”

银瓶呆了一呆，冷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今天算你运气，遇见了我，果不然方才你就死在那莫环的手里了！”

简秋立起身来，深深一拜道：“谢姑娘救命之恩！”

银瓶秀眉微蹙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早知你就是简秋，只怕我也无法救你

了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既无法救我，还不如一剑结束了我的性命，总比交与老贼之后，活受罪的好！”

银瓶闻言默不作声，她本以为对方不过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少年，自己全权就可以发落，现在知道原来他就是简秋，竟是风火道人必欲杀之而甘心之人，自己一时不免失去了主张！

她缓缓举起了手中剑，方想狠心刺出，可是目睹着简秋那种英俊沉着的神色，不觉叹息了一声，又缓缓的放了下来！

简秋冷冷的道：“姑娘何必犹豫！”

银瓶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如杀你，方才也就不救你了。简秋，你既和风火祖师爷有师徒之谊，他怎么又要取你性命呢？”

简秋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是因为我熟悉白牛堡一切机密之故！”

银瓶嘻嘻一笑道：“你这话令人好笑了，白牛堡至今已尽人皆知，还会有什么机密可言？”

简秋摇了摇头道：“我是说白牛堡内‘元阳火海’的机密，姑娘虽身处堡内，只怕并不知有此一处地方吧！”

银瓶果然一怔，摇了摇头道：“元阳火海？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”

简秋森森一笑道：“姑娘你有所不知了，这白牛堡外虽是烈焰赤流，十里内外人烟断绝，飞鸟难过，可是如若和堡内的‘元阳火海’比起来，却又是差得远了！”银瓶不由又是一怔，她秀眉轻舒道：“有这种事？可是怎么我没有发现呢？”

简秋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自然是不会发现了，你如发现，只怕你这条性命也不会活到如今了！”

银瓶这才忽然明白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怪不得风火祖师爷如此看重这白牛堡，后面丹室禁止任何人擅入一步呢！”

简秋冷笑道：“那是老贼故弄玄虚，其实丹室是没有什么作用的，那‘元阳火海’的培火真精，对修道的人，却有极大的裨益！”

银瓶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所说的培火真精，可是一种红色如同绿豆大小的东西？祖师爷早晚必服一粒！”

简秋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种东西，老贼所以有今日之成就，得力于这种东西不少！”

银瓶忽然心中一动，她顿了顿，道：“简秋，听你语气，好像你对这白牛堡内甚为熟悉？”

简秋晒然一笑道：“了如指掌！”

银瓶咬了一下唇儿，面色微显迟疑道：“你可愿意带我去元阳火海看一下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莫非不怕老贼知道取你性命么？”

银瓶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此刻他也不在，这白牛堡内，由我姐妹当家，你只管放心带我去看一看，料无大碍！”

简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既不怕，我又怕什么？只是我目不视物，却要由姑娘带行，我只能口说！”

银瓶不由一跳而起道：“好！就这么着！”

忽然，墙外有一串铃声由远而近，简秋昔日在堡内居住甚久，闻声不由一惊道：“是谁来了？”

银瓶慌忙拉着他一只手，由后壁推开了一扇暗门，接连几个转弯，已遁入另外一间室内。

简秋问：“是谁？”

银瓶微微一笑道：“是我姐姐金瓶，她素来为人拘谨，是师父的好徒弟，如果让她看到你，你就活不成了！”

简秋冷笑不语，银瓶见状，轻笑道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，你可不要生气！”

简秋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听姑娘之言，姑娘你倒还是一个明辨善恶之人，怎么会为老贼所用？令师更是鬼迷心窍，只怕一日失宠于老贼，你师徒均将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银瓶冷笑道：“我们先不要谈这个，且去看看元阳火海再说！”

简秋此刻内心也不无紧张，他问银瓶道：“你确定堡内没有别人了？”

银瓶想了想道：“除了四十二个弟子，负责立守门道之外，只有莫环，可是他已被祖师爷警告，不得走入后堡一步，我们可以放心出入，绝无问题！”

简秋本不该冒这个险，可是他担心妹妹简春浓安危，心忖老魔既是欲炼“不死仙丹”，就必须利用元阳火海，简春浓极可能是被困在火海丹室之内，是以才会为银瓶说动。

他原想问一问银瓶，是否知道春浓下落，可是到底不明白对方真实用意，怕打草惊蛇，反倒不妙！

有此顾忌，简秋就忍住了到口的话，不再多言。

银瓶匆匆领着他，又经过了几条暗道，才来到了后堡丹室，就见两个白衣弟子，立在两盆花前。

银瓶不由轻轻对简秋道：“糟了，我没有想到，这里还有人把守！”

简秋微笑道：“姑娘只需随便找个差事把他们支走就行了！”

银瓶微笑点头道：“还是你聪明！”

说罢现身而出，向立于丹室前的二位弟子大声道：“白牛堡外来了大批敌人，你二人速去关照各处弟子，要他们小心防守才是！”

二弟子见是银瓶发令，毫不怀疑，向银瓶施了一礼，匆匆离去！

银瓶见二人去后，正待回身招呼简秋，却不知一回身，简秋已立在面前。

就见他一双细白的手，在石壁上到处摸索着，银瓶十分紧张的道：“你在找什么？快一点！”

简秋冷然道：“放心，不会耽误很久，我只问你，这块墙壁，是否是红颜色？”

银瓶看了一眼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红颜色！”

话才说完，就见简秋一只右手抵在了那块红色的石壁之上，像是在用极大的内力向里面推着，他一面推，一面道：“姑娘快快过来，立在我身后，快！”

银瓶依言忙走过去，简秋又问：“姑娘请看足下是否站在一块黑色石块上？”

银瓶低头一看，果见所立之处，乃是一四方黑色的大方石块，当下匆匆道：“不错！”

话声方落，就见简秋双手同时用劲向外一推，银瓶只觉眼前一亮，惊望之下，眼前竟是变了一个世界。

只见面前是一个长有十丈，略呈半圆形的石室。

奇怪的是，这间石室，全系纯红色的光滑玉石所筑成，室内正中，有一

个圆形，如同水池子似的小坑，由这个干涸的小坑之中，喷出一股如茶杯口粗细的红色彩气，光度之强，烁人眸子。

这间丹室内，由于这道彩光的照耀，亮同白昼一般。

银瓶四处望了一眼，但见四壁之上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图谱，举凡行卧立坐，各种姿态，无不俱备。

她的眼睛都几乎看花了，内心是又惊又怕，紧握住简秋一只手，道：“哦……太妙了……太妙了，可惜你的眼睛看不见！”

简秋这时也显得极为激动，他忽然挣开了银瓶的手，大声道：“我的眼睛能看见了！”

忽的扑向正中那个红色小坑，跃身而入，银瓶大为惊骇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简秋双手摸索着地底喷出的那道红色气体，口中喜极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这就是了！”

说时把一双瞳子视于那气体上，顿时只觉双目一阵奇热，刹那间，周身汗下如雨。

银瓶惊怔的看着他不解其故，约有小半盏茶的时间，才见简秋喘吁着退回身来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默默坐至一边，道：“姑娘请稍待一刻，我这就好了！”

言罢盘膝坐好，运气行功，约摸又过了半盏茶时间之后，他缓缓睁开了双瞳，银瓶紧张的道：“你的眼睛可好了？”

简秋直直的视着她，忽地淌下泪来，他喜极而泣的道：“姑娘我看见你了！我的视力恢复了！”

银瓶不由又惊又喜，怔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道红光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简秋双瞳复明，内心之喜悦，非笔墨所能形容，他左右来回的看着，证明了自己一双眸子果然是复明了，当下朗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这道红色彩气，乃是元阳火海引出来的地底真气，吸取之后对人身大是有益，那妖道丹室设此，正是这个道理！”

接着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你看这四周墙上所挂的图谱，正是这魔头自云天禅师处取得的各类功谱，你我只需取去一部，终身也就享用不尽了！”

银瓶苦笑了笑，道：“风火祖师爷是多么厉害的人，我可没有这么大胆子，时间不早，我们还是快看一看火海究竟，就出去吧！”

简秋点了点头，他此刻视力恢复，心情自是不同，胆力也就大了许多。

他左右前后注视甚久，才发现了火海入口处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请随我来！”

说罢又走向正中红色池坑，对银瓶道：“姑娘，你可觉得这池子设计有异么？”

银瓶看着他，摇了摇头，简秋已走过去，弯下身子，双手用力的推动池边，果然在一阵“丝丝”之声后，正中现出了一个地道。

顿时就有一阵热风袭过来，二人蓦然领受，真有些吃不消！

目光所见，只是耀眼的红光，较诸先前的红光彩气更不知亮了千百倍！

银瓶看到此，不禁有些胆怯，可是简秋却似识途老马，丝毫不惧地跃身而入，银瓶只得也紧跟其身后同时纵入地道之内！

二人落足后，一打量眼前形势，但见那红色亮光，是由一旋回的小道散

发出来。

简秋这时率先而行，直向那条小道上奔去，银瓶慌张道：“喂！你……还是回来吧！我们已经看过了！”

简秋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你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你随我入内一看就知！”

银瓶此刻心情紧张万分，生怕有人撞见，归告风火道人，那么自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可是简秋在前奔驰如飞，她不得不跟过去！

这一道曲折的小路，并不甚长，三数个弯曲之后，已到尽头，银瓶这才发现小路正前方，有一座白色的平滑石台。

在石台之上，设有一个道坛，坛上除了各种法具之外，还有一面极大的铜镜竖立在坛前。

二人看到此，皆是一怔，银瓶甚是奇怪，不知这铜镜究竟作何用处，可是当她绕过去迎看时，却禁不住吓得尖叫了一声。

简秋闻声吃了一惊，忙纵向前去。

当他看到了镜后的一切之后，更是大吼了声：“好个妖道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

原来在镜子后面，反绑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少女，这少女似乎耐不住奇热炙身，早已昏死了过去。

只见她深深的垂着头，一头秀发遮住了上半个身子，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。

简秋看到此情，再也忍不住，而此时他也顾不得什么男女不便，当时身形接连几个纵跃，已扑到了这少女身边，把此女垂下的头搬起来一看，忽地大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妹……小妹……你……”

语不成声，竟抱着这镜后少女痛哭了起来。

银瓶这时见了，真吓呆了。

她走过来，推了简秋一下道：“是怎么一回事呀？她怎会是你妹子呢？”

简秋哭了几声，霍地自背后掣出了一口长剑，把系在那少女手足上的绳索斩断！”

银瓶目睹着如此情形，一颗芳心也是无比的愤慨，她姐妹二人从小跟随“心如”，虽没有学得什么好来，可是到底不失少女纯真。

此刻目睹风火道人如此残酷作风，这位银瓶姑娘一时禁不住为之发指，当下同情之心大起，竟忘记了自己此刻的立场。

她匆匆把自己一件外衣脱下来，递过去道：“先把这件衣服为这位姐姐穿上吧！”

简秋忙接过，匆匆与春浓披上，银瓶伸手在她口鼻上试了试，点头道：“还有气，不要紧，你暂时把她交给我为她活一活血，也许还有救！”

简秋点了点头，悲愤道：“如此有劳姑娘了！”

他与春浓虽是兄妹，可是到底彼此均已成年，不便过于接近，何况春浓又是赤裸着身子。

当时银瓶接过简春浓，只觉得对方身上烫得吓人，便匆匆抱着她奔离现场。

这座白石高台之下，竟是十数里方圆的一片火海，其色纯红，如同是挤出来的一锅橘汁也似。

这片红色的岩浆，咕咕噜噜的沸腾着，整个火海之上，弥漫着一层白色

如同浓雾似的白烟，看起来煞是怕人！

简秋自从目睹妹妹如此惨相之后，已像是失去了理智，就在银瓶抱着春浓返出之时，他腾身纵上道坛之上。

这是一座红木搭就的大台子，两侧各树立着五面血红色的旗帜，整个的台上，透出一种沉沉的死气。

简秋上台之后，鼻中闻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腥膻味道，他知道，风火道人设此祭坛，为的是炼“不死仙丹”，心中一阵怒起，挥动了掌中剑，一连十数剑，把两侧的十面血幡，全数砍倒。

道坛上立刻兴起了一片黑烟，那种腥膻的味道似乎更重了！

简秋砍倒血幡之后，心中才算出了一口气，他正要转身跃下台来，目光转处，却又忽然为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！

原来在这祭坛正前方，还设有一个白木长案，怪异的是，在案面上，竟然摆置着大小近百个白色的瓷罐子。

简秋走过去低头细看了看，只觉得一股浓重的腥膻之气，上冲鼻梁，差一点要呕吐出来。

这才看清，原来这些瓷罐内，皆盛着大半罐鲜红的血膏。

那条白木长案，是略微斜立着的，这些瓷罐是被安置在案上的木格之内，是以虽是倾斜立着，也不会滑落下来！

简秋忽然明白了这些瓷罐内，定是存放着风火道人采集而来各种动物的血膏，以凑成一百零八之数，用以提炼不死仙丹！

想到这里，更是愤怒填膺，试着数了数案上瓷罐，果然是一百零八个。

只是正中一个瓷罐，却是空着的，想是留着采取简春浓血膏用的。

看到这里，简秋忍不住冷冷一笑，忽然，他觉得眼前红色光华连连闪动着，只见那个树立在台前的大铜镜，竟自行向后徐徐翻动过来。

简秋这才发现，由镜面上反射出百十道红色的奇光，无巧不巧的，照射入案上那些瓷罐之内。

那些罐内的血膏，立时发出一片“噗噗”之声，发散出一些白色烟雾。

简秋一时火起，身子一腾，已落到了大铜镜前，右掌猛地向外一抖，由掌心内发出一股极大的内力，直向镜面上击去！

只听得“波”一声脆响，那座丈许高的大铜镜，顿被打成了粉碎。

简秋击碎铜镜之后，胆力更大了，心忖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腾身上台，掌中剑连连落下，把案上的血罐一齐砍了个粉碎，血浆飞溅得满处都是！

风火道人十年收集的苦心，这一霎间，已全数毁在了他的手下！

正当他砍得来劲的时候，忽见银瓶自外面奔来，见状大叫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老天呀！”

简秋看看已差不多全毁了，才收住了剑，仰天狂笑道：“老贼的苦心是白费了，姑娘，我们出去吧！”

银瓶吓得面色苍白，战抖了一下道：“你……这可怎么好呢！你做得太过分了，要是他回来了，我也活不成了！”

说到此，几乎要哭出来了。

简秋微微一呆，遂腾身过来，冷笑道：“姑娘不必担心，在堡外，还有我师父及两个得力的朋友，我们这就开门让他们进来，有这些人在，就是那老贼此刻回转，又能如何？”

银瓶略为动容的道：“这……我师父不会答应的呀！”

简秋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这是你弃暗投明的最佳时机，你如果再留恋不舍，今生今世也就完了！”

银瓶低头落泪道：“只是我姐姐呢……她也不会放我走的呀！”

简秋正色道：“只要你自己拿定了主意，令姐那边我负责规劝她就是！”

银瓶至此才算是略为放心，她跺脚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唉！我真后悔到这里来，我们快出去吧！”

简秋忽然一怔道：“我妹妹呢？”

银瓶点头道：“我已把她抱到了丹室之内，已救活了！”

简秋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当时二人匆匆循来路奔回到丹室之内。

简春浓这时已醒转过来，乍然看见了简秋，悲呼了声：“哥哥……果真是你来了……”

说罢，兄妹二人相拥痛哭不已。

银瓶睹情，也情不自禁淌下泪来，简秋突然发现有外人在场，当时忍住了伤心，拍着简春浓道：“好了，你也不要再伤心了，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如非这位姑娘相助，只怕我兄妹二人此刻已双双丧命在堡内了！”

春浓忙向银瓶拜倒，却为银瓶拦住道：“姐姐你不要客气，这是你命不该绝！”

春浓这时，已事先在丹室内找到了自己衣服穿好，头发也理了一下，看起来已不像方才那么狼狈了。

她十分感激的紧紧握住了银瓶的手，问长问短，银瓶也据实相告，春浓才知道，她原来是堡内敌人一边的，不禁大是惊疑！

简秋在一边，作了一番必要的解释，春浓这才明白究竟，对银瓶更是感激涕零！

经过这一阵耽误，时间也就晚了一些。

他三人略作商量，就由简秋头前带路，春浓居中，银瓶最后，一行三人转过了一道秘道，来到了一间静室，银瓶惊慌的道：“出去要小心呀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事到如今也说不得了，谁要是拦阻我们，只有跟他们一拼了！”

他说时一面留意着墙壁上的图案，只见满墙都是方圆不等的图形，简秋观察了甚久，才算有些眉目。

只见他用双手，把那些砌成各式图案的石块来回的转动了几次，蓦地，正中就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门来。

简秋率先一闪而出，他身子蓦地闪出去，却发现一个白衣弟子，正立在身前不及数尺远近。

这名弟子，猛然发现了简秋，不由面色一惊，匆匆取出一只口笛，“嘟”地吹了一声。

他还想再吹第二声，简秋已不容许他再吹，足尖一点，已扑到了这名白衣弟子面前，双掌向外一抖，直向这名弟子当胸打了过去。

这弟子身子向右用力的一闪，右手却欲拔取系在背后的刀。

可是他的刀还没来得及抽出来，已为简秋由下而上的手掌，正正的打在了胸肋之上。

这名弟子口中闷哼了一声，整个身子“碰”一声撞在了石壁脚下，顿时就一命呜呼了！

这时二女也都扑出来，银瓶目光四扫，突然大喊道：“快走！”

她话声方落，果见正前方一连闪出了两个白衣弟子，二弟子每人手中都执住一口黑色仿佛牛角所制成的短刀。

简秋哪里知道，这种刀，乃风火道人特铸而成，是用上好的青钢，放在元阳真火内淬炼四十九日而后，再取出打造而成！

简秋身方扑前，那两名白衣弟子，二话不说，各人一斜身子，两口牛耳短刀，直刺而来。

可是，就在他宝剑触及对方短刀的一刹那，却由对方短刀之中，蓦地传过来一种极热的热流。

这股热流像电似的猛然传过来，简秋只觉得掌中剑就像是被烧红了似的烫手，如果不撒手，只怕这只右手非烧烂不可！

当时忍不住只好把宝剑抛了出去，身子踉跄后退了一步，那白衣弟子向前一错步，掌中刀直向着简秋腹上扎下，可是这位弟子身子才上了半步，已为银瓶赶上来，五雷喷火筒迎面一举，哧地发出了一枚火弹，正中前胸！

只听见“波”一声轻震，立时烧了一个满身。

这名弟子负痛狂呼，就地一滚，想把身上的火势压熄，却又为银瓶赶上一步，小蛮鞋当胸一点，正中“心坎穴”上，顿时解决了。

那另一名白衣弟子见状，早就吓坏了，只顾用力的吹着口笛，发出了一片刺耳的笛声。

在这种笛声里，整个的白牛堡都惊动了。

银瓶一咬银牙，腾身而起，掌中剑随着自己落下的势子，只一剑，已把那名弟子砍倒在地。

这时，在人声杂器里，已陆续有七八名白衣弟子扑过来，银瓶知道恋战不是个法子，好在这附近地势她熟悉得很，为了救眼前之急，也只好先设法避一避了，当下她一拉简春浓道：“你们快跟我来！”

说罢用足尖踢向一座花盆，“波”一声，现出了大股红烟，三人隐于烟雾之中。

在红色烟雾尚未完全消失之前，三个人早已逃出了这条甬道。

这时他们耳中，听得整个堡里，起了一片乱器，呐喊之声不绝于耳！

银瓶紧张的领着二人来到了自己所居住的那间房子里，她面色苍白的道：“现在我不走也不行了，不要说风火道人和师父放不过我，就是我姐姐也饶不了我，你们先等一等，我略为整理一下，我们就走！”

说罢匆匆理了一个包袱，背在背上，问简秋道：“你说你师父及朋友在哪里？我们快找他们去，迟了等那莫环赶来，就走不脱了！”

简秋冷笑道：“这条路我熟悉，姑娘你随我走就是！”

话落正要带路前行，忽见石门开处，怒冲冲的扑进一个黄衣少女。

就外貌上看来，这少女和银瓶生得极为相似，只是较银瓶要瘦高一些！

只见她一脸怒容，手中持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剑。

一进门后，用手中剑向前一逼，简秋被逼得后退了三四步，银瓶乍然看见这少女，禁不住神色大变，娇呼道：“姐姐……你剑下留情！”

这后来的黄衣少女，正是金瓶，她闻警赶回，又听说银瓶助敌反叛，杀伤了白牛堡弟子多人，自是怒愤交迸！

这时见状，足证所传不差，一时大为愤怒。

她用手中剑一指银瓶道：“你真的不想活了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说！”

银瓶神色微微变了一下，却也硬起心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姐姐

你也不要多问了，反正我已不能再留在这里了，你快快让开，我们要走了！”

金瓶发出了银铃似的一串笑声道：“妹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不丢下宝剑，我可保证你性命不死，否则，你自信能逃出白牛堡么？”

银瓶苦笑道：“太晚了……”

金瓶目光一扫简氏兄妹，怒声道：“这两人是谁？”

银瓶忙道：“这位就是风火道人的弟子简秋，这是他妹子简春浓！姐姐，到今天我才知道，这道人是一个无恶不为的魔头……姐姐，你也随我们走吧！”

金瓶一听二人竟是简氏兄妹，不由微微一惊，她连声冷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作的好事，师父焉会与你甘休！”

接着怒目看向简秋道：“姓简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兄妹不免一死，何故还要拖着妹子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谁说我们会死？”

金瓶冷笑道：“风火祖师爷与家师已然来了，你三人再想活命，岂非是做梦？”

三人一听此言，俱都大吃了一惊，一时都呆住了。

金瓶眼珠子一转，恨声道：“你二人只要不带着我妹子走，我一定助你们设法逃出去，如何？”

银瓶却摇了摇头道：“不！我也要走，这里我如何再能呆下去吧？”

金瓶怒声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如此倔强？只要你留下来，哭求师父，未见得就是死路一条，如再执迷不悟，你……”

银瓶落下泪来，一面摇头道：“姐姐你只让开路，死活由命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！”

金瓶恨得玉齿紧咬，良久，她忽然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，我看你能逃多远！”

说着让开了身子，银瓶忍不住扑上去，伏在金瓶肩上痛哭了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姐姐，你也随我们走吧！”

金瓶却只是摇头不语，她用力的推开了妹妹道：“要活命还不快走？切记师父他们是由后门进来的，你们必须走前面，快走吧！”

银瓶慌慌张张的答应了一声，正要夺门出去，就在此时，耳闻一声狂笑道：“怎么？二位姑娘也要走么？”

门前人影一闪，现出了莫环的大头人影来，金瓶见状不由吃了一惊，她冷冷的道：“莫老师且退，这两个人，有我姐妹对付已足够了！”

说着佯装举起剑来，扑向简秋，莫环冷冷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装得倒是真像呀！”

言罢身形蓦地腾起来，直向简秋扑去！

简秋早已由冷红溪口中，得知莫环的一切情形，此刻相见，不由又惊又怒，他既知莫环武功惊人，哪敢怠慢！

莫环身子扑到，简秋向后一个旋身已闪出了五尺以外，可是莫环身法之快，竟是出乎简秋意料之外。

只见他身形一个疾弹，如同一股旋风似的，已落到了简秋身边，口中一声怪笑道：“小伙子，功夫不赖呀！”

口中说着，双掌一抖，直向简秋“华盖穴”上击去！

可是他这一个式子还没有完全展开，银瓶和简春浓二女已自他身后双双

扑到。

银瓶掌中一口青锋剑，使的是一招“拨草寻蛇”，指向莫环后背，简春浓却是用的双撞掌，直袭莫环侧腰！

二女动作，同样的疾快异常，莫环在二女如此攻势之下，不得不猛然收回手臂，身形一个倒剪，银瓶的一口剑，几乎挨在了他的眉心之上。

莫环发出了一声狂笑道：“好妮子，你居然敢跟我动手！”

说着，左手一晃，五指箕张，擦着剑锋，直向银瓶面门上抓来！

银瓶就觉得他这只手掌之上，挟有一股绝大的内力，几乎使得自己为之窒息，这才知道莫环果然是一个厉害的人物。

由于二人距离太近，莫环这一招，乃是险中递出，简直令银瓶没有招架回避的余地。

莫环此刻只需掌力向外一吐，银瓶必死无疑！

这时简秋由侧面扑上来，乍然发现如此情形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怒叱了声：“好恶魔！”

由于距离较远，他虽是奋身而上，看来也已是无能为力，另一面的简春浓，亦为莫环另一只手掌，用“孔雀剔翎”的手法，逼了出去！

眼前这种情形，银瓶似乎只有一死了。

眼看他这一掌击下，银瓶是再也难以逃开了。

蓦然间，一枚血红的火团，直向莫环正面面门打来。

紧跟着一声娇叱道：“打！”

石室一角，乍然腾起了一人，待到向下一落，一口冷剑已逼到莫环面前！

莫环虽是技高胆大，可是乍然发现到这枚火球，却也不敢等闲视之！

当时只得怀着一腔怒火，把右手蓦地收回，身形疾转到一边，才看清了这人竟是金瓶。

这怪老头子不由勃然大怒，厉叱了一声道：“好……我老头子倒要看一看你们姐妹，有什么厉害功夫！”

金瓶身子一落，右手剑平举齐眉，左手执着一个红色彩缎包扎的竹管，正是极负盛名的厉害暗器“五雷喷火筒”。

这时她神色极为仓惶的道：“这人由我来对付，妹子，你们快走！”

说时，用手指拨动那火筒的机钮，只听得一串“叭叭”之声，自那竹筒内，一连射出了四五团红红的烈火弹丸，直向莫环身侧四周打去！

一时之间，烈焰四起，火星乱射，莫环虽有一身超人的奇技，可是在这种情势之下，却也不得不提防一二，只得抱恨退至一旁。

金瓶口中急声叱道：“你们还不走，当真想死么？”

银瓶见莫环为避火弹，已然让开了门户，马上腾身扑出，一面招呼着简氏兄妹，三人一同冲出了室外。

莫环突又大吼了一声，双足一顿，如同一只怒鹰似的飞扑出来！

可是慌忙之间，他长衣下摆上，却着了一枚硫磺喷火弹，已然燃烧了起来。

这个生性残暴的怪老头子，竟顾不得先去扑灭它，身形腾落之间，已到了简春浓身后。

正当他欲以全力猛下杀手之时，那位金瓶姑娘尖声叫道：“莫老师何必逼人过甚，让他们去吧！”

这位姑娘口中说着，掌中剑“银河划空”，直向莫环拦腰斩到！

如此一来，莫环想不收手也是不行了。

这老头儿怪啸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

说话之时，他身上衣服，已全部燃烧了起来，只见他身子在地上一个疾滚，已然把身上的火压熄，紧接着，他那滚动的身子，就像是一只兔子似的，猛的窜了起来，一双瘦手，交叉着向金瓶胸前插去。

金瓶自恃武功，她哪里会知道，眼前这个怪老头子，一身武功，不过是比之风火道人差了半筹而已。

这时莫环双手插到，金瓶长剑一绕，想去削他的一双腕子，可是莫环双手猛然一翻，不但不避，反向金瓶掌中的剑柄上抓去。

金瓶长剑用力一分，可是对方那一双怪手，竟是出奇的快，只一闪已抓在了她那剑把之上。

耳听得这个怪老头子一声狂笑道：“撒手吧，丫头！”

金瓶还想用力夺回宝剑，可是莫环手掌上的内力，竟是大得出奇，只一拧，已把宝剑抢到了手中，金瓶大惊之下，慌忙举起了五雷喷火筒。

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按动机钮，已为莫环一剑砍在了火筒之上。

顿时，“轰”一声大响，自火筒内喷出了一股火焰，四下狂窜。

金瓶大意间，吃火筒内硫磺硝石溅了一身一脸，顿时全身火起，她尖叫了一声，扔下了火筒，转身就逃。

可是这时候，莫环凶性大发，已不容她再逃开剑下，只听他一声断喝道：“丫头，纳命来吧！”

喝声中，这凶残的魔头，足下一点地，已窜到了金瓶身后，掌中剑向外一抖，“噗”一声，已深深的贯入金瓶后心之内。

金瓶负痛，尖叫了一声！

这一声，真是尖得怕人，声震天地……

可是她再也没有力量叫第二声了，就在莫环宝剑向后抽出的时候，她身子倒了下去，鲜血就像泉水似的狂喷了出来。

可怜一个如花似玉、武艺超群的少女，竟这样的就死了！

莫环手刃了金瓶以后，微微呆了一下，随即狂笑道：“你死得好！”

熊熊的火在金瓶身上呼呼地烧着，眼看着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，转眼之间已是面目全非！

莫环抛下手中的剑，正要转身离去，忽听甬道侧门“哐当”一声大开，一条白影子猛然飘了进来。

这条白影子，直扑到金瓶尸身旁边，用两袖的风力，把火势硬生生的压熄，之后，探身细看了看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莫环你作得好事！”

刚赶到的这个人，乃是一个瘦削清癯的道人，正是此间的元凶大恶风火道人吴天化。

莫环乍见风火道人到来，也不由吃了一惊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这种背师叛逆之人，要她何用？”

风火道人目光炯炯的注视着他，道：“你不杀敌人，却杀自己人，是什么道理？”

莫环嘻嘻一笑道：“道长，金银双瓶通敌谋叛，你莫非不知？”

吴天化在发现“元阳火海”上的道坛，为人彻底破坏之后，本已是愤恨欲绝，此刻见金瓶死在莫环剑下，更是怒不可遏。

可是这个道人，喜怒哀乐，很少放在脸上。

他那一张苍白的脸，微微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通敌造反是银瓶，你杀了金瓶为何？”

莫环嘿嘿一笑道：“若非是金瓶阻挠于我，简氏兄妹焉能逃出我的手下？我们这就追上去，他们跑不掉！”

风火道人口中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已关闭了两处出入隘口，他们是插翅难飞，我们现在且去看看！”

其实这道人内心最是阴毒，此刻正是用人之际，他不便对莫环如何，同时他知道金银双瓶，乃是心如仙姑最宠爱的一双弟子，一旦心如知道金瓶是死在莫环手中，她怎会与他甘休？

所以，到那时候，自己也无需动手，坐山观虎斗即可，万一要是心如不敌，自己再助她一臂之力，莫环仍是万无活理！

风火道人内心是存着这种打算，可是莫环也并非就是傻子，他也有他的打算，他要在混乱中，设法潜入风火道人的丹室，把室内的珍藏窃取一空，然后远走高飞，只是现在时机还没有到来。

二人匆匆扑向甬道外，耳听得甬道外乱成了一片。

忽见一个白衣弟子疾驰而来，差一点和二人撞了一个满怀，那弟子发现前面是风火道人，吓得跪地磕了一个头，战抖道：“稟祖师爷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三个敌人，炸开了石门，已然进了堡内……”

风火道人面色一变，沉声道：“是什么样人？现在何处？”

那弟子呐呐道：“一个老的，还有一对年轻男女！”

风火道人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好，你退下去，只要固守岗位，用不着心慌！”

那弟子答应了一声，匆匆而去，风火道人吴天化待这名弟子走后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莫环你可听见了，那老的乃是天残老人管青衣，少的乃是红灯盗冷红溪，你的两个大仇人都到了！”

莫环一听管青衣、冷红溪二人同来，着实大吃了一惊，一时失去了主张，看着吴天化发呆！

风火道人吴天化哈哈一笑道：“用不着怕，老哥，贫道既敢包容你，也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……”

方说到这里，就听一声狂笑道：“道人你好大的口气，只怕你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！”

二人听声音，好似发自身后，疾忙转过身来，果然看见一个黑面单目的麻衣老人，正用手指着二人连声大笑不已。

风火道人不由勃然大怒道：“管青衣，别人怕你，我吴天化对你却是绝不含糊！”

说罢蓦地腾身过去，一双大袖由上而下，使出“流云飞袖”的功力，向着管青衣面门卷到。

管青衣对风火道人这种人物，自是不敢轻视，知道白牛堡内机关甚多，生恐着了他的道儿，当时身形侧转，“嗖”一声窜出了数丈以外。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此处就是你埋骨之处，你还向哪里走？”

管青衣哈哈笑道：“有种你我外头比划去！”

他口中说着，足下已施展出“花桩八跳”的快捷身法，只见他高大的身形，在甬道内时东时西，时上时下，竟没有固定路线！

当时，他使出这种身法，主要是为了防备风火道人的暗算，而他这么做，

也果然为风火道人增加了困扰。

风火道人原打算发动地火阻住他的去路，可是管青衣这种时东时西时上时下的走法，使得他无从发动，迫不得已，这老道人只得狂啸一声，身子如同星丸跳掷一般的直追了上去。

他身子堪堪已扑到了管青衣身后，立即口中怒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右手猛然一扬，一气打出了五枚硫磺弹丸，分向管青衣身侧四周打到！

管青衣哈哈一笑道：“牛鼻子，你除了会玩火球以外，还会什么别的不会？现眼！”

说着身子蓦地一个旋转，大袖挥处，已先后把飞来的五枚硫磺弹丸接到了手中。

接着又一声狂笑道：“原物奉还！”

身子霍然向后一倒，双手同时向前一挥，又把接在手中的五枚硫磺弹丸全数打了回去。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，只见他二臂张开，就像是扑捉蝴蝶似的，一阵乱抓，当空飞回来的硫磺弹丸又到了他的手内。

五枚烈火弹丸一来一去，竟是没有一枚爆炸，由此也可见二人身手之轻巧诡异了。

这时管青衣已扑出了甬道口，迎面飞扑过来一个白衣弟子，一口牛耳刀分心就扎。

风火道人蓦然大叫道：“蠢材，还不退开！”

那弟子发现不妙，已是躲避不及，为天残老人管青衣一掌正击中面门，顿时栽倒一边，一命呜呼！

风火道人气得重重在地上跺了一脚，回身道：“莫环，你来……”

他本意是招呼莫环先来对付管青衣，自己好设法发动埋伏，以断绝管青衣去路。

可是当他身子转过来，竟发现已失去了莫环的踪影，心中不由微微一怔。

他也没工夫再去细想，只得足下如飞的向着天残老人追了下去！

原来莫环乘着风火道人追缠管青衣的时候，偷偷的抽身，转向内室驰去！

他以为这是天赐良机，此时下手，夺取吴天化丹室内的藏珍，是最好不过，所以才悄悄自行转回！

当他赶到丹室附近，却发现这里的几名弟子，已发动了附近一带的埋伏，到处都是赤烈的火焰和滚滚的浓烟，地上遗留着几具尸体。

莫环看了一下，看出那几具尸身，全是堡内弟子的，竟没有一具是敌人方面的！

看到这里，莫环就知道白牛堡是大势已去了。

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狞笑，这些人的死伤，对于他来说是无关痛痒的，他只想取到自己所要的东西，然后逃之夭夭。

风火道人丹室究竟设在哪里，他并不清楚，可是就在这附近，却是可以认定的。

这时他已顾不得慢慢寻找，只运用掌力四处乱打一气，发出一片轰轰之声！

果然他这种做法，产生了效果，无意之间，竟为他掌力击中了丹室门前的枢纽！

只听见“呼”一声，他只觉得足下一虚，身子一落一起，再看时，已来

到了一个奇妙的所在，正是风火道人终日修持的丹室。

莫环不由发出了一声狂笑，只见丹室四壁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功谱，书架上摆满了一排排的书册，莫环乃是一个极具阅历的人。

看到这里，他禁不住心花怒放。

当时试着翻阅了几本，无不是世上难得一见的珍本，莫环这一喜，几乎都忘了自己正处身危境，当时把所有的挂图善本，全数都取了下来，扯下了一方门帘，包扎了一个大包袱。

他把这个小山似的大包袱背到了背上，直到欲出去的时候，才忽然想起，自己虽瞎打胡撞地闯了进来，却不知道如何出去！

这一急，顿时使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莫环不得不又采用前法，在室内乱打胡击一阵，却硬是一窍不通。

正当他“黔驴技穷”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然面前石面一翻，迎面闪进一人。

莫环乍看此人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啊了一声道：“道爷……你也来了？”

来人正是风火道人吴天化，只是此刻看起来，这道人显然已失去了那原有的潇洒风采了。

只见他那一袭雪白的道衣，已成了四分五裂的碎片，几不蔽体的挂在身上。

这还不说，另外他似乎已受了相当重的伤，左边半个身子，都为鲜血所染红，足下更是显得踉跄不稳！

莫环看到这里，不由胆子一壮，他顿时想到，对方是不会有能力再来对付自己了。

风火道人负伤遁回，一心惦念着珍藏半生的功谱图册等物，想携之亡命，不想进得丹室，出乎意料的，却发现莫环居然先已来到了这里！

他为此一惊，不由后退了一步。

再细一观看，自己所珍藏的一切书谱，竟然全被莫环席卷一空，背在了背上。

风火道人这一怒，几乎当场昏了过去！这时他才明白莫环怎会忽然失踪了，若非如此自己怎会吃了如此大的亏？

他身子踉跄了一下，又复站定，手指着莫环道：“莫老儿，你打算如何？”

莫环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白牛堡大势已去，这些东西如此葬送了，未免可惜，所以我才设法带出去！”

话犹未尽，风火道人已把身子偎了上来，他面色极为可怕的冷笑道：“莫环，我竟错看了你了！”

说到此，右手一挥，使出苦练多年的“碧血掌”，一掌直向莫环面门上拍去！

这种掌力，不发则已，一发便须倾竭本身丹田内的潜力，全力打出，威力视发掌人本身内功深浅而定。

风火道人功力已入化境，按说这种掌力施展出去，莫环不死必伤，可是此刻情形不同。

因为风火道人，已吃了天残老人管青衣的一记“无名掌”，把整个右肺震伤了，功力已然大减！

这时他由于极怒攻心，竟然没有考虑到本身能力，才会骤然施展出这种掌力！

掌力发出，当空现出了一个红色手掌的影子，飘向莫环身前。

莫环也是活该有此一难，他一来是好奇，从未见过这种奇妙的功夫，一时不知如何防范，二来因见风火道人重伤之下，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

有了这两种原因，他竟糊里糊涂地让那只当空飘来的血红掌影，拍在了前胸之上。

莫环顿时觉得身上一凉，禁不住“哇”一声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

可是这怪老头子，数十年寒洞苦修，毕竟不是弱者，他在发现上当的刹那，本能地提起本身一股元阳内力。

只见他身子一阵战抖，由前胸处逼出了几丝红色的烟影！

同时，那风火道人吴天化，由于运用“碧血掌”，触动了伤处，大伤元气，身子一个踉跄，坐倒了下去。

莫环一声怪笑，扑上前去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道人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巨手一举，正要当头击下。

风火道人忽地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莫环一怔，收掌退身道：“道人，你还有什么后话要交待的么？”

风火道人一脸苦相，惨笑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莫非忘了你这条命，是我救活的不成？”

莫环冷冷笑道：“你救活的？嘿嘿……说来好听，你那点儿心思当我不知道么！你是想要我老头子来这里给你卖命，看大门，哈！道人，你想错了……我莫环岂是寄人篱下、受人利用的人！”

说到此，手指风火道人，又是一声狂笑道：“实在告诉你吧，道人！我老头子要不是看上了你这些东西，才不会来这里呢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，可是，哈……太晚了，到阴间打官司去吧！”

说罢双掌一错，第二次运功又要打下去！

人到死时，总会生出一些急智来的！

风火道人吴天化，虽非怕死贪生之人，但是却也不愿就如此的死在莫环手中，他内心实在是恨到了极点，就是死，他也必须要死在莫环后面才能称心。

当时他见莫环掌力又欲打下，不由发出一声冷笑道：“莫环，你打死我，今生你就休想走出丹室一步了，你可知道出去的方法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生出了奇效，顿时使莫环收住了手，发起呆来。

风火道人嘿嘿一笑道：“怎么样老弟，聪明人是不做傻事的！”

莫环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！我带你出去就是，你先把门弄开！”

风火道人呵呵一笑道：“你说得好轻松，我此刻身受重伤，连站起的力量都没有，又如何能把门弄开，你真是在说笑话了！”

莫环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说我来开！”

风火道人冷冷的摇了摇头道：“这是说不通的！”

莫环一怔道：“那要怎么样呢？”

风火道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容易得很，不过，老弟，得委屈你一下了，你要不答应，咱们两个就都死在这里也好！”

莫环气得狞笑道：“你想我会上你的当么？”

吴天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一切随你，反正我出去和在里面都是一样！”

莫环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说要怎么样吧！”

吴天化微微一笑道：“简单得很，你只要把我抱起来，一切听我吩咐就行！”

莫环怒道：“为何要抱起你？”

吴天化冷笑道：“自然要抱起我，否则你一个人出去，我岂非出不去了？”

莫环无话可说，只得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不过道人，你若想弄什么玄虚，却是由不得你，我要先把你身上穴道统统点了！”

吴天化点头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，只是‘心坎’、‘咽喉’二穴，却不能点，否则就不行了！”

莫环怒道：“这两个穴也是要点的！”

吴天化呵呵笑道：“那我岂不是不能说话了，你又要我何用呢？”

莫环一想也确是如此，自忖只要点了他四肢穴道，谅他也逃不出手去。

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依你就是！”

说罢，手指在空中频频轻扬，已用隔空点穴的手法，把风火道人周身穴道点死，独独空了心坎、咽喉二穴。

这种点穴手法，是一种特殊的手法，只点血脉而不伤气机，是以风火道人虽是全身不能动弹，却照样能呼吸说话。

莫环点了他的穴道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，我就抱你起来！”

随即伸出一手，把风火道人抱了起来，吴天化冷森森一笑道：“你这样抱，我怎能看清楚？”

莫环无奈，只得把他端端正正的抱好，风火道人僵直的身子，和莫环的上身，成了并立的状态。

莫环抱正他之后，冷笑道：“现在你说该如何开门，快说！”

吴天化闻言张开了眼睛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向前走十步！”

莫环依言前行了十步，只见自己已几乎立在了壁边，风火道人冷森森的道：“你可看见正中有一块方形的黑色石块么，那是我按正反乾坤图阵之理所设置的！”

莫环不耐道：“你只说怎样才能打开门，不必噜嗦！”

风火道人森森一笑道：“你不必心急，早晚定会出去就是。好，现在你用手去推动那块石头！”

莫环果然伸手去推了一下，只觉那块石头像是虚设的一般，仅轻轻一推，立刻缩进甚多。

莫环一怔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风火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蠢才，谁叫你这样推，你要按先天易理，正旋十七，反旋二十一，然后向后一带，才能见功！”

莫环忍着一肚子不高兴，只得伸手进去，抓住那一块石头，偶一侧头，发现风火道人，频频伸动着颈子，不由一怔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风火道人冷冷的道：“我是想助你一臂之力，只是双手不能举动！”

莫环哼了一声道：“不必你多事！”

说罢，按照吴天化所说，把那块石头向右面旋了十七转，正要反方向再旋转的当儿，却忽听“哐”一声巨响，石壁上落下了一块千斤巨石，正正的压在了他手面之上。

同时之间，但见眼前人头一闪，已为风火道人吴天化张开巨口，咬在了咽喉之上。

莫环负痛狂啸了一声，左手一抽，松开了吴天化的身子，翻腕直向吴天

化头上拍下。

风火道人这时全身内力，全都贯集在一张嘴上，他恨透了莫环这个人，是以下口的地方，正是对方致命所在，侥幸成功，自是拼出死命也不会放松了。

他感觉到莫环的掌力打到，不由把身子猛地向旁边一挪，莫环这一掌，正好拍在了他的脖子上。

只听“喀”的一声，已将风火道人颈骨击碎！

可是风火道人那张嘴，却是死也不张开，反而是越咬越紧。

他鼻子里连声的厉哼着，莫环喉管破裂，鲜血狂喷不已。

遂听一声大震，压在莫环手上的巨石，又向下坠落，带着莫环半截断手滚到一旁，二人身子也随着一翻，俱都滚出到丹室以外！

两个人在血泊里，兀自纠缠不休，忽听得一声喝叱道：“道人，你松开嘴来！”

第十八章 亡命之徒

风火道人吴天化及莫环纠缠在血泊中，正不可开交，忽然听得一声叱道：“道人你松开嘴来！”

同时之间，一口冷森森的长剑，直逼了过来，吴天化要是敢不松嘴，一张脸也休想要了。

这道人鼻中厉哼了一声，只得张开嘴，目光投处，禁不住大吃了一惊，只见面前不知何时，已经立着几个人，俱是新恶旧仇！

那个持剑说话的人，原来就是号称“红灯盗”的冷红溪，只见他面色极为难看，他身后立着几个人，包括天残老人管青衣、雪雁舒又青以及简秋兄妹及银瓶等人，每个人无不以愤恶的目光看着他们二人。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来得很好，尽管下手就是！”

莫环本已为吴天化咬得死去活来，喉管破处血流如注，几乎为之昏厥，此刻忽然被对方放开，身子连连抽动，才算明白过来。

他张开眸子一看，猛地坐起身来，一只断手兀自挂在膀子上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

当他看清了眼前所立这几人之后，吓得怪啸了一声，左手在地面上用力一撑，霍的飞身而起。

可是他身子方升起了一半，却为一口冷森森的长剑当胸一逼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叱道：“回去！”

莫环此刻内外负伤，在场诸人，任何一人也足可制他于死命，自然只有被这一口剑逼下来的份儿。

却见持剑之人，竟是银瓶姑娘。

这时只见她满面泪痕，蓦地扑上来，哭嚷道：“姓莫的，你好狠的心，我姐姐究竟与你有何仇恨，你竟然杀了她，我也杀了你！”

青锋一挺，一剑直向莫环当胸刺去。

可是却为冷红溪手中剑一横，“当”一声磕在了一边，银瓶呆了一呆道：“冷大哥你……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姑娘且慢，此人与我尚有深仇大怨，姑娘如果一剑将他刺死，未免太便宜了！”

银瓶收回了剑，频频挥泪道：“我姐姐死得好惨……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嘻嘻一笑，走上来说道：“你们的帐结清以后，我还有一份！”

说罢，走到了莫环身前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莫环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怪眼一睁，忽然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莫环就只有这一条命，算一算九十开外的年龄，也很值得了，列位看着办吧，皱一皱眉不算英雄好汉，不过你们要是分配不均自己打起来，就太好笑了！”

说完，又仰天狂笑了一声，那身瘦骨头簌簌直颤，喉头鲜血连连溢流不已，一个人到了如此境地，是什么也不会在乎了，他反倒渴望着—死。

冷红溪对他此刻心情，自是十分了解。

他顿了顿，一转身对天残老人管青衣欠身道：“老前辈可否将这厮交由弟子全权处理？”

管青衣大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，反正他只能死一次，你杀我杀都是一样！”

冷红溪又转身对银瓶道：“姑娘是否有意见呢？”

银瓶流泪点头道：“一切由冷大哥处理就是！”

莫环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我莫环又非一件东西，你们这么让来让去，冷红溪！你快给我老人家一个痛快吧！哈！小子，你要是有种就快过来！”

冷红溪森森一笑道：“莫环你还能走路么？”

莫环怔了一下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如果你能走，就快快去吧，没有人要杀你！”

莫环呆了一呆，嘶哑的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说些什么？”

红溪怒声道：“莫非你没有耳朵不成？你可以走了，没有人要杀你这个废物！”

莫环一双红眼，四面望了一圈，试探着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小子，你别耍什么花样……我老人家是甘愿一死，你就快下手吧，来这一套作什么？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太多疑了！”

说着还剑入鞘，后退了几步，冷然道：“这样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莫环左右看一眼，忽地双足一顿，快如箭矢似的窜了出去，银瓶见状怒叱道：“站住！老魔纳命来！”

银瓶说着，正要扑身而上，却为冷红溪横身挡在了面前道：“姑娘不是已经答应由我处理此事么？”

银瓶杏目圆睁道：“可是你却放了他！”

冷红溪回身望望莫环已失去了踪影，这才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姑娘你错了，我不曾放他，不过是延期处死他罢了！”

银瓶怔了一下道：“冷兄这又是何苦，岂不是为自己添麻烦么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频频苦笑道：“一个人在身受了长久痛苦之后，无论作什么事都会很冷静的，莫环此刻身受重伤，自问毫无生机，是以甘愿一死，我如杀了他，反倒是成全了他，在他并不感到十分痛苦，在我来说，却未曾收到报仇的效果，这样报仇，我认为毫无意义！”

一旁的天残老人管青衣，闻言到此，禁不住连连抚掌大笑道：“妙哉斯言！不过小冷，你可知道这老儿诡诈得很，一个弄不好叫他跑了，那可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！”

冷红溪森森一笑道：“他不会跑得掉的，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得到他！”

他们谈话间，那风火道人吴天化始终坐在地上不发一言，此刻抬起头来，阴沉沉的道：“好毒的手段！”

他一说话，各人才忽然想到还有一个人在这场，俱都向他望过去，风火道人冷冷的道：“贫道与你们并无大仇，现在白牛堡已彻底瓦解，你们要如何来处置我？”

冷红溪森森笑道：“道人你也想得如意，此事要看简氏兄妹如何来处置你了！”

说罢，转身向简秋道：“恩兄要如何处置这个恶道？”

简秋闻言呆立甚久，目视着风火道人，苦笑道：“我与他昔日总算有一段师徒情谊，他虽无情，我却不便过份无义，不如任他去吧！”

冷红溪闻言冷笑道：“恩兄，这可是使不得，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，对付这个道人，我却不同意如此！”

简春浓也咬牙道：“这道人人世巨魔，怎可被他逃走？哥哥你太厚道了！”

天残老人管青衣很久没有说话了，这时突向银瓶道：“姑娘，你那喷火筒请借我一用！”

银瓶匆匆取下递过去，风火道人一怔道：“管老头你要如何？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道：“烧点东西！”

原来方才莫环背出的那个大包袱，还放在地上，管青衣已窥知是风火道人毕生所收集的各类功谱邪图。

他含笑向冷红溪点头道：“老弟，你过去打开看看，能留的咱们留下来，不能留的，我就烧了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遂把包袱打了开来，招手唤简秋过来，二人挑选了一些对修道练功有益的书籍，其他各种旁门左道的图谱，剩下一大堆。

天残老人管青衣拨动五雷喷火筒，发出四枚硫磺弹丸，立时引起了熊熊的烈火。

众人目睹着熊熊火焰，都不禁内心称快不已，因为如此一来，江湖上就可少了许多无谓的纷争，所谓白牛堡的宝藏，也不会再有了。

就在众人一心注意着这边的时候，风火道人吴天化，却微微把身子移动出五六尺以外。

忽然他右手向外一扬，自袖管内发出了两粒火丸，直向当前而立的管青衣身上打来，同时之间，他身子蓦地腾起空中！

人到了性命交关之时，常常会生出一些想不到的力量来，按说吴天化身负重伤，休说腾身，就是走路也相当困难，可是这时为了逃命，他竟然能把身子纵起来。

身子向下一落，正好到了一处甬道口上！

这个手眼通天的道人，果然诡计多端，他身子一落地，猛然就地一滚，避开了身后众人所发出的掌力，右手顺势向一个花盆上推去。

只听“轰”一声，一大股彩烟弥漫而起，就在彩烟弥漫中，风火道人吴天化，已经到了甬道内。

吴天化发出了几声哑笑，伏在壁上频频喘息着，因为他以为凭着自己的智慧，已逃过了一步劫难。

正当他蹙额皱眉，思索着下一步该是如何走法的当儿，一口冷森森的长剑已点在了他的背后。

风火道人吓得“噢”一声，颤抖了一下。

他慢慢的转过身子来，却发现竟是简秋！

只见简秋一双瞳子睁得极大，其内充满着愤怒之火，那只持剑的手微微颤抖着。

风火道人目光一转，立即看出，除了简秋之外，另外几个强敌均没进来，他忽然想起，白牛堡地势，简秋和自己是知道得一样多，怪不得瞒不过他。

这个道人想到此，嘻嘻惨笑了一下道：“孩子，你莫非忍心对师父下毒手么？”

简秋本是一个天性极为敦厚的少年，道人这几句话，果然使得他大感为难，他那只拿剑的手，抖动得更厉害了。

吴天化见状，嘿嘿一笑道：“至于那个姑娘，我并不知道她是你的妹妹，否则我岂能如此对她，你不要听了那管老头的话，和为师为敌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我恩情早已断绝，不必再说这些了！”

他顿了顿接下去又道：“我并不想杀你，只是要把你捉回去，你还不快跟我回去？”

吴天化森森一笑道：“徒儿，你当真一点情份都不讲了么！”

说着双目眯成了一道线缝，伸出手，缓缓向简秋身上摸来，简秋退后一步道：“不要动！”

宝剑向前一比，吴天化嘿嘿笑着，又把手收了回去，他那两道微微灰白的长眉，皱了皱，脸上隐隐现出一丝杀机。

简秋咬了咬牙道：“道人，你好狠的心，我与你究竟有何仇恨，你要置我于死地？我妹妹几乎为你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跑，真是妄想了！”

风火道人吴天化面色此刻变成了一片灰白颜色，他知道受伤太重，多耽搁一刻，自己生命也就多了一分危险，偏偏简秋持剑相逼，毫不通融！

这道人面色一沉，沉声笑道：“罢！罢！为师随你回去就是，你看我伤成如此，还会对你有什么不利，你可以把宝剑收起来了！”

简秋摇头道：“你诡计多端，我岂能信得过，快走！”

吴天化点头苦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依你就是，我风火道人吴天化，想不到竟会落得如此下场！”

说罢，他移足向前跨出一步，忽然身子摇颤了一下，啊哟一声道：“秋儿……你看我全身没有四两力，如何走得动，你背我出去吧！”

简秋冷冷的道：“你能来就不能回去么？”

吴天化惨笑道：“来时一鼓作气，去时就不行了！”

简秋想了想道：“背你不行，我搀你一把就是！”

吴天化颌首道：“如此也好，唉，徒儿，你我到底曾师徒一场，等一会见了他们，你要代为师我多多美言才好！”

简秋冷冷笑了一声，走过去扶起他一只手，道：“这是你自作自受，怨我不能尽力！”

说着扶着吴天化向前走了几步，只觉得吴天化似乎把全身的重力，都放在了自己一只手上。

吴天化走了几步，喘息道：“唉……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秋儿……”

简秋停步皱眉道：“那要我如何？这样吧，我夹你起来吧！”

右手一圈，已把吴天化夹在了腋下，吴天化颤声道：“对了……这才是我的好徒弟！”

他双手无力，想抬手已是万难，如要发内力，再有所动作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简秋虽想到他为人奸诈，却也没想到他还能对自己如何！

这时他右手夹住了吴天化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风火道人自忖，要是被简秋带回去，自己这条性命，也就算完了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逃走，当时强提一口真气，贯注于舌尖，向外一顶，正中简秋“气海穴”上！

任何人也不会防到他会有此一手，简秋只觉得身上一麻，顿时手一松，吴天化遂被丢落了下来。

吴天化以舌尖制住简秋，本身内力，自是又亏了一层，因此落下来之后，只觉得全身倦怠，喘成了一片。

他伏在地上，喘息了良久，才勉强坐起来，简秋此刻如同一尊木偶像似的立在他身边，风火道人怪声笑道：“小子，看我老人家取你性命！”

言罢，立起身来，可是身子方向前移了几步，却又倒了下去。

这一次，他竟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，原来他本已体力有限，最后运力伤人，把仅有的一点内力，也消耗掉了，此刻要想杀人，已是力不从心了。

吴天化担心外室的几个强敌赶到，如等体力恢复，尚不知要多久时间，他耐着性子爬到了简秋身边，分出一手用力的去推简秋的腿。

他想，只要把简秋推得倒下来，就不怕杀不死他，可笑的是，此刻他竟是连这一点力量也没有，推了很久，简秋身子兀自纹丝不动！

忽然，他发现简秋身后背有一口长剑，当时强咬着牙，扶着简秋的身子站起来，却忽听室外人声嘈杂，吓得他立时又萎缩了下来。

这一次，他再也顾不得杀害简秋性命了，自己先逃命要紧！

白牛堡地势，他自然是十分熟悉，当下顺着甬道直爬出去，只见到处断壁残垣，用来镇守门户的四十几名弟子，竟是无一幸免，尸身遍处都是。

吴天化边爬边自痛心，几乎想一头碰死算了。

可是他到底是不愿意死，尤其是这样的死，更不甘心！

这是一条不算太长的甬道，可是他爬起来，却费了很长的时间。

忽然，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冷大哥，这里还有一条路！”

吴天化吓得忙把身子伏下不动，正好他身边有两具尸身，吴天化就埋身其间，乍然看过去，很容易把他也当成了死人！

他身子方自藏好，就见天残老人管青衣以及冷红溪和二女匆匆由面前行过去。

看情形他们是找到简秋了，吴天化容他们离开之后，身子连连滚动，已来到了一处暗室门前，他伸出一只右腿，重重的踢动一方石块，面前丝丝有声的现出了一扇门来，吴天化此刻真成了丧家之犬，当时连滚带爬的进了房内。

室内有灯光，一个白衣弟子蹲踞在室角，他乍然发现来人是吴天化，不由吓得跪下来，磕头道：“祖师爷……饶命！”

吴天化勉强坐起来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此时此刻竟然会遇见了一个门下弟子，可见命不该绝，五行有救！

当时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冯明远……快快背我起来，晚了我们可都跑不脱了。快！快！”

那白衣弟子闻言细细一瞧，才发现祖师爷衣衫尽裂，满身是血，他本以为吴天化乍然发现自己怕死贪生，躲在此地，定会取自己性命，如今才算是安心了。

他匆匆跑过来道：“祖师爷，你老人家这是……怎么了？”

吴天化哼了一声道，“不必多问，快快背我起来！”

冯明远答应了一声，把风火道人背了起来，害怕的道：“祖师爷……我们上哪儿去？”

吴天化此刻胆子太多了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们就死不了！”

冯明远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祖师爷……我们怎么走？”

风火道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们离去之前，还要取一样东西，你有此胆量么？”

冯明远顿了顿，道：“要……去哪里取？”

风火道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敢去么？”

冯明远平日对风火道人怕惯了，此刻道人虽是负伤，他也不敢反抗，当时忙道：“弟子愿为祖师爷做任何事情，万死不辞！”

吴天化点了点头，桀桀笑了两声道：“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徒弟！明远，

只要我们能安全逃出白牛堡，得救之后，我必定好好对你！”

冯明远内心大喜，讨好道：“祖师爷，你老人家何必说这些，只要能救你老人家出去就好了！”

吴天化点头道：“好！冯明远，我还有两样最重要的东西，忘记在元阳火海没有拿出来，现在我们去一趟！”

冯明远怔了一下道：“弟子不识路呀！”

吴天化森森一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只是你一路要千万小心，敌人如今必定在到处找我，一旦为他们发现了，你我都别想活了！”

冯明远面色一白，呐呐道：“祖师爷你何必此时去拿，我们先设法逃出白牛堡，投奔女子修道院岂不是好？”

吴天化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，“你想得倒也是不差，只是那如玉仙姑是一个极厉害精明的女人，她平日对我顺服，乃是有求于我，她是想要我收藏的功谱，可是此刻情形就不同了，你我如此狼狈样子，她万万不会收留！”

冯明远呆了一呆道：“啊……那可糟了！”

吴天化伏在他背上，惨兮兮的笑道：“你不必怕，元阳火海内尚有为师我两件镇海的宝物，有此二物在，不怕那如玉不好好待我师徒！”

冯明远奇怪道：“祖师爷，那是两件什么样的宝物？”

风火道人嘿嘿一笑道：“你不必多问，到时候也就知道了！”

冯明远知道他是不放心自己，当时也就不敢多问，吴天化镇定的道：“离开这间房间，顺着甬道一直前进，走到第五道门户时再转入丹室门口！”

冯明远只得依言走出室外，绕到了丹室门前，吴天化左右看了一眼，匆匆把入室的方法告诉他，二人平安的进入了丹房之内。

冯明远目睹室中那神奇情景，禁不住连连叫起妙来，风火道人匆匆催促道：“快！我们要下入火海，他们要这时进来就完了！”

说罢就吩咐冯明远打开了地道，仍由冯明远背着他直行了下去。

冯明远背着吴天化来到了火海前，赤焰烈火泛起的热流几乎使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吴天化见道坛上自己苦心采集的血膏，以及那面“元阳铜火镜”，都为人败坏无存，一时真是痛穿肝肠，不由发出了一声怪笑，道：“明远，你把为师放到坛上蒲团上去！”

冯明远答应了一声，忙依言而行。

风火道人坐定之后，手指石壁道：“石壁上有一个暗格，你可看见了？”

冯明远走过去找了半天也没有看见，吴天化阴森森的笑道：“你自然是看不见的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可看见石壁上有一株小树么？”

冯明远依言找去，果然看见一株枯朽的红色小树，树高不过尺许，当下忙道：“弟子找到了！”

风火道人嘿嘿一笑道：“很好，这株小树之下有一条柔索，直通火海，你只需用力一拔树身，即可抽出一条百炼柔钢索子，我所要拿的东西，正在那道钢索上系着！”

冯明远闻言答应了一声，他慢慢走到那株小树旁，伸手握住树干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忖道：这其中别还有什么机关，祖师爷没有告诉我吧！

他为人精明，心中一动，立时有了准备，当时足下一顿，猛地腾身而起，就势右手拉动，轰然一声巨响，已把那株小树拔了起来。

随着那株小树之后，果然带出了一条赤红色的钢链，可是同时却喷出了大股的红烟，就像一片彩云似的。

冯明远长衣下摆，不慎沾着了一点，立时燃烧了起来，总算他有见在先，未曾罹难，否则为红烟喷中，早已烧成了焦炭！

冯明远落身下来，就地一滚，压灭了身上的烈火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！

这时他才知道风火道人为人之阴险，若非见机得早，焉能还有命在，想着不由得向吴天化望去。

风火道人见他竟然没死，也似出乎意外，呆了一呆，呵呵笑道：“好机灵的小子，为师一时糊涂，差一点害了你一条性命，真是罪过！”

冯明远一言不发，他用力往上拉动那棵小树，果见钢链那一头，系着一块通红的火玉，拉上地来，兀自哧哧爆个不停！风火道人点头道：“你把它拖过来。”

冯明远虽觉得风火道人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人，可是此刻却也不能离开他，只有暗自小心以防不测，他依言把那一块火玉拖到了风火道人身边。

吴天化冷冷一笑道：“借你宝剑一用！”

冯明远忙把宝剑递过去，吴天化这时似乎精神很是抖擞，他抽出剑来，双手紧紧握住剑柄，用力的向那块烧得通红的火玉上切去！

在冯明远意念中，这块玉石通体坚硬，定是不易切开，其实却并非如此，只见宝剑过处，那块红玉竟如同豆腐一般的被切了开来。

吴天化忙丢下了手中剑，原来只是一刻的工夫，那口宝剑竟然已被烧了个通红，由此可想那块火玉本身之热度是如何的厉害了。

风火道人扔下宝剑之后，向冯明远道：“明远，你过来，这里面有几件东西，你拿来与我！”

冯明远低头看了看，只见在那块火玉之内，共有三件东西，一口尺许长的短剑，一个墨玉匣子和一个白瓷小葫芦，当时试着用手摸了一下并不烫，就一一取过交与了吴天化。

风火道人接过了这三样东西，匆匆把短剑和玉匣收入怀内，却把那小白瓷葫芦打开，由其中倒出了两三粒红色的药丸，送入口内，然后又收起了瓷瓶。

冯明远怔怔的道：“祖师爷，那是什么？”

风火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这是我费尽心血，自元阳火海内提炼出的真精火丸，功能脱胎换骨，起死回生，只消半盏茶时间，我功力足可恢复一半！”

说着发出了一声怪笑，状极得意！

冯明远喜道：“这就好了，另外那一口短剑和一个匣子又是什么东西，祖师爷可以告诉弟子知道么？”

风火道人点了点头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那口短剑乃是当初此堡主人白牛真人采集火海精英铸炼而成，是一口万金难求的宝刃，名‘离火剑’，至于那个玉匣，其中所装的是一部‘火窟真经’，此二物为白牛真人镇山大宝，轻易不示人，真人仙去时，将此二物坠入火海，为我无意发现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丹室内所有功谱，皆被敌人掠夺火焚一空，可是我只要有三分气在，练成了火窟真经中诸般异功，何愁大仇不报？那时，就是这些小辈的末日到了！”

冯明远听得惊异不止，呐呐道：“祖师爷莫非要把这些东西送与那如玉仙姑？”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道，“我如今道基大亏，虽借药力，可以不死，功力亦只能恢复一半，已不是如玉敌手，她的一双心爱弟子，金瓶已死，银瓶却

又归顺了敌人，为此她一定不会与我甘休，为今之计，我只有临时学习几手障眼法儿吓唬吓唬她，好叫她听从我的指使！”

说到此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了那个墨玉匣子，双手一拍，玉匣自启。

冯明远就看见匣内嵌着两小本黑色的小册子，他忍不住走过去看了看，只见二书均是同样形式，约有巴掌那么大小，每一册封面上，都写着“火窟真经”四个字，二书分上下二册！

最妙的是，这几个字，全是用白墨书写上去，如同蝌蚪一般，时隐时现，巧妙万端。

风火道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白牛真人为此书费尽了平生精力，亦不过学会了上册，下册却原封未动，此书之妙，真是任何人梦想不到的！”

说时顺手翻开了几页，冯明远但见整篇都是白色的小蝌蚪跳来跳去，简直是一个字也看不出来。

风火道人却看得津津有味，忽然仰天大笑道：“妙呀！妙呀！有此一章，足可令如玉俯首听命了！”

冯明远惊异的道：“祖师爷，这上面都说些什么呀？”

风火道人嘿嘿一笑道：“你自然是看不懂的！”

言罢一合书本，关上了玉匣，放入怀中，冯明远焦急的四下望了望道：“祖师爷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”

风火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还有这口离火剑你还没有看过呢！”

一面已把那口短剑解了下来，右手握住了剑柄，微微一笑又道：“看完了这口离火剑后，你已经知道了我所有的秘密，从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这么多……”

冯明远忽然觉出道人语气不善，他猛然抬起了头，发现风火道人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，正在逼视着自己，当下不由大吃了一惊，禁不住后退了一步道：“祖师爷你……”

一个“你”字尚未完全出口，就看见风火道人短剑向外一展，红光一吐。

冯明远再欲退身已是不及，只听他惨呼了半声，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已然滚落下来，身子也跟着倒了下去。

风火道人狂笑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还剑入鞘，由于他服下了药丸之后，体力已大见恢复，这时他已不需要再借助冯明远才能行动，自然冯明远已失去了生存的价值。

吴天化系好短剑，频频冷笑不已，一想到天残老人及冷红等人，忍不住顿足错齿。

这个仇，他是无论如何也要报的！

当时他匆匆把身上整理了一下，方要出去，耳中却听到一些人声，吴天化此刻早已是惊弓之鸟，当下忙隐藏在一块巨石之后。

他身子方才掩好，面前就出现了几个人影，正是管青衣等男女五人。

吴天化掩在石后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，只见为首的天残老人管青衣狂声笑道：“妙呀！妙呀！怪不得那牛鼻子看中了这个地方，死也不肯离开呢！”

冷红溪目睹那片元阳火海，也禁不住浩叹不已，他目光如炬，四下望了望道：“那吴天化莫非真的跑了不成？”

管青衣冷冷笑道：“他身受重伤，绝不会跑出很远，我们细心的搜一搜看看！”

风火道人闻言一阵心跳，他打量了一下附近地势，知道在左面石壁边有

一条暗道出路，直通堡外链桥，他是可以借这条路逃生的，而且，眼前有这几个强敌在，要想从前面出去已不易了。

吴天化思虑再三，虽然这条暗道，他只不过是由白牛真人一张图标中得知，自己还未曾走过，现在情势所迫，也只有冒险一试了！

这时天残老人及红灯盗冷红溪都走到了对面搜查，附近只剩下银瓶及雪雁二女，吴天化伏下了身子偷偷潜到了石壁下。

石壁下怪石参差，风火道人小心翼翼的一路爬过去，竟未被二女发现，他一直潜行绕到火海对岸，手们处但觉得石壁上赤热烫手，火海内蒸发出的热气，几乎使他全身都为之熔化！

这时他只要一个大意，手足一松，定必落入火海万劫不得超生。

果然他发现有一处凸出的石阶，横立在石壁之下，吴天化暗暗念了一声佛，他知道自己得救了。

当下把身子反坐到那石阶之上，就在石阶右侧，有一根枯萎的长藤，吴天化右手紧握枯藤，这时他目光中，已看到二女就在附近不远，缓缓寻觅过来。

吴天化用力一拉那山藤，没有想到这石门已很久未曾开启，一拉之下竟未能立时启开，却反倒滚落下很多碎石。

立在壁下的雪雁首先发觉，她猛然抬头发现了风火道人，不由大叫道：“在这里，你们快来！”

这姑娘口中叫着，同时右手向外一抖，打出了一支“蛾眉刺”，“哧”一声，直向着风火道人吴天化面门之上打到！

吴天化左手一晃，已把这枚飞来的暗器打落火海，同时，他右手用力向下一带枯藤，石壁内发出了震天价的“轰隆”一声。

就在这一声巨响里，吴天化整个的身子，随着座下的巨石一个倒翻，已然无影无踪！

原来这时，吴化化已然进入了石壁之内，身子自高有十丈的火壁上直坠了下去，他功力已然恢复了大半，已可施展轻功，惊吓之下，猛然提起丹田真气，轻飘飘的落下了实地。

果然，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可容二人并肩而行的石道，仓促间，已不容他考虑是否可行，因为眼前只有这一条路可行走。

他匆匆顺着这条曲折的甬道直行下去，渐渐他可以看见一线天光，心中大喜之下，禁不住发出了一声狂笑道：“我得救了！哈……妙呀！”

声音在壁道中旋回，激起了极大的回音，震落大片沙石！

吴天化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经此一来，他再也不敢发出声音来了。

他转过了一个岔口，正要展开身法疾速前进，忽听得一个阴沉沉的冷笑之声。

那声音，似由前面石壁后发出来的，猛然听见，风火道人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猛然停住了脚步，仔细分辨那声音的来处！

可是他听了甚久，却什么也没再发现，吴天化打了个冷战，心忖莫非这火海绝壁之内，还会有什么山魃木客不成么？

想着，他又继续向前行去。

就当他足下方跨出三四步时，第二次他又听到了一声冷笑，风火道人身子一停，冷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暗中那个人，这一次却是开了腔，以阴森森的口气冷笑道：“阁下要是

想死，就继续前行，否则，你就得来我老婆子面前请个安，讨我个高兴，也许我老人家就把你放了！”

风火道人后退了几步，冷笑道：“你家道爷岂会上你的当？这条甬道直通堡外软桥，还当我不知道么？”

那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也是个杂毛老道，那我就更不客气了。老道，你放眼看来！”

风火道人依言看去，只听得“轰”一声，前路百十丈甬道之上，竟然全为烈火扑满了，记得方才还是好好的，不过转眼之间，竟然变成了如此情形，真正是令人难以置信。

风火道人吓得面上一白，连连向后退。

暗中人阴沉沉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这火到此为止了，这是我老婆子多年以来，费尽了苦心，沟通了火海地火，加以引发，可开可熄，现在你总该知道我不是骗你了吧！”

吴天化打了一个冷战道：“那么，你……你又是谁？”

那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向前再走几步，就可看见一个石门，那石门是虚掩着的，你只要轻轻一推就可进来了！”

吴天化顿了顿，只好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进来就是！”

说罢向前走了几步，果然发现石壁上，有一扇石门半掩着，当下用手一推，石门即向内敞开。

门内立时响起了一阵哑笑，道：“杂毛老道，你用不着害怕，你进来让我看看你，你知道，我很久没有看见过生人了！”

风火道人自恃一身半复武功，怀内更有那口“离火剑”，怕他何来？

当时大步走了进去，只见室内一片赤红色的火光，一个全身赤裸的瘦老妇人正蹲在一边。

在这老女人面前凿有五六个杯口大小的地洞，红色的火，正由那几个地洞里喷出来，这间不算大的石室，因而也就有了光亮。

风火道人乍然发现如此情景，不由吓了一跳，他真没有见过这种怪事。

这个老妇人看来年龄是极老了，因为她满头的头发，全都秃光了，仅仅剩下几根银发，拂在发亮的头皮上，若非是她前胸那一对干瘪下垂的乳房，吴天化真分不出她是男是女！

这老妇人通身上下，就像涂了一身红颜色似的，不知是火光反映的，还是生来如此，总之，看起来相当的怕人！

吴天化望着她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……到底是谁？”

突又大着胆子冷冷一笑，接下去道：“何方的妖魅鬼怪，如不吐露实言，本真人离火剑下，定不饶你活命！”

说罢，把怀中“离火剑”取到了手中，那老妇人本来咧着一张大嘴正傻笑，听了吴天化的话后，忽然双目一翻，呆了呆道：“什么……离火剑？”

风火道人一扬手中剑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，莫非你还不信么？此乃白牛真人当年镇山之宝，你这妖妇究竟是谁？在本道人面前，弄些什么鬼玄虚，还不快说实话！”

老妇人怪笑了一声，声音就像是猴啼似的刺耳，只见她手指着风火道人，怪声说道：“道人，你来得好极了，我的苦心果然没有白费，今天总算叫我等到了！”

话落，猛地站了起来，大概是忽然觉得赤身露体有点不好意思，忙又蹲

了下去。

风火道人在她起立蹲下之间，才发现到，原来这妇人一双足踝处，竟然各有一条烧得赤红的铁链子拴着，想是年久日深，皮肉早已焦烂尽脱，只剩下两根发黑的骨头，看来真是吓人之极！

吴天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是像这种类同妖魔鬼怪的人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，额角竟沁出了冷汗。

他向后退了几步，手握剑柄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，还不快说？”

老婆婆又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必怕，我的情形自然会告诉你的！”

说着右手向前一推，只听见咣当一声大响，那扇石门竟吃她掌风震得关上了！

吴天化心中更是一惊，这才知道，原来这老女人，竟然有着极好的一身功夫。

他惊心之下，有腕一震，红光一闪，已把那一口“离火剑”抽出鞘来。

老婆婆咧口大笑了一声道：“不错，是离火剑，一点不错，老道，这真是我老婆子的救星到了！”

吴天化见这婆婆说话时，一双火红的眸子，直在自己那口离火剑上转着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一念未完，果见那婆婆发出了一声怪笑，猛地朝着自己身上扑来。

吴天化因为有备在先，当时忙就地一滚，已闪到了一边，竟是差一点没有被她扑着。

这时那老妇人，一双瘦如鸟爪似的怪手，已深深的陷入石壁之内，随着她一声怪笑，双手一挣，石壁上竟为她抓开了两个尺许大小的窟窿，石块哗啦啦溅洒得满地都是！

老婆婆一击不中，微微惊愕了一下，咧口笑道：“好个杂毛老道，原来还有点本事！”

吴天化身形一滚而起，才发觉那老婆婆双足上拖的火链，竟有三四丈长短，怪不得她能跳行自如。

风火道人吴天化惊心之下，已存心与对方一拼，他手中把离火剑一紧，红光一闪，那老妇人忽然怪叫了一声，后退了几步。

就见她那张苍老瘦削的面颊一阵抽动，伸手指了一下道：“喂……小心这宝剑……”

吴天化由对方目光之中，看出她对这口“离火剑”十分惧怕，不由胆力一壮，当时厉叱道：“哪来的老妖婆，看剑！”

离火剑猛然带出了一道红光，直向着老妇人身上劈去！老妇人口中发出了一声怪叫，似乎很是惊怕的样子，只听得她足上铁链叮当一响，吴天化这口剑，竟然刺了一个空。

这还不说，吴天化宝剑刺空之下，且失去了那老妪的踪影！

这一惊，吴天化真差一点要叫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一股热风，直向着他背颈上扑来，他猛地一个滚身，只听得头顶上有人呵呵大笑道：“杂毛老道，你跟我老婆子动手还差得远哩！”

风火道人抬头一看，原来那老婆婆，就像是一只红毛猴子似的，整个身子倒挂在室顶之上！

吴天化一声厉啸，身形陡然拔起，掌中剑使了一招“举火烧天”，向那怪老婆婆身上刺去。

可是这老女人身法竟是出乎意料的快，只见她身子一个倒翻，吴天化宝剑又落了个空！

眼看着那老婆婆带着两道铁链子，落在了一尊石几之上，桀桀笑了一声道：“杂毛老道，我劝你还是静下来好，要是你迫我动手，可就是你死期到了！”

风火道人后退了几步，双掌握剑，他知道对方对这一口剑，似存着相当的畏惧，自己既是伤她不着，一动不如一静，不如守住身势，看她如何便了。

想到此，吴天化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休想夺我这口宝剑，我也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！”

老婆婆点头笑道：“牛鼻子，你倒有点鬼聪明，不过我老婆子从不夺人的东西，虽然这口剑理该为我所有！”

吴天化这时内心更担心着天残老人等追来，偏偏前路为这老婆婆沟通地火，闯行不得，真是进退两难，当时急得连声冷笑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打算？真人还有要事，哪有许多时间在此与你鬼混？”

赤身老妇嘻嘻笑道：“牛鼻子，我实在对你说吧，我乃白牛真人下堂夫人姓刘名海刹，因我触犯了真人道规，是他将我镇闭于此……”

说着扬了一下双足，铁链发出哗啦啦一阵响声，然后冷笑了笑，接道：“他用元阳火海坎中离金沙打成两条火链，将我锁在此处，老实告诉你，这两条火链，非你手中的离火剑不能斩开，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！”

风火道人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真不能相信眼前这个老归人，竟然会是白牛真人的下堂妻子！

可是这老姬言词之间，并不像是胡言乱语，又不容他置疑，这时他一听对方原来是要借自己这口离火剑来开火链，不由内心大为放宽。

老婆婆又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怎么样，牛鼻子你可曾听见我说的话了？”

风火道人冷冷一笑道：“天下哪有如此便宜之事，你真是痴心妄想了。”

老妇人面色一变怪笑道：“老身是好好与你商量，你如果不答应，只怕你休想离开这间地室，再说室外那条入道，你又如何能够通过？牛鼻子，你莫非没有想到这一点么？”

吴天化心中一惊，她说的倒也是实话，看来也只有听她之言了，当时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婆婆，你的话也未尝无理，只是我如将你足链斩开，那时你翻脸无情，我又将如何呢？”

老婆婆怪笑了一声，目闪红光道：“你太多虑了，我婆子一向是恩怨分明，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心！”

风火道人想了想，道：“不瞒你婆婆说，我后路有几个厉害的敌人正要追来，如果你能为我挡一阵，我倒是感恩非浅！”

老婆婆咧口一笑道：“这倒使得，只是你要为我斩开足链，我们以此为交换条件你看如何？”

风火道人心中一动，忖想由方才这老婆子身手看来，分明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功力，如能借她之力除去了管青衣、冷红溪二人，岂不是大妙之事？

想到此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可以为你斩链，但是你必需答应我，把我两个最厉害的敌人除去，你可愿意？”

赤身老姬闻言森森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要我杀人？”

风火道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只杀两个！”

怪老婆子面色骤然一变，一双火红的瞳子，在他身上转了转，狞笑了一

声道：“老杂毛，别的都可商量，杀人的事办不到！”

吴天化嘿嘿一笑道：“那么，恕我打搅了！”

说罢双手抱拳一揖，转身就走，老嫗忽地一声叱道：“站住！”

吴天化回过身来冷冷一笑道：“何事？”

老婆婆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自信能通过那条火道么？”

风火道人冷笑道：“我可以回过头去！”

老婆婆咧口一笑道：“算啦！老杂毛，你别来这一套了，后面要没有人追，你还不会来此呢……”

说到此，略微顿了顿，叹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你方才说的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商量商量，这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！”

吴天化内心一喜，道：“你是答应了么？”

老妇人冷森森的狞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要我为你杀几个人？”

吴天化回过身来，含笑点头道：“不多，两个人！”

老妇面色一变，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两个太多了，我只能答应一个！”

吴天化想了想，道：“好吧，一个就一个！”

老婆子伸出一只手在头上摸了一下，道：“是老的，还是年轻的？”

吴天化想了想，就冷红溪与管青衣二者之间略作分析，冷红溪固然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敌人，可是到底年轻，自己今后体力完全恢复之后，可以应付，天残老人管青衣，却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，此人自己实在不易应付！

想到这里，他就道，“是一个老的，是一个瞎一只眼的老头儿！”

老婆子嘿嘿一笑道：“好吧，我就再作一次恶吧！”

吴天化怀疑的望着她道：“只是这个老头儿厉害得很，你有把握胜得过他？”

老嫗子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你就不要管了，反正我取他性命给你瞧就是了！”

吴天化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我必定为你斩开足上火链！”

老婆婆桀桀一笑道：“杂毛老道你说得倒好，我又怎能信得过你呢？”

风火道人怔了一下，道：“那你要怎么才相信呢？”

怪老婆双手用力的搓了一下，目闪红光道：“我刘海刹生平言出必行，你必须要信得过我才行，唯一的办法，是你先把我足链斩开，要不然我又如何能来应付敌人呢？”

风火道人呆了呆，心想这话也对，可是这老婆婆功力惊人，一旦要为她斩开了足链，那还了得？可是舍此又别无良法！

当时想了想，冷冷道：“刘海刹，并非是我不相信你，因为这事太大了，你可以发个誓么？”

刘海刹桀桀一笑道：“发誓有什么用？我以前曾发过誓，今生决不再妄杀一人，如违此言，当身坠火海，万劫不得超生，可是你看，现在我又不得不杀人了！”

风火道人还要再说，这老婆婆忽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如不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相持下去，你我都没有好处！”

风火道人暗想，也许顷刻之间，冷红溪等就要来到，那时自己还是死路一条，倒不如依这婆婆之言，把她放开，也许她确是一个诚信之人亦未可知。

想到这里，就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为你斩开足链就是！”

刘海刹桀桀一笑，坐地伸出了双腿，道：“你要注意，不要伤着了你的

骨头！”

风火道人至此也横下了心，当时走过去，他宝剑尚未抽出，忽觉双臂上一阵发痛，竟已为那怪老婆子刘海刹一双瘦手抓了个紧。

吴天化打了个冷战，吃惊道：“你要怎么？”

说着双腕一挣，竟然是丝毫内力也运用不出来，这老婆婆确是怪异之极，她所施展的手法，连吴天化也看不出一点门路来，莫名其妙的，任她拿着双腕穴道！

风火道人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不想那老婆婆刘海刹，忽然双手一松，怪笑道：“我是吓唬你的，现在你总能信得过我了吧！”

风火道人定了定神，才明白对方用心在此，当时面上极不自然的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还是怕我这口离火剑！”

说罢宝剑向外接连挥了两下，只听“呛呛”两声大响，已把老婆婆足踝上一双火链斩开。

刘海刹狂啸一声，身子已转了开去，她乍脱枷锁，内心像是狂喜到了极点，发出了一连串的怪笑之声。

风火道人目睹如此情形，大大吓了一跳，不禁又微微的为自己的安危而担起心来。

刘海刹狂舞怪啸了一阵之后，定下了身子，忽见她一步步的向着吴天化身前走了过去。

风火道人左掌当胸一立，怒声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刘海刹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不为什么，只想向你借一件衣服！”

风火道人心中略定，就把一件道袍脱下递出，刘海刹右手一捞，把这件长衣抢了过来，匆匆扎在了身上，看起来更是不伦不类！

风火道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所要的，我都给了你，现在就看你如何来实践诺言了！”

刘海刹冷冷一笑道：“那老头儿现在何处？”

吴天化道：“元阳火海！”

刘海刹桀桀怪笑道：“好！你带我找他去！”

风火道人顿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此刻受了极重内伤，对方人手太多，我只怕敌不过他们。”

刘海刹哧哧怪笑了两声道：“你这道人胆子太小了，有我在，还会让你吃亏不成？”

可笑吴天化昔日是何等凶狠，想不到如今在这老婆婆面前，竟变成了如此脓包！当然他身受重伤，功力骤减，是一个主要原因，可是相形之下，也实在是够可怜的了！

刘海刹目光扫向他那一口“离火剑”道：“你把这口剑暂借与我，等到除了那老头儿之后再还你不迟！”

风火道人此刻自忖不是她对手，倒不如什么都依她，否则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更糟了。

当时闻言之下，略作犹豫，就把掌中剑递了过去，刘海刹接剑在手，目放异彩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好剑！好剑！”她把这口剑在手掌内玩了一会儿，抬头向着吴天化嘿嘿一笑道：“老杂毛，元阳三宝，都在你身上吧？”

风火道人不由一惊，猛地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……”刘海刹晒然一笑

道：“不用怕，我不过是问一问而已！”言方到此，忽听远处石壁上轰隆一声巨响，吴天化吃惊道：“他们来了！”

刘海刹桀桀笑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暂时在此等一等，由我去外面对付他们就是，你说的那老头儿，到底是什么长相？”吴天化匆匆道：“身穿黑衣，一只眼是瞎的！”

刘海刹怪笑一声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身形一晃，已如同旋风似的飘出室外。

这时冷红溪、管青衣、简秋、雪雁、银瓶、简春浓一行六人，都已相继翻进了石壁！

他们六个人，都为这种奇幻的壁道吓得呆住了，注视了片刻，冷红溪顿足道：“那道人必已逃走了！我们来晚了！”话声方毕，忽见眼前甬道上，一人倏起倏落而至，现出一个皮肤火红，通身衣不蔽体的干瘦老妪来。

冷红溪不由呆了一呆，未及发言，那老婆子已扑到了近前，在一根高耸的石笋上定住了身子。

冷红溪目光一凛，厉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来人正是刘海刹，只见她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是来追那牛鼻子老道的吧？太晚了，他早就走了！”

冷红溪冷笑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刘海刹嘻嘻笑道：“你们眼中只知道有个白牛真人，难道连我火姬刘海刹都不知道么？”

冷红溪回头望了望管青衣，道：“谁是火姬刘海刹，前辈可知道？”

管青衣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哦……原来阁下竟是火姬刘夫人，失敬了！”

刘海刹目光在管青衣身上扫了扫，冷笑道：“你这老头儿，倒有些见识，还没有请教列位大名！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，对冷红溪道：“此人乃是白牛真人元配夫人刘海刹，想不到仍在人世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那刘海刹狂笑了声，道：“放心，我死不了！”

管青衣遂把各人姓名一一报了一遍，火姬刘海刹，立在窄道正中，冷冷一笑道：“管青衣，老身有一件事，要跟你商量，不恭敬处，尚请原谅！”

管青衣久仰这刘海刹是一个武功极高，心术不端的女人，是以才为白牛真人镇闭住了，只是这些话却不方便当面揭露出来。

这时一听她口气，管青衣就知不妙，但仍然十分礼貌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夫人有话请讲，不必客气！”

火姬刘海刹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管青衣，你乃当今极负盛名的人物，我老婆子倒也久仰你了，老身一时技痒，想与你比比工夫，不知你可愿意么？”

管青衣呆了一呆，他知道此姬所练“火掌”厉害无比，轻易不愿招惹。

同时也确实不了解她是什么意思，当下微微愣了愣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刘海刹嘿嘿一笑道：“莫非你不肯赐教么？”

管青衣呵呵低笑了几声，道：“我与夫人一向陌生，从无过节，夫人怎会有此要求，实在令人不解得很！”

火姬一双瞳子，盯注在管青衣身上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只说愿不愿意就是了！”

一旁的冷红溪见管青衣迟迟不作答，不由甚是奇怪，当下挺身而出，怒声道：“如果刘夫人一定要比，在下愿领头阵！”

刘海刹桀桀一笑，一双小如桂圆核的瞳子，在红溪身上转了转，森森的道：“谁要与你动手！”

冷红溪面色一红，就要发作，管青衣突然拉了他一下，他回身看时，只见管青衣面色极为难看，此老一身奇技，真可说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却未曾想到，今日竟然会如此的畏缩起来了。

冷红溪心中动了一动，正要问故，忽听管青衣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罢！罢！果真是在劫难逃，我老头子又怕它何来！”

说着上前一步，向刘海刹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夫人请稍候，可容我交待几句么？”

刘海刹点了点头道：“管老头，你也知道免不了一死么？哈！妙呀！妙呀！”

管青衣闻言脸色蓦地一青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妙！妙！芒鞋踏破天机！”

突又回过身来，紧紧握住了红溪的手道：“老弟，永别了！”

红溪被弄了个莫名其妙，他实在不懂管青衣说些什么，当下怔道：“前辈怎说此话？”

管青衣苦笑笑道：“这婆子乍然出现，就使我觉出大难将至，应了我昔日与故人一段戏言，只怕此命休矣！”

说罢又向简秋点了点头道：“简秋你过来！”

简秋听他这么说，也怔住了，连忙上前紧紧拉住他一只手腕道：“既如此，师父你不要去……”

管青衣频频苦笑道：“果真是命该如此，逃又何益？徒儿……”

说着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个红绢包成的小包，递与简秋道：“这是我一生武功精华秘本，现在给你，你要好好珍藏！”

言罢长叹了一口气，又转向冷红溪道：“老弟，切记不可为我报仇，此姬感火而生，所练火掌天下无敌，你们如执意报仇，只怕也难逃她手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刘海刹仍盘膝坐在石笋之上，一双火红的猴眼，不时的向这边看着，已带出十分不耐之色。

管青衣略作交待之后，遂即身形向外一纵，也落在了一根高耸的石笋之上，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刘夫人，你也不必太自信了，老夫这双铁掌之下，已不知死过多少英雄好汉，今日不见得就会败在你的手下！”

火姬刘海刹离火剑向外一亮，当空现出了一片红光，管青衣乍然看见了对方手中兵刃，禁不住更是一震。

他口中低低念道：“天残，天残，你命休矣！”

刘海刹离火剑出手，那瘦削的躯体，倏起倏落的在附近腾跃了一圈，身形站定之后，以剑尖一指管青衣道：“管老头，我老婆子好容易熬过了牢灾，你不要虚耗我宝贵的时间，快掣出兵刃来！”

管青衣呵呵一笑道：“老夫未曾带有兵器，如何是好？”

一旁的冷红溪倏地把自己的宝剑解下，抛过去道：“前辈请暂用此剑！”

管青衣伸手接住，面色更难看了。

原来他昔日与一故人曾占一卦，经解卦意，得了：“命丧天洞，血染赤锋”八个字，卦中所示时间年月与状况，竟然和今日都相吻合，是以管青衣一见刘海刹挑战，就知不妙，后来见了刘海刹那口离火剑，剑锋赤红，心中更知完定了。

因此，此老也就不愿和她对兵刃，以为自己未曾带剑，对方万无强迫使

兵刃之理，也许能免于此劫。

谁知“劫数难逃”，好心的冷红溪竟然把自己宝剑递上，管青衣接剑在手，一时抚剑不语。

良久之后，他才抽出剑来，把剑鞘丢与了冷红溪，忽地狂啸了一声，身子猛然拔起，直向着刘海刹身上扑了过去。

红白两道剑光，“呛啷”一声在当空一接，冷红溪这口剑固是一口宝刃，离火剑更非等闲，可谓之旗鼓相当。

双剑交锋之下，两个人各自展开了一身所学，但见红白两道剑光，裹着两条人影，在断壁幽洞之间，倏起倏落，只杀了个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！

在场各人都看花了眼，尤其是冷红溪与简秋二人，无不为管青衣暗捏一把冷汗，他二人左右奔驰着，以备在万一管青衣不敌时，接上一手。

可是，交锋双方，身势实在是太快、太玄了，真有“虫蝇不能落，一羽不能加”之势！

忽听得管青衣一声长啸，接着“碰”一声大响，火姬刘海刹身子一个踉跄，撞向了石壁。

众人心中一喜，可是当他们目光转向管青衣时，却不禁都吓得呆住了。

但见那刘海刹短剑收回之时，一串血珠自她剑锋上如线坠落，管青衣身子一晃，噗一声坐了下来。

冷红溪身形一窜，冲到了他的面前，把他扶起来，只见老人右颈气管处，有一个寸许长短的伤口，鲜血从此处狂喷不已。

果然，这位纵横一生未遇挫折的老英雄，竟应了昔日之卦，死在剑锋之下，只见他身子一阵抽动之后，就不动了。

第十九章 玉石俱毁

冷红溪大吃了一惊，右手在他脉上探了探，不由面色一白，简秋眯目道：“怎样了？”

冷红溪拾起管青衣手中剑，立起来，猛地转过身子，目视着火姬刘海刹，冷冷笑道：“老婆婆，你下手太狠了，管前辈又与你有何仇恨，你竟然要取他性命？”

这时那火姬刘海刹，也似受了点伤，只见她背靠着石壁，呼呼有声的喘个不住。

这婆子真是丑到了极点，一双火红的眼睛，在冷红溪身上转着，桀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管青衣又是你什么人？”

冷红溪这时怒到了极点，挺身而上，一剑刺过去，刘海刹掌中离火剑一拨，呛一声，二人身形都禁不住晃了一下。

刘海刹桀桀笑道：“小子，管老头都不行，你还要来送死不成？”

她说着目光一扫左右，只见眼前这一干少年男女，莫不是手持兵刃，一步步向自己面前逼近过来。

刘海刹猛地跳起来，发出了鬼啼似的一声怪笑，用手中离火剑一指各人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简秋一声怒吼，会同简春浓，一左一右猛然扑了上去，两口剑一左一右，直向着刘海刹两肋下插去。

可是这婆子一身功力，实在是已登峰造极！

双剑来到，只见她掌中剑左右一挥，叮当两声，已把来犯的两口长剑荡了开去。

非但如此，简氏兄妹竟然为她这宝剑一荡之力，双双被震退出，差一点摔倒在地。

冷红溪见状，生怕他兄妹吃亏，大吼了一声道：“恩兄，你们先退下来！”

说罢点足而前，却见那刘海刹一声怪笑道：“住手吧，小子！你也不行！”

她说时连声笑着，一身红皮，连连颤抖着，可怕极了。

但见她摇动着手上那口离火剑，怪声又道：“你们都听着，我老婆子是居心仁厚，不愿意随便杀人，我已杀了那个老的，可不愿再杀你们这群小的了，你们趁早走吧！”

简秋怒声叱道：“少罗嗦，我师父与你有何仇恨？说！”

刘海刹一双红豆似的眸子，向简秋看着，点头笑道：“好！我就告诉你吧，一来是他命该如此，二来是我与人有约在先，我杀他实在是不得已的事！”

简秋冷冷笑道：“今日除非你把我们全杀了，否则你休想踏出白牛堡一步！”

刘海刹呆了一呆，桀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们可别这么做，我老婆子是不能再随便杀人了！算了，死一个糟老头子又算得什么！让我走吧！”

冷红溪在一边注视着她，他心知此姥一身功力了得，一直不敢轻举妄动。

这时趁她说话不注意时，身子猛地拔起来，向下一落，已到了她的背后，掌中剑一剑劈了出去。

刘海刹霍地转过身来，对冷红溪这个年轻人，这老婆婆却是一点不敢轻视，见状惊叫了一声，掌中离火剑向前一抖，双剑再次交锋，又发出了“呛”的一声巨响。

可是冷红溪身子陡然向下一缩，如同是一只猴子似的，陡又向上一腾，就空一滚，又到了刘海刹背后，掌中剑平削而出。

刘海刹倒是真没有料想到，这个年轻人，竟然会有如此功力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！

冷红溪这种招式，看似无奇，却是从地洞内那雪猴身上领会得的奇招，是以连火姬刘海刹也感到奇怪，而认为从来未曾见过。

刘海刹忽地叫道：“咦！这是什么招式？”

说时，她身子猛地翻起来，落在了一根石笋尖上，可是冷红溪这种“雪猴”招法与身法，施展开来，已不容许她再脱出左右。

刘海刹身子方一扑上石笋，冷红溪已跟踪而至，掌中剑第二次递出去，却是由下而上翻出去的！

这一剑，更使得刘海刹吃了一惊，她身子猛地一闪，大声叫道：“小子！这不是人使的招式，是谁传授你的？”

冷红溪施展雪猴身法，一连两手，居然都为对方逃开，心中也不由吃惊十分！

刘海刹这时哑声笑道：“小子，你不要逼迫我老婆子出手，我们没有什么深仇！”

冷红溪正要第三次腾身追去的当儿，忽听得一旁的简春浓一声惊叫道：“不好，吴天化跑了！”

众人都不由一惊，赶忙望去，果然看见那风火道人吴天化，身子倏起倏落的，直向出口方向奔去。

火姬刘海刹见状，陡然大叫道：“好呀，牛鼻子，你想走呀，那可不行！”

她说着竟然舍弃了冷红溪，身子猛的扑了出去，风火道人吴天化，本想乘众人纷乱时逃走，却没有想到被简春浓看到，败露了形迹。

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高声笑道：“刘海刹，我们有言在先，怎么，你还不许我走么？你快快为我阻他们一阵！”

刘海刹怪声笑道：“牛鼻子，我已为你杀了一个人，还嫌不够么，要走也行，你得把元阳三宝给我留下来！”

话声中，身子倏起倏落，直向吴天化身后扑去，吴天化足下更是加速前奔。

二人一追一跑，霎时之间，已出去了数十丈以外，冷红溪等自是也都不舍，一齐追赶，简秋匆忙间背起了管青衣的尸身也随后追去！

风火道人见此情形，真是又惊又怒，他努力的扑到了入口洞前，刘海刹已如同疾风似的袭了上来，吴天化足下踏动机纽之时，刘海刹身形正好落下，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大响，石门一翻，同时把两个人翻了出去。

风火道人身子匆匆站定，刘海刹已扑到面前，怪笑道：“牛鼻子，快把元阳三宝献出来，我才放你逃去！”

吴天化怒叱道：“好个无理的妖妇，竟然言出无信，我没有向你要回离火剑已是好的了，你居然还有脸向我要其他东西，真是无耻极了！”

说话时，但闻石壁又是轰隆一声大响，冷红溪等也翻了出来。

吴天化见状大惊，转身就跑！

他才跑出几步，却为刘海刹自身后扑过来，一把抱在了腰上，桀桀笑道：“牛鼻子，把东西献上，这些人交给我了！”

吴天化吼了一声，扭过身来，一掌向刘海刹面上打去，可是刘海刹却怪

笑一声，身子向下一翻，二人顿时在地上滚作了一团。

这时冷红溪等一干人也都来到了近前，见状都不由为之一怔！

因为像这样的打法，他们是从没见过，只见两个人在地上扭作一团，吴天化口中更发出了连声的厉哼，而那火姬刘海刹，却连声的怪笑着，一双瘦手在风火道人身上到处乱抓。

两个人滚来滚去，竟滚向了火海的边沿，吴天化大声道：“快放手，快放手，我给你就是！你这个死女人！”

刘海刹怪声笑道：“我自己来拿！哈，你也害怕了？”

说话之间，二人已到了元阳火海边沿，接着“轰通”一声巨响，两个人同时坠落下去！

红色的火浆一开一合，把两个人整个的吞没了，上面只冒出了几缕黄黑色的淡烟！

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刹那，在场的几个人，全都看得呆住了，真想不到，两个人竟然会是这么样的死了！

冷红溪目注着滚滚的火海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也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死了倒也干净！”

简秋苦笑，叹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倒省得我们费事，只是……”

说罢低头看着管青衣的尸身，禁不住泪下，冷红溪慢慢走近，目睹这位名满天下武林的前辈的尸身，却也难抑无限伤感！

简春浓和雪雁舒又青都已哭成了泪人似的，只有银瓶还理智一些，事实上是她到底对这位老人家还认识得太浅，想悲也悲不起来。

这时，她只是在一旁皱眉不语，良久之后，冷红溪才拍了拍简秋肩膀道：“恩兄不必再伤心了，我们应该想个法子，先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！”

简秋收住了眼泪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，可叹我这个徒弟，竟未曾尽过一天弟子之道！”

说罢重新把管青衣的尸身背了起来，此老生前身材已是很高，死后僵直，看起来就更显得高了，简秋背起来很不方便，当时就由冷红溪帮着他抬起来，二人一人抬头一人抬脚，小心翼翼的向堡外行去。

白牛堡经过这一番劫难之后，可以说是完全瓦解了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，里里外外看上去一片狼藉！

这时银瓶也找来了她姐姐金瓶的尸身，只见如花似玉的一个大姑娘，竟然被烧成了个炭人似的，众人闻知金瓶舍身救妹的一段经过后，都不胜感慨，银瓶哭得几乎都昏了过去！

经过各人的劝慰，银瓶才止悲收泪，用几件衣服，把姐姐尸身包起来，紧紧地抱在怀中。

一行人走出了白牛堡，天色已是很晚了。

他们原来的意思，是想在堡内先住一夜再离开的，可是银瓶却怕如玉仙姑找来，主张尽快离去，众人这才匆匆离开。

有了银瓶作向导，众人很容易的通过了赤土烈原，然后选择了一片静土，把管青衣及金瓶姑娘的尸身埋葬好，一切就绪之后，天空中已现出了蒙蒙的一线晨光。

冷红溪向两个死者行礼后，黯然道：“简恩兄如今准备何往？”

简秋满面伤悲的摇头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尚无一定的去处，冷大侠你呢？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的仇是报了，可是我那仇人莫环，不知已逃

到哪里，此人不除，我是寝食难安！”

简秋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兄妹此番，得力你实在不小，如果你有用我兄妹之处，万死不辞！”

冷红溪十分感激的道：“恩兄言重了，我想令妹也需要养息一下，再者银瓶姑娘，也需要恩兄你照顾，莫环之事，有我一人，足可以应付了！”

简秋面色微微一红，道：“这……”

目光一扫雪雁，又道：“雪姑娘你……”

雪雁低下头来，伸出一只脚在地上划了一划，面色微微发红，似乎是很难启齿的样子，她抬头看了简春浓一眼，简春浓一双眸子也正注视着她。

雪雁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想去找我姐姐……她如今情形，也不知怎样了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雁妹可和我同行，等我除去了那莫环之后，再一同去找你姐姐如何？”

雪雁忽然苦笑，道：“不必了，如今大仇未报，我又是归心似箭，小寒山自我姐妹离开以后，这么久的时间，也不知究竟如何了，这些事我都要去料理一下！”

说到此，顿了顿，目光瞟着冷红溪，有些含情脉脉的低声道：“大哥事成之后，可以到小寒山去找我，我一定会在那里……好不好？”

冷红溪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我一定会去的！”

雪雁向他微笑颌首，遂又转过身来，对着简氏兄妹及银瓶含笑道：“简兄及二位姐妹，日后有便，亦请到小寒山一游，小妹当尽地主之谊，更愿为三位一充向导！”

简秋抱拳欠身道：“一定，一定！”

简春浓忽然上前一步，低头有些像要哭的样子，道：“雪姐，上一次我……”

雪雁忙握起她一只手，道：“唉！还说这个干吗呀！上一次也是我不对，都怪我没有追上你，结果害得妹妹吃这么大亏！”

春浓听到此，只觉得鼻子一酸，顿时伏在雪雁肩上哭了起来。

在场诸人，都知道她所受的委屈，虽然未曾失身于那吴天化，可也是够丢人了，一时都深深同情不已。

这时简春浓边哭边道：“姐姐，我……我怎么办呢？”

雪雁轻拍着她，微笑道：“你可不要再伤心了，那妖道已死，也总算为你消了一口气了，妹妹你要是不嫌弃，和我同去小寒山庄住上些时日可好？”

简春浓凄然道：“姐姐不嫌弃我么？”

雪雁微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请还请不到呢！”

简春浓遂破涕为笑，回头望着简秋道：“哥哥，我去雁姐姐家玩几天好吗？”

简秋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太打扰舒姑娘了。”

雪雁舒又青笑道：“不会的，简兄放心就是，我负责令妹一切安全如何？简兄与银瓶姑娘如肯赏光，那就更好了！”

简秋忙摇头笑道：“不打扰了！”

说时一双俊目看向银瓶，流露出一片真情，道：“银妹新脱魔掌，只怕那如玉道姑放她不过，我想护送她一程才能放心！”

银瓶忸怩了一下道：“谁要你送……”

这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，冷红溪暗忖简秋与银瓶二人，倒是郎才女貌，甚是匹配，又见二人眉目之间，均含着无比情意！

想不到简秋目力甫自恢复，就得到如此一位知心的人儿，冷红溪心中不由深深为他高兴不已。

当时遂对简秋道：“银瓶姑娘为了恩兄，落得如此，恩兄却要确实负责她的卫护责任才是呢！”

简秋面色又是一红，笑道：“这是自然，冷兄你不必关照了！”

冷红溪见各人都有了去处，于心甚慰，遂抱拳向各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告辞先走一步了！”

说罢一双瞳子，转向雪雁舒又青，现出几分依依之情，可是舒又青却假作没有看见，掩嘴笑了笑，一拉简春浓道：“妹妹，我们走吧！”

简春浓却依依叮咛道：“大哥事情完后，可要来小寒山呀！”

冷红溪颌首道：“我一定来！”

舒又青又拉了简春浓一把，面色微红的笑道：“管他呢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说罢二女相率驰行而去，简秋也向冷红溪点首示别，他来时瞽目，去时是双目复明，又得如此一位如花似玉的佳人同行，可说此行不虚。

可是二人，一人死了师父，一人死了姐姐，虽是得为比翼，亦不免心中郁郁！

路途中，那银瓶始终低头不语，伤心落泪不已，简秋感叹的道：“姑娘不必再伤心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如果能好好珍重自己，令姐虽死九泉，也可以安心了！”

银瓶一双泪眼，投向简秋，有些凄怨的道：“那不都是为了你这个人么……现在可好……我连一个去的地方都没有了！”

简秋叹了一口气，垂首道：“姑娘对我的好心，我是至死也不会忘记的，我必定好好对你！”

银瓶听了这句话，似乎才回悲为喜，那双秋波似的眸子，向简秋瞥了一眼，低头笑道：“你只要说话算数就好了！”

简秋忍不住紧紧握住了她一只手，目放异彩道：“我简秋自幼命苦，虽被那道人收为门下，学成绝技，却又为阴素裳那贱妇害瞎双目，自此以后，这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是一个瞎子……残废，谁想到还会有人与我交朋友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痴痴的看着银瓶道：“姑娘……你竟能不以一般世俗的眼光来对我，救我于危难之中，使我再见光明，姑娘，实在说来，你无异是我简秋的再造恩人！”

银瓶笑着推了他一下，道：“你还说这些干吗呀！”

说时，一双瞳子，斜睨着他，玉脸上，带出了些红晕，又道：“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人……”

简秋呆了呆，忽然解悟了银瓶言中之意，一时俊脸通红，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，银瓶娇哼了一声道：“你……怎么不说话呀！”

简秋“哦”了一声，望着银瓶微笑不已。

银瓶伸出一根手指，在他额上点了一下，挣脱了简秋的手，道：“你呀……咱们走吧，老站在这里，我可是害怕！”

简秋跟上几步，冷笑道：“姑娘放心，如果那老尼姑再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银瓶忙噓道：“小声！”

左右看了一眼，轻声又道：“你胆子可真大，才出了白牛堡，就敢这么

乱说话，要是被我师父手下的人听见了，那可就糟透了。”

简秋见她对乃师如玉如此害怕，心中有点不服，谁知银瓶话声方落，果见对面树林内，一连驰出了三匹白马。

白马之上，认蹬巧坐的，竟是三个黑衣道装少女，每人带着一口金鞘长剑。

银瓶匆匆一望，不由神色一变，可是她立刻又恢复了镇定，向简秋道：“这是我三个师姐，可是武功都不如我，你只看我情形，见机行事就是！”

说罢，面上装成很坦然的样子，前面三女本是策马疾行而来，为首一人这时忽地勒马道：“快看，那不是银瓶师妹么？”

其他二女赶忙勒马，三人一齐翻身下马，都叫起来道：“喂！银瓶……银瓶！”

银瓶低声对简秋道：“别怕，跟我来！”

接着挥了挥手，笑着迎上去，道：“咦！你们来干什么呀？”

三女由年岁看去，都在二十三四之间，最大也不超过二十五岁，都是高高身材，颇有姿色，每人除一袭黑纱道服以外，在颈后，又都各垂有两道红色的短绦，看起来颇显风姿！

这时四女凑在了一块，叽叽说了半天，才见银瓶回过身来，向简秋招手道：“你来！”

简秋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去，那三个道姑，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三女是二瘦一胖，可是瘦不露骨，胖不显肉，为首少女，肤色微黑，忽地一笑，低声说了几句，其他二女也跟着咯咯笑了起来。

银瓶却装作未闻，手指三女，对简秋道：“张师兄，这是我三位师姐！”

简秋心中一怔，暗忖我怎么改了姓了，可是一转念也就明白，忙抱拳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银瓶眸子一转，手指那肤色微黑的少女道：“这是我三师姐，她名叫杏花。”

接着又手指其他二女道：“这是翠花、梨花，四师姐和五师姐！”

简秋又抱拳欠身道：“久仰！”

三女都噗哧一笑，那个叫梨花的一双桃花瞳子向着简秋一转，转向银瓶嗔声道：“银瓶妹，你这是怎么介绍的呀，这位张师哥是哪里来的呀？怎么糊里糊涂又冒出一个……”

杏花推了她一下，笑嗔道：“五妹你怎么说话的？”

说着含笑向简秋道：“张师哥是随祖师爷爷来的吧？”

简秋点了点头，方不知如何回答，银瓶已为他代答道：“张师哥是祖师爷过去一个记名的弟子，这一次祖师爷特地把他带来白牛堡，命他负责看守门户的！”

杏花点了点头，笑瞅着简秋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师哥是几时来的？”

简秋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大……大概有七八天了吧！”

银瓶忙又笑道：“因为张师哥初来，这附近地势不大清楚，所以祖师爷才令我陪着在外面走走！你们来干吗呀？”

梨花一双桃花似的眸子，瞟着银瓶道：“还不是为了你们两个瓶子吗！师父一天不看见你们心里就不舒服，你们两天没回去了，师父不放心，怕出了什么事，才叫我们三个赶来看看！”

银瓶一笑道：“师父也是太小心了，在这里还会出什么事么！”

翠花耸了一下鼻子，笑道：“是呀！要是知道你们在散步，我们才不来打扰呢！”

银瓶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可不要胡说八道！这话要是被师父听见可不会饶你！”

金银二瓶在“巴文图女子修道院”，辈份虽低，可是由于武功极高，又得如玉宠爱，是以地位极尊，仅次于如玉本人，这时她一板脸，倒真把翠花吓了一跳，当时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好妹妹，我可是跟你说着玩的，你可别认真呀！”

杏花却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听师父说，敌人已全数来到了，张师哥可知道这个消息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摇了摇头，杏花一本正经的道：“张师哥还不知道？听说敌人之中，没有一个是好惹的，有一个老头子叫什么管青衣的，武功之高，可能还不在祖师爷之下呢，另外还有红灯盗冷红溪……”

翠花嘻嘻一笑道：“听说这冷红溪本事大得不得了，人也漂亮，我还真想见见他呢！”

杏花看了她一眼道：“四妹你又乱说话了，当着张师兄面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话！”

翠花掩了一下嘴，就把头扭向了一边，杏花又小声对银瓶道：“敌人之中，还有一个姓简的，听说是祖师爷过去一个弟子，这个人……”

说到此，看了简秋一眼，简秋不由心中一紧，就见杏花用手拉了银瓶一下，微笑道：“来，我们一边说话去！”

银瓶也不由暗惊，以为杏花已看出了简秋身份，当下只得提着心，同杏花走到了一边。

杏花遂小声道：“张师哥到底是祖师爷的人，这话可不能让他听到，师父要我关照你和金瓶，说敌人中有一个叫简秋的，要你们对他特别留心，最好能擒他一个活口，然后送回去！”

银瓶又复一惊道：“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杏花偷偷看了简秋一眼，然后又小声道：“师父说那个姓简的知道白牛堡很多隐密，甚至连什么火海的秘密他都知道！”

银瓶闻言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记住就是了！”

杏花又问“金瓶妹子呢！”

银瓶只觉得鼻子一酸，可是她却极力的忍住内心的辛酸，摇了摇头道：“大概还在堡里面，我不清楚！”

杏花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们仍得去一趟，师父也有事找她！”

银瓶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事你告诉我也就是了，我代你们告诉她一声，也省得你们再跑了！”

杏花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也好，什么事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姐妹谁回去都是一样！”

说着走回来，对梨花、翠花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于是三女上了马，正要掉转马头，忽听后面有人哑声喊道：“仙姑救命！”

大家都吓了一跳，赶忙转身看去，却见一个白衣青年，自林内爬出来。

银瓶只一眼，已看出这白衣人是白牛堡内的一名弟子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这弟子此刻看来，像是受伤颇重，全身都是鲜红的血。

杏花立时纵身过去，把他扶起来，骇然问道：“你不是白牛堡的剑岷师

兄么？怎会这个样子？”

这名白衣弟子喘息着，伸出了一只手，遥遥指着银瓶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不要信她的鬼话……银瓶她反了……白牛堡全都完了，人死光了……我……”

杏花全身打了个冷颤，道：“有这种事？这……这……”

这时翠花、梨花也都走了过来，杏花面色惨变道：“你二人快拦住银瓶，别叫她走了！”

翠花、梨花都吃惊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杏花又问那弟子道：“那位张师兄又是谁呢？”

剑岷这时大概也只剩下一口气了，只摇头道：“他不是什么张……师兄，是……”

说着一歪头，顿时也就不动了，杏花恨恨的咬了一下牙，放下了那名弟子，猛的回过身子，怒叱道：“好个银瓶，你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就见简秋同银瓶，双双腾身，跃上了马背，银瓶在马上冷冷一笑道：“三位师姐还请看在昔日情份上，不要相逼过甚，否则，可就怪不得小妹要手下无情了！”

杏花大怒，叱了声道：“好贱人，看我擒你。打！”

叱声中身子猛然向下一塌，右手一扬，“唻唻”打出两口飞刀，分取简秋、银瓶二人。

可是这两口飞刀，如何伤得了他们二人？尚未近身，就为银瓶掌力一吐，叮当两声，震落地上！

这时翠花、梨花，已由两侧猛袭了过来，二人已然带马欲去，翠花娇叱了一声，道：“好个丫头，作出此事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！”

猛然腾身，向下一落，正到了银瓶身后，这丫头身子向前一欺，把银瓶那匹健马惊得人立前蹄，差一点把银瓶摔下马来。

银瓶冷冷一笑，叱道：“翠花你硬要逼我还手你还差得远呢！”

这时那梨花也已如同星坠一般，猛地自空而降，一口冷剑向简秋身上刺去，可是简秋单掌一现，反向梨花身上逼到，迫得梨花坠落一边。

银瓶拍马过来，道：“秋哥，咱们走，谁不要命，尽管追上来就是！”

说罢一拉简秋，二马飞奔而去，可是这时杏花却跃上了另一匹马，怒叱着自侧面追上来，她手中持着一口长剑，尚未近得二人身后，银瓶猛然侧身，右手拨动一根竹管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大响。

随着这响声之后，自竹管内射出了一枚火球，直向杏花身上打到。

杏花见状，大吃了一惊，她知道这是风火道人最厉害的独门暗器，制成后，只分赠了如玉仙姑本人，以及金银双瓶二女，是以虽是同门弟子，杏花等却都未有所得！

这时一见银瓶竟然对自己发射这种暗器，不由慌了手脚，掌中剑连忙向当空火球撩去！

只听“唻唻”一阵声响，那火球顿时散出流萤火花，接着“轰”一声，炸了开来。

杏花一时闪让不及，全身上下，皆为火星沾上，并烧了起来，吓得她由马上倒翻下地，满地乱滚，梨花、翠花见状也顾不得再追二人，赶忙上前帮助她拍灭身上的火，三个人乱作了一团！

在混乱中，简秋与银瓶已然策马驰出了这片林子，来到了一片草原上。

银瓶急急策马道：“快！快！不要叫她们再追上来了！”

二人加速策马，又向前跑了一程，前面有一道清清的水流，银瓶忽然勒住了马，长长吁了一声道：“好了，到了这里，我就放心了！”

简秋看着四外奇怪道：“怎么到了这里就好了？”

银瓶一只手摸着心口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这条水名叫‘望生溪’，本地的牧人相传说，只要来到了这望生溪，一切的危难就解除了，他们甚至说，人马要是饮了这溪里的水，即使千里沙漠，也可以平安渡过，中途绝不会生出任何疾病来！”

简秋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莫非也相信此话不成？”

银瓶嫣然一笑道：“住在这地方的人，没有不相信这话的……”

话方说完，却忽听身后一人冷冷笑道：“那倒不一定！”

二人大吃了一惊，猛然转身，只见不知何时，身后立着一个身着白衣，长发披肩，清艳绝尘的妇人。

简秋不由剑眉一挑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银瓶这时已是面无人色，猛地自马背上跃下来，扑倒在地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说着更泪流满面，痛泣了起来，简秋这才知道这个白衣女人原来竟是她的师父“如玉”仙姑，顿时也为之呆住了。

但见这位如玉仙姑一只玉手，持着一根全白的拂尘，一双妙目，黑白分明，其内蕴含着无比凌厉的光华，恨恨的注视着银瓶道：“好丫头，你的眼睛里，还有我这个师父吗？”

银瓶磕了个头，道：“师父饶命……”

如玉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姐姐呢？”

银瓶流泪道：“她……死了！”

如玉仙姑那双妙目霍地一张，却又慢慢的合上，全身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又霍然张了开来，道：“死了？”

银瓶这时已泣不成声，闻言抬起头道：“师父，我姐姐是死在莫环的手里……莫环现在已经逃了！”

如玉冷森森的笑了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白牛堡已瓦解了？祖师爷呢？”

银瓶咬了一下嘴唇，面色惨白道：“他也死了！”

如玉向前走了几步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很好，这件事，等一会再向我详细报告！”

说到此，那双寒光炯炯的双目，向着简秋一扫，手中拂尘微微指向简秋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简秋只得硬着头皮，深深打了一躬，正要答话，银瓶却抢着道：“他是祖师爷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如玉已厉声叱道：“你少开口！”

银瓶顿时闭口不敢多言，如玉那双目光，又回扫到简秋身上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说！”

简秋直起腰来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仙姑何必如此见逼，在下姓简名秋。”

如玉立时一怔，细眉一扬，又恢复如常，点头道：“你原来就是简秋。很好……”

说时一双目光，在简秋身上转了一转，道：“风火道人真的死了？”

简秋正色道：“那妖道与火姬刘海刹，双双坠落火海，早已化为乌有，自然是真的死了！”

如玉狞笑了一声道：“好，他死得好！”

语罢，望着二人冷笑道：“你二人现在且随我回去再说！”

银瓶颤抖了一下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放我去吧，我……”

如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今生休想！我们回去再说！”

银瓶站起来，忽然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师父，弟子自知罪大恶极，难逃一死，只是他……请师父念在他……”

如玉一声冷笑道：“你居然还有脸说话？走！”

这个“走”字方一出口，陡然伸手向银瓶身上抓来，简秋一旁见状大惊，猛然跨前一步，右手一分，反向如玉仙姑手上切去，口中同时叱道：“仙姑留情！”

可是他手方自递出，就见如玉另一手上的拂尘霍地卷起来，向他手腕子上缠到。

简秋似乎已觉出对方拂尘上劲力十足，不敢硬加招架，身形一闪，飘出数丈以外。

可是如玉仙姑的一只左手，这时已搭在了银瓶肩头上，拍拧之间，以独特的“封穴”手法，把她整个身子定住。

简秋身形飘出，本想招呼银瓶速逃，却未想到如玉有此一着，当时呆了一呆，叹道：“金瓶是因为救我才死的，此事与银瓶姑娘并无关联，仙姑如难为她，可就未免太不通情理了！”

如玉森森一笑，冷若寒冰的道：“看来你二人竟是十分情深，倒也难得。简秋，你妄想逃开我的手心，还不束手就擒么？”

说时把那支白色拂尘缓缓举起，置于银瓶头顶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莫非你愿意她如此就死不成？”

简秋见状，着实吓了一跳，当时忙道：“仙姑且慢下手，我随你回去就是！”

如玉冷冷一笑道：“很好，那么你过来！”

简秋只得慢慢走过去，如玉忽然冷叱了一声道：“杏花，你们过来！”

溪水下流，有人应了一声，稍时便见一艘白色的快船逆流而上，船上立着三个少女，正是杏花、翠花、梨花三人，杏花此刻看起来，全身衣衫被烧得千疮百孔，狼狈极了。小船一直行到了附近，三女才相继纵落到岸上！来到如玉跟前，纷纷跪地见礼。

杏花一面磕头，一面嚶嚶泣道：“弟子等奉命至白牛堡，不相途中遇见……”

如玉一摆手道：“方才之事，我已目睹，此事如非我亲眼看见，我绝不敢相信银瓶她竟会……”

说时面色至为难看，妙目在银瓶身上转了一下，杏花却痛泣道：“弟子如今已体无完肤，面目全非，请师父作主！”

如玉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……”

纤手一指银瓶，道：“把她穴道解开，先押她上船去！”

杏花答应了一声，首先转身走过去，其他二女也都跟过去，三女把银瓶穴道解开之后，由杏花抽出长剑，点在她前心上，冷笑道：“师妹，这一次你该死心了吧！看你还有什么本事能逃出师父的手中！”

银瓶叹息了一声，垂头不语。三女遂将她押上了快船，如玉冷冷的向着简秋道：“你也上船去！”

简秋皱眉道：“仙姑要把我二人带往何处？”

如玉一声冷笑道：“家有家法，门有门规，银瓶竟然胆敢通敌背师，杀害本门师姐，实在是罪不可道，回去之后，我自会按规矩处置她，至于你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徐徐道：“我还有用你之处，就看你想死想活了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那风火妖道已死，仙姑却何故与我们为难？仙姑你是明白人，凡事应该三思而行，否则悔之晚矣！”

如玉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些话还要你来对我多说不成？快快上船去吧！”

简秋见银瓶被三个师姐押上船后，面色惨白，垂头不语，自己本应设法逃走，可是实在是放心不下，试想银瓶对自己之深情，竟甘愿背师叛派，其姐金瓶更为此丧生，如此情形之下，就是为她粉身碎骨也是应该，岂能舍她而独去？

想到此，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仙姑执迷不悟，日后只怕自讨苦吃，我就随你回去，看你又奈我何！”

如玉一双秀眉向上一扬，狞笑道：“管老头与冷红溪小辈，别人怕他们，我却不在乎，有机会我倒想会一会他们呢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管前辈已死，你是会不成了，不过冷红溪你倒是还有机会，此人武功高强，只怕仙姑你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如玉面色微愠道：“此事不急，今后终有见面之日，简秋你还不上船去么？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遂大步跨到船上，如玉身形微起，如同一阵小风似的，也落在了船头之上，船身却是连动也没有动一下。

她手中拂尘一扫道：“翠花你押送马匹由陆地上回去，杏花、梨花随我一路便了！”

翠花答应了一声，跃身下船，梨花即摇动船桨，这艘快舟，便逆水向上流行去。

草原上吹来阵阵寒风，溪面上泛起了鱼鳞般的细纹，简秋坐在银瓶身后，轻轻扯了一下她的衣服，小声道：“我们硬闯一回如何？”

银瓶目注着船头的如玉，又回头看了杏花、翠花一眼，摇

了摇头，道：“行不通的，师父的‘马尾针’能在百步内取人性命，你千万莽撞不得！”

简秋正要说话，却见如玉回过身来，冷冷笑道：“你们要是想中途脱逃，可是自寻死路！”

话方到此，当空响起了两声鹤唳，只见一双白点，由正前方飞来，如玉仙姑妙目一睁，一声娇叱，只见她手中拂尘向外一挥，“丝丝”轻响了两声，飞射出两条白线。

高空那一双白鹤，飞行之势忽地一顿，竟然由上而下，飘悠悠地坠了下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坠落在船板之上。

两只白鹤，每一只都约有小鹅般大小，这时落在船板上，遍体染满了鲜血，在船头上拍翅欲起，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。

如玉手搭拂尘冷笑了一声，目视着简秋道：“你可要看一看，它们是怎么死的么？梨花，你把这对鹤儿拿过去，给他二人看看！”

梨花答应了一声，提起那双白鹤，走到了简秋身边，高高举起。

简秋见这如玉挥动拂尘，竟能将高空双鹤打落，而且时间配合得如此巧妙，不由暗暗惊凛！

这时梨花提起双鹤，让二人观看，才又见二鹤双目皆为一根细长的白色长鬃所贯穿！

简秋匆匆一看，不由更为惊心，他真想不到这位如玉仙姑，竟然有如此一手绝技，虽说是过于残忍，却不由人不打心眼儿里折服！

如玉回身森森一笑道：“简秋，你如果自信能逃过我这手‘马尾针’，就不妨一试！否则你还是安下心来，听候本仙姑的发落才是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，并未言语，这艘快船逆水上行，约摸又行

了有半个时辰左右，才发现溪水加宽，变成一条十分宽阔的大河，而在前方一片浓密的树林子里，现出了高耸的飞檐，绿色的琉璃瓦！

巴戈图女子修道院，简秋并未来过，心中正自惊奇，就见身旁的银瓶用手轻轻碰了自己一下，道：“你还是老实一点，等以后再想办法，眼前不可妄动，否则必死无疑！”

说话间小舟已在一座木桥边停下，桥上这时已立着两个青衣少女，放下了扶手，如玉首先下船，接着简秋与银瓶相继登岸。

如玉仙姑这时面若寒霜，她内心实在已怒到了极点，只是她为人很深沉，她内心最疼爱的金银双瓶，想不到一个已死，一个竟胆敢背叛自己，这是她最愤怒痛心的一件事！

她绝对不能容许银瓶有这种想法与作为，她要亲手把这个背叛自己的弟子结果掉，以泄心中之恨！

一行人进入“巴戈图院”之内，简秋还是第一次来这里，见这所女子修道院，竟然有如此规模，心中甚是惊异。

这时院内的女弟子，已整齐的列成两行，由大门一直列到内厅，恭迎如玉返回，这么多人，竟没有一个出声的，微风吹得院内落叶，在地面上嗦嗦抖动，气氛至为森严！

如玉押着二人直入大厅，进厅后立即冷叱一声：“鸣钟三响，焚香侍候！”

一旁的弟子答应了一声，银瓶不由面色惨变，望着简秋道：“我们完了……”

说罢，忽然惨笑了笑，伸出一只玉手，紧紧握在了简秋手上，简秋不由面上一红，当着外人面前，他没有想到银瓶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一时吃了一惊，正要挣脱，却觉出银瓶那双眸子内，射出无比热情的光辉！

简秋呐呐道：“姑娘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银瓶非但不退，反把身子向前偎了偎，她笑了笑，用悲伤的语气道：“秋哥，我本来是救你，却想不到反把你害了……你恨我不？”

简秋苦笑道：“你怎么说这些话？我们不见得就会死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就听得外廊内，响起了一阵钟声，每三下一歇，历久不绝，简秋呆了呆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银瓶此刻似乎自知必死，反倒是心情放开不在乎了，她把身子靠近了些，仰起了脸，注视着简秋甜笑道：“傻子，你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院中的集合令，师父马上就要请出本门家法，我们活不了一刻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如玉仙姑已就坐于厅内正前方金漆座位之上，各方弟子潮水似的涌了进来。简秋不由虎目一睁道：“我们闯！”

银瓶忽地紧紧抱住了他，道：“千万不要，秋哥……那是没有用的。”

简秋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难道甘愿就死不成？”

银瓶忽然伏在他肩上哭了，她抽搐着道：“秋哥，你听我说，我虽必死，

可是你还有活命的机会，记住……”

说到此，语音忽然放低，贴在简秋耳边道：“我师父因风火道人已死，白牛堡内的隐秘只有你知道，你只要骗她说知道元阳火海三藏的藏处，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。记住！”

简秋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不要泄气，我二人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简秋蒙姑娘如此见爱，生死何足为念？”

银瓶见他如此慷慨激昂，更是大为感动，她呆了一呆，泪下如雨道：“秋哥，你……你太好了！”

说罢竟然投身入怀，紧紧地抱住了简秋双肩，简秋伸出一手轻拍了拍她道：“姑娘不要伤心，事情尚未到如此地步，先定下心来，何必自寻伤心！”

银瓶抬起头，破涕为笑道：“我又何尝不明白，其实能死在你身边，还有什么可伤心的，只是你……”

说着叹息了一声，双手紧抱住简秋，道：“我们命好苦，今生不成，也只有再求来生了！”

她方说到此，就见简秋忽地一怔，银瓶才忽然觉出四周这时，竟然鸦雀无声，不由忙松开了双手，退后了几步。

敢情这时，大厅内早已集满了二三百名白衣少女，数百双眸子，都注视在他二人身上。

二人都不禁面上一红，忽听得当头一声娇叱道：“死在目前，尚敢如此，你二人真正是不知羞耻了！”

简秋忙抬头上看，只见那如玉仙姑一双凤目内，泛出隐隐凶光。

这时她头戴金箍，上身加披了一件金色的披风，远远看过去，真像是一个女皇一般的华贵威严！

银瓶禁不住上前一步，缓缓跪下去道：“请师父念在弟子追随多年，从无过错，此次变志并非背叛师父，实在是因风火道人行恶太甚，弟子才……”

如玉秀眉一扬，一声叱道：“不必再多说了！”

说罢双目微扫，冷冷一笑，环视左右道：“上香侍候！”

她身边一双黑衣女弟子各自跪下行了一礼，转身退出，须臾捧了一只白铜香鼎进来，放在了厅前，另有一个女弟子双手捧香望空一拜，把香插入鼎内！

如玉待这一切作好之后，才冷冷一笑道：“银妞，并非是师父无情，实在是你自己做得太过分了，你可知罪？”

银瓶点点头，道：“弟子知罪，求恩师特别开恩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如玉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是真正的妄想了！”

突然玉手在案上“啪”一拍道：“刑堂四宝怎么还没有请来？快去！”

旁边立时又闪出了四个白衣少女，各自向堂上行了一礼，正要转身，却见一侧门内，行出两个白衣少女，合抬着一个金色的“丁”形架子，那四个女弟子立时退身不动，原来刑堂弟子已把四宝请来。

大厅内立时起了一阵骚动，因为她们皆知这刑堂四宝的威严厉害，设非是犯了重罪死刑之人，是绝不会轻易请出四宝的。

这还不说，厉害的是如玉仙姑亲自处理此事，就更显出此事不凡了。

所谓的刑堂四宝，乃是一个“丁”字架，一个白色的瓷坛，一筒金针和一面四方形的红色大旗。

这四样东西陈在大厅上，刑堂的白衣弟子各自退立两侧，如玉仙姑凤目

一开，冷笑道：“银瓶，你我到底师徒一场，那百人穿刺一桩可以免了，由我赐你一个痛快，还不叩头领罪，自上金架，难道要我动手不成？”

银瓶伏在地上战抖了一下，遂叩了个头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说罢霍地站起来，可是简秋却忍不住猛地扑到她面前，横身怒声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能去！”

接着转身面向堂上的如玉，厉声道：“仙姑这是何意？”如玉娇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还敢多事么？站开！”

说时，右手霍地一挥面前的白玉拂尘，只听银瓶一声惊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简秋自见如玉高空落鹤神技后，早已防到了对方那一杆拂尘，此刻见状自是更加小心，随着如玉拂尘挥处，两线极细的白丝，一闪而至，直向自己双目上飞来，简秋双腕一分，左右双手各自一切，已把那两条白线抄在了手中，这才发觉出竟是拂尘上两条极细的柔丝。

简秋这时已怒不可遏，厉叱了声：“老道姑，你欺人太甚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说罢足下一顿，正要扑过去，忽见眼前白光连闪，已有四口长剑向自己身上直逼过来。

简秋身形一矮，也自背后把宝剑抽出，却见银瓶惊惶泣诉道：“秋哥请快快收剑，你打不过这么多人的！”

简秋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可不能坐以待毙，姑娘，我们走！”

一上步，来到银瓶身边，拉住了她一只手，大声道：“姑娘，横竖是死路一条，又何必不拼死一试呢？”

银瓶这时被他这句话说得心中一动，又见简秋如此气魄，不由胆气一壮，她本来甘愿服死，用心是想能救得简秋一命，可是眼看师父此刻情形，分明对简秋更是衔恨入骨，也许会有更厉害的手段来对付他，否则方才何至于竟欲以独家暗器“马尾针”刺伤简秋双目？

银瓶一念想通，不由胆力大增，她忽然冷冷一笑道：“好！”

同时后退一步，高声道：“师父请恕弟子失礼了！”

说时已把背后一口“金牛剑”拔在了手中。

刑堂四个白衣道姑见状，各自娇叱了一声，为首一个浓眉大眼的道姑厉声道：“好个大胆的丫头！”

这道姑口中叱着，足下一跨，掌中剑“嗖”一声直劈了下来，却为银瓶短剑一压，“呛”一声拨了开去。

那道姑二次一翻长剑，还未上得身来，就为简秋一剑刺在了腿上，鲜血如泉水似的流出，她口中叫了一声，踉跄后退。

这时全厅弟子，皆都惊叫了起来，各自拔剑在手，一拥而上，可是坐在堂上的那位如玉仙姑，却是面带冷笑，身形纹丝不动。

简秋目睹此情，心知那如玉胸有成竹，必有厉害手段在后，心想这正所谓“此时不走，尚待何时”了。

当下一摆掌中剑，把正面两个道姑逼得后退了一步，他却在这时猛然拔身而起，扑上了一扇巨窗，左手用劈空掌力，霍然向外一推，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大响，这扇窗子竟为他掌力震了个粉碎。

简秋回身大叫道：“银姑娘我们快走！”

可是银瓶此刻一口短剑，正抵敌着六口长剑，竟是无法脱身，简秋只得又回身助战，他掌中剑一连逼退了十数名弟子，来到了银瓶身边。

银瓶一口短剑，施展得风雨不透，她心中多多少少还顾全一点同门之谊，是以动手时，受了很大的牵制，简秋猛扑回来，却是有如猛虎一般，顿时杀

开了一条路来！

坐在最上的如玉仙姑，看到此，却是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，她身子蓦地站起，由案上拿起了一个金铃，正要摇动，就在这吋，忽听得厅外有人大叫道：“火！火！不好，失火啦！”

如玉仙姑惊慌中向外一望，只见自己参息的寝楼上火光冲天，火势已是不小，这一惊，真使她出了一身冷汗。

这时候她再也顾不得对付筒秋与银瓶，口中尖啸了一声，双足一顿，身如穿帘的燕子，蓦地窜窗而出，室内众弟子也顾不得再打了，纷纷嚷着夺门而出。

一时之间，这座大厅内弟子走了一多半，剩下十几个，自然是起不了作用，很轻易的被二人脱逃出厅外！

对银瓶来说，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意外，她真想不到，竟能如此轻易的逃出了如玉之手。

二人一出来，身形倏起倏落，直向院外纵去。

这一带地势银瓶甚是熟悉，是以极顺利地便来到院墙旁边，筒秋身形一耸，窜上墙头，正要唤银瓶跟上，就在这吋，一条白影，有如飞星下坠，呼一声自空而降，正好落在筒秋身边。

筒秋右手一抬，便要举剑撩去，可是这人身手之快，竟是出人想像，只听他嘻嘻一笑道：“恩兄是我！”

说时，一只手搭在了筒秋肩上，筒秋注目一看，不由大喜道：“怎么是你？冷兄！”

来人正是冷红溪，他这时神色匆忙，急道：“恩兄请与银瓶姑娘速速走吧，望生溪边我留有小舟一艘，此去塔木关不过半个时辰，二位到了塔木关，即刻乔装改走旱路，到小寒山咱们再见面吧！”

筒秋连连点头答应着，忽见冷红溪手上抱着一个仿佛是婴儿模样的东西，不由一怔道：“兄弟，你手抱何物？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此乃那道姑本命元婴，此物在手，不愁她不唯命是听，你们快快走吧！”

筒秋心中方自一动，这时银瓶也跃上墙头，见状大惊道：“咦！这不是我师父的白泥道婴么？怎会在冷大哥手中？”

话尚未完，只听见当空一声尖叫，楼角上一个女人的身影，有如流星似的猛扑了过来。

身影一落，现出了如玉仙姑愤怒的面容，只见她手指冷红溪，怪声叫道：“小辈，你还我的元婴来，否则仙姑与你拼了！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如玉，你平日心术不正，但是倒无什么大恶，姑念你一身武功得来不易，不加罪于你，只是这白泥道婴，乃风火道人的孽种魔胎，如任你厮守互长，一旦成了火候，只怕危害人间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如玉厉叱了声，尖声叫道：“冷红溪，你还我的道婴来！”

说时如疯子般的扑了过去，这时候立在一旁的银瓶，蓦地一拉筒秋道：“傻子，还不快走！”

筒秋本想看个究竟，经银瓶这一提醒，赶忙同银瓶飘下院墙，相率逃走。

现场只剩下冷红溪与如玉道姑二人，那如玉这时有如中魔一般，只管狂追着冷红溪不舍，可是冷红溪身形奇快，总要超前数步，是以那如玉虽然使出全身解数，兀自追赶不上，二人在这偏院楼墙上一跑一追，足足有盏茶之

久，前行的冷红溪自忖着时机已经到了。

就见他一声长啸，身子陡然拔起来，落在了一所茅亭之上，如玉这时已全身汗下，状同疯狂一般。

冷红溪大喝一声，右手轻抬，向着怀内泥人顶门上一拍，道：“倒下！”

如玉身形一歪，怪叫一声，当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，顿时蜷缩在地喘成一片。

冷红溪定下身来，望着她叹息了一声，遂走过去，把她扶坐而起，冷笑道：“如玉，我冷红溪与你并无怨仇，只是这白泥道婴乃风火道人胎魔性根，天残老人管青衣所以千里寻来，一则固为剪除风火道人，二来也为消灭此婴，只可惜老人在元阳火海遭了劫难，他虽然已死，我却不能不为了他此心愿，泥婴一坏，你本身虽有痛苦，可是短时之内不难恢复，听老人说，泥婴毁后，你灵性必增，来日前途不可限量，你怎么还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正令人不解了。”

如玉这时竟伏身石几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闻言后抬头望着冷红溪，断断续续道：“这多年以来，我已为此婴耗尽了心血，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毁了！”

冷红溪摇头冷笑道：“怨难从命，你中魔已深，令人可叹！”

如玉一面低泣，可是身子却慢慢向前移动着，忽然见如玉身子一窜，举掌直向冷红溪面门上打来。

冷红溪哈哈一笑，身形轻跃而起，落向了一边，他右手贯足了真力，突向怀中那泥人身上拍去。

只听“啪”一声，那泥人已被拍了个粉碎。

如玉忽然一声大叫，顿时又复倒地，但见那破碎的泥人之中，散发出几缕白烟，卷向如玉身上。

如玉本已倒地昏死过去，这时竟猛然跳身而起，向着那几缕白气迎去。

冷红溪看到此情，不由摇头，他功力极高，在寒涧绝谷养成了过人的空灵智力，此时见状，已然知道那几缕白烟，定是风火道人加在这泥胎上的孽根，看来已和如玉心灵上有了牵连，如任如玉和它结合在一起，只怕日后更成不了之局。

这种天地间的奇淫戾气，却不能任它沾上人身，想到此，双掌一搓一扬，已把自己苦练多年的元阳真力发出，“呼”一掌迎空击去！

当空那几缕白气，眼看已将近如玉身上，忽然为冷红溪掌力所中，顿时烟消云散，了无痕迹！

如玉仙姑口中“哇”一声吐出了一块血块，倒地人事不省。

冷红溪自出娘胎，还是第一次得见这种怪事，一时呆了一呆，他慢慢走过去，见如玉一头秀发披散在地，面如金纸，牙关紧咬，如同死了一般，再看她吐出的血块，颜色漆黑，如同是一块淤墨！

冷红溪曾受天残老人生前指点，得知一切，这块淤血实在也是加诸在如玉身上的魔根，此刻吐出来也就好了。

只是道婴一毁，这如玉道胚必伤，她身上功力无形中也减了一半，自己并非是与她有什么仇恨，到此地步也实在够了。

于是，冷红溪就轻轻地把她抱起来，放到亭内石几之上，由身上取出几颗丹药，放入如玉口中，料想她不多久也就会醒转。

冷红溪不过是当初由闲谈中，得知管青衣来此心意，是以管死之后，他才暗暗存下心来，不想凑巧简秋、银瓶被困于此，冷红溪救人心切，放了一

把火，本来是想转移如玉注意，好让简秋、银瓶二人逃走，不想那如玉道姑急切间，竟未顾及救火，先至她坐息的房内抢救了这个泥婴，冷红溪这才忽然心动，记起了管青衣闲谈之言，便从如玉手中把这泥婴抢了过来。

他糊里糊涂的完成了这件功德，想来却如同梦中一般，目睹如玉那种痛苦情形，也不免有点不忍之感。

简秋、银瓶既去，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再留恋的，其实，他主要的目标，是要去对付莫环！

这真是一件好笑的事，想起来实在令人不解，莫环明明已落在他的手中，他却把他放了，在外人看来，该是一件多么难解的事情，可是在冷红溪却不然！

在他经过漫长岁月、刻骨深仇的侵蚀之后，他已能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他深深知道，对莫环这种巨凶大恶之人，绝非一刀一剑杀了他，就能使他罪有应得。

因此，他才想到了这种复仇的方法！

他要先使莫环称心快意，要他对生命感到了欣慰与依恋，然后再……

看来他这种心愿，似乎是已经达到了，因为他以为依附在莫环身边的几个人物，已然先后走的走，死的死，这使得莫环的地位更暴露凸出，以后的一段日子，将是他尽心尽力对付莫环的时候了。

在望生溪的尽头，也就是靠着沙漠的边缘，有几块散乱的石头。

这时，正有一个大头乱发，全身是血，并且还断了一只手的老人，仰天躺在那里。

他睡在一块平面的巨石上，目视着满天的星斗，不时错齿出声，发出了喀喀的响声，而且断断续续的道：“放心吧，莫环，你死不了的……”

“哈哈！等着吧，会有人经过这里，然后……嘻，你就得救了！”

说着，他抚摸着那只断手，连连地冷笑着，口中又骂道：“妈的，冷红溪那小子武功太高，我是真打不过他，我看算了，这条命能逃出来，真他妈的是拣来的！”

想着，他翻了个身子，来此已有一日夜，肚子里什么也没有装，饿得可真是不好受。

莫环勉强坐起来，背靠石头，这时候，他那一腔盛气是真没有了，现在只希望能有一个人，或是一头骆驼从这里经过，那么他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

当空有几只秃鹰，低低的盘旋着，嘴里发出“唻唻”的鸣声，它们在此盘旋，主要的原因是看中了莫环这个人，因为他看起来，简直就和死人是一样的。

莫环坐了一刻，只觉得全身发软，嘴里发甜，禁不住“哇”一声吐了一口血，他身上的内伤外伤实在太重了，再挨下去，只怕是非死在这里不可了。

莫环吐了这口血，哑笑了笑，举起那只右手，在空中抓了抓，怪声自语道：“哪个好心的人，快来救救我吧，你爷爷我实在是挺不住了。妈的，冷红溪小杂种，也用不着你用宝剑来杀我了，我自己也快完了！”

蓦地，沙漠中响起一片驼铃声，莫环已经搭下的眼皮，忽然睁开来，死鱼似的一双眸子，瞪得滚圆！

漠线上，出现了一串骆驼的影子！莫环低低干笑了一下，他知道救他命的人到了。

第二十章 绝处逢生

这远远来的一队骆驼，带给莫环一阵莫大的欣悦，他桀桀哑笑了几声，自语道：“救命的人来啦！”

说完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发出阵阵呻吟之声，又候了一刻，那队骆驼，才渐渐的走到了面前，莫环沙哑的叫了一声：“救命……救命啊！”

这声音，果然使得驼队停了下来，骑在第一匹骆驼上的一个人，立时由驼背上跳了下来，口中咦了一声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道：“是哪一个叫救命？”

说话的这个人，是一个头缠白布的矮子，他只是这驼队里的一个伙计，至于驼队的主人，却盘腿坐在后面的驼轿上，这个人是一个高大身材，满面胡子的胖子。

莫环这时又发出了第二声呼叫：“救命呀！”

坐在驼轿上的胖子，皱了一下眉头，道：“怪事！马七你看看去！”

那个矮子答应了一声，循声找去，他才走出几步，就见沙地里爬过来一个枯瘦的老人，马七微吃一惊，用手里的灯向前照了一照，道：“是谁！不许乱动！”

莫环此刻情形真是狼狈不堪，他内外伤势都极重，再加上饥寒交迫，真可说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。这时闻言，他哑声道：“兄弟……救救我，我快死了！”

马七回头对后面的胖子道：“是个老人，大概是受伤了！”语毕，他就上前数步，低头细看了莫环一下，吓得大叫了起来，驼轿上的那个胖子同另外两个伙计，都跑了过来。

莫环伏在沙子里，喘道：“昨天过去了一帮子马……马贼……他们抢了我的牲口……还杀伤了我……我……”说着头一栽，当场就昏死过去。

驼队的那个胖子，人称塞外熊，姓秦名雷，是一个走沙漠的人物，数十年来，来往川甘道上，载运茶叶、布匹、药材等，很赚了一笔钱，为人也很慷慨，数十年来，沙漠里的刀客马贼，他都弄熟了，别人走不通的，这塞外熊秦雷却能通行无阻。

睹状之下，他吃了一惊，一只手摸了一下他脸上的大胡子，对左右道：“快！快！把他给翻过来！”

那个叫马七的人，赶忙把莫环翻过身来，秦雷低下身子看了看，又拨开了莫环的眼睛看了看，大声道：“把我那个黑葫芦拿过来！”

立时就有人自骆驼上把他那个黑葫芦拿了过来，秦雷接过打开葫芦盖子，把莫环嘴巴拨开，灌了一些黑色的酒进去。塞外熊秦雷不愧是个久走沙漠的人物，他还会一些急救之法，当下蹲下身子，用两只大手，在莫环两肋上用力的推按了几下，过了一会，莫环果然发出了哼声，口中含糊的道：“我好渴……水……水……水！”

秦雷嘿嘿一笑道：“你醒了，很好，我可不能给你水喝，你身受重伤，一喝水可就完了！老兄，你要是不急，就跟着我们骆驼走一程，怎么样？”

莫环眨动一双死鱼似的眼睛，向在场的几个人看了看，他那张老脸上，带出了一丝伪装的笑容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谢谢你了，我跟你们走吧！”

秦雷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真倒霉，这种事沙漠上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，怎么会偏偏叫你给碰上了！”

说罢亲手把莫环给扶了起来，抱上了他自己所乘坐的驼轿，吩咐驼队继

续前进。

在这位慷慨仗义的秦雷救助之下，莫环总算拣回了一条残命。

第十天，这队骆驼已经来到了一个叫“搭克苏”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接近甘肃的塞外小镇，镇上所居住的几乎全都是来往沙漠的客商，他们所居住的房子，也全都是用羊皮搭成的帐篷。

这十天之中，驼队的主人塞外熊秦雷，对莫环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，在他眼中看来，莫环只不过是一个可怜无依的老人。

因此，到了搭克苏之后，秦雷就老实的告诉莫环说：“老朋友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就留下来，我秦雷也不在乎一个吃闲饭的人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莫环这时看来已大致复元了，十天以来，他已对秦雷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，他知道，这秦雷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。

金钱——莫环想到了钱，这是他眼前认为最需要的东西了。

一旦有了钱，他就可以改变眼前生活，老实说，江湖上的生涯他实在也过厌了，如果有了钱，在这塞外地方，他不但可以逍遥的享受余生，而且也就不必再愁冷红溪对自己纠缠不休了。

有了这种心意，他立时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驼队就在搭克苏停了下来，塞外熊秦雷的家也居在这里，秦雷在这里有大群的骆驼，另外还有一个往内地贩送牲口的大马场，养有牛马数千头以上。

莫环在搭克苏住了三天，已然把秦雷全部的情形都摸清楚了，以后所要做的事情，简直是太容易了，在莫环如此一个身怀奇技的老江湖看来，这种事情容易得如同探囊取物，可怜的秦雷，一番好心救人，结果却落得了一个身遭横死的下场！

自此以后，莫环就接收了秦雷所有的财产，他由一个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江湖人物，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个沙漠里富比王侯的大客商。

他并且为自己改了个名字叫“常乐福”，由于他那一身奇异的武功，不久，这沙漠里半壁江山，已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中。

莫环虽是极力的掩饰他本来的面目，可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不久，人们也就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。

在甘青道上，这位常乐福拥有上万的骆驼，手下的人在数千以上，另外他还控有两处马场，在“搭克苏”建起了一座宫殿似的住宅，美其名曰“北风馆”。

常乐福——也就是昔日的莫环，在北风馆里，真正可以说是纳福了。

生活的优裕，使得他发福了，他那原本断了的一只手，现在已装上了一只纯金制成的义手，因而在半年的时间里，他博得了个“金臂王”的绰号。

金臂王常乐福的大名，在整个的西北道上，提起来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常乐福在囊括了整个北部沙漠之后，已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做什么了，他手下的家奴多在千名以上，所有川甘道上的客运，已完全由他包办，任何人是不能接上一手的，今日的莫环，比之昔日的情形，真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在北风馆里，这位富比王侯，年迈的老人，却老不知耻的纳了三房侍妾，常乐福真是享尽了人间艳福。

现在，他再也不去想昔年风尘中事了，当年被囚云贵十万大山之事固然是绝口不提，就是对冷红溪这个人，他也不会再去想了。

常乐福虽已年过古稀，可是由于他早年坚苦的生活，卓绝的内功，练成

了钢铁似的身子，至今看起来，仍然是精神抖擞，面放红光。

他人本来矮小，这时一发胖，看起来更觉得丑陋不堪，他头上的长发，也都变成了银白的颜色，除了偶然的机，他在场子里练一练功夫，绝大部分时间，他是不会想到“武功”这两个字。

一个富有的人，是吃不得苦的，常乐福虽然博得了“金臂王”的绰号，可是已很少再见他动武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之间，又是一个年头过去了，北风馆里笙歌不辍，金臂王常乐福看来精神更加健旺了。

这时候生命对于他该是多么具有意义，多么可贵，他特地自制了几种延年益寿的补品服用，并且开始在“静坐”上大下功夫，由他那红光满面的外表上看去，谁敢肯定他能活多久？也许一百岁都能活！

可是我们再转过头来，看看事情的另一面，想法就不相同了。

可怜的冷红溪，这两年以来，为了要找寻莫环，他真是吃尽了苦头，南七北六十三省他几乎踏遍了每一个县城，可是莫环这个人，就不知到哪儿去了。

冷红溪是自己结上了死结，如今是沮丧不堪。

对这位不共戴天的大仇人，他绝不甘心如此就罢手，天涯海角，他也要找到他，然后再手刃了他。

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骑马来到了“搭克苏”，这就像有鬼使神差，又像是冥冥中早有安排，竟会使他来到了沙漠。

如今的“搭克苏”已完全是属于“金臂王”常乐福的地盘

自从常乐福来此以后，这塞外的小城，已换了一番景色，由于常乐福手下多是汉人的缘故，所以搭克苏无形之中，在沙漠里已成了一个汉人城！

这里的一切建筑、语言、风俗，如今都带着很重的关内气息，正因为如此，冷红溪才会想到了这里。

他本来是想在此歇一天，第二天即行他去的，可是想不到，竟然在这个地方病倒了。

搭克苏北边有一个马回回开的小客栈，名叫“忆江南”，生意不恶，因为这个客栈名字雅，久走沙漠的汉人，突然看到了这“忆江南”三个字，谁都会不自禁的想到江南风光，因此也就会住进他这个客栈里。

冷红溪就下榻在这家客栈中，客栈老板马回回，对如此一个神俊的年轻人物，很是惊奇看重，所以也就特别的尽心照料。

可是马回回却没有料到，冷红溪病得如此厉害，无可奈何之下，马回回还为他请了一个本地的郎中，并且嘱咐一个叫“郭顺”的伙计，专责照顾冷红溪的起居！

这一场苦雨，下了足足有七八天，院子里积满了水，东一摊西一摊，矮小的伙计郭顺站起身，推开了窗子，皱着眉头道：“这个雨我看停不了啦！”

说着他回过头，看着炕上的冷红溪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冷大爷，你这个病我看是真不轻，要不要你拿几个钱，我到别的地方去找大夫来……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不用，我的病我知道，是这几年奔波劳累太甚，再加上初来沙漠水土不服才倒下来的，几天也就好了！”

郭顺点了点头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弯下身子，又拿起了扇子扇他的炉子！

炉子上架着一个药罐子，哧哧直响。

郭顺扇了一下扇子，又抬起头道：“大爷，你一个人在内地不好吗，跑

到这地方干什么呀！我看你样子不像是走骆驼的。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走骆驼的，我是来找人的！”

郭顺摸了一下头道：“找人？找着没有呀？”

冷红溪又摇了摇头，咬了咬牙，道：“没有，我看永远也找不着他了……”

郭顺正要说话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了几声马嘶，并有人在大声的说着话，又像是在吵架，他赶忙走过去，把窗子推开，就见雨地里，站着三个大个子，每个人都披着一件油绸子雨衣！三个人都牵着马，正在跟栈主人马回回争吵！

郭顺一看三个人的脸，就赶忙把窗户关上，吓得脸上变色道：“妈的，这三个阎王爷又来了，我们老板马回回可惨了！”冷红溪闻言立时坐了起来，一怔道：“什么阎王爷？”郭顺叹了一口气，摆手道：“冷大爷，你别管，这些人谁敢惹呀！妈的，惹恼了他们，立即翻脸杀人，在他们眼里，杀一个人真好像杀一只狗似的！”

冷红溪剑眉微皱道：“啊！有这种事？莫非这里的官家不管？”郭顺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大爷你可真是……这地方还谈什么王法？”

说到此，声音放小道：“大爷，你总该知道‘金臂王’常乐福这个人吧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金臂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郭顺气得直摇头，摆手道：“得啦！大爷你就别问了，你连金臂王这个人都不知道，还问个什么？告诉你大爷吧，他就是这里的王，不要说这里，整个的沙漠里，他也是王！”

说着，声音突然又放小了，一只手遮着半边嘴道：“这三个阎王，就是金臂王手下的人，他们可是什么都敢做，谁也不敢惹他们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听得院子里，那三个人的声音叫得更大了，其间还夹杂着马回回低声下气的声音。

冷红溪这几日受了马回回善心的款待，此时间声，他实在躺不住了。

只见他冷冷一笑道：“郭顺，来，把我的衣服拿过来，你扶我起来看看去！我要看看这三个阎王是什么人物！”

郭顺吓得脸色发白道：“我的爷，你是活腻了吧，凭你这个样儿……”

冷红溪苦笑道：“我只是看看，他们是要钱吧，我有！”

郭顺一听，立时咧嘴笑道：“我的爷，你……唉！一点不错，他们是要钱，只是……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快扶我看看去！”

郭顺走过去为冷红溪披上了一件长衣，慢慢把他扶下床来，冷红溪一只手在郭顺肩上一搭，人就站了起来，郭顺被压得哎哟一声，差一点趴下来，嘴里道：“轻着点，我的爷！”

他还真看不出来，冷红溪如此一个病人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劲，一个劲的翻着眼去看冷红溪。

二人走到了窗前，院子里雨下得更大了。

雨声虽大，仍盖不过那三个人怒吼的声音，冷红溪一把推开了窗户，只见那三个彪形大汉，正好站在眼前。

他们本来是在雨地里，因为雨大了，才站到廊檐下面，冷红溪一眼便看出，这三个家伙绝非善类。

只见他们每人牵着一匹大马，马上都带着兵刃，三个人都是大个子，为首一个，生着满脸的胡子，浓眉大眼，站在面前，活像是一座塔！

他身后两个人，一个红脸，一个黄脸，都壮如狗熊似的，那个店老板马

回回站在这三个人面前，就好像是小人国里来的一样！

这时，就见那个脸生胡子的大汉口中厉声骂道：“奶奶个熊，来一次没钱，来两次也没钱，要是人家都学你这个样，咱爷们去喝西北风！”

马回回吓得直作揖道：“三位爷，一千两打死我也凑不出呀，这几天天下雨生意本来就不好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那个黄脸大汉跨上一步，抡了一个耳光，只听“叭”一声，马回回被打得一个跟斗栽在了雨地里！

他由雨地里爬起来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

黄脸汉子又一上步，伸手就像抓小鸡似的，一把把马回回给抓了回来，嘴里厉声道：“你拿我们哥儿三个当猴玩是怎么着！他妈的，今天没有一千也得八百，要不然我摔死你个舅子！”

说罢，一下把马回回举了起来，作出一个要摔出去的样子，吓得马回回鬼似的叫了起来，一面哭道：“我的爷，你千万可别摔，快放下我来，我想办法给你借好了！”

黄脸汉子嘴里骂了声：“贱骨头！”通一声，把马回回放了下来，他身边那个红脸大汉哈哈一笑，一脚踢在马回回屁股上道：“快去，一千两，少一个剥你的皮！”

马回回被踢得身子一栽，他这时简直成了个泥人，回过身来叩头道：“爷爷，八百两我还不一定借得到，一千两我死了也没办法呀！”

红脸大汉嘴里骂了一声，正要冲出，忽听身后有人咳了一声道：“朋友，手下留情！”

三名大汉一心诈钱，哪会注意到后面还有人，这时间声一齐转过身子，这才发现，就在身后不远一个窗户里，站着一个人一脸病容的少年人。

仨阎王在此地是何等人物，眼睛里怎会看上这么一个人？当时都不禁勃然大怒。

那为首生有落腮胡子的汉子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他妈的少管闲事，睡你的觉去吧，这事情你管不了！”

冷红溪咳了几声，对郭顺道：“你快去把马回回扶到我屋里来！”

马回回这时见状，吓呆了，他哭道：“冷相公，你少管闲事吧，他们可不是好惹的，一千两银子我还有办法去借！”

红脸汉子大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回才说了实话，还不快借去！”

马回回正要走，冷红溪嘻嘻一笑道：“马老板，一千两我有，我借给你，你快进来！”

马回回一呆，这时郭顺已跑出来，扶着他道：“冷大爷是真有钱，他能借给你，快进去吧！”

马回回将信又疑的就随着郭顺走到了冷红溪的房中，冷红溪吩咐道：“关上门！”

郭顺忙把门关上，马回回吓得直抖道：“我的爷，你别是开玩笑吧，你的店钱还没给呢，哪来一千两银子呀！啊呀……这仨阎王可是要杀人的呀！你快让我出去想办法吧！”

才说到此，那仨阎王已走到了窗前，那个满脸胡子的汉子一拍窗户，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说话算话，一千两就向你耍啦，你拿出来，咱们是一了百了，要是拿不出来，嘿嘿……”

马回回吓得连连摇手道：“阎王爷，这位相公有病，他连房钱都没有，

哪有一千两银子借给我呀，这是我的事，你们可不要牵连人家呀！”

红脸汉一瞪眼道：“混蛋！妈的，今天没有钱，老子把你们蛋黄都给挤出来……”

话未完，冷红溪突然嘻嘻一笑道：“别说一千，十万我也有！”

仨阎王立时面上一喜，可是冷红溪却接着双眉一挑，冷冷的道：“只是就怕你们不敢要！”

仨阎王都怔了一下，红脸汉子霍地浓眉一挑，大骂道：“他妈的！”一伸手，当胸直向冷红溪身上抓来，可是他的手方伸到冷红溪胸前，就见这位带病的少年冷冷一笑，左手微微一抬。

他那只看来白皙的手，不偏不倚的已刁在了这红脸汉子手上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差老鼻子了，朋友！”

语落，左手轻轻向外一挥，那红脸汉子口中一声大叫，那肥大的身子，就像是一个球似的，足足摔出去丈许以外，“碰”一声，撞在了墙角上，顿时就昏死了过去。

其他二人见状，同是一怔，那个黑面乱须的大个子一声叱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动手打人！”

说时，一回身，已自马鞍旁，抽出了一口厚背鬼头刀，他向前一上步，这口刀由上而下，直向着冷红溪头上猛砍了下来！

冷红溪微微一抬头，右手向上一举，仅仅伸出了四根手指头，看起来可真是险到了极点，虬须汉子鬼头刀落下的刹那之间，冷红溪的手指头，不偏不倚的正正的捏在了他的刀锋口上。

这种情形，使得在场的诸人都吓得叫了起来，那持刀的虬须汉子更是吓破了胆，只见他脸色发青，用力的向外夺刀，可是任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却也未能把那口刀夺回去！

那个病中的冷红溪，一派儒雅，像是没有事一样的，只是轻轻的捏着刀刃。

似如此相持了一段时间，那满面虬须的汉子，早已面红耳赤，声尽力竭，这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所遇上的这个看似有病的少年，竟然是一个身怀超人奇技的武林异人，一时间，他内心的战栗真是不可名状。

当下，他猛然松了刀，转身就跑。

可是他足下方跨出了三四步，就听冷红溪一声轻笑道：“怎么，相好的，想跑了么？”

左手二指隔空向外一点，那虬须汉子顿时就定住不动了，站在雨地里，就像是一棵树一样的直，纹丝不动。

剩下那个黄脸汉子见状，扭头也想跑，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也站住！”

说罢，信手向外一挥，那黄脸汉子正要跑动之间，口中“喔”了一声，顿时立在雨地里不动了。

这仨阎王，来时就像是三头猛狮一样的凶猛，可是在冷红溪手下，却是败得如此轻而易举，不过是几个照面，便全被制住了。

这种情形看在马回回与郭顺的眼中，俱都惊吓得呆住了，良久之后，那马回回才转呆为喜道：“冷……冷大爷，原来你竟有这么一身好功夫……这……”

说着禁不住跪了下来，连连向冷红溪叩头不已，冷红溪忙上前把他搀起，微微叹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坐下说话，我的病还没好……”

言罢略为有些气喘的坐了下来，郭顺这时却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大爷你真行，这仨阎王平日是怎么一个威风，想不到在你老手里面，简直就成了纸糊的了。大爷，你别是神仙下凡吧！”

一面叫，一双黄眼珠骨碌碌的在冷红溪身上直打转儿，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你不要胡说……”

指着雨地里三个人，又道：“这三个人，平素为人都是这样？”

马回回躬身道：“冷大爷，这仨阎王平日固然是坏透了，可是他们有厉害的靠山，是北风馆里的人，我们惹不起他们，大爷……你老这么一来，可闯下大祸了！”

冷红溪呷了一口茶，微微闭了一下眸子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冷红溪生平行事不离侠义二字，什么人我都不怕，马老板，你把这件事好好跟我说一说，我要为你们做一件好事！”

马回回闻言面色微变，呐呐的道：“大爷……这件事你还是别管的好……”

话未完，冷红溪重重地在桌子上一拍道：“怎么，你是怕我连累上你不是？”

马回回连连打躬作揖道：“冷大爷，你老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是为大爷你着想，这仨阎王是金臂王常老太爷手下的人，要是惹了这位主子可就……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那金臂王莫非是三头六臂不成？”

马回回见他语气不善，一时吓得不敢作声了，冷红溪看他一脸苦相，顿时心中也就明白了，其实这也怪不得他害怕，试想他在本地开一个店铺，如何敢得罪本地的恶霸，自己是孤身一人，自是与他不同。

想到此，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马老板，你不用害怕，其实我一个行路之人，也不想惹闲事，你既然如此说也就算了！”

马回回立时面上转忧为喜，道：“对了，大爷你老这么想就对了，金臂王常乐福的势力太大了，还是不要惹他的好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低头不语！

郭顺忙上前道：“大爷你累了，我扶着你躺一会吧！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用不着。”

抬头愤愤向雨地里的三个人望了望，冷笑道：“我本想处死这三个东西的……”

马回回忙摇手道：“大爷千万可别……”

冷红溪见他如此胆小，不免有气，当时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为你惹祸的！”

接着，又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郭顺，你把雨地里那个昏倒的家伙扶起来，叫他也给我站着！”

郭顺此刻真把冷红溪敬同神仙一般，立时依言跑出去，把那个红脸汉子扶了起来。

那红脸汉子，吃雨水淋了半天，已渐渐苏醒，这时为郭顺扶起来，忽然大吼了一声，一拳便向郭顺身上打到，可是坐在室内的冷红溪不过是手指轻点，那红脸汉子顿时就又被定住了。

马回回苦脸道：“大爷，你还是开恩放他走吧！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死罪可免，活罪不饶，叫他们在雨地里站上一夜，明晨我自会放他们回去！”

马回回坐下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要说起来，这仨阎王也是真坏，罚他们站一夜也是应该。”

冷红溪喝了一口茶，他那双眸子这时看来格外神光闪闪，这件事已激起了他的一片侠义心肠，当时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所说的金臂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会有如此权势？”

马回回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大爷，你是外地来的，哪里会知道……唉，说起来话可长了，这搭克苏本来是一个客商群集的好地方，说不上是谁的天下，可是后来……”

说到此，叹了一口气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大爷，这件事我可是听人传说，也拿不准，你老听过也就算了，可别对外面人说起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放心说吧！”

马回回才小声又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两年以前，有一个叫塞外熊秦雷的人，他是本地一个富户，为人很是慷慨，听说有一次他在去海边的沙漠里救了一个人……”

顿了顿，声音更小了，脸上也显出了紧张的神色道：“这个人，也就是今天的金臂王常老太爷！”

冷红溪剑眉微皱道：“这人是什么长相？”

马回回小声道：“个子不高，大脑袋。”

冷红溪禁不住神色一变道：“啊！”

马回回怔了一下道：“怎么，大爷你莫非认识这个人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，你再说下去！”

马回回弯下身子，小声道：“听说塞外熊秦雷好心救了那个人，那个人后来却翻脸无情，杀害了秦雷的全家，这个人就是今天的金臂王常乐福，他的财产全是由秦雷手里抢过来的！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这常乐福真是个小人了。”

马回回怔了一下，挤着眼睛道：“也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有钱有势，还有人管他叫老善人呢！”

冷红溪想了想，冷笑道：“这金臂王会功夫么？”

马回回皱着脸道：“这可就不知道了，有人说他不会，可是也有人说他有很好的功夫，不过，我看他那个样子，倒不像是个有武功的样子！”

说到此，马回回还详细的形容了一下常乐福的样子道：“矮矮的个子，胖胖的身子……”

冷红溪闻言怔了一下，不由有些个失望，他咬了一下手道：“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也知道了，再过两天，等我病好了，我……”

马回回吓得连连摇手道：“我的大爷，你老可千万不要去惹事！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是说等我病好了，我赶紧走路！”

马回回这才转忧为喜，可是当他目光接触到院子里那三个阎王时，止不住眉头又皱了起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是这三位爷可怎么办呢？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这件事我自己承当，怎么样也不会连累到你，你就不要管了！”

马回回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都是我害了大爷，我……”

冷红溪一摆手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我要睡一会儿，这院子里，你不许外人进来就得了，三匹马也劳你驾，给牵出去！”

马回回连连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大爷你好好养息吧！”

说罢又向院子里那三个人看了一眼，叹了一口气就走了。他走以后，那个伙计郭顺却咧着嘴直乐道：“大爷算是给我们出了一口恶气了，这仨阎王淋一夜雨，明天都成了兔蛋了！”

冷红溪这时倒身卧下，他脑子里始终忘不了那个金臂王常乐福，遂问郭顺道：“金臂王是有一只胳膊断了不是？”

郭顺点了点头道：“那当然，就是因为断了一只手，他才安上了一个金的！”

冷红溪剑眉深皱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要真是他，那才叫皇天有眼呢！”

郭顺一怔，道：“大爷说的是谁？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反问道：“金臂王住在哪里，距离此地有多远？”

郭顺呆了一呆，眨着一双小眼道：“大爷你可千万去不得……”

冷红溪微怒道：“废话，我只是问一问，你们怎么胆子都这么小！”

郭顺窘笑了笑道：“唉！有啥办法，住在这里，还能不买他们的帐吗！大爷你问的金臂王就住在护池河上的北风馆里面，北风馆里有本事的人可是多着哪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护池河又在哪儿？”

郭顺小眼一翻，心说你是啥也不知道呀！看你这个样子，大概是真的存心想打架吧，他方才看见冷红溪一身功夫十分了得，觉得凭冷红溪这一身功夫，也许真能把那金臂王给打倒了，那可就大快人心了。

想到此，这郭顺一时也豁出去了。

当时他眨了一下小眼道：“冷大爷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本事的大侠客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大概你真是要去找金臂王算帐！”

说着，一只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道：“我郭顺一个人没老也没有小，我怕什么！大爷，你把身子再养一养，等好了以后，妈的，我带你找金臂王去，我不怕他们！”

冷红溪见他这时倒也拼了命，不由有些好笑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只要告诉我地方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用不着你带路！”

郭顺翻了一下眼皮道：“大爷，北风馆那地方可不大好找，还是我带你去吧！”

冷红溪想了想，就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郭顺这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大概嘴里是答应了，心里还是害怕，不时的用手摸头，一会儿，他倒出了药汁道：“大爷，你喝了这碗药睡一会吧，我去看看那仨阎王去！”

冷红溪自从听到了金臂王常乐福的消息后，一颗心竟是再也平静不下来了。

他服下了药汁，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淅淅的雨声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烦躁，由马回回口中所形容的情形看来，那常乐福可能就是莫环的化身，可是莫环是一个形销骨立的枯瘦小老头儿，怎么那马回回却说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的胖子？

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更乱了。

这时他真盼望自己的病赶快好，无论如何也要到北风馆去探查一下究竟。

要依着他性子，是真恨不能马上去一趟，可是他知道莫环这个人，是一个厉害无比、不易对付的人，何况他手下养的能人又多，一个不成，打草

惊蛇，再想除他可就难了！

如此一想，他也就只好耐下性子，先把病养一养再说了！

这场雨整整下了一夜，第二天天方黎明，冷红溪正在床上运功调息，就听到郭顺用力在外面敲门，道：“大爷快出来吧，仨阎王可是他妈的挺不住了，简直成了三个小鬼了！”

冷红溪这才忽然想起这回事，当时赶忙下床，开了门，只见院子里积水不过半尺，那仨阎王立在雨地里，全身上下简直都僵了，顺着头发直向下淌水。

三个人想是闭穴太久，面色都成了灰白的颜色，冷红溪微微吃了一惊，倒生怕这三个家伙会因此死了。

当下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经此一来，这三个家伙应该锐气大减，以后改过自新了！”

说罢，右手掌轻轻向外虚按了三下，仨阎王就像是三座铁塔似的，全都倒在了雨地里。

郭顺惊叫了一声，正要去扶他们，冷红溪忙道：“不用，他们只是因为闭穴过久，让他们躺一会儿也就好了！”

果然停了有半盏茶时间，三个人陆续的由雨地里爬起来，那副样子，别提有多难看了。

三个人低着头走到了廊檐下，一抬头看见了冷红溪，不由吓得全往后退。

他们退了几步，见冷红溪没有逼上来，才站住脚，其中那个红脸汉子，头上还冒着血，简直成了个血人了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朋友，我们算是栽在你手里了，你报个万儿吧！”

冷红溪本想直说姓名，可是心中忽然一动，也就没有直说，当时哼了一声道：“无名无姓，朋友，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脸生胡子的大汉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，算你有种，我们会再来的！”

冷红溪嘻嘻一笑道：“那可就要看我是不是有耐心等你们了！”

突然一声马嘶之声，堂屋里，那马回回已手牵着三匹马走了出来，老远就道：“三位大爷，你们的马牵来了！”

仨阎王这时满脸发青，他们就算是铁打的汉子，这一夜被点了穴，淋了一夜雨，也是够受的，各人都不时打起喷嚏来！

郭顺忙上前道：“三位爷大概是受凉了，我去弄三碗姜汁来给三位爷去去寒吧！”

虬须汉子厉声道：“去你妈的，用不着你假惺惺！”

说着，上前一把把马回回手里的马缰抢了过来，回头对其他二人道：“我们走，放下他的，搁着咱们的，妈的，还没见过有人敢跟咱们咬牙比狠的！”

三人各自上了马，如飞疾驰而去，三人走远之后，那马回回走过来一叹道：“大爷，这件事看来还没有完啊，早知这样大爷你真不该放他们走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在此恭候三天，他们不来算他们福气，否则，不是我冷某说一句大话，我叫他们来一个躺一个，来两个躺一双！”

马回回呆了一呆，披上一件蓑衣道：“我到外面去探探消息去，大爷你老可千万别再惹事了！”

郭顺不等冷红溪答话，忙道：“放心，冷大爷不会再惹事了！”

马回回又叹了口气，匆匆向店外行去。

是时小雨未歇，天空中仍然积结着大块的黑云，仨阎王策马狂驰，那样

子别提有多狼狈了。

三人驰出了二里之遥，眼前是一道水流，名叫“护池河”，三人就在那里停下马来，那红脸汉子摸着头道：“妈的，血淌得太多了，老三你给我上点药！”

黄脸汉子叹了一口气，恨声道：“奶奶的，今天真是阴沟里翻了船，倒霉倒到家了！”

边说，边为红脸汉子头上上了些药，那个满面虬须的大个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小子一身功夫可真叫好，想不到这个地方，居然会出现如此一个人物！”

黄脸汉子咬牙切齿道：“反正这口气我们得出！走，回去见头儿去，妈的我们丢了人，他不能不管！”

于是三个人又催动了马，顺着这道护池河一路直驰了下去，行了约有里许远近，眼前现出一片浓密的树林子。

在沙漠地方，这种青葱葱的树林子还真不多见，三人行至林前，同时勒住了马，就听林内一人高声道：“喝，哥儿三个这是怎么啦，掉在河里了是怎么着？”

虬须汉子冷冷笑道：“黑皮老王，他妈的快开门，少开心！”

说话之间，哗啦啦一阵响声，眼前一道铁丝网的大门打开了，由高处跳下了一个黑皮汉子。

仨阎王下了马，俱都垂头不语。

这黑皮老王翻了一下眼皮，奇怪道：“唷！真是受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虬须汉子冷笑道：“你少问，头儿在家不在？”

黑皮老王一呲牙道：“在！在！头儿刚由库儿伦回来，又弄了个小妞儿，比前几个长得俊！”

虬须汉子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把我们的马接过去，烦你通禀一声，就说我们哥儿三个有要事求见！”

黑皮老王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事可难说，头儿现在只怕还没起来呢，不见人可不一定！”

黄脸汉子嘿嘿一笑道：“这时候，他还有心抱老婆？妈的，人家欺侮到咱们大门口来啦！”

黑皮老王看三人情形，也猜想到大概事情不太简单，当下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凭我也不敢直接进去，我还得先找那小艳姑娘，你们也知道，北风馆里的事，这丫头当一半家！”

三人只得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黑皮老王就带着三人一直走进林子里，先在马棚里把马拴好，然后又进了第二道门。

这第二道门，共有七八个大刁斗围着，每一个刁斗里都有人守着，防守得十分严密！

三人在黑皮老王带领之下，一直进了第二进院子，眼前现出了翠绿的草地，草地上，遍植花树！

就在花树深处，耸立着一座规模十分宏伟的建筑物，红墙碧瓦，十分气派，乍看起来，真像是皇宫的一座偏殿。

三人来到屋前，先在一个门房里停下，由黑皮老王入内联络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身着大红袄的姑娘匆匆走出来，向三人看了一眼道：“你们就是仨

阎王刘家兄弟吗？”

三人一齐弯腰，面生虬须的汉子道：“不敢当，小艳姑娘可别这么称呼我们！”

小艳上下瞧了他们一眼道：“你们被打了是怎么着？”

虬须汉子重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别提了，忆江南来一个外乡客，可是把我们给打惨了，这个人还夸下海口，要把北风馆给拆了，我们只得赶来报告老太爷，请他想办法对付这小子！”

小艳又看了他们一眼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本来老太爷吩咐这几天是不见外宾的，既是这件事……你们先候着！”

说罢转身入内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走出来，远远招手道：“老太爷有请，三位在内容厅里先候着！”

仨阎王立时答应了一声，一齐离座跟着小艳穿廊过院，来到了华丽的北风馆内。

他三人虽是属于常乐福手下的人，可是这北风馆内却并不常来，总共不过来过两三次，这时随着小艳一路行入，只见这北风馆内好大的势派，进厅之后，三个人眼都看花了。

小艳一直把三人带到了内客厅，落坐之后，小艳就退了出去，大厅内陈设着一套极为华丽讲究的太师椅，四壁上悬着名人字画，几案上堆满古董玉器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仨阎王坐在椅子上，彼此相看着，就像是三只斗败了的公鸡似的，整个大厅内，竟是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三个人真有点耐不住了。

突然，楼梯上传来一阵拖鞋的声音，一人哑着嗓、拿着腔道：“刘家哥儿三个来了吗？”

有人应道：“回老太爷，在内容厅里候着呢！”

那人哼了一声道：“好！”

接着，就见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揭起了门帘子，那位身高不足四尺，矮矮胖胖的金臂王常乐福走了进来。

仨阎王紧张地一起站了起来，一齐弯腰叫了声：“瓢把子……”

常乐福一听这个称呼，秃眉一竖，厉声道：“混蛋，谁叫你们这么叫的？”

仨阎王赶忙又改口叫了一声：“是……老太爷！”

金臂王常乐福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慢慢的挪身坐了下来，他那只左手上拿着一个鼻烟壶，在鼻子上闻了闻。

金臂王常乐福冷冷一笑道：“不用说我就知道，你们又给我惹了麻烦了！”

仨阎王中带那个虬须汉子，哭丧着脸道：“老太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三个去忆江南客栈里讨费时，不想那马回回硬是不给钱，我们弟兄就跟他吵起来了……”

听到此，那金臂王嘿嘿冷笑道：“一个小小的客栈，哪里有许多钱给你们，这种事以后不许再做了，简直是丢我的脸！”

虬须汉子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就不敢再说下去了，金臂王托了一下他那只闪闪发光的金胳膊，冷笑道：“说下去！”

虬须汉子才又应了一声，继续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金臂王本是冷笑不语，可是当他听到了来人是一个少年时，不由神情一震，容得虬须汉子说完，立即问道：“这人是什么长相？多大岁数？”

黄脸汉子垂首道：“二十五六岁，高个子，长相不赖，只是好像有病的样子！”

常乐福桀桀一笑，伸手摸着下巴上的胡子，这一刹那，他想到了冷红溪这个可怕的对头，一想到冷红溪，他比什么都害怕！别说是现在自己断了一只手，又长了一身肥肉，功夫早放下了，就是从前，自己也斗不过他，他怎么能心里不害怕？

过了甚久，他才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人姓什么？”

三人一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常乐福那张红脸，这时变得雪白，他伸出手在大头上摸了摸，冷笑道：“这个人问过我什么吗？”

虬须汉子摇了摇头道：“好像没有问，也许他还不知我们是北风馆里的人，老太爷，你老看，这小子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常乐福似乎放了点心，他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们哥儿三个来了，我看就在北风馆先住下，我打发两个丫环侍候你们，先养几天伤，至于那个人……”

任阎王心中大喜，红脸汉子道：“老太爷亲自出手，把这小子给做了不就得了！”

金臂王嘿嘿一笑道：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事情既然过去了，你们哥三个自认倒霉也就算了，我如今这么一把年纪，再要去对付一个小孩子，传出去真是笑话了！”

任阎王不由得一怔，金臂王这种论调，他们以前可真是没有听过，一时都禁不住面面相觑，心里不服气，可是却一个屁也不敢放！

常乐福这时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忽然道：“传话下去，所有的人，都不许刁难这个小伙子，也不许任何人提我常乐福的名字！”

任阎王吃了一惊，一齐弯言道：“是！”

常乐福看了三人一眼道：“你们还是留下别走了，我自己传话下去好了！”

说罢伸手在一根缎带子上拉了一下，只听厅外铃声一响，立时走进一个听差的汉子，常乐福手指三人道：“把他们带到后院‘安乐堡’去，交给常大中，没有我命令，不许他们出去！”

任阎王神色大变，常乐福望着他三人道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是怕你们出去乱嚷嚷，等那人走了以后，我自然会放你们出去！”

任阎王这才放心而去，金臂王常乐福这时候一颗心可真成了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

他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，频频自语道：“坏了！坏了！准是那小子来了！”

越想越怕，他再次传话下去，所有手下弟子停止一切活动，他内心是在想，“要是这个人走了，自己也就太平无事了。”

三天过去了，搭克苏就像往常一样的平静，雨也停了。

北风馆里的金臂王常乐福，一颗心放落了不少。

他想这人也许并不是冷红溪，即使是冷红溪，他也许并不知道金臂王常乐福就是昔日的莫环！

有了这种想法，常乐福一颗心算是完全放下了。

晚饭后，常乐福在院子里走了一转，他忽然心中一动，就默默的回到了房中，经过了一番装扮之后，他化装成了一个走骆驼的商客模样，还在头上

缠上了一层厚厚的白布。

对着镜子望了望，他几乎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。

他偷偷地潜出了北风馆，虽然功夫放下两年了，可是他的身手仍然是那么灵活，窜高纵低，仍然是十分利落。

不一刻，他已来到了“忆江南”客栈门外，这时天已经十分黑了。

常乐福打量了一下客栈内外，十分安静，当时身形微长，已如同一只大鸟似的窜上了店房之上！

这“忆江南”客栈本来没有多大，总共不过十来间店房，常乐福很快的便察看了一遍，竟是没有见到那冷红溪的影子！

如此一来，他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，更是完全放下了。

常乐福心想，那年轻人定是已经走了，内心这份喜悦可就别提了。

他匆匆的回到北风馆，换下了这身行头，自己想起来，也止不住有些好笑。

实在说，现在要他打架，他可真有点打不动了，现在他已领会到了一个富有人的乐趣，那种乐趣和昔日浪迹江湖的情形是绝对不同的！

护池河上来了一叶小舟，那是一艘圆棚、两头翘的小船，活像是一个小元宝的样子，在水面上飞快的驶行过来。

船舱内低低插放着一盏羊角灯，散放着昏暗的灯光，冷红溪伫立船尾，目放异彩的望着身边的郭顺道：“北风馆到了没有？”

郭顺神情至为紧张，身子有些战抖的道：“冷大爷，等一会儿你自己进去，我可不敢……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进去做什么？你只须把我送到北风馆，你就不耍管了！”

郭顺点了点头，像个猫似的四下瞅了一眼，遂把小船划进了一片芦苇丛中，慢慢地小船就靠在了岸边。

冷红溪怔了一下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不走了？”

郭顺噓道：“大爷，地方可是到了，我不再送你了，这附近都有他们的人，危险得很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！”

郭顺张望了一下，比着手势道：“上了岸，往右直走，过一片林子，就到了，大爷你可要小心呀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一语未了，忽听见弓弦“嚟”地响了一声，一支蛇头白羽箭，直向郭顺头上射到，冷红溪一声轻叱，右手向外一挥，疾劲的掌风，已把这支弩箭打落水中。

郭顺吓得唉呀大叫了起来，冷红溪目注箭矢来处冷冷一笑道：“郭顺你快回去，我来对付这些家伙！”

说罢身子已如同腾空大雁似的，蓦地窜起足足有七八丈高下，他右手已抄在了岸边一棵松树枝上，借劲一扯，便到了岸上！

在松树丛中，果然有一条人影“刷”地飘落而下，可是冷红溪怎会容他逃开手去，身子再次向前一欺，右掌向外一现，“吭”一声，已把这入击毙道旁。

冷红溪回身向水面上看了看，郭顺已飞快的把小船撑了出去！他心中去了一层顾虑，就顺着方才郭顺所指方向，一路直行了下去！

他武功诡异，身法绝快，北风馆外所设的这些暗卡，用来防备一些普通武林中人，自是有效，若用来防范他，可就等于白设了。

冷红溪一路行来，就像是一片轻烟似的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来到了北风馆外！

在一道高大的铁丝网外，他可以窥见“北风馆”那座绝大的建筑物，内心也颇为吃惊。

因为在贫脊的西北道上，除了几处大寺院以外，如此宏大豪华的房子，是极少见的！

冷红溪在墙外踱了几步，心中不免有些怀疑，因为他实在不敢确切的断定，所谓的“金臂王”常乐福，就是自己要找的莫环。

在没有断定事情的实在性之前，自己似乎不应该太贸然的闯入别人居宅，伤害很多人！

他苦思了良久，觉得自己应该先明着拜访一下这位金臂王，见面之后，自知分晓。

想到此，他右手徐徐推出，向着铁丝网墙上按了一掌，那铁丝网上发出了一阵唏伶伶颤动的声音，立时就闻得有人用汉语大声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话声一落，射出一道昏暗的灯光，四下照着，冷红溪立时大声应道：“朋友，请开门，我是拜访金臂王常老当家的来的！”

那人似乎呆了一呆，并好像听见有两个人低声讨论了一阵，其中一人道：“你等一等！”

接着一连纵下两条人影，二人落地后，用灯光照向冷红溪道：“朋友你贵姓大名，拜访老太爷有何贵干？”

冷红溪打量这个说话的人，是一个身高体大面如锅底的汉子，他身边是一个头缠白布的回子，每人身上都带有兵刃。

见此情形，他内立立时动了一动，暗想那金臂王常乐福如果真是一个守法的商人，何至于如此作威作福！

想到这里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姓王，是来拜访常老太爷的，请代通禀一声！”

黑皮肤高大的汉子神色一变，上下看了冷红溪一眼，道：“朋友，你……你是刚从外乡来的么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在此已住了半年多了！”

那黑肤汉子实在就是黑皮老王，因为他早先听过仨阎王一段说明，是以此时看着冷红溪也就格外起疑！

听了冷红溪之言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太爷晚上照例是不见客的，你请回去吧！”

冷红溪哈哈笑道：“我好容易来到这里，不见到他如何甘心，你还是快与我通禀一声的好！”

黑皮老王望着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随我来！”

说罢转身就走，冷红溪自后跟上，可是他方跟上了两步，就见黑皮老王身子猛然一个倒翻，手中多了两口短刃，大骂道：“小杂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冷红溪早已防到了他会有此一手，双手向外一分，已叼在了黑皮老王的双手之上，他温文儒雅的轻轻一笑道：“朋友，你这是作什么？”

双手微一用力，黑皮老王的双刀叮当两声坠落地面，那另外一人见状大惊，一上步，举拳就打，可是不知怎么，他拳头方举起了一半，身子就被定

住了。

黑皮老王松了手，面色变成了紫酱颜色，呆了一呆道：“你就是住在‘忆江南’那个人，打伤仁阎王的是你吧？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此刻我来，正是要向常老太爷当面请罪来的，麻烦足下通禀一下吧！”

他说时右手一伸，已拿在了黑皮老王的肩头上，五指微扭，黑皮老王疼得直呲牙，连连颤抖道：“喂……喂……朋友你轻着点，我带你去也就是了！”

冷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果你中途耍什么花枪，可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。快走！”

黑皮老王只觉肩头冷红溪所抓之处，痛得要命，哪里还敢不听？当时咧着嘴，掏出了一串钥匙，打开了铁丝网门，一路把冷红溪带到了北风馆前。

来到了北风馆正门前，黑皮老王正要举手叩门，冷红溪微微冷笑道：“你还是在一边站一会儿吧！”

说时二指微吐，黑皮老王顿时也就不再动弹了。

冷红溪打量北风馆内灯火辉煌，不时传出一些女子嘻笑之声，他实在想不通，像莫环那么一个古怪的人，怎会转变得如此快，果真那金臂王常乐福就是莫环，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了。

既然来了，总不能随便的回去，略为迟疑了一下，冷红溪大步而入，他方向前走了几步，忽见迎面走来一个十分俏丽、丫环模样的少女。

这姑娘手上打着一盏红红的小灯笼，正顺着一道花过廊走来，见了冷红溪不由呆了一下，用手里的灯笼向冷红溪脸上照了照道：“咦，你是谁呀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，请带我去见一见常老太爷可好？我姓王！”

这丫环就是小艳，她此刻是奉了常乐福的命，正要去北面厅房里接三姨太，这三姨太，正是常乐福新近弄回来的一个哈萨克的女人。

此时小艳听了冷红溪之言，不由秀眉微蹙，道：“哦，你……你是怎么进来的呀？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是一位黑脸朋友带我来的，他就在大门外面！”

小艳点了点头自语道：“黑皮老王也太荒唐了，老太爷这几天吩咐过不见客，他怎么忘了？我看看他去！”

说罢说要走，冷红溪忙道：“在下是由内地来的，与老太爷乃是故交，请姑娘破例通融一下吧！”

小艳高高举起灯笼，又照了他一下，才抿嘴笑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带你进去吧，不过老太爷见不见你我可是拿不准！”

冷红溪抱拳道：“姑娘多帮忙！”

小艳这时愈看愈觉得这位相公仪表不凡，俊秀已极，无形中已生出了许多好感，当时竟将常乐福关照之言忘了一个干净，遂又嘻嘻一笑道：“你这人倒是蛮有意思的……”

说着就转过身子，一面挑高灯笼道：“小心看着路，有长虫，咬着可不是玩的！”

冷红溪微笑不语，小艳一直把冷红溪带到了内厅，请他落座之后，还献上了一杯香茗，这才转身而去。

冷红溪打量着厅内摆设，不免心有中些迷惑，暗忖道：“果真常乐福就是莫环，那么他此刻真该是十分快乐的了，自己衔仇饮恨匆匆又是两年，再不能手刃此人，只怕要急疯了。

想到这里，内心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！

且说那小艳把冷红溪安置在客厅之内，匆匆上楼，来到常乐福寝室内，那常乐福正在一张软榻上闭目调息，见了小艳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三姨太来了么？”

小艳笑了笑：“我还没工夫去呢，有一个姓王的来找老太爷，是黑皮老王带进来的，我已把他安置在客厅里了，老太爷你快下去看看吧！”

常乐福捧着他那只金手，面色微异道：“什么姓王的，我不认识，你叫他走！”

小艳呆了一呆道：“这位相公说是老太爷的老朋友，从很远地方来的，老太爷你下去看看他就知道了！”

金臂王常乐福皱了皱眉道：“他有多大了？什么样子？”

小艳形容道：“二十五六，长得很漂亮！”

常乐福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大变道：“哦！快去对他说，说我不在家，叫他赶快走。快去！快去！”

小艳见状吓了一跳，赶忙往楼下跑，金臂王常乐福呆了一呆，由案上拿起了一口短短的匕首，放在那只假手的袖子内，匆匆把身子藏到一层幔帘之后！

这时候，却听到了小艳在楼下大声的叫道：“咦！人呢！怎么走啦？”

常乐福心中一松，悄悄跑下楼来，小艳迎着道：“奇怪，那个人走了！”

常乐福四下打量了一番，心中也不禁有些奇怪，他嘿嘿一笑道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小艳，我们快上楼去！”

话才说完，二人全都呆住了，只见一个年轻人，直直地站在客厅门口，常乐福一打量这个人的外貌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虽是两年不见了，他仍能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冷红溪！

这时小艳手指冷红溪道：“就是他。”

常乐福强作镇定的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王朋友，恕老夫眼生，你来此有何贵干？”

冷红溪一张俊脸时白时青，他实在不敢想像，两年不见，莫环竟然会变成成了这个样子，简直活像一个富商大贾的样子！

可是，冷红溪凭着他内心仇恨的直觉，一眼就可断定出他就是莫环，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毫不费功夫！

冷红溪上前几步，手指着他道：“莫环，我们久违了，我找得你好苦！”

常乐福一呆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谁是莫……莫环？”

冷红溪一声朗笑道：“莫环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你化成了灰我也能认出你来！”

说到此，身子向前一欺，右手平空直向着常乐福当胸猛然击了过去，常乐福肉球似的身子，忽然向后一闪，已自闪开，他形色仓促的自袖内抽出了那支短剑，左手一振，“哧”一声，划出了一道白光，直向冷红溪面门上袭来！

短剑一出手，他掉身就走，可是他方跨出半步，头上清风微扫，冷红溪又挡在了前面！

莫环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猛然后退了一步，黄豆大小的汗粒，在他肥胖的脸上直滑了下来，他呐呐的道：“冷……冷红溪，忘了以前的事吧，我如今已经变了……我可以给你钱……所有的钱！”

说时他有意托了一下他的金膀子，只听“咚”一声，一蓬银雨，由他那只金手内疾洒了出来。冷红溪早有防备，剑一挥，扫掉飞来暗器，再看莫环，竟倒地死了过去！

冷红溪扬剑狂笑了一声，响遏行云，他缓缓收起了掌中剑，点头道：“我并没有放你，只不过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间来处死你罢了。莫环，生命是可贵的，但是，即使你死一万次、十万次，也永远弥补不了我失落在云贵深山里那九年的岁月，你已经很值得了！”

